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3·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3·

綜合類

曼殊大師紀念集

柳無忌編

上海書店

曼殊大師紀念集

柳無忌編

曼殊大師紀念集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
滬初版發行

基本定價十八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著者 蘇曼殊
編者 柳無忌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一八號
正風出版社無限公司

分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聯營書店

(600.P.)滬0001－2000　正(No 30)

本書據正風出版社無限公司1949年版影印



曼殊大師僧裝像



曼殊大師西裝像



曼殊大師造像

宣統二年春，同季弟南洋泗水埠遺像一幅，時余爲也班埠中華會館英文教習也，蘇元瑛記。



曼殊大師兒時像一

（中坐者其母夫人河合氏）



曼殊大師兒時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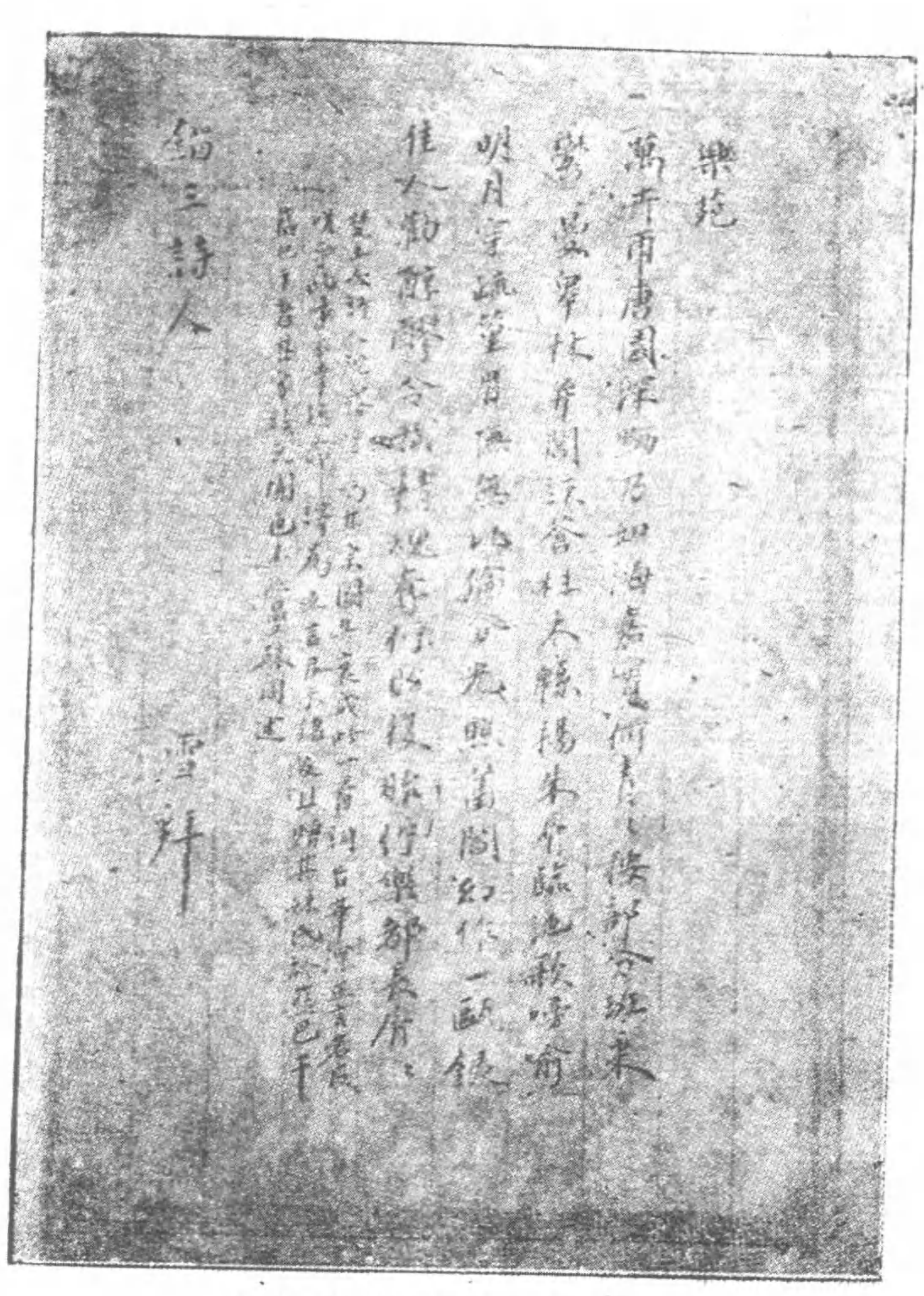
（左右坐者其大父及大母）



曼殊與柳亞子葉楚傖等合影

後排：朱少屏，柳亞子，殷公直。葉楚傖，曼殊

前排：呂志伊，景耀月，田桴琴，梁龍



曼殊大師譯詩墨蹟

曼殊大師詩墨蹟



曼殊大師手札一

亞兄足下：拜接兩箋，得自為慰。大人保重
被[illegible]齋校前石頭城下，吳病骨支離，甚[illegible]
飄寄島之游女事，能不悲哉！前日曩
[illegible]來因前醫生大喫年糕，故連日病
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并亂吃餅
足下試思之，與豈行如之寶飲之容易入
口耶？京都雖有伎權窺簾之勝，
徒令人思海上鬬雞走馬之快耳。今
風氣和煦，醫者誡勿出外，欲一探兜時
而不可得也。盡日靜卧，四顧悄然。
但有梅影橫合，撩亂鄉愁入吾魂夢。
伏望足下與[illegible]教言，幸甚幸甚。
佩忍無恙
十一月廿六日 [illegible]

曼殊大師手札 二



無忌女弟



哀情小說 斷鴻零雁記 曼殊著

第六章（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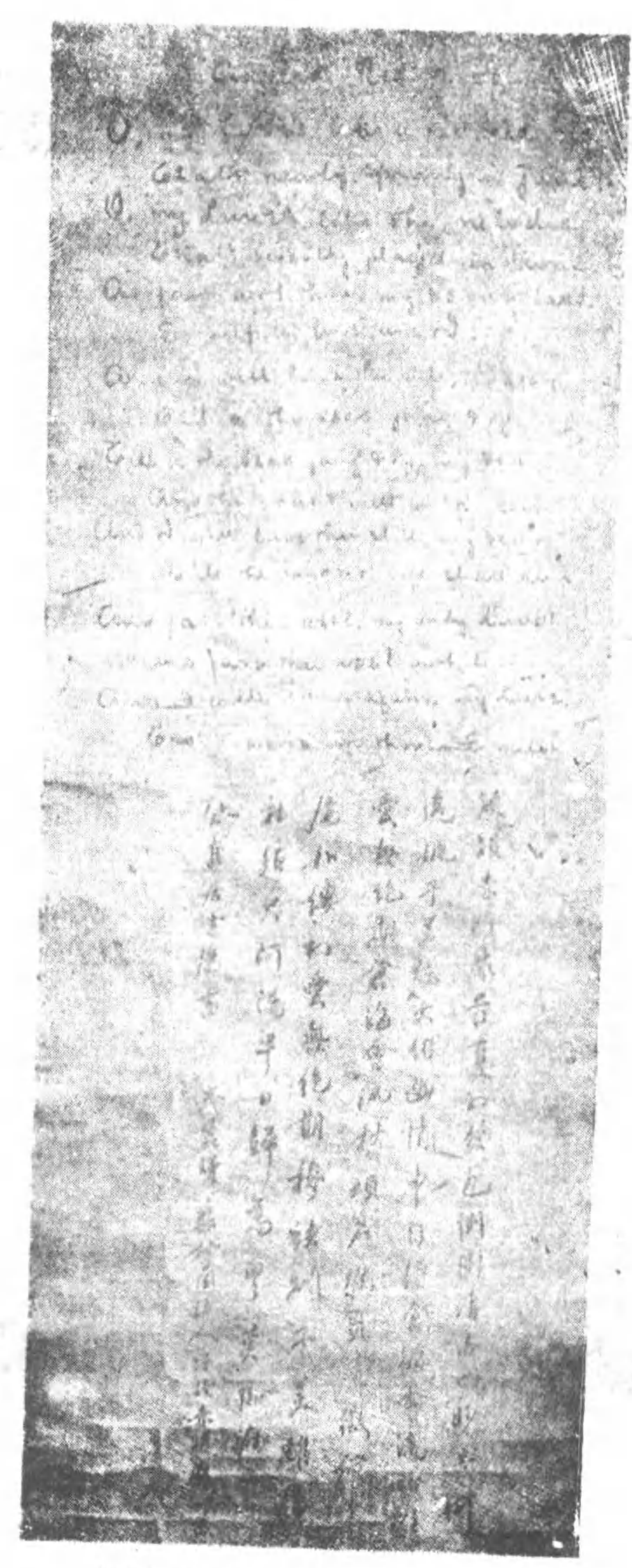
余自得雪梅一紙書，迄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是時心頭轆轆，不能爲定，行止竟不審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捨吾雪梅而外，尚有何物，即余乳媪以半百之年，一見彼姝之書，亦悽同身受，淚潸潸下。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讀者自能得之。須知天下事由愛而生者，無不以爲難，無論溼化卵胎四生，緣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初版斷鴻零雁記

非夢記

吾邑江玄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為里黨所推重早亡膝二女長曰薇香次曰芸香均國色玄度日教二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玄度世交因遣之從玄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致而生孜孜若無能也玄度愛生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早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為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惟依其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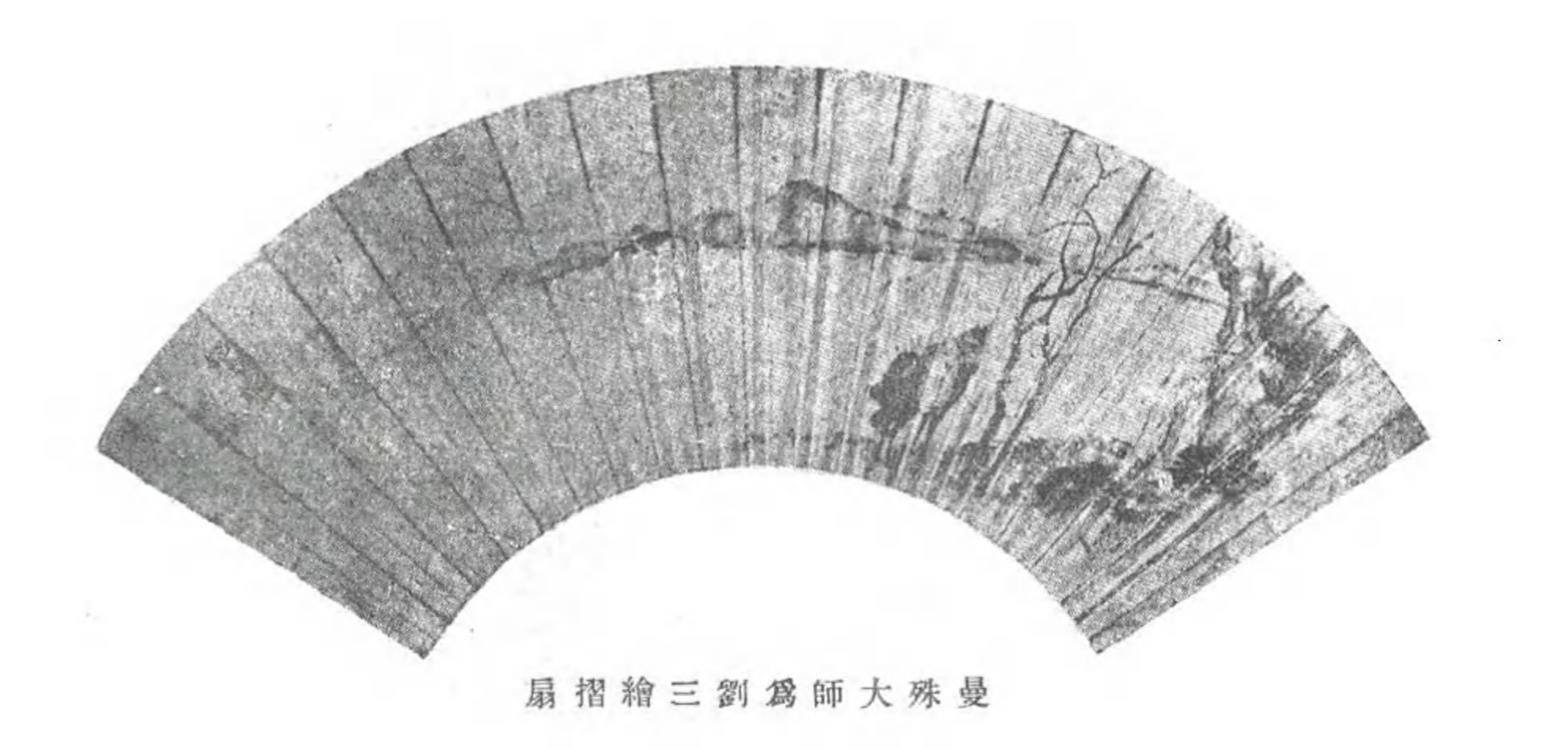
非夢記墨蹟



曼殊大師頳頳赤蘠靡直幅



曼殊大師爲劉三繪紈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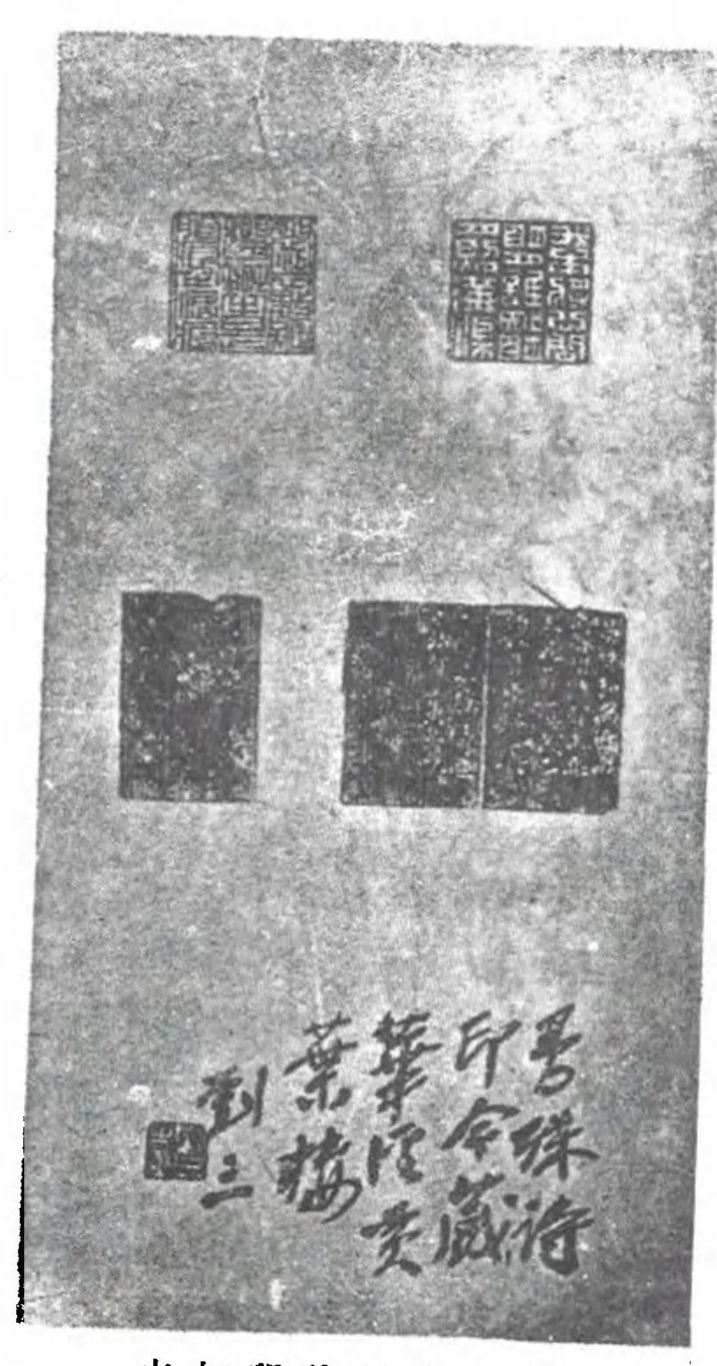


曼殊大師爲劉三繪摺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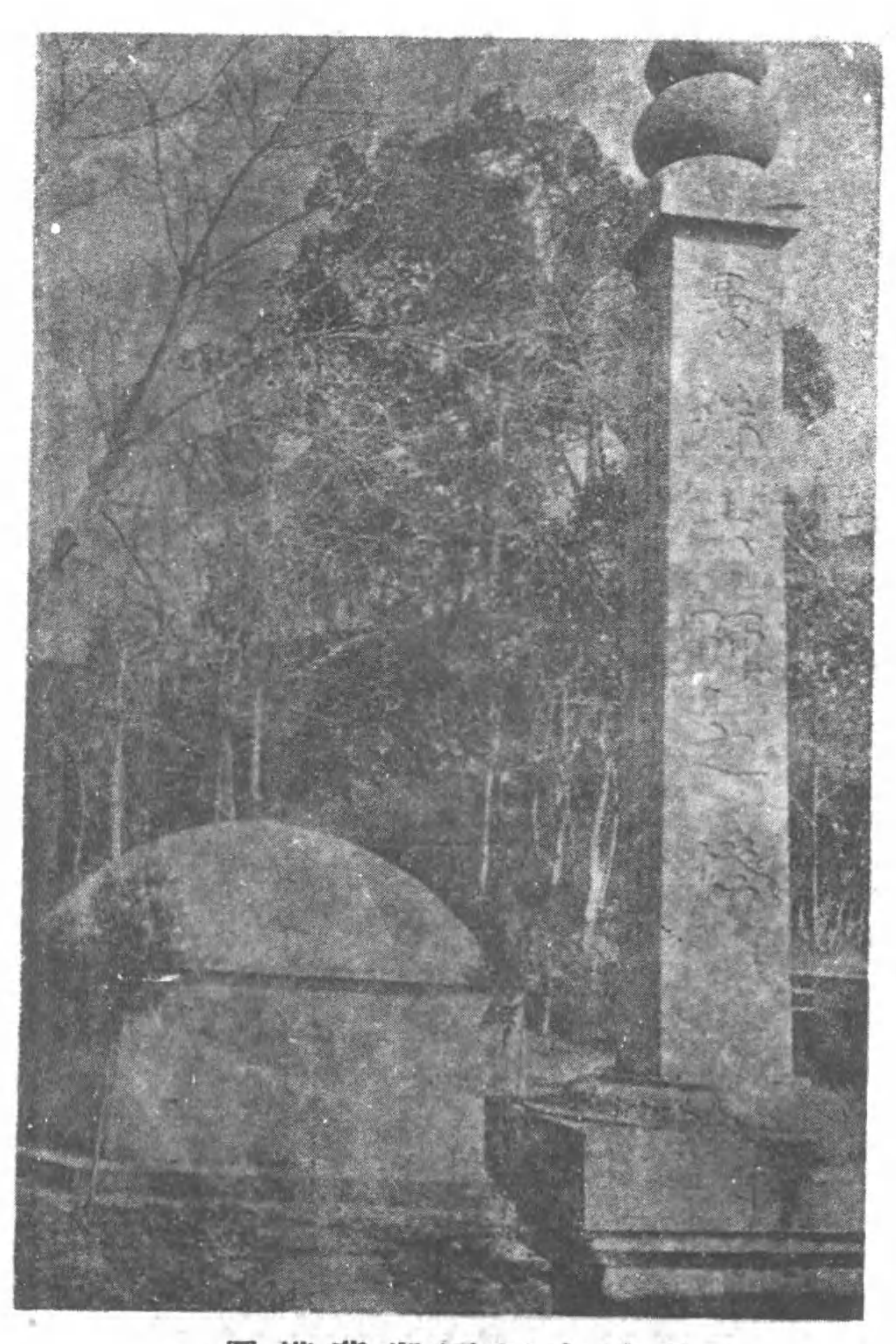
曼殊大師贈程演生印章拓本



曼殊大師贈程演生印章拓本



曼殊大師詩印拓本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一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二

序

無忌來信，說替正風出版社編了一部曼殊的紀念集子，要我寫一篇序在上面。曼殊的集子，我也編過了幾次的。第一次是北新書局的精印本，無忌發起和設計并標點，我任搜集校對。第二次是開華書局的普及本，由書局方面編輯，而主持大體的還是我。這幾種本子，現在已都不容易到手了。從上海帶到香港的本子，都損失於太平洋之役。現在我在桂林所有的，只有朱琴可兄借給我的北新本，和一位朋友從香港託人帶來送給我的文公直編印本（書名『曼殊大師全集』，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有益書局四版，上海四馬路中市新文化書社總代發行）。而開華本呢，却已『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了。

關於曼殊的文學造詣，我不想多談。總之，他是『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人物。沒有曼殊來點綴清末民初的文苑吧，大概會覺得比現在還要寂寞一些。但倘然滿坑滿谷

，都是曼殊式的文學家，則又未免太殺風景了。讀少年維特的煩惱而學他自殺的，終究是傻子。那末讀了曼殊詩文而摹擬仿傚的，怕也不會是曼殊所歡迎的吧。

講到曼殊的血統和身世，我在北新本上攪得太糟糕了。原因當然是曼殊自己的不好，疑鬼疑神，無中生有；至少，一篇潮音跋大概是他神經錯亂時的特產品吧。但我却受了他的欺騙不少，眞是鄉下人不識土地堂，大喊他上當了。等到開華本出版時，我已因馮自由的指示，和蘇維縣張文渭通信，得到了正確的報告，完全改正過了。開華本上有我的『蘇曼殊傳略』及『重訂蘇曼殊年表』，正是我刳心瀝腦之作，想告無罪於天下後世的吧。但開華本的流傳，似乎沒有北新本的廣泛；而中國人又有先入爲主的毛病，大家一受了北新本的催眠，對於開華本，好像是有些熟視若無覩呢。這樣，便有兩種結果出來：像坊間一些文鈔公之流，翻印曼殊作品來騙錢的，他根本沒有看到開華本，仍然把北新本的紕繆處胡亂引用鈔襲，置我的苦心孤詣於不顧；另外一些抱持成見的人，在開華本出版以後，却仍然援引北新本的紕繆處來駁詰我，似乎柳亞子永遠是這樣地胡說八道，不曉得這些早已成爲隔年的歷本了。攻許我沒有關係，但開華本的流行不廣，因之對

於曼殊廬山眞面目的不能揭示於世人，在我是非常抱憾的。

講起文公直的本子，有長處，却也有短處。長處呢，是他究竟是一個讀書人，與謀利的坊賈不同；他已經看到我的開華本，并且細心研究過，論大旨是不會弄差的了。短處呢，他有貪多的毛病，把『漢英三昧集』中的譯詩譯文，都當作曼殊自己的作品；不知這些都是別人所譯，曼殊不過給他們結集起來吧了。這一個問題，我在自己續編的『曼殊餘集』上，曾寫過文章，舉出證據來。可惜『餘集』終於沒有印行，現在還局促在我滬寓的書箱角落中間；什麼證據，我現在自然記不清楚，舉不出來的了。還有，『曼殊遺跡』中間的筆記，他把它摘錄出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不過，影印本字蹟太汗漫了，文先生又未見眞本，有許多地方以意爲之，不免有誤會之處。像『和光威裒三姊妹詩』，本來是魚玄機的作品，見於全唐詩裏面的，曼殊把它鈔在筆記中間；文先生却把它當成曼殊自己的東西，還把它補入詩集中，這覺得有些太那個了。至於其它小小的毛病，未能盡如人意，當然更不能一一指出。但在開華本找不到的時候，文本還不失爲一種比較的好本子，可與北新本並存。可惜在內地，這兩本都已珍如麟鳳了呢。

現在，無忌爲曼殊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所編輯的，祇是曼殊重要作品的選集。開華本既找不到，遠在滬寓的餘集本，自然更不必講了。文本我處雖有，但小毛病太多，沒有把開華本和餘集本來對校過，是無法利用的。無忌的主張是：既然不能完善地『全』，還不如精『選』爲上。那末，在此文獻無徵的時候，無忌這一本紀念的集子，雖然不免遺留下多少的鱗爪，但已經探驪龍而得珠，也就不能說是很大的損失吧。刪去北新本許多紕繆的紀載，對曼殊各種問題，甯缺而毋濫，這是我很重要的主張。至於理想中開華本的再版，和餘集的印行，則將是抗戰成功以後的事情了。

柳亞子　三十二年七月三日桂林

曼殊大師紀念集銅圖目次

曼殊大師紀念集目次

詩集

譯詩集

書札集

雜著集

小說集

譯小說集

附錄

蘇曼殊年譜

文公直原稿
柳亞子參訂

公元一八八四年（淸光緒十年甲申）一歲

九月二十八日（舊曆八月初十日），生於日本之橫濱。

姓蘇，名戩，字子穀，後更名元瑛，小名三郞。中華民國廣東省中山縣（舊香山縣）恭常都瀝溪鄉白瀝港村人。

祖父蘇瑞文，名仕昌，年六十七，以經營進出口業起家，已退休，居瀝溪原籍。

祖母林氏，年六十，居原籍。

父蘇傑生，名勝，一名仁章，又名朝英，年四十，橫濱萬隆茶行買辦，居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地。

嫡母黃氏，年三十七，中山人，居原籍。

義母河合氏，名仙，年三十六，日本人，居橫濱山下町。

生母若子，不詳其姓，年十九，日本人，爲傑生所雇下女。傑生見其胸前有紅痣，以

爲按相法應生貴子，遂與苟合，旣懷孕，僞爲辭工而去，別居於橫濱某處。

庶母大陳氏，年十七，中山人，與河合氏同居橫濱山下町。

長兄蘇焯，字子煊，號煦亭，河合氏出，年十歲，居原籍。

次兄蘇焜，黃氏出，已殤。

姊蘇燕，黃氏出，年十三，後適南屏鄉容氏，

叔父蘇德生，名朝暉，居原籍。

從兄蘇維春，名海，字懷亮，號靜波，德生長子，年八歲，居原籍。

從兄蘇維翰，名康鎮，號墨齋，德生次子，年二歲，居原籍。

姑母蘇彩屏，適同邑陳猷墀，居原籍。

曼殊生未三月，生母若子與傑生脫離關係，還鄉不復返；傑生攜曼殊歸山下町三十三番地，交河合氏撫養之。終曼殊之身，不知非河合氏所出也。

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二歲

居橫濱。

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三歲

居橫濱。

黃氏由瀝溪東渡，來橫濱，與傑生及河合氏，大陳氏同居山下町三十三番地、曼殊始見嫡母。

長妹蘇䂬齡生，大陳氏出，後適北山鄉楊耀垣。

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歲

居橫濱。

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五歲

居橫濱。

次妹蘇䂬年生，大陳氏出，後適果福綠村楊善初。

從弟蘇維鏘（名鏗，號澄波）生，德生第三子。

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六歲

從嫡母黃氏歸瀝溪，始見祖父祖母，及長兄蘇焯。

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七歲

居瀝溪，始入鄉塾。

三妹蘇惠芬生，大陳氏出，後適梅溪鄉陳介卿。

長兄蘇焯訂婚。

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八歲

居瀝溪。

庶母小陳氏自瀝溪歸於橫濱，年十九，與河合氏及大陳氏同居。

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九歲

居瀝溪。

萬隆茶行營業失敗，十二月八日（舊曆十月二十日），傑生偕大陳氏、小陳氏返瀝溪。河合氏獨留日本，住橫濱震緒町一丁目五十二番地，蓋已與傑生解緣矣。曼殊自六歲歸國後，至此始復與其父相見。

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十歲

居瀝溪。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一歲

居瀝溪。

長兄蘇焯年二十，傑生爲之娶婦陳氏。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歲

居瀝溪。

傑生偕大陳氏及所生諸女往上海，同時遣蘇焯至橫濱，隨其表叔林北泉（祖母林氏之姪）習商業；曼殊及小陳氏留瀝溪。

四妹蘇裔生，大陳氏出，旋殤。

從弟蘇維翰（名康駼，號懷彥）生，德生第四子。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三歲

三月（舊曆二月），隨姑母彩屏及姑丈陳猷墀至上海，與傑生暨大陳氏同居，始從師學習中英文字。

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四歲

居上海。

四月（舊歷三月），祖父蘇瑞文病，傑生返瀝溪侍疾。十一月十四日（舊曆十月二十日），瑞文卒，得年八十有四。大陳氏攜所生諸女歸瀝溪，曼殊仍留上海，依姑丈姑母同居。

十二月（舊歷十一月），庶母小陳氏病卒於瀝溪，年二十五。

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五歲

春初，隨表兄林紫垣（祖母林氏之姪孫）重至日本橫濱，考入華僑設立之大同學校，食宿於林紫垣處。同學中有馮懋龍（即馮自由）、鄭貫一、張文渭及從兄蘇維翰等。復與長兄蘇焯相遇，顧奇學異途，間一晤對而已。

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六歲

在橫濱大同學校。

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七歲

在橫濱大同學校。

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八歲

在橫濱大同學校。

長兄蘇焯返瀝溪，自此不復與曼殊晤見。

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九歲

與蘇維翰、張文渭籌議升學，先後偕至東京，投考高等師範學校，僅維翰得中。曼殊與文渭皆未入選，遂改計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料。寓牛込區榎本町某旅館中。

冬，加盟於革命性質之青年會，與陳獨秀（字仲甫）、秦毓鎏（字效魯）、葉瀾（字清漪）相交甚契。

幼妹蘇惠珊生，大陳氏出，後適茅灣鄉李晉庠。

長兄蘇焯復至日本，在神戶經營商業。

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二十歲

改名蘇湜，考入成城學校，學陸軍。始識劉季平（即劉三）。

帝俄佔據東三省，留日學生發起拒俄義勇隊，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陰圖革命，曼殊

咸與其事。林紫垣反對，迫令輟學歸國，以九月（舊曆八月）乘博愛丸行，從兄維翰及張文渭咸冒雨送別。曼殊之行也，紫垣令歸粤，曼殊不願，至上海登岸，先於舟中僞草投海自殺之遺書，郵寄紫垣。紫垣得書頗驚駭，繼知無恙，亦莫如曼殊何也。抵滬後，先至蘇州吳中公學社任教習，識包天笑、祝心淵等。旋返滬，任國民日日報翻譯，與陳獨秀，章士釗，何梅士同事。譯法人囂俄『慘社會』（一名『慘世界』），撰『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兩文，皆在國民日日報發表。時秦毓鎏已返國居滬，亦時相往來。

十一月一日（舊曆十月十三日），國民日日報以內訌停版，與陳獨秀、章士釗、何梅士賃屋同居。數日後，欲離滬他適，苦無貲斧，乃乘陳章外出時，邀梅士至戲院觀劇，脫身返寓，取士釗銀三十圓，留書而遯。遂赴香港，住中國日報社，得交陳少白、王秋湄等。旋至惠州某破廟，削髮爲僧。

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二十一歲

二月中旬（舊曆正月初），居惠州某破廟，不堪寫僧之苦，乃乘其師出外募化時，竊

已故師兄南雄州始興縣趙氏子法名博經字遣凡者在廣州府雷峯海雲寺所得之戒牒以行，仍返香港，往中國日報社。自後遂以牒上所稱新會慧龍寺贊長初老弟子博經自命，幷署別號曼殊，曼殊之名大概自此始。

時保皇黨勢力猖獗，曼殊傾心革命，決志為國除蠹，思以手槍擊殺康有為；為陳少白所聞，力阻之，遂不果。

三月十三日（舊曆正月二十七日），至新福利源棧，突遇鄉人簡世錩。時傑生病已劇，聞世錩返瀝溪所述曼殊消息，託其即日再往香港覓曼殊歸。曼殊不顧，謝却之。三月十五日（舊曆正月二十九日），傑生卒，得年六十，曼殊不奔喪。

長兄蘇焯時在神戶經商，父死，亦未歸哭。

三月下旬（舊曆二月初），至上海，訪葉瀾於留東學生主持之出版機關國學社，決心南游。遂自滬啓程，周歷暹邏錫蘭諸地而返，始習梵文。

夏秋間，至長沙訪秦毓鎏於湖南實業學堂，遂留任教員，與張繼（溥泉）及楊德鄰（性恂）、守仁（篤生）兄弟同事。學生中有劉建烈、黃鈞、張子仲等，皆後來知名

之士。冬，華興會在湖南革命計劃失敗，秦毓鎏因黨人關係出走，曼殊獨留湘度歲。

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二歲

春夏間，仍在長沙實業學堂，繼續授課。

暑假期中，至上海，晤秦毓鎏，攜資甚豐，出入花叢，揮霍頗豪。

秋，至杭州，遊西湖，作畫寄陳獨秀。旋赴南京，任陸軍小學教習，識新軍標統趙聲（伯先），為作畫，題定庵絕句贈之。

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二十三歲

春初，重至長沙，主講於胡元倓剏辦之明德學堂，教授圖畫，僦居於永福寺；學生有陳果夫等。

夏，應劉師培（申叔）之招，至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與鄧藝孫（繩侯）同事。

暑假中，至上海，重晤劉季平，初識柳亞子，旋偕陳獨秀東渡。假期滿後，再至蕪湖。九月（舊曆八月），與陶成章（煥卿），龔宗銓（薇生）同離蕪湖，至上海小住數日。十月十日（舊曆九月初四日），偕陶龔至西湖。

十月十五日（舊曆九月初九日），自杭返滬，住愛國女學校。

十一月（舊曆十月），移住八仙橋鼎吉里四號夏寓，即中國同盟會駐滬機關部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舊曆十一月二十二日），離滬遊溫州。

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二十四歲

一月初旬（舊曆十二月初旬），自溫州返滬度舊歲。

二月十三日（舊曆正月朔日），偕劉師培、何震夫婦東渡，往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與章炳麟同寓。

七月（舊曆六月），遷居小石川區久堅町大義報社，與劉師培、何震同寓。

九月（舊曆八月），至上海，與陳去病同寓於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十二月十日（舊曆十一月初六日），復東渡，訪舊友張文渭於東京神田區之某下宿屋中。

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二十五歲

二月（舊曆正月），寓神田猿樂町清壽館。旋感疾，入橫濱病院。繼復與劉師培、何

震同寓。

四月十日（舊曆三月初十日），祖母林氏病歿於瀝溪，年八十有四。

是月，因章炳麟劉師培交惡，劉夫婦遷怒於曼殊，遂移寓友人家以避之。

九月（舊曆八月），返國，至上海，寓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中旬，至西湖白雲庵小住。

十月七日（舊曆九月十三日），至南京，任祇桓精舍英文講師。教漢文者爲李世由（曉暾），講佛經者則揚仁山老居士也。

是冬，往來於南京上海間，適劉師培、何震夫婦返國至滬，仍相過從。

一九〇九年（淸宣統元年己酉）二十六歲

一月二日（舊曆十二月十一日），離滬東渡。

秋，歸國。尋有南洋之游，主講爪哇喏㗅中華學校，爲英文教師。

一九一〇年（淸宣統二年庚戌）二十七歲

在喏㗅中華學校。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二十八歲

五月（舊曆四月），自噶喱東渡，晤費天健於日本東京，書『頞頞赤牆靡』譯詩直幅贈之。

暑假後仍渡噶喱，主講中華學校。

十月十日（舊曆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旋上海亦光復，曼殊聞耗，急欲歸國，以事阻未果。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二十九歲

二月（舊曆正月），自噶喱返國，偕魏石生許紹南同行，至香港，識平智礎。

從兄維翰自中山來訪，贈曼殊銀五百圓，共攝一影爲紀念而別。

三月（舊曆二月中旬），至上海，應太平洋報聘，主筆政，與柳亞子、葉楚傖、朱少屏等同事。

四月三十日（舊曆三月十四日），東渡。五月二十七日（舊曆四月十一日），返抵上海。

從兄維春自青島來訪晤，盤桓數日。

六月十九日（舊曆五月五日），再赴日本。十月三十日（舊曆九月二十一日），啓航返國。

十二月十三日（舊曆十一月初五日），至安慶，主講安徽高等學校，與鄭桐蓀、沈燕謀。應溥泉、傅盛勛同事。

一九一三年（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三十歲

一月（舊曆十二月），作客於吳江盛澤鄭桐蓀宅中。旋至上海，偕沈燕謀、朱貢三同賃居南京路第一行臺旅館，嬉游以度舊歲。

二月（舊曆正月），偕張卓身、李一民至杭州，住西湖圖書館。旋復返滬，仍寓第一行臺。

三月至六月初旬（舊曆二月至四月底），來往於安慶上海之間。

六月十六日（舊曆五月初二日），重至盛澤，住鄭桐蓀宅中。

七月七日（舊曆五月二十二日），至蘇州，寓滾繡坊鄭詠春（桐蓀之兄）宅中。與鄭

桐蓀、沈燕謀同編『漢英辭典』及『英漢辭典』兩書。

八月（舊曆七月），偕平智礎遊西湖，復住白雲庵兩月。十月（舊曆九月），返上海，仍寓第一行臺。

十二月（舊曆十一月下旬），東渡，至西京琵琶湖，腸疾大作，旋至東京。

一九一四年（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日本。

發表『天涯紅淚記』及『燕子龕隨筆』於中華革命黨機關刊物『民國雜誌』。時從國父孫中山及蕭萱（紉秋）、居正（覺生）、田桐（梓琴）、楊庶堪（滄白）、鄧宄冲（玄中）、鄧家彥（孟碩）、戴傳賢（季陶）諸人相往還。

一九一五年（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三十二歲

七月（舊曆六月），刊布『絳紗記』於章士釗主編之甲寅雜誌中。

八月（舊曆七月），刊布『焚劍記』於甲寅雜誌。

一九一六年（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三十三歲

居正起護國軍於山東，振旅討袁。曼殊聞之喜，急往視之。至青島，盤桓數日，即偕周南陔遊勞山。

自青島至上海，寓環龍路四十四號，晤鄭桐蓀。

十月（舊曆九月），至西湖，住新新旅館。遂往來於杭州上海間。

十一月（舊曆十月），刊布「碎簪記」於陳獨秀主編之新青年雜誌。

一九一七年（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三十四歲

二月初（舊曆正月），在西湖。

四月（舊曆三月），自滬東渡省親。居月餘，腸胃疾劇，復返滬。寓霞飛路寶康里，與柳亞子等往返，并識伶人小如意、小楊月樓，時相過從。

夏間，下榻盧家灣程演生寓樓中，葉楚傖、鄧家彥時來探視。

秋，腸胃疾復劇，與陳果夫等同寓白爾部路新民里十一號。

冬，移居海甯醫院就醫。

一九一八年（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五歲

遷居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

五月二日（舊曆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病歿。

× × ×

無忌來信，要我寫一篇曼殊年譜，本來無忌自己曾寫過一篇的，刊布在北新本『曼殊全集』內，而且還有『蘇曼殊年譜及其它』的單行本。這些，都是根據曼殊自弄玄虛時所杜撰的『潮音跋』，自然現在是應該根本推翻的了。在開華本『普及版曼殊全集』內，我曾有『蘇曼殊傳略』及『重訂蘇曼殊年表』，考據最正確，可惜現在無法可找。在這種文獻無徵的情況之下，要我重寫一篇，又那兒做得到呢？幸虧手上還有文公直的『曼殊大師全集』，末後附有他的『曼殊大師年譜』一文。這文是根據我的『重訂蘇曼殊年表』做藍本的，應該十分可靠。不過文先生頗有『朱十貪多』之病，打一句俗話，可說是『貪多嚼不爛』，所以毛病也很多。他的全集內又附有『曼殊大師傳』一文，拿來和『年譜』對校，矛盾處就非常之多。這樣，自然弄得我連不錯的地方也不大敢相信了。現在，拿來參校一下。差誤的删改，疑似的從略，草草完卷，

也算可告無罪於曼殊吧。不過，譜中舊歷合國歷的推算，都仍文先生原本，因爲客中找不到這種參考的書籍呢。三十二年七月七日，亞子記於桂林麗澤門外麗君路二十三號之破屋。

耶婆提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

君爲塞上鴻，我是華亭鶴。遙念曠處士，對花弄春爵。良訊東海來，中有游仙作，勸我加餐飯，規我近綽約。炎蒸困羈旅，南海何遼索，上國亦已蕪，黃星向西落。青驪逝千里，瞻烏止誰屋。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莫。建業在何許？胡塵紛漠漠。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羅幕。九關日以遠，肝膽竟誰託？願得趨無生，長作投荒客。竦身上須彌，四顧無崖崿。我馬已玄黃，梵土仍寥廓。恆河去不息，悲風振林薄。袖中有短書，思寄青飛雀。遠行戀儔侶，此志常落拓。

爲玉鸞女弟子繪扇

日暮有佳人，獨立瀟湘浦。疎柳盡含烟，似憐亡國苦！

飲席贈歌者

一曲凌波去，紅蓮禮白蓮。江南誰得似，猶憶李龜年。

簡法忍

來醉金莖露，胭脂畫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

南樓詩懷法忍葉葉

萬物逢搖落，姮娥耐九秋。縞衣人不見，獨上寺南樓。

何處

何處停儂油壁車，西泠終古即天涯。搗蓮煮麝春情斷，轉綠迴黃妄意賒。玳瑁窗虛延冷月，芭蕉葉捲抱秋花。傷心怕向妝台照，瘦盡朱顏祇自嗟！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白雲深處擁雷峰，幾樹寒梅帶雪紅。齋罷垂垂渾入定，菴前潭影落疏鐘。

東行別仲兄

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

過若松町有感

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菴夜半鐘。我再來時人已去，涉江誰為采芙蓉！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題畫

海天空闊九皐深，飛下松陰聽鼓琴。明日飄然又何處，白雲與爾共無心。

芳草

芳草天涯人是夢，碧桃花下月如煙。可憐羅帶秋光薄，珍重蕭郎解玉鈿。

失題

斜插蓮蓬美且鬈，曾教粉指印青編。此後不知魂與夢，涉江同泛采蓮船。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孤負添香對語時。寶鏡有塵難見面，妝臺紅粉畫誰眉？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汽車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懷仁仗義年僅十三乘多車冒風而歿余憐而慰之并示湘痕阿可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雞處士家。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束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士感成此絕

苞勞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行人遙指鄭公石，沙白松青夕照邊。極目神州餘子盡，袈裟和淚伏碑前。

過莆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無際銀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近市，滿山紅葉女郎樵。

西湖韜光菴夜聞鵑聲簡劉三

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跡煙波又一年，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鵑！

寄晦聞

忽聞鄰女豔陽歌，南國詩人近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落花如雨亂愁多！

淀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秧歌競插田。羸馬未須愁遠道，桃花紅欲上吟鞭。

失題

落日滄波遠島濱，悲笳一動獨傷神。誰知北海吞氈日，不愛英雄愛美人。

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琅玕欲報何從報，夢裏依稀認眼波。

題拜倫集

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倫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勖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剃，學道無成，思維身世，

有難言之痛！爰扶病書二十八字於拜倫卷首，此意雪鴻大家能知之耳！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倫。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有懷

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尚留微命作詩僧。

爲調箏人繪像

收拾禪心侍鏡台，沾泥殘絮有沉哀；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

（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沉哀」句。）

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

（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束以絳羅，今日本尚有此風。）

調箏人將行屬繢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乍聽鸝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閒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

送卿歸去海潮生，點染生綃好送行。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爲調箏。

寄調箏人

禪心一任蛾眉妒，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

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

偸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

無題

綠窗新柳玉台傍，臂上微聞菽乳香。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

軟紅簾動月輪西，冰作欄杆玉作梯。寄語麻姑要珍重，鳳樓迢遞燕應迷。

水晶簾捲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祇是銀鶯羞不語，恐防重惹舊啼痕。

空言少據定難猜，欲把明珠寄上才。聞道別來餐事減，晚妝猶待小鬟催。

綺陌春寒壓馬嘶，落紅狼藉印苔泥。莊辭珍貺無由報，此別愁眉又復低。

棠梨無限憶鞦韆，楊柳腰肢最可憐。縱使有情還有淚，漫從人海說人天！

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纏綿。分明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

星裁環珮月裁璫，一夜秋寒掩洞房。莫道橫塘風露冷，殘荷猶自蓋鴛鴦。

本事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丹頓拜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朱弦休爲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語誰！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難量舊恨盈。華嚴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愛我情！

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提紅葉索題詩。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鬀時！

丈室番茶手自煎，語深香冷涕潸然。生身阿母無情甚，爲向摩耶問夙緣！

相憐病骨輕於蝶，夢入羅浮萬里雲。贈爾多情詩一卷，他年重檢石榴裙。

（贈以梵本沙恭達羅）

慵妝高閣鳴箏坐，羞爲他人工笑顰！鎮日歡場忙不了，萬家歌舞一閒身。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聽八雲箏！

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銷魂。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胭脂半淚痕。

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

吳門依易生韻

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驢背客，暮煙疎雨過閶門。

碧海雲峯百萬重，中原何處託孤蹤！春泥細雨吳越地，又聽寒山夜半鐘。

月華如水浸瑤堦，環珮聲聲擾夢懷。記得吳王宮裏事，春風一夜百花開。

姑蘇台畔夕陽斜，寶馬金鞍翡翠車。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

萬戶千門盡劫灰，吳姬含笑踏青來。今日已無天下色，莫牽麋鹿上蘇臺！

水驛山城盡可哀，夢中衰草鳳凰台。春色總無歌舞地，萬花撩亂爲誰開！

年華雨柳共飄蕭，酒醒天涯問六朝。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

萬樹垂楊任好風，斑騅西向水田東。莫道碧桃花獨豔，澱山湖外夕陽紅！

平原落日馬蕭蕭，賸有山僧賦大招。最是令人凄絕處，垂虹亭畔柳波橋！

碧城烟樹小彤樓，楊柳東風繫客舟。故國已隨春日盡，鷓鴣聲急使人愁！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東居雜詩十九首

卻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燭照梳頭。玉階人盡情難訴，悄向星河覓女牛。

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嬋娟不耐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

羅襦換罷下西樓，荳蔻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下學箜篌！

翡翠流蘇白玉鉤，夜涼如水待牽牛。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今留：

異國名香莫浪偷，窺簾一笑意偏幽。明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愁！

碧欄干外夜沉沉，斜倚雲屏燭影深。看取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是同心。

秋千院落月如鉤，爲愛花陰嬾上樓。露壓紅渠波底襪，自拈羅帶淡蛾羞。

折得黃花贈阿嬌，暗抬星眼謝王喬。輕車肥犢金鈴響，深院何人弄碧簫！

碧沼紅蓮水自流，涉江同上木蘭舟。可憐十五盈盈女，不信盧家有莫愁。

鐙飄珠箔玉箏秋，幾曲回闌水上樓。猛憶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夢蘇州。

人間天上結離憂，翠袖凝妝獨倚樓。淒絕蜀楊絲萬縷，替人惜別亦生愁。

六幅瀟湘曳畫裙，鐙前蘭麝自氤氳。扁舟容與知無計，兵火頭陀淚滿樽！

銀燭金杯映綠紗，空持傾國對流霞。酡顏欲語嬌無力，雲髻新簪白玉花。

蟬翼輕紗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誰知詞客蓬山裏，煙雨樓台夢六朝。

胭脂湖畔紫騮驕，流水棲鴉認小橋。為向芭蕉問消息，朝朝紅淚欲成潮。

珍重嫦娥白玉姿，人天攜手兩無期。遺珠有恨終歸海，睹物思情更可悲。

誰憐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況是異鄉兼日暮，疏鐘紅葉墜相思。

槭槭秋林細雨時，天涯飄泊欲何之？空山流水無人迹，何處蛾眉有怨詞！

蘭蕙芬芳總負伊，并肩攜手納涼時。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擘荔枝。

譯詩集

冬日（師梨詩）

孤鳥棲寒枝，悲鳴為其曹。河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萬籟盡寥寂，唯聞喧挈皋。

去燕（豪易特詩）

燕子歸何處？無人與別離。女行薆誰見，誰為感差池？
女行未分明，蹀躞復何為。春聲無與和，尼南欲語誰！
遊魂亦如是，蛻形共驅馳。將翺復將翔，隨女天之涯。
翺飛何所至，塵寰總未知。女行諒自適，獨我棄如遺。

頹頹赤牆靡（彭斯詩）

頍頍赤牆靡，首夏初發苞。惻惻清商曲，眇音何遠姚。

予美諒夭紹，幽情申自持。倉海會流枯，相愛絕無期。

倉海會流枯，頑石爛炎熹。微命屬如縷，相愛無絕期。

摻袪別予美，離隔在須臾。阿陽早日歸，萬里莫踟躕。

樂苑（阿露哆詩）

萬卉匝唐園，深黝乃如海。嘉實何青青，按部分斑采。

鬱鬱曼皋林，并閭棘蒼柱。木緜揚朱脣，臨池歌嘐喻。

明月穿疎篁，眉憮無比倫。分光照菡萏，幻作一甌銀。

佳人勸醇醪，令我精魂奪。佇胎復佇胎，樂都長屑屑。

（梵士女詩人陀露哆，爲其宗國告哀，成此一首。詞旨華深，正言若反。嗟乎此才，不幸短命。譯爲五言，以示諸友，且贈其妹氏於藍巴干。藍巴干者，其家族之園也。曼殊。）

星耶峯耶俱無生（拜輪詩）

星耶峯耶俱無生，浪撼沙灘岩滴淚，圍範茫茫宵有情，我將化泥溟海出。

贊大海（拜輪詩）

皇濤瀾汗，靈海黝冥。萬艘鼓楫，泛若輕萍。芒芒九圍，每有遺虛。曠哉天沼，匪人攸居。大器自運，振盪粤夆。豈伊人力，赫彼神工。罔象乍見，決舟沒人。狂暴未幾，逐爲波臣。掩體無棺，歸骨無墳。喪鐘聲沙，逖矣誰聞？

誰能乘蹻，履涉狂波？藐諸蒼生，其若公何。泱泱大風，振懦起罷。茲維公功，人力何衰？亦有雄豪，中原陵厲。自公之匈，攝彼空際。驚浪啍啍，褫魂懾神。轉側張皇，冀爲公憐。騰瀾赴厓，斂彼微體。拆溺含弘，公胡豈弟？

搖山撼城，聲若雷霆。名王黔首，莫不震驚。赫赫軍艦，亦有虛聲，雄視海上，大莫與京。自公視之，眇矣其形。紛紛溶溶，旋入滄溟。彼阿摩陀，失其威靈。多羅縛迦，壯氣亦傾。

依公而居，雄國幾許？西利伽維，希臘羅馬。偉哉自繇，公所錫予。君德既衰，耗哉斯

士，遂成遺墟，公目所覩。以莪以嬉，漩回濤舞，蒼顏不皺，長壽自古。渺澶瀰漫，滔滔不舍。

赫如陽燧，神靈是鑑。別風淮雨，上臨下監。扶搖羊角，溶溶澹澹。北極凝冰，赤道淫灩。浩此地鏡，無裔無襀。圓形在前，神光燊閃。精魁變怪，出爾泥淤。回流云轉，氣易舒慘。公之淫威，忽不可驗。

蒼海蒼海，余念舊恩。兒時水嬉，在公膺前。沸波激岸，隨公轉旋。淋淋翔翔，騰余往還。涤我匈臆，懵我精魂。惟余與女，父子之親。或近或遠，託我元身。今我來斯，握公之鬐。

答美人贈束髮䰂帶詩（拜輪詩）

何以結綢繆，文紕持作緄。曾用繫卷髮，貴與仙蛻倫。繫著襃衣裏，魂魄還相牽。共命到百歲，殉我歸重泉。

朱脣一相就，汋液皆芬香。相就不幾時，何如此意長。以此俟偕老，見當念舊時。嬰憎如根荄，句萌無絕期。

㕘髮迺如鐵，波文映玢霦。頳首一何姣，畢世無與易。錦帶約鬈髮，朗若炎精敫。赤道薄無雲，光景何鮮晫。

去國行（拜輪詩）

行行去故國，濔遠蒼波來。鳴湍激夕風，沙鷗聲凄其。落日照遠海，游子行隨之。須臾與爾別，故國從此辭。

日出幾刹那，明日晌息間。海天一清嘯，舊鄉長棄捐。吾家已荒涼，爐竈無餘煙。牆壁生蒿藜，犬吠空門邊。

童僕爾善來，恫哭亦胡爲？豈懼怒濤怒，抑畏狂風危？涕泗勿滂沱，堅船行若飛。秋鷹甯爲疾，此去樂無涯。

童僕前致辭，斂衽白丈人：風波甯足憚，我心諒苦辛。阿翁長別離，慈母平生親。煢煢誰復顧，蒼天與丈人。

阿翁祝我健，殷勤尙少怨。阿母沉哀恫，嗟猶來無遠。童子勿復道，淚注盈千萬。我若效童愚，流涕當無算。

火伴爾善來，爾顏胡慘白？或懼法國仇，抑被勁風赫？火伴前致辭，吾生豈驚迫，獨念閨中婦，顯容定枯瘠。

賤子有妻孥，隨公居澤邊。兒啼索阿爹，阿母心熬煎。火伴勿復道，悲苦定何言。而我薄行人，狂笑去悠然。

誰復信同心，對人陽太息。得新已棄舊，媚目生顏色。歡樂去莫哀，危難甯吾逼。我心絕悽愴，求淚反不得。

悠悠滄浪天，舉世無與忻。世既莫吾知，吾豈歎離羣？路人飼吾犬，哀聲或狺狺。久別如歸來，齧我履間褌。

帆檣女努力，橫起幻泡漦。此行任所適，故鄉不可期。欣欣波濤起，波濤行盡時。欣欣荒野窟，故國從此辭。

哀希臘（拜輪詩）

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亹，荼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長夏尙滔滔，頹陽照空島。

羣詞與諸詞，詞人之所生。壯士彈坎侯，靜女揄鳴箏。榮華不自惜，委棄如浮萍。宗國寂無聲，乃向西南鳴。

山對魔羅東，海水在其下。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覩。波斯京觀上，獨立向誰語。吾生豈爲奴，與此長終古。

名王踞巖石，雄視迭邏濱。船師列千艘，率土皆其民。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一爲亡國哀，淚下何紛紛。

故國不可求，荒涼問水濱。不聞烈士歌，勇氣散如雲。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

威名盡墜地，舉族供奴畜。知爾憂國士，中心亦以恧。而我獨行謠，我猶無面目。我爲希人羞，我爲希臘哭！

往者不可追，何事徒頻蹙。尙念我先人，因茲糜血肉。冥冥蒿里間，三百斯巴族。但令百餘一，堪造披麗谷。

萬籟一以寂，仿彿聞喧鬼。鬼聲紛飄飄，幽響如流泉。生者一人起，導我赴行間。槁骨徒爲爾，生者默無言。

徒勞復徒勞，我且調別曲。注滿杯中酒，我血勝酃醁。不與突厥爭，此胡本游牧。嗟爾

俘虜餘，酌酒顏何恧。

王迹已陵夷，尚存羽衣舞。鞞盧方陣法，知今在許何？此乃爾國故，瘓散隨塵土。偉哉佉摩書，甯當詒牧圉。

注滿杯中酒，勝事日以墮。阿邮有神歌，神歌今始知。曾事波利葛，力能絕天維。雄君雖云虐，與女同木支。

羯島有暴君，其名彌爾底。闊達有大度，勇敢爲世師。今茲丁末造，安得君如斯？東民如連鎖，豈患民崩離？

注滿杯中酒，倏然懷故山。峨峨蘇里巖，湯湯般家灣。緊彼陀梨種，族姓何斑斑。儻念欲羅嘎，龍胤未凋殘。

莫信法郎克，人實誑爾者。鏠刃藏禍心，其王如商賈。驕似突厥軍，黠如羅甸虜。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

注滿杯中酒，樾下舞王娑。國恥棄如遺，靚妝猶娥娥。明眸復善睞，一顧光婁羅。好乳乳奴子，使我涕滂沱。

我立修甯峽，旁皐雲石梯。獨有海中潮，伴我聲悲嘶。願爲摩天鵠，至死鳴且飛。碎彼娑明杯，俘邑安足懷？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前月念旬肅具片楮，何久未蒙賜答？抑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耶？海航哥都不聞動靜，別來無恙否？秋風又一度矣。

曼拜。 中秋前四日。

與劉三書

劉公足下：別後思心潭潭，書來良以爲慰，爲諸故人音塵遠隔，不能不類類於心耳。杏南兄放舟在何日，晤時乞爲我道念。鍾公亦於明日來申。寒枘送君南浦時，以爲不久當可接席快談，而竟不果，其緣慳耶？寒凝切祈珍攝，以慰此馳想也。

博經合十。 十二月十五日。

與劉三書

劉三我哥足下：匆匆握別，無一書至，殆以曼根器淺薄，不屑教誨。見棄之速，情

奚以堪？曼前此所爲，無一是處，都因無閱歷，故人均以此疎曼，思之成痗。第天下事無有易於罵人者。曼處境苦極，深契如兄，豈不知之？家庭事雖不足爲兄道，每一念及，傷心無極矣。嗟夫劉三，曼誠不願栖遲於此五濁惡世也。前太炎有信來，命曼隨行南入印度，現路費不足，未能豫定行期。曼下月初可以返東，頃已謝絕交游。唯望兄勿棄我太甚而已。天寒風厲，依望珍重，暇時望有以教曼也。

弟曼殊頂禮。　十月二十三。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謹接二十七日賜復，知不余棄，快慰何言？至云責兄，則余豈取？前書如怨如訴，蓋鬱拂使然，甯如兄有湖山佳致，黃酒消憂者哉？比來愁居，朗生千里晦枚連日邀飲，堅辭不得，兄聞之，得毋謂曼忘却兄言乎？幸憐我也，頃須俟劍妹來，方能定日東行。劍妹十五回鄉，云一週可返，今踰半月尚未來，殊邑邑。昨閱效魯有主神州筆政之說，未知確耳？佩公嘗言兄與彼素有芥蒂，第何所因，能見告否？中公有意明春

返居滬濱，以留東費用緊浩，且其老太太遠適異國，諸凡不便故也。近日功課忙否？暇時乞兄為我署翁山女語四字（或加屈字），各如錢大，蓋家母將以女語付剞劂，流傳日本。女語一卷，出屈大鈞廣東新語，此係清朝禁書，兄見過否？前承允題梵文典，大作就否？如兄肯爲曼作傳，若贈序體，最妙；因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無他人矣。千萬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飾詞以為美，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曼今年二十四）。奉寄國粹學報一册，天義二册，社會主義講習會報告一紙，乞檢收。前數日上海亦下微雪，連日寒凝，又無緣侍兄左右，伏維珍重，以慰勞想也。

曼殊頂禮。　十月二十九日。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別來匪夕不思，今旅次長崎，由東京轉來手教，未開緘時，欣喜無極，至誦大作，則不禁涔涔墮淚也；眞知我者惟公耳，即作畫紀之。日間往東京，將以入銅，然後寄上。南入印度尚未有期。公明春行止如何？昨日為陽歷元旦，此間不甚冷餘。

容續呈，致日本雜誌兩册，不足道也。

元瑛叩。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春序將謝，繫念無時。前日方去一椾，幷書數册，遽接初十日手示。幷扇面一張。曼近日肩下生瘡甚痛，全愈時當勉應命，一面代請三聲聞爲公題字。曼西歸倘未可期，南條四月赴西京，暫不能進眞宗。人事牽引，濁世昌披，入懷悰恨，奈之何哉？未涯瞻奉，臨書悒然。

曼殊娑羅裏。　二月二十七日。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久不接公書，殊勞懸念。春序已謝，道履何似？前來扇面，尙未寫就，蓋近日心緒亂甚，太少兩公又有齟齬之事，而少公舉家遷怒於余，余現已遷出，飄泊無

以爲計，欲遠粵一轉，奈無資斧何，故只可沿門托鉢。公暑假可到申否？曼日坐愁城，稍得路費，當返羅浮，靜居數月，然後設法南行。濁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前去信一封，相片三幅，何以久無覆音也？天梅佩忍諸公別久矣，或因通書，幸爲致意。餘容續呈，卽頌清安。

曼拜。　四月八日。

與劉三書

季平愛友垂鑒：別將半載，無時不思，昨秋白雲庵南樓一聆教誨，卽赴秣陵。閱數月東行，又無握別之緣，及今未聞動定，少病少惱不？行脚僧皮囊如故。思維疇昔，隨公左右，教我爲詩；於今東塗西抹，得稿盈寸，相去萬里，反不得公爲我點鐵，如何如何？前託枚公轉致文姬圖，隨意得之，非敢言畫，收到倘望答我一緘。夢中不識路，何以慰思相耶？雪近爲腦病所苦，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印度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時爲限。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待友人付印畢事，當速呈上，以證

心量。近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先是見翻譯名義集譯支那一語本巧詐義，心滋疑惑；及今讀印古時摩訶婆羅多元文，始知當時已有支那之名。案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朝紀事詩，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攷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又聞王所言波斯國俗，今時所證皆確。雪常以經典載印度事實，質之婆羅門僧，無毫支離；而西人所攷，多所差舛。今新學人咸謂支那乃秦字轉音，實非也。故附書之，以問吾公。雪西歸尙未有期，心緒萬千，付之滄波一棹耳。

雪蝀頂禮。四月初二日。

與劉三書

季平我兄如見：前託枚公轉去一函，畫一幅，收到望賜復一椾，以慰下懷。雪於此每日上午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餘則無思無爲。惟平生故人，念不能忘耳。兄尙留武

林否？雪近爲腦痛所苦，未知何日得西歸相見？昨秋西湖之會，尙形夢寐間也。現待梵學會覓得代人，雪卽移住海邊，專習吹簫；是亦無俚之極，豫備將來乞食地步耳。海航達權兩兄常通信否？便中乞代候。久欲致書，每一孰筆，心緒無措，兄愛我旣深，必能見諒。今如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瑞先生轉交雪蜨無誤。此後行止如何，另當相聞也。此肅敬叩清安。

弟雪蜨頂禮。　四月八日。

與劉三書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兩椾，畫一幅，想已塵清鑒矣。弟腦痛如故，醫者謂是病無甚要緊，須靜養，故弟近日心緒至無聊賴。又聞佩公病臥滬上，勢將不起，中心凄愴。未知吾兄居滬，抑尙留武林？暇時萬望見示行止，以慰下懷。弟每日爲梵學會婆羅門僧傳譯二當半。梵文師彌君，印度博學者也，來東兩月，弟與交遊，爲益良多。嘗屬其譯梵詩雲使一篇，雲使及梵土詩聖迦梨達奢所著長篇敍事詩，如此土離騷者，奈弟日中不能

多所用心，異日或能勉譯之也。現欲移住海邊，惟梵學會尙未覓得替人，故暫留江戶，兄賜教望寄東京小石川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無誤。前命畫扇面，昨歲曾託末底居士題字，因遷居數次，今已失却。又雞鳴寺圖、聽鵑圖、渡湘水寄懷金鳳等畫，昨冬本欲攜來付印，然後寄上；今並所得懷人畫數十幀，竟茫然不知在何許矣。此事晤枚公可知其詳。弟西歸無期，相見不知何時？終日但聞無歡之語，回憶秣陵半載，對牀風雨，受教無量，而今尙可得耶？附去兩刺。望便中寄海航達權兩兄，並乞代述近況爲感。餘容續呈，伏維強飯，臨楮不勝馳戀？

弟雪頂禮。　四月十一晨。

與劉三書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數椾，妥收未？雪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邊，幽巖密箐，甚思昨秋武林之會也。未知吾兄少病少惱不？海航達權兩兄，亦久別甚念，或因通書，幸爲我道意。前譯拜輪詩，恨不隨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爲我改正，亦幸甚矣。

今寄去佗露哆詩一截望兄更為點鐵。佗露哆，梵士近代才女也，其詩名已遍播歐美。去歲年甫十九，怨此瑤華，忽焉彫悴，乃譯是篇，寄其妹氏。想兄詩囊必盛，能示我一讀否？餘容續呈。

雪拜。 四月廿日燈下

與高天梅書

天梅居士侍者：昨歲自江戶歸國，擬於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為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着糞耶？衲行脚南荒，藥爐為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閒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來一病輕如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為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為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

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經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唯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元文，故傳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痴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衲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眞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册。每於椰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弭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爲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

屈子沈江前三日，阿難發自耶婆堤（見佛國記）舊都。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上一牋，託哲子轉交，想已塵淸覽矣。頃接手示，厚意摯篤，循環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瑛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溼，未易衞養，承示約闍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況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維，豈不悵恨。萬梅圖不値一粲。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不聞動定，懺慧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册？今去拙詩尙祈斧政。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所讀南「千金散盡還彈鋏，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

瑛頂禮。 五月十七日燈下。

答瑪德利瑪湘處士書

瑪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當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迦埵伽所說五法，曰相，曰明，曰分別，曰正智，曰眞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寖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 取爲衣

食之資；亦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溺者救人，二俱陷溺。

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裁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旬？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為人鄙夷，思之甯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拙叉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為十二神形於寺塔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亦為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鎧者，初入吳設象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仰心，即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世雕塑鑄象，俱本曹吳。吳即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象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猥褻神像；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

刻小形偶象，以爲紀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逮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藥壇刻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塔婆，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初非以偶像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見病，况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玕瑪邇，華蘿疋等處。盤迦梨西南接境，有地名屈德，其地流通「烏利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羅帝」及「摩羅陁」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諦海濱土語，南濟桑達羅之北，直過婆伽寧都芝伽南境；及溯海瀕而南，達梅素邊埵，擴延至尼散俾蘿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陁」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婁求」兩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秣羅耶縕」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那迦離」最

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羅」體寫；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那迦羅」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芬達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 天竺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樺皮，或㮶櫚葉卽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侵入。始用紙作書，而樺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樺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單孔聯之，故梵士以纈結及線，名典籍曰「素怛纜」或「修多羅，」卽此意也。牛羊皮革等，梵方向鮮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銅板，亦多用之鐫刻；此皆倣樺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書，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樺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臘版者。凡書既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纏以繩索，組文繡花布之內，復實以栴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游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覩；刼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

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為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真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 稱繙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為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可耳。中夏國號曰「支那」者，有謂為「秦」字轉音，歐洲學者，皆具是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衲謂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粤昔民闍耕種，惟持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黎耜之屬，民咸歡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點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證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漆，妄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為長篇敍事詩，雖頷馬亦不足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述其名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衲意奘公當日。以其無關正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吾震旦已從夢中襚落，更何顧絮絮辨國號！衲離絕語言文字久矣，既承明問，不覺拉雜至復，彼夏丐爪哇，古諸娑亦嘗經此，即佛國記所云「耶婆提」。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佛塔則僅剩一波羅鉢多大石獅盤，倒臥於頹隴

之下，金碧飄零，無幾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哭。今擬歲暮歸棲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移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湖水，寒照鬢眉否耶？

曼殊沙彌稟。　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

亞子君武兩公侍者：久別思心彌結，誰云釋矣？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天梅止齋，爲況何似？楚傖兄近居滬否？不慧又病月餘，支離病骨，誰憐季子！今擬十二月造歸故國，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屆時與諸公曼衍，爲我說消魂處。君武亞子，應耶否耶？

三郎伏枕上言。　十月二十八日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曼隔絕語言文字久。昨夕夢君，見腰上海虹字腸，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爐糟蛋各事，喜不自勝；比醒則又萬緒悲涼，倍增歸思。「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如臘月病不爲累，當檢燕尾烏衣典去，北旋漢土，與天梅止齋劍華廸僧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日；然後向千山萬山之外，聽風望月，亦足以稍慰飄零。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

不慧曇殊頂禮。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前有數函奉寄，妥收未？道兄今日首途內渡，瑛以校事未了，故弗能同行；當於廿外檢燕尾烏衣典去，然後啓行耳。正月十旬，可抵滬瀆，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寫，其樂何極也！三月須東行，未知亞子願伴野僧雲游否耶？

瑛頓首頓首。十四日。

答蕭公書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見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翮鳳泊，負杖行吟。又欷歔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請故鄉人傳不慧逗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疎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恝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也。拜輪詩人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為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

曼殊頓首頓首。

與默君女士書

默君女士驟旋秣陵，惜以俗緣，未便奉謁，至今悵然。伯翁亦十餘年闊別，都弗聞動定，思念不置。乞見賜數行，慰此馳想。

曼叩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楚傖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以寧家。沿道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歸。「天涯無處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爲念。

曼殊書於紅燒牛肉　雞片，黃魚之畔。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舟過長崎，曾有數行奉寄，收到未？比來興致何似？近日腹中寒沍，生洞泄之疾，

久未修箋道念，怨之。舊游雲散，旅況無聊；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幸得四種，稍慰寥寂。月杪束裝歸去，織女渡河之後，須重來江戶。是間街御薄餘，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

曼殊合十。

與某君書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謹拜登受，感激在心，罔有捐替。所約弗克應赴；蓋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逐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雞鳴經珠龍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矚衰柳徼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徑；有弄湖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即日趁魚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顧望崦嵫，慨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

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查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此去十餘里有古刹，綿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目，可知狂放如故。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與柳亞子書

亞公足下：別後甚相思想，聯月弗書一字，故絕音訊耳。秋寒石瘦，可無恙耶？又舞子海濱圖，即異方飄寄之人，盡日眺望處也。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乍合仍離，可勝惆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

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吾兄比來游興何似？桐兄決月杪歸滬，英亦同去，彼時或能再圖良會也。浪游潦倒，無有是處，遊子心情，亦當憐我。六月返西京紅葉寺，吾兄可肯一塵游屐否？兄如先在滬濱，乞爲我善護羣花。瞰惶誠恐。

瑛頓首頓首。 念一日。

與柳亞子書

亞兄左右：久別正相思想，晨間忽辱手示。快慰何言！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臺，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游，迄抵盛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尊許也。道一楚老，均在滬如故。惟劉三久不通書，想在華涇，享田園之樂耳。同儕一若散沙，公約恐不克踐，奈何？英花間之游已倦，破夏當返東一行，屆時吾兄如能同行。幸何如也！

瑛拜覆。 三月十日。

與某公書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去歲自南東渡，勞公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悠悠行腳，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而握管悲從中來。嗟夫；三復來示、知公尙深於憂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故交多速衲南歸，願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徽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問居起，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尚難預定，悽惻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衲只好三緘其口。昔人云：『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還望以此言勗之。衲重五前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一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迦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東行須游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行期已決，衲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康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痾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廣雅藏書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

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衲惟感篆於心；丁此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

五月十八日。

與葉楚傖書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逆旅主人視余甚善，余甚感天心仁愛。是間爲三山最勝處，然「河山信美非吾土」，小鳳當思我經鉢飄零否耶？

與柳亞子書

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亞子足下。

曼殊謹狀。

與柳亞子書

至大久保，復得牖疾。頃至牛込，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數百株，並是古物。「一巳知無奈姮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亞子甯謂山僧此時情緒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熱海，熱海風候至佳。吾結習未忘，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浪游，必能轉致余逆旅也。此草，敬叩雙安。

燕謹狀。

與劉三書

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聯牀，夢寄中酒之際也。鷞雛無恙否？歲末南歸，舟經滬上，當圖良晤耳。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

燕影伏枕上言。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不見匝月，酒量詩懷，又饒幾許？庸僧無狀，病骨支離，學道無成，思

之欲泣。歲末南歸，遍巡聖迹，石鑑懷海，我豈亡情！舟經黃浦，亞子其遲老柄于紅燈綠酒間耶？燕影伏枕謹叩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別又兩月，湖光梅影，云湖不思？鵷雛時相見否？海棠哥作何消遣？燕日來病勢不佳，須赴千葉縣療治，歲末弗能西歸，但有惆悵耳。靈素夫人無恙。

燕影謹狀。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云胡不思？東渡湖光梅影，益增惆悵。日來病狀不佳，須赴千葉就醫，歲內不能西歸。未審吾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如能約桐蓀兄同來更佳。昔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燕影拜白。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聯接兩箋，深以爲慰。大久保書，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飄寄，舊游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喫年糕，故連日病勢，又爲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海上門雞走馬之快耳。今晨天氣和朗，醫者誡勿出外，欲一探兒時巷陌，不可得也。盡日靜臥，四顧悄然，但有梅影，猶令孤山鄧尉，入吾魂夢。伏望足下，無吝教言，幸甚幸甚。佩君無恙？

十二月二十六日

與劉三書

今日嚴寒，病愈不佳，四顧悄然，但有梅影。醫師云：腸病最難療治，余旣不專心仁愛，天心自有安排耳。劉三靈素無恙？

玄瑛謹狀。　十二月二十九日夕。

與劉三書

相別逾月，伏維燕居清暇，冲明在襟，甚善甚善。淚香腸疾漸就痊可，但弱不勝衣耳。擬橫塘柳綠時西歸，隨吾劉三走馬吹花，或吳波容與，豈非快事？哲夫曾經海上未？[illegible][illegible]時通尺素否？芳草天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煙；未識海上劉三　肯為我善護鬢邊花否耶？

淚香誠惶誠恐。

與柳亞子書

登江中孤嶼，頗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慨。今晨阻雪，未上大蓮華峯。歸期當在四月之末，吳波容與，豈不大快。此問亞兄近好。

玄瑛白。　二月二日。

與劉三書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日少憩梅屋，頗有江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良醫。三四日內，須赴東京。「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劉三近怎麼生？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哲子雄伯何如？此叩儷祉。

燕影謹白。　二月十八日。

與劉三書

頃至東京，專攻三論宗，以一向隨順，住心觀淨，是病非禪；所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住十日即赴西京。此叩雙安。

玄英謹白。　二月二十日。

與邵元冲書

兩辱手示，深以爲慰。吾公行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余卽靜坐終日，心知是病非禪。海上故人，別來何似；秋風又一度矣。棠姬淑媚無倫，阿崔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閣下也。信四封奉轉，望察收。閣下如不得志，還來就赤松子遊，是間亦不少明眸善睞之人，可與晤言也。

王昌頓首。　七月十八日。

與邵元冲書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煙，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

二十三日燈下書。

與邵元冲書

今晨拜誦海上來箋，知居士果無恙，欣歡何似？昌近日頗涉冥想，不知其然而然，昨日友人招飲源順，歸時已十二句鐘矣。阿崔猶得一晤否耶？後園柿子，已垂垂作金魚黃色矣。近日一到荔香園擘荔支否？

八月初一日。

與鄧孟碩書

孟君侍者：別去四月，積愫纍悕，云何不感。聯接兩箋，敬悉燕居清暇，沖明在襟，幸甚幸甚。前月卓方伯去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賤恙較前爲佳，然日本雖有名醫，又何能起余幽憂之疾？每念天涯遊子，不覺淚下。燕君遠託異國，起居復何如也？歐洲大亂平定之後，吾當振錫西巡，一弔拜輪之墓，未識彼時孟君能會我於山寺中否？附去卓方伯一函，乞察收。國事自有佛在，餘無言說。君有奇遇幸相告也。

宋玉誠惶誠恐。　宣統六年八月十九日。

與鄧孟碩書

孟君足下：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故人無恙，快慰何言！科侖比亞有何奇遇，能相告一二否？君謂賣文自給，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望君早日赴法蘭西。往昔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類牛，不可不慎者也。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則麵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購頂上腐乳，紅色者購十元，白色者購十元，塗麵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朕。如君之逆旅主人，詢君是何物，君則曰紅者是赤玫瑰 Cheese；彼復詢白者，君則曰白玫瑰 Cheese。此時逆旅主人，豈不搖頭不置，歎爲絕品耶？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又有陳摶老祖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又有達摩祖師畫像。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面壁，亦未可知。遲二日爲西歷度歲之時，念君遠適異國，猪油年糕，必不可得，爲凄然久之

。君何時西歸？人事固多變，恐後此終無再見之日。縞衣人有信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尙問縞衣人起居。欲書不盡。寒凝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宋玉頓首頓首。　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與鄧孟碩書

西園有破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拿去。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

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

桐蓀亞子兩兄：福履多豫，幸甚幸甚。吾患肺炎幾一月，昨日始來東京，寄食城外小廟。聞伯華先生尙居神田，但不知其地址。前聞桐兄赴美利堅國，阿傅赴雞港，然否

？湘四秦箏阿雀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賤也？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覓蝨，放於地上；有侏儒亦於髮中爬出一蝨，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蝨自身上，色白，子之蝨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雖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留，亞子豈知我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腐乳塗麵包、又何讓外洋癡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吾病癒歸廣東。體中何如？善保元吉。

孝穆再拜。　三月二十二日。

與柳亞子書

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紉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紉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馬、紉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煙餅干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饒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尙未換單衣，蘇州天氣何如，亦嘗至植

園西園疎疏否？不知所裁。

與柳亞子書

吾日吸雅片少許，病亦略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計余在此，尙有兩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采芝齋粽子糖，思之愁歎。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

三月二十七日。

與邵元冲書

闊別清顏，忽然已久。得三月二十一日手示，省覽週環，慰同促膝。牧之體中何如

？阿崔秦箏麗娟，都不聞動定，何也？萊村前月生一女，可告小鳳。鄧方伯妄談國事，譬如牧猪奴折梅花打其猪，吾又何從加一辭也？吾將潘娘小影，奉還方伯耳。老大房之酥糖，蘇州觀前采芝齋之粽子糖，君所知也。刼灰先生風頭甚健，晤時爲我問湘老四素貞蔚雲諸人近况，幸甚。吾右手已瘉多時，能登箱根山，唯下山坐皮篷馬車，遠不如龍飛。老賽倘寓富春里否？

與邵元冲書

小鳳小杜麗娟，都不與我一言，豈像煞有介事耶？君便中購摩爾登糖四瓶，外國火腿一隻，爲我代送至小花園，可否？君何不攜老三來游箱根？輕輕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處有酒能賒，無油可揩，君將何以教我？

與邵元冲書

吾病兩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醫者謂散里哆扶斯病，勸余每日吸雅片三分；他日

君來，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方伯仍不見來。麗娟秦箏作麼生，何珊珊其來遲也？小鳳多福，甚慰。

弘頓首頓首。

與柳亞子書

得手後，省覽周環，惠同促膝。君遊武林，想此時返紅梨矣。伏維起居清豫，欣慰良深。継以胸疾未瘉，還國之期，仍未定也。桐蓀教授秣陵，體中何如？吾何時不思念之？振生近日有書至不？吾近為人譯書二種，如病不為累，秋候過已，當赴瑞士作酒徒耳。孫大返北京，有書仍由平津轉交。此覆敬叩儷祉。

櫱弘白。　五月初八日。

與劉半農書

半農先生：來示過譽，誠惶誠恐。所記倘屬子虛，望先生不必問也。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望即日賜寄一分，因仲子北行，無由索閱。曾撰靈秀罕儔，令人神往。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無足爲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異日先生如見之，亦不必問也。「達吐」似嘗見諸梵語雜名，此書未攜歸，因不能遽答。西域術語，或神祕之名，卽查泰西字書，不曾求馬於唐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甚盛甚盛。不慧曾見一書，名 With Byron in Italy，記拜輪事最爲詳細，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先生明春來游，甚佳。比來湖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閉門吸呂宋烟之外，無他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檻間，頗有窺簾之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匆匆此復，敬叩撰安。

曇鸞再拜。

與劉半農書

半公足下：惠寄雜誌，甚感。拜輪記得細讀一通，知吾公亦多情人也。不慧比來匆

腦時時作痛，神經紛亂，只好垂綸湖畔；甚望吾公能早來也。朗生兄時相聚首否？彼亦纏緜悱惻之人，〔早〕時乞爲〔不〕慧道念，雪茄當足一月之用，故仍無過濾之期。暇時寄我數言，以慰岑寂。

瑛頓首頓首。 古歷十一月二十三日。

燕子龕隨筆（民國二年十一月始發布於華僑雜誌）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舜水沒數年有張斐者，慕舜水高義，追躡而至，爲文以祭之。斐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稿，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居士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余憶舜水五古一首云：『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革，西望獨吞聲！』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五日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天生成佛也。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爲』。『籠鷄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語，特爲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傭於嫠婦開池育家。開氏尙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敍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靜坐思維，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於斯蘭。』『於斯蘭』者，譯言『服從』，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人間紅蓮花之上者，曰波曇。

伽摩Kama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額上有金書，字迹不可辨；手持弓以蔗幹爲之，蜜蜂聯比而成弦，持五矢，矢尖飾以情心花，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腰間繫囊二，用麻布製之，實以淩雰香屑。其旂畫海妖狀，相傳尊天曾鎭制海妖云。余曩隨婆羅門，大德行次摩俱羅山，於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者，譯言『流花。』

梵土古代詩人，恆言手熱證癡情中沸，沙士比爾亦有句云：Give me your hand, this hand is moist, my lady-hot, hot, and moist.(Othello. Act III. Soene)迦梨達舍

Kalidasa梵土詩聖也。英吉利騷壇推之爲『天竺沙士比』爾讚其劇曲『沙君達羅』Sakoontala,可以覘其流露矣。

『沙君達羅，』英文譯本有二：一William Jones譯，一Monier Monier-Williams譯，猶起信論有梁唐二譯也。

曩羈秣陵李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言：「般若波羅蜜。」』二十四字。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尚未報命，以余畫本無成法故耳。

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維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來散妙香。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防。』謂是敬安和尙作。余曰：『和尙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也。』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留周禮師於樹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眞跡。

『偈』即梵音『伽陀，』唐言頌譯云『孤起』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諷頌』。姚秦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阿耨窣覩婆或輸盧迦波天

竺但數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阿耨窣覩婆偈』『蘊馱南』者，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持。

Spenserian Verse 云：『冒頭短章，古代希臘拉丁詩家優爲之。亦猶梵籍發凡之頌也。』

草堂寺維那叩余曰：『披鬀以來，奚爲多憂生之歎耶？』余曰：『雖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竽，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餅餌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腳何方，贈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印度Mahabharata, Ramayana兩篇，閎麗淵雅，爲長篇敘事詩，歐州治文學者，旋爲鴻寶，猶Iliad, Odyssey二篇之於希臘也。此土尚無譯述，惟華嚴疏鈔中有云：婆羅多書羅摩延書是其名稱；二詩於歐士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士哆君所譯最當，英儒馬格

斯牟勒Max Muller序而行之；有見虎一文之咏●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詩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歲共六季：曰『伐散多』爲春季；曰『[illegible]離斯磨』爲夏季；曰『縛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邏』爲露季●

印度古代詩人，好以蓮花喻所歡；猶Robert Burns之Red Red Rose余嘗譯『頞頞赤薔薇』一首載潮音集●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惟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是已●

『涉江采芙蓉』芙蓉當譯Lotus。或曰Water-lily，非也。英人每譯作Hibiscus，成木芙蓉矣。木芙蓉梵音『鉢羅波帝。』日中王夫人，取此花爲小名。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之』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雪君爲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Conventional kiss）有情愛之接吻。（Em-ctional kiss）』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婆羅多』云兄弟，『先諦羅』云石女，『末陀』云葡萄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語音義並同。

桐城方氏維儀，年十七寡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君子尙其志焉。其五律一章云：『孤幼歸甯養，雙親喪老年。衰容如斷柳，薄命似浮煙！詩調淒霜鬢，琴心咽凍天。蕭蕭居舊館，錯記是從前。』讀之相見其遭時多難也。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游經福州路，於嶺南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旣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是相少情多人語。

士人稱荷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效呼之，且習其劣俗。華人土生者曰『嗶嗶，』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其酋居焉。酋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酋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娥娥雲髻，狀若好女焉。酋之嬪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酋，無論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酋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蛇行也。

余南巡爪哇島二歲，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忽接太炎居士素書，兼其近作秋夜一章，知居士深於憂患矣。詩曰：『中原亂無象，被髮入蠻夷。忍詬既三歲，褭蔦從之移！秋風起初夕，大火忽流西：登樓望舊鄉，天柱亦已頹。螻蛄徒爲爾，垂翼思于飛，誰言樂浪樂？四海無雞棲！安得窮石君，彈日淪溟池，草木焦以黃，桂樹猶萋萋，將非天帝醉，金版資水緹、夏氏境何罪，種類將無遺！昔人瞻周道，中心猶憯悽；何況阻海波，咫尺不可躋！邦家既幅裂，文采復安施？先民固有作，終恐遭燔煨。瘝憂亦奚濟，魚爛曾有幾。及爾同沈淵，又恐罹蛟螭。願言息塵勞，無生以爲師！』

劉三工詩善飲，余畫文姬圖寄之。病蟬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

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曰：『白頭天山蘇武，紅淚洛水文姬，壽汝玉關深入，將安關此胡兒？東瀛吹簫乞者，笠子壓到眉稍。記得臨觴嗚咽，忽忽三日魂銷！「支那」一音非「秦」轉，先見「婆羅多」詩，和尚而定國號，國無人焉可知！』又貽余絕句云：『早歲耽禪見性眞，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泰西學子言：『西人以智性識物，東人以感情悟物。』

張憲崖山行云：『三宮銜璧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間關海道續螢光，力戰崖山猶一決。』余恆誦之，曩畫崖山奇石壁圖太炎居士為錄陳元孝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

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中西之西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佛國記耶婆堤卽今爪哇，萬曆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六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向！爪哇末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龕萬洞，洞有石佛，紆洄曲折層出無窮。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爲精美；詢之山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日喏水城，爲爪哇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肅芳約余往遊，以病未果也。

塞典堡植物園，其宏富爲環球第一。有書藏，藏書二十餘萬，均是西籍，余以大衆起信論寄之。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四載離悰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遺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五年别去驚初見。一醉殊辜

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拈花衆裏吾多負，取鉢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淸淺說蓬萊。』居士有蒹葭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日人稱人曰『某樣』猶『某君』也。此音本西藏語日人不知也。

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得數言以獻，如『費』曰"Fee"『訴』曰"Sue"『拖』曰"Tow"『理性』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絲』曰"Silk"『爸爸』曰"Papa"『爹爹』曰"Daddy"『媽媽』曰"Mamma"『簿』曰"Book"『香』曰"Scent"『聖』曰 Saint"『君』曰"King"『密』曰"Mellie"『密漿』曰"Mead"『麥』曰"Malt"『芒果』曰"Mango"『禍』曰"Woe"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諸聲無論矣。

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屐印苔泥。樂譜暗翻金樓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相傳達摩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摩以鼻嗅之，旋曰：『直是非而

已。」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兵所以衞民，於此士反爲民害，眞不祥之物也！力田令樂府有梳篦謠曰：「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來賊猶可活，兵來愁殺人！況聞府帖下，大調士司兵，比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持作僕，折屋持作薪。莫言少爲貴，國威嘗見輕。無功害尙小，有功憂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荊榛。賊如梳，兵如篦。攫獨來，更如剃。保甯賊未除，霸州賊又熾。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讀之令人扼腕撫膺。

余嘗託晦聞倩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習慣未除，殆不識和尙之衷曲耶？

金保祝髮後，居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龕傍，見手鈔澹歸和尙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贈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

羈日，驚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當日名賢可知也。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昔人賣子句云：『生猶如雛鳳，年荒值幾錢？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又女致母詩云：『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寄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勝幾多錢？』兩詩眞一字一淚也。

緬人惡俗極多，有種族號曰浸，居於僻野之山社。凡遇其父母年歲老者，築臺一座甚高，恭請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壯男女，相率而歌舞於臺下，老人從臺上和之；至老人樂極少狂，忘其在臺上而歌舞，跌下身死，則以火焚葬之。謂老人得天神之召，爲莫大之榮幸云。

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碣山寺中。山中多果樹，余每日啖果物五六十枚，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

痼疾，乃知去道尙遠，機緣未至耳。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余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紹酒。伯先豪於飲，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余作畫倩劉三爲題定庵絕句贈之曰：『絕域從軍意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志，負盡狂名十五年』！

春序將謝，細雨廉纖，展誦拜倫詩："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 即杜甫『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Comprehened f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Men become wolves on any slight occation," 即陶潛『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句也。"As those who dote on odours plu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e" 即李嘉祐『花開昔日黃鸝囀，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末二截詞直怨深，十方同感。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客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水上萍。』今之所謂名士者，讀此當何如！

『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誰與諒，琴弦幽韻重』。此孟郊靜女吟也。今者吾國女子，崇尚高乳細腰，羨慕婚姻自由者，將書諸紳可耳。

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著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花女士以師梨詩選媵英領事佛子，佛子持貺哲夫，哲夫遙贈於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為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為曼殊闍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惟與佛弟難陀同徽，於曼殊為禍為福，未可知也。』云云。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閑步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挂一輪燈』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隨舟氏羈逗子，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飛入余窗，意似憐余蹭蹬也者，詩云：『靑陽啓佳時，白日麗暘谷，新碧映郊坰，芳蕤綴林木，輕露養篁榮，和風送芬馥。密葉結重陰，繁華繞四屋。萬彙皆專與，嗟我守煢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覽物歎離群，何以慰心曲：』

寄劉三白門二絕：『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譚嗣同寥天一閣文集中，古意兩章甚佳。詩曰：『磷磷日照鴛鴦瓦，姑射仙人住其下，素手閒調雁柱箏，花雨空向湘絃灑。』『六幅瀟湘曳畫裙，珠簾垂地暗香凝，春風不動鞦韆索，獨上紅樓第一層。』

嶺海幽光錄

（民國紀元前刊於民報）

吾粵濱海之南，亡國之際，人心尙已；苦節艱貞，發揚馨烈，雄才瑰意，智勇過人。余每於殘籍見之隨卽抄錄。古德幽光，甯容沈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門戶齗齕，狺嗷嗷長，婦姙女，皆競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墮淚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爲僞者，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移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是亦可以悔矣。

僧祖心，博羅人，禮部尙書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法當誅死，會得減，充戍瀋陽，痛家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種族之愛，油然以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濡忍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

下為慽。而其弟驎駼驪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騄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即僕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

人鬼不容髮　　安能復遲迴
努力事前路　　勿為兒女悲

又曰：

地上反淹淹　　地下多生氣

嗚呼！亦可以見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難，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遯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崖門諸戀烈魂同遊。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

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剃髮，卽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今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

身當病後哀歌短　家自亡來骨肉輕

又曰：

多病一身堪久客　故園諸弟尚重圍

又曰：

夜夜哀魂同夢父　年年孤影愧稱兄

又曰：

常天落日愁無影　到地悲風壯有聲

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廿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

？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縠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容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清兵所執，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屈翁山哀之以辭曰：

彼綃者衣兮　水之不能濡
美人之血紅如葉兮
彼衣者綃兮　火之不能爇
美人之心皎如雪兮
毋留我綃兮　吾魄與之而東飄兮
毋留我衣兮　吾魄與之而西飛兮

噫嘻烈兮　　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

增城湛翼卿之女，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子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況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溼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逾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

嗚呼噫　　井之陰陰兮

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兒

匪一日之沉兮

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

謝君之友兮

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廣州有請覘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

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父被殺。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屈翁山爲之歌曰：

擊奴擊奴
奴雖不死已碎顱　腦血可以濺吾夫
纖纖女手有霹靂　泰山難與秋毫敵
丈夫何必是荊軻　死爲鬼雄隨所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

黃泉隨母逝　白璧爲夫全
抱玉雲飄海　沉珠月在淵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胡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

恨絕當時步不前　追隨夫壻越江邊
雙雙共入桃花水　化作鴛鴦亦是仙

味其辭，其夫爲先自沈者。

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頭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袒衣中，盤刃外向，喪服哭泣親含殮，與兵出葬北山。旣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灕灕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

爲我殮王　送之北邙
逝將從汝　不惜新妻
王魄已歸土　同穴終何補
利刃懷滿身　欲切奴爲脯
奴血何淋漓　痛楚莫予侮
自剄以報王　黃泉相鼓舞

王桂卿，廣州人爲張參將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鄺湛若弔之，有曰：

譙樓未散香烟夢　披髮猶存石鼓歌

雁柱只今餘玳甲　爲憐落木晚風多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中崇禎癸未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中，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辨。賊嘆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慮不得脫，乃僞爲文譽賊，乘間南走金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鑣等案，以傾東林諸君子；而家玉與周鑣同館，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削播。居錢塘，與總兵鄭鴻逵，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王至閩；閩人立之，遂相蘇觀生，以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餘散遣之。會清軍至赤山坂；聞上杭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歸東莞，居大父喪。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名，

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張元琳以大義。張元琳亦癸未榜，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歸報佟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旣義不肯屈，其師林洊復贊其起兵。會鴦蕉到滘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官讐，殺數百人。家玉與餉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籍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軍至，大戰於萬家租，遂陷東莞家玉走到滘。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滘三日，破而屠之，家所遺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股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十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容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清軍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襲東莞，戰於赤崗。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克，卻歸西鄉。李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玉，覘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宋末遷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謂必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

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倡爲厭勝之說，燬廟發塚，且蹤跡張氏族屬，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崗，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克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克之，並克連平長甯兩城，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歸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時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俯深深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李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烈，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聯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清軍得其屍，集諸紳殮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然疑矣』。蓋以爲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害，覺斯不得蹤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中李珍請，謚曰

『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爲師林洊從弟有光有恆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粤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神駿趫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擲死谿水側云。

陳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閒，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用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蒙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蘇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丁魁潔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梧太妃垂簾南面坐，永明王西向坐，丁魁楚侍；勞苦邦彥，卽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同慰蘇觀生台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蘇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蘇觀生報命，且勸其與丁魁楚幷力，勿國中自鬥，貽漁人利也。蘇觀生不能從，竟搆兵於三水編。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嶠，廣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中山，未幾，清總兵李成棟破廣州，唐王

弟聿鏞蘇觀生皆死，先是，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憪使監軍鄧研聽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鄧研聽與萬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旣陷廣州，丁亥春，進攻肇梧俱克之，走朱治憪殺了丁魁楚前驅至平樂府。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余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清巡撫佟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李成棟回，揚言使道徑取甘竹灘，余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於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嘯聚徒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張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張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馬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馬應房卽前鶴慶守馬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狥江門之下。前者攻廣州，佟養甲得降入，知其謀出於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之，獲其妾何氏，並子陳和尹陳馥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

，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佟養甲壯其爲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杜璜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圍廣州。陳子壯先至，謀洩，內應者遇害，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兵至，因謂陳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玉於新安，聞省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小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旗而朱斿者，吾師也』。計定，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小船少衝之，頗焚其舟。李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陳子壯不能辨旗色，疑皆敵舟也。陣動，李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歸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黃公輔御史連或璧等，亦攻下新會新甯。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清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李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遇李成棟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霍師連戰死，邦彥白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十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者。踰日城陷，白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

不死，走朱氏園。李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索筆題其壁曰：

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千秋而下，鑒此孤貞！

遂被執。總督佟養甲使醫來視創一邦彥卻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詠；或投以紙，輒隨而滿。所傳有：

大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

之句。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而死。邦彥既敗，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陳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

李元蔭者，榆林人，本姓賈爲李成棟養子，因冒姓「李」。成棟少時，從高傑爲羣盜，以勇決聞；及高傑封興平伯，或棟掛鎮徐將車印，守徐州。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黃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佟養甲入惠潮，破廣州，執唐王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蘇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丁亥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克肇慶。遣裨將楊大甫張月取高

廉雷三府，閻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向廣西，下梧州，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粤東義師競起，會城被圍，佟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巳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總督節制，自恃功高，恥爲之下。王德仁圍贛州急，佟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生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佟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敵，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佟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反正。遣使赴南甯。上聞喜出望外，封成棟爲惠國公；晉佟養甲爲尙書襄平伯。佟養甲懼禍及，請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或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銀十萬、及綵紵、稱，迎永明王於南甯；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掌綠綸房事，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爲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票擬，罔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甯，陳邦傅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以其子陳曾禹爲錦衣，比馬吉翔；而陳邦傅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陳邦傅意不滿，乃亦晉陳邦傅爲慶國公；並封其中

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郝尙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元蔭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掌臺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爲事，遠近悉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淸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總兵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編。十一月，佟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金聲桓王德仁俱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贈甯夏王，謚『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閻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爲亂於梧州，元蔭召至，縊殺之。庚寅正月朔，淸平南王尙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等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爲亂，元蔭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傅居西，屢爲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徐彪亦叛之，忠貞營李赤心等，

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橫之間，陳邦傅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欲藉以洩前憤。將至梧羣情洶洶。適西撫缺，衆議推劉湘客；兵部侍郎程源論其比黨，金堡等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焉。陳邦傅抵三水，竟觀望不敢進。清兵薄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力戰禦之。杜永和等進爲侍侯，李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築兩翼，傅於江外，爲礮臺，水遶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偏范承恩謀內應，决礮臺之水，清兵藉薪徑渡，遂得礮，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范承恩降。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李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傅等師俱潰於三水。隨陷桂林亦破，梧州君臣汲走，陳邦傅兵邀刦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爲變者；不得已，與弟李建捷俱奔南甯，伏地痛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恆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梃』？又令作書招杜永和元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四：『將軍昔未受國恩耶』

？」元蔭大慟曰：「某皆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狠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佚於九泉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黔國俱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遂與弟李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屍海中。明年壬辰，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中。魏璫執柄，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謫戍。子壯亦以天啓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獄。尋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尙書，復忤明相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近，書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王已立於閩，廣東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堅，海道湯來賀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爲敵；蚌鷸卽然死，誰爲之漁人者」？議遂寢。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總督。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閣，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榔監國，子壯以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節制江廣閩

楚軍務。會唐王弟聿鐭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月，清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大兵出廣補，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彥及新會王興高涼崔良價湖陽賴其肯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邨，與陳邦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万東擊張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多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諜者入郭被執，事露，楊可觀等皆死。子壯兵至五羊驛，李已破張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擊敗之，子壯奔還九江邨。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總督佟養甲寘於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舁之游城內外徧，吏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舊足踢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陳 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謚「

文忠」；子上閩縣錦衣衞指揮使。

明亡，屈大鈞遯跡爲僧　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並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頌一節，文云：「吾友超然張子，年行三十，而髮禿如薙，慼而作頌。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福而頌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頌，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頌者何居？蓋亦頌張子之禿也云爾。頌曰：「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馬何鬣？非牛何髯？生而乃禿，遺體非虧。行父誰噓？兵君誰訾？毀傷之罪，我今復罹！剃腐之痛，人皆患之。猗子之禿！不見刀錐，無煩髻結，不用辮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槌。石亦有鬚，苔亦有衣；何子磽确，勾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於生髮，白屑生皮，所少屋幘，覆此囊橐受之父母，未損毫釐；根本在肉，且勿生羨。留須異日，以襯冠緌。方春而茁，方冬而萎；吾髮卓爾，與時盛衰」」。

庚寅冬，廣州城破，天濠街有婦繈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於樹身，赴池而死。事

定，引繩出之，色如生。屈翁山爲之歌曰：

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廬黃口兒，一去無根蔕。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淸兵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面刎。黎美周作聶婉眉歌，有云：

丈夫髭鬚婉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眞男子！

又云：

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爾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麥氏，香山小欖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旣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淸兵競射之，乃沒。屈翁山弔之云：

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羨溢。

毿毿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姊，魂烈知無匹！

拜輪詩選自序

去秋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游秣陵，會衲於衹桓精舍。譚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以爲破碎過甚。衲喟然歎曰：「譯事固難，況譯以英文，首尾負竭，不稱其意，滋無論矣。又其卷端，謂馬鳴此論，同符景教。嗚呼，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居士屬衲爲贖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衲語居士：「震旦萬事蘦墜，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Celestial Empire）亦將爲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續耳！」此語思之，常有餘恫。比自秣陵遄歸將母，病起胸膈，擩筆譯拜輪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善哉！拜倫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詩歌之美，在乎氣體，然其情思幻渺，抑亦十方同感，如衲舊譯頡頏亦牆際，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束髮氈帶詩數章，可爲證已。古詩：「思君令人老，」英譯作“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辭氣相副，正難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譯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 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 we shall thirst.
Our heaerts are wounded wite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d perish :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顧視元文，猶不相及。自餘譯者，澆淳散朴，損益任情，寧足以勝鞮寄之任！今譯

是篇，按文切埋，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世有作者，亦將有感乎斯文？光緒三十二年佛從多羅夜登陵奢天下逗日。曼殊序於太平洋舟中。

文學因緣序

（民元前五年）

先是在香港讀 Canellin 師所譯葬花詩，詞氣湊泊，語無增減，若法譯離騷經琵琶行諸篇，雅麗遠遜原作。夫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棉素馨，遷地弗爲良，況歌詩之美，在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衲謂文詞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漢文次之，歐洲番書，瞠乎後矣。漢譯經文，若輸盧迦，均自然綴合，無失彼此。蓋梵漢字體，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轉十羅，微妙傀琦，斯梵章所以爲天書也。今吾漢土末世昌波，文事弛淪久矣，大漢天聲，其眞絕耶？比隨慈母至逗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殘英雜樹，偶錄是編。閩江諸友，願爲之刊行，得毋靈府有難塵泊者哉？曩見 James Legge 博士譯述詩經全部，其靜女雄雉漢廣數編，與 Middle Kingdom 所載不同；谷風鵲巢兩篇，又與 Francis Davis 所譯少異，今各錄數篇，以證同異。伯夷叔齊采薇歌懿氏繇

擊壤歌飯牛歌百里奚妻琴歌箕子麥秀歌箜篌引宋城者謳古詩：『行行重行行』及杜詩『國破山河在』等，亦係 Legge 所譯。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子夜吳歌杜甫佳人行班固怨歌行王昌齡閨怨張籍節婦吟文文山正氣歌等，係 Giles 所譯。采茶詞亦見 Williams 所著，The Middle Kingdom，係 Mercer 學士所譯。其餘散見羣籍，都無傳譯者名。尚有山中問答玉階怨贈汪倫數首，今俱不復記憶，畏友仲，嘗論『不知心恨誰』句，英譯微嫌薄弱。衲謂第以此土人譯作英語，恐彌不逮，是猶倭人之漢譯，其蹇澀殊出意表也。又如『長安一片月，』尤爲難譯，今英譯亦略得意趣。友人君武，譯拜倫哀希臘詩，亦宛轉不離原意，惟稍遜新小說所載二章，蓋稍失麤豪耳。顧歐人譯李白詩不可多得，猶此土之於 Byron 也，其留別雅典女郎四章，則故友譯自 Byron 集中。沙恭達羅者，Sako ontala 印度先聖毗舍密多羅 Viswamitra 女，莊豔絕倫。後此詩聖迦梨陀娑，Kalidasa 作 Sakoontala 劇曲，紀無能勝王 Dusyanta 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 William Jones（威林留印度十二年，歐人習梵文之先登者。）始譯以英文，傳至德，Goethe 見之驚歎，難爲譽說，遂爲之頌，則沙恭達綸一章是也。East-

Wick譯爲英文，衲頗逐譯，感慨繫之。印度爲哲學文物淵源，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rata 羅摩衍那 Ramayana 二章，衲謂中土名著，雖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遜彼閎美，而今極目五天，荒邱殘照，憶昔舟經錫蘭，憑弔斷塔頹垣，悽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山碧，王舍號風萬木煙』句，不亦重可哀耶！曼殊。

雙枰記敍

（民國三年）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著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耶！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顧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誡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裙之姿，掩袖迴眸之豔，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煙，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鎮翡翠以爲牀，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任江山，梨花雲夢，燕子山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舅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

，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

書跋（民前九年至民前三年）

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

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峰俯視湘流明滅。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仰天長歎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惟有放聲慟哭，足以酬之耳。』今衲以作如是觀。入夜宿雨華菴，老僧索畫，忽憶天然和尚詩云：『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屏。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峰望晚暉。』即寫此贈之。

甲辰由暹邏之錫蘭，見崦嵫落日，因憶法顯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遊蹤所經，均成往迹 余以縶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云：『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

昔人出山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余常誦之。今奉慈母移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榎本梁子屬畫，泚筆成此。

貽天笑百助女史小影片

（民元前三年）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已袈裟全濕透，那堪重聽割雞箏。』又詞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珮玦。黛淺含顰，香殘棲夢，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梁，鷗盟寒渚，畫闌飄雪。』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爲題二十八字，并錄雲林高士柳稍青一闋，以博百助女史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驚飄鳳泊；衲本工愁，云何不感！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

談劇

（民國二年）

余羈滬，向不觀新劇。嘗被校書翟，強余往觀新舞臺拿破崙之劇，節湊支離，茫無

神彩；新劇不昌，亦宜然矣。前數年，東京留學者，創春柳社以提倡新劇自命，曾演黑奴籲天錄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蓑衣生相憐諸劇，都屬幼稚，無甚可觀，兼時作羼劣語句，蓋多浮燥少年羼入耳。今海上梨園所排新戲，俱漫衍成篇；間有動人之處，亦斷章取義而已，於世道人心，何補毫末？約翰書院某君，爲余言青年會有精通英吉利語數君，近亦知略習沙士比劇曲，將於此士演而行之。余曰：「亦誠善哉，第不知數君將以原文演唱，抑譯而出之耶？二者都非其時也。何則？一以國人未嘗涉獵域外文學風化，二無善智識如日本坪內雄藏耳。坪內生平究心沙氏之學，且優於文字者也。余肄業早稻田大學，坪爲余教授，又嘗觀其演丹麥國皇子咸烈德一劇於帝國劇場；此爲沙士悲劇，毀廬居士所譯吟邊燕語鬼詔一則，其梗概也。夫以博學多情如坪內，尚不能如松雪畫馬，得其神駿，遑論淺嘗者哉？若謂如歐美人士，建設沙士學會，專攻其業，余有厚望焉。」滬上聞改良新劇之聲久矣；然其所謂社會教育，果安在哉？迹彼心情，毋亦以佈景胡裝，兼淺學諸生，抄自東籍諸新名辭，爲改良耳；於導世誘民之本旨何與焉？世衰道微，余實爲歎！

梵文典自序（民元前七年）

如是我聞：——此梵字者，亘三世而常恆，徧十方以平等；學之，書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觀之誦之，必證不壞之法身；諸教之根本，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歐洲通行文字，皆原於拉丁，拉丁原於希臘；由此上溯，實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學，唯有梵文漢文二種耳，餘無足道也。顧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現存龍藏者，唯唐智廣所選『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齟齬，至於文法，一切未詳；此但持咒之資，無以了知文義。衲早歲出家，即嘗有志於此。繼遊暹羅，逢鞠窣磨長老，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衲拜受長老之旨，於今三年，祇以行脚勞勞，機緣未至。嗣見西人選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默相符會。正在究心，適南方人來說，鞠窣磨長老已圓寂矣；爾時，衲唯有望西三拜而已。今衲敬成鞠窣磨長老之志，而作此書。非謂佛剎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抑今者佛教大開光明之運，已萌於隱約間，十方大德，必有具奮迅勇猛大雄無畏相者。詞無礙解，當有其

人。他日圓音一演，成金色佛，徧滿娑婆印婆，雖慧根微弱，冀願力莊嚴，隨諸公後。若，夫忘言忘思，筌蹏俱廢，奚以是爲？然能爾也。——嶺南慧龍寺僧博經書於西湖靈隱山。

梵文典啓事（民元前五年）

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存於龍藏者，惟唐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齟齬，至於語格，一切未詳；蓋徒供持呪之用而已。衲自早歲出家，即嘗有志於此。繼游暹邏住龍蓮寺；鞠窣磨長老亦以書成相勉。嗣見西人撰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會。究心數年，成『初步梵文典』八卷。會友人勸將首卷開印，遂以付梓，餘俟續刊。非謂佛剎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特此功德，迴向華嚴。首卷目次，具列如左：

印度法學士波邏峷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題辭，餘杭章炳麟居士序，儀徵劉光漢居士序，　儀徵何震女士題偈；　自序，　例言，　決擇分，　字母（十三種），　字母漢音羅馬音表，　諸經釋字母品，　摩多，　別體摩多，　空點涅槃點，　體文，

別體摩多附合法，求那毗利地及半母音法，五聲類別表，母音連聲法，子音連聲法，數字，聯合子音字表，梵文法表；卷第一附錄；心經原文，（漢文直譯，F. M. M.英譯，）邢羅王譚。——粵東新會慧龍寺博經白：

右梵文典首卷啓事廣告一則，係由民報十五期錄輯。梵文典原書今已失傳，其內容不易考得。幸而有此，吉光片羽，足以考見該書卷首之內容。藉窺一斑，亦幸事也。且此文爲曼殊大師廣告文字之僅存者，彌足珍貴。爰特輯入雜文編中，以備一格。

日本僧飛錫潮音跋（民元前五年）

曼殊闍黎，始名『宗之助』，自幼失怙，多病寡言，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江戶。四歲，伏地績師子頻伸伏，栩栩欲活喜效奈良時裹頭法師裝。一日，有相士過門，見之，撫其肉髻，歎曰：『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徵也』。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易名『蘇三郎』，又號『子谷。』始學粵語。稍長，不事生產，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鬀於廣州長壽

寺，法名博經。由是經行侍師惟謹，威儀嚴肅，器鉢無聲。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剎。四山長老極器重之，咸歎曰；『如大德者，復何人也！』亡何，以師命歸廣州。時長壽寺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闍黎乘歐舶渡日本，奉太夫人居神奈川。太夫人令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無所成。淸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從此孑身遨遊，足蹟徧亞洲，以是羸疾幾殆。太夫人憂之，藥師屢勸靜養；而闍黎馬背郎當，經鉢飄零如故。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公欲以第五公子雪鴻妻子，闍黎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莊公爲整資裝，遂之扶南，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歸入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蓋倣波彌尼八部書。餘杭章枚叔、儀徵劉申叔、及印度邏罕學士序而行之。闍黎繪事精妙奇特、太息苦瓜和尚去後，衣鉢塵土，自創新宗，不傍前人門戶。零縑斷楮，非食煙火人所能及，顧不肯多作，中原名士，不知之也。初，駐錫滬上，爲國民日日報繙譯。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義務教授。繼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閭大夫。復先後應聘長沙實業學堂、崇正學堂、明德學堂、經正學堂、安徽公學、蕪湖皖江中學、金陵陸軍小學、日本西

京學社淑德畫院南海波羅寺盤谷青年學會錫蘭菩提寺呫班中華會館諸處：振鈴執鞭。慈悲慷慨，詔諸生以勇猛奮迅，大雄無畏，澄清天下故其弟子多奇節孤標之士。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接印度摩訶菩提會曇摩波羅書，欲遣青年僧侶西來漢土，學瑜伽禪那二宗；幷屬選諸山大德巡禮五天，踵事譯述。居士遂偕詩人陳伯嚴創辦祇垣精舍於建業城中，以爲根本。函招闍黎，幷招李曉暾爲教師。居士自任講經；十方宗仰，極南北之盛。闍黎盡瘁三月，竟犯唾血，東歸隨太夫人居逗子櫻山。循陔之餘，惟好歗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爲精神病作也。後爲梵學會譯師，交游婆羅門憂國之士，捐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仲甫章枚叔諸居士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闍黎雜著亦多，如沙昆多邏，文學因緣，嶺海幽光錄，婆邏海濱遯蹟記，燕子龕隨筆斷鴻零雁記，泰西羣芳名義集，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放及旅程圖，俱絕作也。又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文，甫脫稿，雪鴻大家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闍黎振錫南巡，流轉星霜，雖餐啖無禁，亦猶誌公之茹魚膾，六祖之在獵羣耳。余與闍黎爲遠親，猶念兒時偕闍黎隨其王父忠郎弄艇投竿於溪

崖海角，或肥馬輕裘與共。曾幾何時，其王父已悲夙艸。彈指闍黎二十有八。而余綜觀世態，萬緒悲涼。權洞上正宗監院之戰，亦將十載。今夏安居松島，手寫闍黎舊著潮音一卷，將英譯陳元孝崖山題奇石壁，澹歸和尙貽吳梅村詩，杜牧秦淮夜泊，陸放翁細雨騎驢入劍門絕句，及漢譯師梨舍羞艸數章刪去；復次加拜輪年表於末，係英吉利詩人佛子爲闍黎參訂者，與蓮華寺主重印流通，仍說『潮音』。聖哉，響振千古，不啻馬鳴菩薩賴吒婆羅。當恆河沙界，一切有情，同圓種智。會闍黎新自梵土歸來，詣其王父墓所；道過山齋，握手欷歔，淚隨聲下。爰出是篇，乞闍黎重證數言。闍黎曰：『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當入鄧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饒舌！』闍黎心量廓然，而不可奪也。古德云：『夫丈自有沖天氣，不向他人行處行。』闍黎當之，端爲不愧。——學人飛錫拜跋於金閣寺。

畫譜自序（民元前五年）

昔人謂山水畫自唐始變，蓋有兩宗，李思訓王維是也。（後稱王維畫法爲『南宗』；李思訓畫法爲『北宗』。）又分『勾勒』『皴擦』二法：『勾勒』用筆，腕力提起，從正

鋒筆嘴跳力，筆筆見骨，其性主剛，故筆多折斷，此歸『北派』：『皴擦』用筆，腕力沈墜，用惹側筆身拖力，筆筆有筋，其性主柔，故筆多長皴，此歸『南派』。李之傳爲宋王詵郭熙張擇端趙伯駒伯驌及李唐劉松派馬遠夏珪皆屬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同（一名穜又作童宣和畫譜作仝）李成李公麟范寬董元（一作源）巨然及燕肅趙令穰元四大家，皆屬王派李派板細乏士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鄭虔盧鴻一張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馬和之高克恭倪瓚輩；又如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及至今人，多忽略於形像，故畫焉而不解爲何物，或專事臨摹，苟且自安，而詡詡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畫無師承，又不喜摹古人，雖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彥敬學二米；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麗，寂相盈眸。爾時何震搜衲畫將付梨棗。顧衲經鉢飄零，塵勞行脚，所繪十不一存；但此殘山水若干幀，屬衲序之。嗟夫！漢畫之衰久矣！今何子留意於斯，迹彼心情，別有懷抱。然而亡國留痕，夫孰過而問者——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粵東慧龍曼殊。

秋瑾遺詩序（民元前五年）

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秋瑾以女子身，能爲四生請命；近日一大公案。秋瑾素性，余莫之審。前此偶見其詩，嘗謂女子多風月之作，而不知斯人本相也。秋瑾死，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遺詩，舉袁公越女事。嗟夫！亡國多才，自古已然！余幼誦明季女子絕命詩云：

影照江干不暇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曾識諸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
征帆已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泣夜烏。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
少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濤聲夜夜催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辭。
生來弱質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靈憐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
當年閨閣惜千金，何事牽裾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
遮身祇是舊羅衣，夢到湘江恐未歸，冥冥風濤又誰伴，聲聲遙祝兩靈妃。
厭聽行間帶笑歌，幾回腸斷已無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費人間設網羅。

國史當年强記親，殺身自古以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王朝供事臣。

悲憤纏綿，不忍卒讀；蓋被虜不屈，投身黃鶴渚而死者，——喜哉！善男子，善女人，諦思之，視死如歸，欽歟盛哉！——香山蘇子穀扶病云爾。

三次革命軍題辭（民國四年）

馮君懋龍余總角同聰也。少有成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璧』。會戊戌政變，中原鼎沸，貫一主持清議於粵五稔。一夕，擲筆長歎曰：『粵人多言而寡要，吾知其終無成也』。遂絕食而殞。君亦翩然遐征，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前年於上海遇之，正君倉皇去國之日；余方顧其有邁世之志，用釋勞生。比日君自美利堅國觀巴拿馬大會造游記以歸，更有撰述，命余作序。余愀然告君曰：『久病之人，終日解衣覓蝨而外，豈能共君作老健語耶！』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而不知君故克己篤學之人，若夫傅嘏所云：『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者，斯無望已。——曼殊題

送鄧邵二君序（民國六年）

余游東島歸，遇鄧孟碩邵中子於春申江上。二君天性孝友，寬平而不忮，質淨而無求：——昔人所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不以時勝道』者；故與之游，忘日月之多也。今孟碩就王博士之召，中子作邊地之游；悱然存感於離合之數，余亦將有意大利之行，絕域停驂，胡姬酒肆。遙念二君白馬驕行，山川動色。即他日以臥雪之身，歸來鄉國，復見二君含飴弄孫於桃花雞犬之間，不爲亡國之人，未可知也。——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

女傑郭耳縵（民元前九年）

女傑與無政府黨：——咄！咄！咄！——北美合衆國大統領麥堅尼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四日，被棗高士刺斃於紐育博覽會。捕縛之後，受裁判。棗高士聲言：『行刺之由，適聽無政府黨鉅魁郭耳縵女傑之演說，有所感憤，決意殺大統領者也』。當局者下捕郭耳縵女傑之命，追尋四日，竟由無政府黨員西腦李斯之住宅就縛。

女傑之素行：　郭耳縵年三十二，生於俄京聖彼得堡。當十六年前，姊妹偕至美國，定居於洛旗斯達身在中流社會，常寄同情於不幸之貧民；被種種不正裁判事件所驅，竟投身於無政府黨，以鼓吹該黨之主義爲生涯。

女傑與棗高士之關係：　郭耳縵與棗高士無深交，彼此僅面會一次；親與談話，亦不過片刻之間耳。五月中旬，郭耳縵在盧黎烏蘭市開演講會二次。時，棗高士臨會，聽其議論，雄心勃勃，謀殺大統領之機已動於此。政府指女傑爲暗殺之教唆者，非偶然也。

女傑之氣燄；　郭耳縵曰：「無政府黨員，非必須嗾使棗高士加兇行於大統領也。大統領何人？自無政府黨之眼視之。不過，最無學無用之長物已耳！有何所尊崇？然則無政府黨亦何爲而必細刃於此無用之長物也耶？當世之人，於大統領之被殺也，亦非常驚擾，此誠妾所不解者。妾無政府黨員也，社會學者也。無政府黨之主義，在破壞社會現在之惡組織，在教育箇人，斷非持利用暴力之主義者。妾之對於該犯人之所爲，毫不負其責任，因該犯人依自己之見解而加害於大統領。若直以妾爲其教唆者，則未免過當也。該犯人夙苦逆境，諜惡資本家之壓抑貧民，失望之極，又大受刺激，由萬種悲憤中，大發其拯救同

屬之志願者耳」。

獄中之女傑： 斯時也，女傑拘留獄中，意氣軒昂，毫無挫折。遙見鐵牕之外，哀弔大統領之半旗飄然高豎於街頭，女傑冷然歎曰：「大統領死，是奚足怪？人皆有必死之運命，王侯、貴族、勞動者、何所區別耶？麥堅尼之死也，市民皆為之惜，為之悲；何為乎？特以其為大統領故，而追悼之耶？吾甯深悼夫市井間可憐勞動者之死也」！其卓見如此。女傑後卒放免，而稟高士遂定罪。

英皇之警戒： 英皇愛，德威爾七世因此深為之懼，日夜孜孜，嚴加警戒；常使數名微服警官，衛護身邊，如秦始皇也者。噫！皇帝，皇帝，誠可憐矣！

各國無政府黨之應響： 是時各國之無政府黨人，雲起響應：如某寶玉商與法人富塞倫氏論南非洲之慘狀，而歸咎於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寶玉商遂嗾富氏刺殺張伯倫，而富氏不允諾；寶玉商怒甚，即在地上執起鐵棒，將富氏擊斃，此寶玉商固有名之社會黨員也。同日又有加拿大警電云，英國皇太子巡遊殖民地之時，有無政府黨員，抱暗殺之目的，同到市中，後市長知之，嚴為防護，迺免。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奧匈國皇后以

利沙伯託，正徒步游覽於瑞西國更富市間，忽被二十五歲之工人所誅；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路易基爾秦之所爲乎？又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九日，意帝夫毋倍爾德一世由羅馬市郊外蒙薩村之歸途，殪於兇人之手；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布列西之所爲乎！又千九百零一年三月六日，德皇威廉第二世赴布内門市之火車站，途中遇一工人，持鉄片襲來，帝迺負傷。又千九百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比利時今皇雷阿活爾第二世嘗受短銃彈丸，幸負微傷；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夫爾諾之所爲乎？——繼此風雲，尙不知其何所極也！

嗚呼廣東人（民元前九年）

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我想這般說，我廣東人何其這樣該死？豈我廣東人生來就是這般亡國之種麽？我想中國二十一行省，風氣開得最早者，莫如我廣東何也？我廣東濱於海，交通最利便。中外通商以來，我廣東人於商業上，最是狡猾。華洋雜處，把幾分國粹的性質，淘溶下來，所以大大地博了。一箇開通的名氣。這箇名氣，還是我廣東的福呢？

還是我廣東的禍呢？咳！據我看來，一定是我廣東絕大的禍根了！何也？『開通』二字，是要曉得祖國的危亡，外力的危迫；我們必要看外國內國的情勢，外種內逼處的情形；然後認定我的位置，無論其手段在何，『根本』二字，萬萬是逃不過，斷沒有無根本的樹子可以發生枝葉的。依這講來，印在我廣東人身上，又是箇甚麼樣兒？我看我廣東人開通的方門，到也很多。從維新的志士算起，算到細崽洋奴，我廣東人彀得上講『開通』二字者，少講些約有人數三分之一，各省的程度，實在比較不來。然而我廣東開通的人雖有這樣兒多，其實說並沒有一箇人，也不爲過，何也？我廣東人有天此媚外的性質，看見了洋人，就是父爺天祖，也沒有這樣巴結。所以我廣東的細崽洋奴，獨甲他省。我講一件大故事，給諸位聽聽：香港英人，曾經倡立維多利亞紀念碑，並募恤南非洲戰事之死者二事，而我廣東人相率捐款，皆數十萬，比英人自捐的還多數倍；若是遇了內地的甚麼急事，他便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毫不關心。所以這樣的人，已經不是我廣東人了！咳！那曉得更奇呢！我們看他不像是廣東人；他偏不願做廣東人，把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棄弔，去搖尾乞憐，當那大英大法等國的奴隸；並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國奴隸，來欺虐自己祖國神

聖的子孫。你看這種人於廣東有福？於廣東有禍？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廣東人曰：『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我廣東不亡則已，一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裏。』

於今開通的人講自由。自思想言論自由。以至通商自由，信教自由，卻從沒有人講過入籍自由；因爲這國籍是不可紊亂的。你們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別人之祖宗爲祖宗；你看這種人還講甚麽同胞？講甚麽愛國？既爲張氏的子孫，便可爲李氏的子孫。儻我中國都像我廣東，我想地球面皮上，容不着許多慣門歸化的人。嗚呼！我廣東！嗚呼！我廣東！這是我廣東開通的好結果！這是我廣東人開通的好結果！

我久居日本每聞我廣東人入日本籍者，年多一年。且日本收歸化順民，須富商積有貲財者，方准其入歸化籍；故我廣東人。旅居橫濱神戶長崎大阪等處，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護，而誑騙欺虐吾同胞。東洋如此，西洋更可想見。嗚呼！各國以商而亡人國，我國以兵而先亡己國！你看我中國尚可爲嗎？你看我廣東人的罪尚可逭嗎？吾思及此，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海哥爾美氏名畫贊（民元前五年）

此勞動者同盟罷工時，室人顑頷，幼子啼饑之狀也。英國海哥美爾氏，悲愍貧人，而作是圖，令閱者感憤無已！豈登獨畫翁之畫云爾哉！——曼殊。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民元前五年）

丙午秋，余歸至滬瀆，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偶於故紙堆中，得英人祖梨手繪露伊斯美索爾像，英姿活現，想見婆心；慕戀之誠，其何能已？傍繫辭曰：『Louise Michel was really a Kindhearted woman, who ouly dreamed of bettering numanity, Personally she would uot have harmed a fly』美氏生平事業，已見天義第二卷。嗟，嗟！極目塵球，四生慘苦，誰能復起作大船師如美氏者耶？友人詩云：『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曼殊誌。

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民元前五年）

天愛善見王陛下踐位二十一年，巡禮斯地，以其爲世尊釋迦佛所降生，陛下既造石馬，復建石柱，因是大聖誕生之地藍毗尼邨，槪免戶稅，王與有慈惠焉。——震旦慧龍寺沙門曼殊譯。

儆告十方佛弟子啓（民元前四年）

自迦葉騰東流像法，訖今千八百年。由漢至唐，風流鄉盛；兩宋以降，轉益衰微。今日乃有毀壞招提改建學堂之事。竊聞海內白衣長者，提倡僧學，略有數人。以此抵制宰官，甯非利器！然猶有未慊者。法門敗壞，不在外緣，而在內因。今茲戒律淸嚴，禪觀堅定者，誠有其人。而皆僻處茅菴，不邉僧次。自餘蘭若，惟有金山高旻寶華歸元人無異議。其他刹士，與城市相連一近俗居，染汙便起。或有裸居茶肆，拈賭骨牌，聚觀優戲，鉤牽母邑。碎雜小寺，時聞其風。叢林軌範雖存，已多弛緩。不事奢摩靜慮，而惟終日安居；

不聞說法講經，而務爲人禮懺。囑累正法，則專計貨財。（此弊廣東最甚。其餘雖少，亦不求行證，惟取長於世法而已）。爭取縷衣，則橫生矛戟。馳情於供養，役形於利養。爲人輕賤，亦已宜矣。復有趨逐炎涼，情鍾勢耀。詭云護法，須賴人王。相彼染心，實爲利己。既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此之殃咎，實由自取。詳夫禮懺之法，雖起佛門，要爲廣說四諦八正道等，令自開悟。豈須廣建壇場，聚徒諷誦？昔迦王虐殺安息國人，自知滅後當墜地獄。馬鳴菩薩，以八地聖僧。爲之禮懺；但得罪障微薄，尚隳龍身。豈況六通未具，四禪猶闕；專持梵唄，何補秋毫？此方誌公智者，雖作懺儀，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若在凡僧，何益之有？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死入地獄。至梁武帝時，致夢於帝，乞所以救拔之方。帝覺，求諸誌公，公曰：『聞大藏中有水陸儀文一卷，若得之，如法行持，可以濟拔』。於是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凡一切善法所應行者悉行之。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昔佛在世時，爲法施生，以法教化衆生。人間天上，莫不以

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一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為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從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後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不坐鐵牀、飲洋銅者，無有是處。付法藏者，本以僧衆宏多，須入綱紀。在昔雙林示滅，迦葉猶在葉波過七日已，乃聞音耗，自念如來曾以袈裟衲衣施我，聖利滿足，與佛無異，當護正法。（善見律毗婆沙第一）此豈明有付法之文，正以耆年有德，衆望所歸故也。此土天台一宗，自謂直接龍樹而授受相隔，事異親依，禪宗雖有傳燈，然自六祖滅後，已無轉付衣鉢之事。若計內證，則得法者或如竹林竿蔗，豈必局在一人？若計俗情，則衣鉢所留，爭端即起，懸絲示戒，著在禪書。然則法藏所歸，宜令學徒公選。必若聞修有闕，未妨兼請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與聞選事，以所選必深於世法者故。）何取密示傳承，致生諍訟，營求嗣法，不護譏嫌？若爾者，與俗士應舉求

官何異？而得稱爲上人哉！王者護法之事，雖起古初。印度四姓有分，婆羅門夙爲貴種，主持宗教，尊過王家。剎利種人）宜多憤嫉。佛以淨飯王子，爲天人師。帝王歸命，本以同氣相求，自然翕合。卽實而言，爲仁由己；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豈待王者歸依，方能弘法？此土傳法之初，誠資世主；終由士民崇信，方得流行，唐時雖重羽流，而瞿曇之尊，卒踰老子。三武雖嘗滅法，而弈世之後，事得再興。吾宗若有龍象，彼帝王焉能爲損益哉？頃者，日本僧徒，咸指板垣退助（日本勳臣，創議廢佛法者）。以爲佛敵。其實百萬瘂羊，娶妻食肉，深著世法，隳廢律儀。縱無板垣，彼僧自當爲人輕蔑。不自克責，於人何尤！吾土諸德，猶有戒香。不務勇猛精進，以弘正法；而欲攀援顯貴，藉爲屏牆，何其左矣？夫世尊制法，『王』『賊』並稱。周武帝初年信佛，道安說法，令帝席地聽之。及設食會餐，帝自辭曰：『法師不宜與賊臣同席』。卽敕將去。（見宣律師續高僧傳）此則『王』『賊』同言，末世猶知其義。至於沙門拜俗，禮所宜絕。遠公已來，持之久矣。宋世始有稱臣之法，清代遂隆拜帝之儀。斯皆僧衆自汙，非他能强。及至今日。宰官當前，跪拜惟謹；檀施在目，歸命爲依。乃至刊同戒錄者，有戒元、戒魁、等名。依附俗

科，尤可鄙笑。夫儒俗逸民，尙有不臣天子；白蓮邪教，且能睥睨貴游；何意聖教衰微，反出二流之下！近世基督教救世軍有布斯者，自稱法將，隨俗利人，雖小善未圓，而衆望斯集。一謁英皇，遂招物議。以彼人天小教，猶當清淨自持。豈有無上正覺之宗，而可枉自卑屈？且法之興廢，視乎人材。枉法求存，雖存猶滅。仁者弘教，當視勢利如火坑矣。然則佛門戒範雖有多塗，今者對治之方，宜斷三事：一者禮懺。二者付法；三者趨炎。第一斷着，無販法名；第二斷者，無諍訟名；第三斷者，無猥鄙名。能行斯義，庶我薄伽梵教，無泯將來。若欲紹隆佛法，則有自利利他二門，要之悉以義解爲本。欲得義解，必持經論。今者縮板藏經，現在日本。（全藏祇須一百七十餘圓）。寺置一函，其費無幾。（今人多喜往柏林寺奏請龍藏；較其所費，三十倍於縮板藏經。王家賜藏，無過塵世虛榮，何益佛事？若欲藉爲護符，求免封閉，亦不可得。日本縮板印行已二十年，而購求者殊少，固知其意在彼不在此也。思之眞堪隕淚）！金陵揚州亦有流通印本，取攜既易，爲益弘多。念諸大德，固應計度及此。然以近世度僧，既太率易，有未知文字而具授菩薩戒者。（此不得以六祖藉口）是故建立僧學，事爲至急。詳鄔波柁耶之名，（譯義爲親教師）。亦

以汎喚「博士」。西方或云「烏社」，此土遂有「和上」之名。(見南寄歸傳三)。是和上者，本以敎授經論爲事。慈恩傳述那爛陀寺諸僧，以通經多寡爲高下。此則建置精舍，本爲學人講誦之區。若專求止觀者，冢間林下，亦得自如，卽不煩設寺矣。乃若保持琳宮，坐資寺產，逸居無敎，等於惰民。如成都昭覺寺僧，貲財百萬，厚自營生，卒爲宰官掊收。此之執吝，欲何爲耶？爾來東南寺宇，間設學堂，是宜徧及神州以合立寺之義。然助成其事者，多在士人。或乃隨逐時趨，不求實用。向聞杭州僧學，乃敎英文。夫沙門入校，趣於解經。欲解經者，卽須先習漢文爲本。晉唐翻經諸師，多通字學。至今一切經音義止觀輔行傳諸書，尙爲儒人所寶。經文典則，(遠過歐曾王蘇之文)。非先審儒書文義，未易通。唐以前書，是宜觀覽。宋以後書，除理學外，無庸涉獵。亦如印度諸僧，必曉吠陀之學。俗人干祿。可以不識漢文；沙門解經，豈得昧於句義？如欲兼明異語，正可講及梵書。何須遽習英文，虛捐歲月？往者悉曇章義，略記音聲。非獨「八轉」(八轉聲卽八格)「十羅」(十伽羅聲卽十時)，絕無解說名詞物號，亦不一存。此但持呪之資，無以了知文義。然則名身句身，必應窮了。念昔奘公未出以前，羅什諸師，譯語或多影略。是須明

習梵文，校其元本。又大小乘經論此方所未譯者，其籍猶多，（據費長房宣律師所述：菩提留支持來梵經凡萬餘卷。眞諦三藏所攜，若盡譯出，可得二萬餘卷今計全藏所有，併省複重，視梵土纔五分之一耳）。今印度佛學雖微，猶有中土所未譯者。如能翻錄，顧不快耶？又況六師外道，此方所譯，惟勝論有十句義數論有金七十論自餘諸哲，竟無完書。六師義諦閎深，遠在老莊之上。一遭佛日，熸火失明。不讀六師之書，甯知佛教所以高遠！且波儞尼仙所陳，乃爲字學；尼夜耶宗所說，卽是因明。佛家旣錄其長，豈容芒昧？前者優波尼沙陀書羅甸已嘗譯錄。顧於中土，反闕斯篇，是亦宜爲甄述者矣。日本學梵文者，多就英都，直由心失均平，重歐洲而輕印度。若求諦實，何如高蹈五天，徑從受學縱其未暇，亦可禮致明師，來相講授。（印度佛法雖微，而吠檀多敎尙盛，其師皆明習梵文。今官立學校，歲費三、四、千金，以求歐洲敎授。倘不能得其佳者。若印度梵師，專授聲明因明之術，求則得之。集合數寺，不憂無貲延請也）。此與學習英文，孰緩孰急，斷可識矣。歐洲哲學，習內典者亦所應知。然比於梵書，猶爲當後。能詮慧學，又在德國諸師，無取英人膚淺語也。綜此數事：今所急者，惟在漢文；次所急者，斯爲梵語；後非急者，、

乃是歐書。願諸大德，以大雄無畏之心，倡堅實不浮之學；解經以後，以此自利，則止觀，易以修持；以此利他，則說法不遭墮負。佛日再暉，庶幾可望。又今南士沙門多游日本，日本諸師，亦欲於支那傳教。俗士無知，謂宜取則，詳東僧分明經教，實視漢土為優。至於修習禪那，遠有不逮。置短取長，未妨互助。若其恣啖有情，喜觸不淨；家有難陀之天女，人嘗帝釋之鍋羹；既犯僧殘，即難共處。而說者以為時代不同，戒律即難遵守。大乘佛教，事在恢弘。不應牽制律文，介然獨善。去歲有月霞禪師自金陵來，即遇多人勸其蓄內，禪師笑而置之。夫毗尼細節，豈特今古有殊，亦乃東西互異。四分十誦，科條繁密，非專習戒律者，容有周疏。若彼大端，無容出入。佛制小乘食三淨肉，大乘則一切禁斷。至夫室家親昵，大小俱遮。若犯此者，即與俗人不異。出家菩薩，臨機權化，他戒許開。獨於色欲有禁，當為聲聞示儀範故。而云大乘恢弘，何其謬妄！且蔬筍常餐，非難入咽；兼飲乳酪，何損衛生。陰陽交會，復非存生所急，稍習骨觀，其欲自淨。豈為居必檜巢，食非火化，而云古今有異哉？必也情念熾然，亦可自署居士；何乃妄號比丘，破壞佛法？日餐血肉而說慈悲，不斷淫根而言清淨。螺音狗行，無過此矣。況其誑語利人，終無

實用。徒有附會豪家，佞諛權勢。外取兼濟之名，內懷貪恡之實；縱有小善，亦市估所能爲。何待緇流，曲爲挹注？以此顯揚佛法，祇令門風隳地，比蹟倡優而已。然情欲奔馳，易如流瀑。波旬既現，易引垢心。年少學人，血氣未定；摩登誘惑，誰能堅住？竊謂自今以後，宜定年過三十者，方許受具足戒，則魔說或當少止乎？某等聞熏未周，方便尙闕；悲正法之將滅，懼邪見之纂人；陳此區區，無補毫末。亦謂應時便用，切要在茲。若十方大德！恕其狂愚，加以採錄。挽回末法，或在斯言。若其不爾，便恐智日永沈，佛光乍滅。雖有千百法琳，河恆沙智；實亦無能爲役矣。——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廣州比丘曼殊杭州鄔波索迦末底同白：

告宰官白衣啓（民元前四年）

往者，戊戌之歲，翁壬在朝，始言鬻廟。事雖中格，在官者多因以爲利。其後奉詔，勅建諸剎，不得毀廢。自餘以僧尼薄行，籍沒寺產者，所在見告。亦有豪強武斷，末學講時；託事營私，規爲己利。然非謬見熒人，何以得此？竊謂勅建以外，繫屬十方，爲衆生

所公有，豈得抑勒歸官，恣意改作。僧徒作姦，自有刑憲；爰書論罪，事在一人。所住招提，本非彼僧私產，何當株連蔓引，罪及屋烏？必若全寺皆汙，宜令有司驅遣。所存儲料，猶當別請住持。今則緣彼罪愆，利其土地。夫處分贓吏，但有籍其家貲，未聞毀其官署。佛寺既非私有，比例可知。蹊田奪牛，依何典法？竊窺諸君微意，蓋有先伏膏肓者，今以三科分辯：第一，謂宗教當廢者。經紀人倫，須憑常識；禪修梵行，無益生民。此自法家恆語，不勞駁論。然則景教流行，已徧方域，禱祀上帝，廣說生天。理絕常區，豈爲務民之義？若云摩西十誡厚俗之方。佛家亦有五戒四無量等，德及烝黎，足資風教。此則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豈專冥心物外，高語無生而已！若謂禁遮匹偶，入道將窮。當知羅馬教宗，神父亦無妻室。佛制四衆，居士並於比丘。斯則去髮染衣，例同神父；隨俗雅化，如彼信徒。一則軌範所存，一則隨機利見。自朱士行出家而後，訖今千六百年。未聞震旦齊名戶口有減，良以情欲奔流，利如馳電；正覺於恣，何懼禁遮？故知習齋怨咨之言，徒慮妄斷。縱使宗教當除，何以羅馬路得二宗，反應保護？昔宇文氏勒僧反俗，而黃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廢滅沙門，亦應擯除景教。若謂條約所牽，未得自在。斯乃茹柔

吐剛，長國家者豈應若爾？旣難俱滅，便合兩存。共在統治之中，同居保護之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又且典祀所存，倘多失正。文昌淫昏之鬼，享以全牛；永叔姦通之徒，尊之兩廡。士民噤口，無聞異言。而於淸淨覺宗，反施攻擊，斯可謂倒植者矣。第二謂僧無學行者。今之僧衆，半起白徒；名字未知，何論經教？亦有顯違戒律，趣逐塵勞，斯實可爲悲懷。然則建設學林智慧自長；維持毗奈，汗點斯除。但當處理有方，何得悉從廢棄，且厚責他人，先宜自省。夫法律爲官司所應習，文學乃士夫所當知；方今長吏，簿書期會，倘待幕僚，問以科條，十不知一。淸丈易了，而云難於測天；戶口易知，而云繁於數米。其有捐納起家者，門丁婢壻，錯雜其間。訴狀在前，且難卒讀；條教自下，猶不周知。而以不通經典責備僧徒，能無媿乎？儒書四部，旣有典常，今昔漢宋學人，零落殆盡。墨經莊論句義倘疏。浮夸蘇軾之論鋒，剽截端臨之通考。外彊內荏，自謂通材；猶不可數數得也。上及翰苑，問學尤麤。高者侈記誦之奢，下者襲浮華之作。往者文風伯元諸子。學非絕人，今且不可得一。乃至新學諸生，益爲膚受。國粹已失，外學未通：偶涉波濤，便譯法政；不分五穀，遽說農商。及其含毫作奏，文句不嫺，侏離難斷。夫萬方學者，未

有不達邦文；此土高材，宛爾昧於句度。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然則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九流一概，何獨沙門？必其以少見珍，則白衣固有孫仲容王壬秋矣。更復引其同列，則沙門亦有諦閑法師矣。若夫居賢善俗，方內常經。而今世官邪，腐敗如彼。艸茆志士，亦鮮清流。游一國未有不汙其聲色；事一主未有不吮其癰痔；興一事未有不肥其囊橐；用一人未有不視其苞苴。奸紀黠身 猶視沙門爲甚。昔三武廢僧，其臣皆文章經國。諸君自視，清風碩畫，能望崔浩蘇威李德裕否？正使三武復生，恐廢黜者不在佛教也。第三謂佛法無用者，寂滅無生，本非世諦。高談哲理，語不經邦。斯亦常人所恨，無足致怪。且論今日空談之學，可一切廢絕耶？哲學造端，遠起希臘。雖亦間及政治，而多落漠難知。逮及近世，德國諸師，張皇幽眇。唯理唯心之論，大我意志之談，利用厚生，何補毫末？其言倫理，義復幽玄，切近可行，猶遜佛教。然且立之國學，以授生徒。何故佛言，偏應廢棄？又如天文一科，用在推曆。其間甄明經緯，衡與準望相依，測土！選航，咸資其利。至於今日，轉益求精，翻成無用。問恆星世界之有無，計地球觸彗之遲速。非直遠於民事，亦且言之無徵。生理生物諸學，斯與民食醫方，皆足相輔。更探元始，乃反無

依，尋生理之單位，驗猿類之化人，足助多知，豈關民業？然皆學士所明，講求無替。以是言之，跐足黃泉，足用便失。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豈獨佛法云爾？又復詩歌、小說、音樂、繪畫、之流、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出不可以應敵，入不可以理民。而皆流衍至今，不聞議廢。優人作劇，蕩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是之不禁，而以美術相矜。獨此瞿曇聖教，便以無用詬之。高下在心，偏頗無藝；亦可知矣。若云：人生須臾，百愁所集；惟茲美術，足以解憂。兼能振起幽情，蕩滌煩慮，故有舉無廢者。斯則佛法破愁，其功倍蓰。伏除煩惱，豈美術之可倫？夫音樂隳心，離則愈苦；淫文導欲，滋益纏緜。佛法斷割貪癡，流溢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孰應舉廢，事易知也。又云：印度衰亡，咎由佛教。夫國無政治，理不永存，縱令佛法不興，何與存亡之數？又自戒日以前（戒日王即唐書所謂尸羅逸多。）印度亦能自保。後遭分裂，乃在佛法廢絕之年。歷史具存，豈得隨意顛倒？神州國政，遠勝梵方。佛法得存，正可牖民善俗，何有亡滅之憂？若謂慈悲垂教，乃令撻伐不揚，是亦宜徵前史。隋唐隆法之時，國威尙盛；宋明輕佛之世，兵力轉衰。至於六代分崩，離爲南北。雖則中原勢張，江右氣弱；華夷內外，

等是奉佛之民。此則像法流行，無虧士氣審矣。——上列三事，分辯已竟。語雖過切，其事是眞。諸君諦思此義，破僧滅法之心，庶幾調伏。復有說者，前世人民披鬀，無慮規免租庸。唐時寺產不供王稅，旣虧國計，而亦殊絕齊民。斯李叔明韓愈輩所爲憤嫉。自兩稅廢止以後，賦不計丁。今世寺田，亦復任土作貢。旣無可嫉之端，甯得隨情勸取？若其緇徒專固，私自營生，自可如法驅擯。所餘寺產，令置學林。旣皆教養之資，道俗何分厚薄？今者公私學校，綱紀蕩然。豈如戒律所拘，尙循軌範。若有專心興學，其效非難覩也。陳此區區，言非納牖。諸君亮其戇直，儻得施行，必若高樹見幢，情存憎怨。爲法受斫，亦所不辭。若夫規勸宗門，指陳邪正，旣有專函，此不更述。——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廣州比丘曼殊杭州鄔波索迦末底同白：

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馬格斯牟邏定爲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院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別，茲姑從原文。

南洋話（民國元年）

衲南巡爪哇二次，目擊吾邦父老苦荷人苛法久。爪哇者，卽佛國記所云耶婆提是。法顯紆道經此時，黃人足蹟尚未至也。唐宋以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航海而南。飱風宿雨，闢有蠻荒。迄萬曆時，華人往來通商者始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迺至今日，華僑人數，卽爪哇一島而論，旣達三十餘萬，蔚爲大國矣。誰知荷人蠶食南洋三百年來，以怨報德，利我華人不識不知，施以重重壓制！紅河之役，復糜吾先人血肉殆盡；今雖子孫不肖，猶未付之澹忘。乃開春中華民國甫成，而荷以又以淫威，戮我華胄，辱我國旗。——嗚呼！荷蘭者，眞吾國人九世之仇也！今者當道羣公已與荷政府辦嚴重交涉，固吾新國墮地呱聲，應該一試！唯衲更有願望於羣公者：卽非廢卻一切苛則弗休也。後此當重訂商約，遣艦游弋，護衛商民；分派學人，強迫教育，使賣菜傭俱有六朝煙水氣；則人誰其侮我者！爪哇野老嘗爲衲言：『昔千餘年前，華人締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何時復返」？我華人答之曰，「後此當有白奴兒來此，替我經營，我返當以鐵爲路識之」。』今鐵道剛築至該地，甯非華僑業盡福生之朕耶！

——四月七日。

馮春航談（民國元年）

前夕，亞子要衲往觀血淚碑一劇。觀畢，衲感喟無已。春航所唱西曲，節奏過促，祇宜於 Meet me by moon Light 之調。——又春航數年前所唱西曲，無如今日之美滿；實覺竿頭日進；劇界前途，大有望於斯人云。憶曩日觀九襲衣一劇，衲始而歔欷，繼則淚潸潸下，透羅巾矣。人謂衲天生情種，實則別有傷心之處耳。——四月二十日。

華洋議賑會觀（民國元年）

昨日午後三時，張園開華洋義賑會，衲往參觀。紅男綠女，極形踴躍；足徵中外衆善之慈祥，衲當爲蒼生重復頂禮，以謝善男善女之隆情盛意也。唯有一事，所見吾女國民，多有奇特裝束，殊自得意，以爲如此則文明矣。衲敬語諸女同胞：此後勿徒效高乳細腰之俗，當以『靜女嫁德不嫁容』之語爲鏡臺格言，則可耳！——五月十八日。

題師梨詩選（民國元年）

此冊展轉歸季剛。季剛誦，慕玉溪。而室利爲詩，於西土最爲芬豔，他日能爲徵詞，譯其華惜，亦道人所心喜也。爰書數語，用志因緣！——曼殊。

討袁宣言（民國二年）

昔者，希臘獨立戰爭時，英吉利詩人拜倫投身戎行以助之，爲詩以勵之，復從而弔之曰：『Greece! Change the Lords, thy state is still the same! the glorious bay is o'er, but not thy years of shame.』嗚呼！衲等臨瞻故國，可勝愴惻！自民國創造，獨夫袁氏作孽作惡，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殺人如艸；幽薊冤鬼，無帝可訴。諸生平等，殺人者抵；人討未伸，天殛不逭 況辱國失地，蒙邊夷亡；四維不張，奸回允斥。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眞安在也？獨夫禍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發。普國以內，同起伐罪之師。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爲元兇，

不恤兵連禍亟，塗炭生靈；卽柄等雖以言善習靜爲懷，亦將起而棄觚爲國殤之魄！爾諦聽之！

題熱海風景片寄明珠眉史（民國二年）

熱海之景，阿可寄我者，遂贈明珠眉史。——燕影除夕前二日。

碧伽女郎傳（民國五年）

碧伽女郎，德意志產。父爲一鄉祭酒，其母國色也。幼通拉丁文。及長，姿度美秀，纖腰能舞。年十五，避亂至聖約克。鄰居有一勳爵，老矣。愍其流落可歎，以二女一子師事之。時於燈下，弦軫自放。自云：「安命觀化，不欲求知於人。」和尚聞之，欲觀其人乃曰：「天生此才，在於女子，非壽徵也」！蜀山父絕句云：

「子夜歌殘玉漏賖，春明夢醒卽天涯。豈知海外森林族，猶有人間豆蔻花！」

白傳情懷，令人淒惻耳！——

「細雨高樓春去矣，圍爐無語盡寒灰。天公無故亂人意，一樹桃花帶雪開。」

碧伽女郎，瀕死幸生，程明經乃以歪詩題其小影。嗟乎！不幸而爲女子，復蒙不辜之名；吾知碧伽終爲吾國比干剖而不悔耳！——四月二十一日。

斷鴻零雁記

第一章

百越有金甌山者，濱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値天朗無雲，山麓葱翠間，紅瓦鱗鱗，隱約可辨，蓋海雲古刹在焉。相傳宋亡之際，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厓山，有遺老遯跡於斯，祝髮爲僧，晝夜向天呼號，冀招大行皇帝之靈，故至今日，遙望山嶺，雲氣葱鬱；或時聞潮水悲嘶，尤使人欷歔憑弔，不堪回首。今吾述刹中寶網金鐘，俱爲古物。池流淸淨，松柏蔚然。住僧數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歲歲經冬傳戒，顧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腸峻險，登之殊艱故也。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刹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讀吾書者識之，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

我無母，我豈眞無母耶否？余自養父見背，雖煢煢一身；然常以風動樹梢，零雨連綿，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吾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恆結凝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飄零，至於斯極耶？』此時晴波曠邈，光景奇麗。余遂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已，鵠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闋，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梨，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余斯時淚如綆縻，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願力莊嚴。此去僧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有難言之恫。此章爲吾書發凡，均紀實也。

第二章

余既辭海雲寺即往荒村靜室，經行侍師而外，日以淚珠拭面耳。吾師覩余年幼，固

已憐之；顧吾師雖慈藹，不足以殺吾悲。讀者試思，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

一日余以師命下鄉化米，量之可十餘斤。負之行，思覓投宿之所；忽有強者自遠而來，將余米囊奪去，余付之一歎。爾時天已薄暮，彳亍獨行，至海邊，已不辨道路。徘徊久之，就沙灘小憩，而駭浪遽起，四顧昏黑。余躊躇間，遙見海面火光如豆，知有漁舟經此，遂疾聲呼曰：「請漁翁來，余欲渡耳。」已而火光漸大，知舟已迎面至，余心殊慰。舟果傍岸，漁人詢余何往。曰：「余爲波羅村寺僧，今失道至此，幸翁助我。」漁人搖首曰：「烏，是何言！余舟將以捕魚易利，安能載爾貧僧？」言畢，登舟駛去。余莫審所適，悵然涕下。忽耳畔微聞犬吠聲，余念是間，殆有村落，遂循草徑行。漸前，有古廟，就之，中懸漁燈，余入，蜷臥石上，俄聞戶外足音，余整衣起，瞥見一童子忽忽入。余曰：「小子何之？」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吾操業至勞，夜已深矣，吾猶匿頹垣敗壁，或幽岩密菁間，類偷兒行徑者，蓋爲此唧唧者耳。不亦不可哀耶？」

余曰「少年英俊，胡爲此屑小事？」童子太息曰：「吾家固有花圃，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富人倍吝，故所入滋微，不足以養吾慈母。慈母老矣，試思吾爲人子，安可勿盡

心以殘其晚景？此吾所以不避艱辛，而操業此。雖然，吾母尚不之知，否則亦必尼吾如是。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候此已兩夜，尚未得也。天乎，使此微蟲落吾手，待鄰村墟期，必得善價；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猶在春溫。小子之心，如是慰矣。吾豈荒傖市儈，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觸，泫然淚下。童子相余良久，從容曰：「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余視童子甚莊嚴，一一告以所遇。童子慨然曰：「師苦矣。寒舍尚有空間，去此不遠，請從我歸；否則村人固兒忞，評師爲賊，且不堪也。」

余感此童誠實，諾之，遂行。俄入村，至一宅。童子闢扉，復自闔之，導余曲折度迴廊；苑內百花，暗香沁鼻。既忽微聞老人語曰：「潮兒今日歸何晚？」余諦聽之……奇哉，奇哉，此人聲音也。及至廳事，則赫然余乳媼在焉。

第三章

余禮乳媼既畢，悲喜交并。媼一一究吾行止，乃命余坐，諦觀余面；即以手拊額，

沈思久之，凄然曰：「傷哉，三郎也！設吾今日猶在彼家，即爾胡至淪入空界。計吾侍夫人之側，不過三年；爲時雖短，然夫人以慈悲爲懷，視我良厚。一別夫人，悠悠十數載，乃至於今，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先是夫人行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吾但順受之，蓋吾感夫人恩德，良不忍離三郎而去。迨爾父執去世之時，吾中心戚戚；方謂三郎孤寒無依，欲馳書白夫人，使爾東歸，離彼揭撩。詎料彼婦偵知，逢其蘊怒，即以藤鞭我；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縱情撻已，即擯我歸。」媼言至此，聲淚俱下。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惟淚湧如泉，相對無語。余忍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觸此憤慟，寧人所堪？遂強顏慰之曰：「媼毋傷。媼育我今已成立，此恩此德，感戴何可宣言？余雖心冷空門，今茲幸逢吾媼，藉通吾骨肉消息；否即碧落黃泉，無相見之日！以此思之，不亦彼蒼尚有靈耶！余在幼齡，恆知吾母尚存，第百思莫審居何許，且爲誰氏；今吾媼所稱夫人者，得非余生身阿母？奚爲任我孑孑一身，飄搖危苦，都弗之問？媼試語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媼既收淚面余言曰：「三郎居，吾語爾：吾爲村人女，世居於斯，牧畜爲業。既嫁，隨吾夫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樂無

極，當謂人間有是非憂患。村家夫婦，如水流年，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僅遺稚子，即潮兒也。是後家計日困，平生親友，咸視吾母子為路人。斯時吾始悟世變，愴然於中，四顧茫茫，其誰訴耶？一日，拾穗村邊，忽有古裝夫人，珊珊來至吾前，謂曰：「子似重有憂者？」因詳叩吾況，吾一一答之，遂蒙夫人憐而招我，為三郎乳媼。古裝夫人者，誠三郎生母。蓋夫人為日本產，衣制悉從吾國古代；此吾見夫人後，始習聞之。「三郎」即夫人命爾名也。嘗聞之夫人，爾呱呱墮地，無幾月，即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為江戶名族，生平肝胆照人，為甲黨所推。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爾託根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為義子，使爾離絕島民根性，冀爾長進為人中龍也。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吾東歸矣，爾其珍重！」復手指三郎淒聲含淚曰：「是兒生也不辰，媼其善視之，吾必不忘爾賜。」語已，手書地址付余，囑勿遺失，故吾今尚珍藏舊篋之中。

「當是時，吾感泣不置，夫人且錫我百金，顧今日此金雖盡，而吾感激之私，無能

盡也。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衣篋之內，冀爾稍長，不忘見阿母容儀，用意至爲淒惻。誰知夫人行後，彼家人悉檢毀之。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並寄我以金，均由彼婦收沒。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且深愛三郎，怒我故作是態，以形其寡德。怨毒之因，由斯而發。甚矣哉，人與猛獸，直一綫之分耳！吾旣見擯之後，彼即詭言夫人已葬魚腹，故親友鄰舍，咸目爾爲無母之兒，弗之聞問。迹彼肺肝，蓋防汝長大，思歸依阿孃耳。嗟乎，旣取人子，復暴遇之，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是何毒物？蒼天蒼天，吾豈怨毒他人者哉？今爲是言者，所以懲悍婦耳。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而彼婦待遇頓變耶？至爾無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倫比。顧爾今亭亭玉立，別來無恙；吾亦老矣，不應對爾絮絮出之，以存忠厚。雖然，今丁末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則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長。世態如斯，可勝浩嘆！」吾媪言已，垂頭太息，

少須，媪尚欲有言；斯時余滿胸愁緒，波譎雲詭。顧旣審吾生母消息，不願多詢往事，更無暇自悲身世。遂從容啓媪曰：「今夜深矣，媪且安寢。余行將孑身以尋阿母，

囑吾媼千萬勿過傷悲。天下事，正復誰料，媼視我與潮兒，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既而媼忽仰首，且撫余肩曰：「傷哉，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爾今須就寢，後此且住吾家，徐圖東歸，尋覓爾母。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旁皇於東海之濱，盼三郎歸也。三郎爾尚有阿姊義妹，嫣隨孃側；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老身已矣，行將就木，弗克再會夫人；但願蒼蒼者必有以加庇夫人耳。」

翌晨，陽光燦爛，余思往事，歷歷猶在心頭。讀者試思，余昨宵烏能成寐？斯時鬱伊無極，即起披衣出廬四矚，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矣。繼今以後，余居乳媼家，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烟雨之中，或騎牛村外；幽恨萬千，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

第四章

一日薄暮，荒村風雪，蕭蕭徹骨。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甫入門，見吾乳媼背傴兀坐，手縫舊衲，聞吾等聲氣，即仰首視余曰：「勞哉，小子，吾見爾滋慰。爾兩人且飲，待吾燃燭出鮮魚熟飯，偕爾晚膳。吾家去湖不遠，魚甚鮮美，價亦不昂，村居

勝城市多矣。』余與潮兒即將簑笠除下，與媼共飯，爲兒樂甚。少選，飯罷，媼面余言曰：『吾今日見三郎荷薪，心殊未忍。以爾孱軀，今後勿復如是。此粗重工夫潮兒可爲吾助。今吾爲爾計，爾須靜聽吾言。吾家花圃，在三春佳日，羣芳甚盛。今已冬深，明歲春歸時，爾朝攜花出售，日中即爲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資雖薄，然吾能爲爾積聚；迄二三年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舍此計無所出。三郎，爾意云何？』余曰：『善，均如媼言。』媼續曰：『三郎爾先生江戶固爲公子，出必肥馬輕裘；今茲暫作花傭，亦殊異事。雖然，爾異日東歸，仍爲千金之子，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余聽至此，注視吾媼慈顏，一笑如春溫焉。

歲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媼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裝，攜花出售，每晨只經三四村落。余左手攜花筐，右手持竹竿，頂戴漁父之笠，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踽踽道中，狀殊羞澀；見買花者，女子爲最多，次則村嫗耳。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如是者彌月矣。一日，余方獨行前村，天忽陰晦，小雨溟濛，沾余衣袂。此日爲淸明前二日，家家都署掃墓之事，故沿道無人，但有雨聲淸瀝，愁人而已。余紆道徐行至一屋角

，細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紗窗內，有女郎新裝臨眺，容華絕代，而玉顏帶肅，湧現殷憂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氣清，新綠照眼。余方欲行，前屋側扉已啓，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囁囁言曰：「恕奴失禮。請問若從何方至此，爲誰氏子？以若年華，奚至業是？寧豈不識韶光一逝，悔無及耶？請詳答我。」余聆其言，心念彼女慧甚，無村豎態，但奚爲盤問，一若算命先生也者？殆故探吾行止，抑有他因耶？余惟僵立，心殊弗釋，亦莫審所以爲對。良久，彼女復曰：「吾之所以唐突者，乃受吾家女公子命，屬必如是探問。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未嘗共生人言語，顧今如此者，蓋聽若賣花聲裏，含酸梗餘音。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即審若身世，固非荒涼。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若非「河合」其姓，「三郎」其名者耶？」余驟聞是言，愕極欲奔；繼思彼鬟殆非爲害於余，即漫聲應之曰：「誠然。余曩於東歸尋母，不得不業此耳。倘望子勿洩於人，則余受恩不淺矣。」女重禮余言曰：「謹受教。先生且自珍重。明晨請再莅此，待吾覆命女公子也。」余自是心緒潮湧，遂怏怏以歸。

第五章

明日天氣陰沉，較諸昨日爲甚。迨余晨起，覺方寸中倉皇無主，以須臾即赴名姝之約耳。讀吾書者，至此必將譏我陷身情網，爲清淨法流障礙。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爲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爲泥汚，復有何患？甯省後此吾躬有如許慘戚，以告吾讀者

余出門去矣，此時正爲余慘戚之發軔也。江村寒食，風雨飄忽，余舉目四顧，心怦然動，竊揣如斯景物，殆非佳朕。然念彼姝見約，定有遠因，否則奚由稔余名姓？且余昨日乍覩芳容，靜柔簡淡，不同凡艷，又烏可與佻達下流，同日而語。余且行且思，不覺已重至碧紗窗下；呆立良久，都無動定。余方沈吟，謂彼小娃，殆戲我耶？繼又迹彼昨日之言，一一出之至情，然則又胡容疑者？亡何，風雨稍止，僮娃果啓扉出，不言亦不笑，行至吾前，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余趣接之，覺物壓余手頗重；余方欲發問，而僮娃旋踵已去。余亟擘函視之，累累者，金也。余心滋惑；於是細察函中，更有銀管

烏絲，蓋貽余書也。嗟夫，讀者，余觀書訖，惨然魂搖，心房碎矣！書曰：

妾雪梅將淚和墨，捡衽致書於三郎足下：先是人咸謂君已披剃空山，妾以君秉堅孤之性，故深信之，悲號幾絕者屢矣！靜夜思君，夢中又不識路，命也如此，夫復奚言！邇者連朝於賣花聲裏，微辨此音，酷肖三郎心聲，蓋妾嬰年，嘗之君所，一挹清光，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迨侵晨隔窗一晤，知眞爲吾三郎矣。當此之時，妾驚魂已離舍，流蕩空際，心亦騰湧弗止，不可自持；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又以干於名義，故使侍兒冒昧進詰，以瀆清神，還望三郎憐而恕妾。妾自生母棄養，以至今日，伶仃愁苦，已無復生人之趣。繼母孤恩，見利忘義，從老父以前約可欺，行思以妾改嬪他姓。嗟夫三郎，妾心終始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妾祇有自裁以見志。妾雖骨化形銷至千萬劫，猶爲三郎同心耳。上蒼曲全與否，弗之問矣！不圖今日復覩尊顏，知吾三郎無恙，深感天心慈愛，又自喜矣。嗚呼，茫茫宇宙，妾捨君其誰屬耶？滄海流枯，頑石塵化，微命如縷，妾愛不移。今以戔戔百金奉呈，望君即日買棹遄歸，與太夫人圖之。萬轉千

週．惟君垂憫。苦次不能細縷。伏維長途珍重。

雪梅者，余未婚妻也。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獨向空山而去；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實則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須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今請語吾讀者：雪梅之父，亦爲余父執，在余義父未逝之先，已將雪梅許我。後此見余義父家道式微，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諾。雪梅固高抗無倫者，奚肯甘心負約？顧其生父繼母，都不見恤；以爲女子者，實貨物耳，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況此權特操諸父母，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雪梅是後，茹苦含辛，莫可告訴。所謂庶女之怨，惟欲依母氏於冥府，較在惡世爲安；此非躬歷其境者，不自知也。余年漸長，久不與雪梅相見，無由一證心量；然觀此情況，悲慨不可自聊。默默思量，祗好出家皈命佛陀，達摩僧伽，用息彼美見愛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否則絕世名姝，必鬱鬱爲余而死，是何可者？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當將骨肉之親，付之萬里，亦不以嬛單寒無告之兒如余者。當時余固年少氣盛，遂掉頭不顧，飄然之廣州常秀寺，哀請贊初長老，攝受爲「驅烏沙彌」，冀梵天帝釋憫此薄命女郎而已。前封敍余在古剎中懺余生母者，蓋

後此數月間事也

第六章

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是時心頭轆轆、不能爲定行止；覺不審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捨吾雪梅而外，尙有何物。即余乳媼，以半百之年，一見彼姝之書，亦慘同身受，淚潸潸下。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讀者自能得之。須知天下事，由愛而生者，無不以爲難；無論溼化卵胎四生，綜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清明後四日，侵晨，晨曦在樹，花香沁腦，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以媼亦速余遄歸將母，且謂雪梅之事，必力爲余助。余不知所云，以報吾媼之德，但有淚落如瀋；乃將雪梅所贈款，分二十金與潮兒，爲媼購羊裘之用。又思潮兒雖稚，侍親至孝，不覺感動於懷，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忽回顧苑中花草，均帶可憐顏色，悲從中來，徘徊飲泣，媼忽趣余曰：「三郎行矣，遲則渡船解纜」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媼潮兒而去。

二日已至廣州，余登岸步行，思詣吾師面別。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

，法器無存。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乃卽日午後易舟赴香港，翌晨余理裝登岸，卽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牧師隸西班牙國，先是數年，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構廬太平山。家居不恆外出，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余特慕其人，淸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遂從之治歐文二載，故與余雅有情愫也。余既至牧師家，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俱淚盈於睫。萬感塡胸，卽踞胡床而大哭矣。

第七章

後此四日，牧師夫婦，爲余置西服；及部署各事既竟，乃就余握別曰：「舟於正午啓舷，孺子珍重，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爾此去可時以椷寄我」。語畢，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余拜謝受之。俄而海天在眼，余東行矣。

船行可五晝夜，經太平洋。斯時風日晴美，余徘徊於舵樓之上，茫茫天海，渺渺余

後。師於羅弼大家所貽書籍中，有莎士比亞拜輪及室梨全集。余嘗謂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亞猶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猶中土李賀，鬼才也。乃先展拜輪詩，誦「哈咯爾游草，」至末篇，有大海六章，遂歎曰：『雄渾奇偉，今古詩人，無其匹矣。』濡筆譯為漢文如左：

皇濤瀾汗，靈海黝冥，萬艘鼓楫，泛若輕萍。芒芒九圍，每有遺虛；曠哉天沼，匪人攸居！大器自運，振蕩粵夆。豈伊人力，赫彼神工，罔象乍見，決舟沒人，狂暴未幾，遂爲波臣。掩體無棺，歸骨無墳，喪鐘聲嘶，逖矣誰聞。誰能乘蹻，履涉狂波，藐諸蒼生，其奈公何。泱泱大風，立懦起罷，茲維公功，人力何衰。亦有雄豪，中原陵厲，自公匈中，掃彼空際。驚浪霆奔，懾魂蕩神，轉側張皇，冀爲公憐。騰瀾赴崖，載彼微體，折溺含弘，公何豈弟，搖山撼城，聲若雷霆，王公黔首，莫不震驚。赫赫軍艘，亦有浮名，雄視海上，大莫與京。自公視之，藐矣其形，紛紛溶溶，旋入滄溟。彼阿摩陀，其失威靈，多羅縛迦，壯氣亦傾，傍公而居，雄國幾許，西利佉維，希臘羅馬。偉哉自繇，公所錫予，君德既衰，

耗哉斯土。遂成邉虛，公目所覩，以教以娛，翻回濤舞，蒼顏不皺，長壽自古。渺瀰瀇漫，滔滔不舍。赫如陽燧，神靈是崇。別風淮雨，上臨下監，扶搖羊角，溶溶澹澹。北極凝冰，赤道淫灩，浩此地鏡，無裔無邊。圓形在前，神光采閃，精鬼變怪，出爾泥淦。回流云轉，氣易舒慘。公之淫威，忽不可驗。蒼海蒼海，余念舊恩。兒時水嬉，在公膺前，沸波激岸，隨公轉旋，淋淋翔潮，腠余往還，滌我胸臆，懌我精魂。惟余與女，父子之親，或近或遠，託我亢身，今我來斯，握公之鬐。

余既譯非輪詩竟，循還朗誦；時新月在天，漁燈三五，清風徐來，曠哉觀也。翌晨舟抵橫濱，余遂捨舟投逆旅，今後當敍余在東之事。

第八章

余行裝甫卸，卽出吾乳媼所授地址，以詢逆旅主人。逆旅主人曰：「是地甚遠，境絕嚴靜，汽車去此可五站，客且歇一句鐘，吾當爲客購車票。吾閱人多矣，無如客之超

逸者，誠宜至彼一游。今客如是急迫，殆有事耶？」余曰：「省親耳。」午餐後，逆旅主人伴余赴車場，余甚感其殷渥。車旣駛行，經二站，至一驛，名大船。掌車者向余言曰：「由此換車，第一站為兼倉，第二站是已。」余旣換車，危坐車中，此時心緒，深形忐忑；自念於此頃刻間，即余骨肉重逢，母氏慈懷大慰，甯非余有生以來第一快事？忽又轉念，自幼不省音耗，矧世事多變如此，安知母氏不移居他方；苟今日不獲面吾生母，則飄泊人胡堪設想？余心正怔忡不已，而車已停；余向車窗外望，見牌上書「逗子驛」三字，遂下車。余旣出驛場，四矚無有行人，地至蕭曠，即雇手車向田畝間轔轔而去。時正寒凝，積水彌望。如是數里，從山脚左轉，即瀕海邊而行；但見漁家數處，羣兒往來垂釣，殊為幽悄不譁。車夫忽停步告余曰：「是處即櫻山，客將安往？」余曰：「櫻山即此耶？」遂下車攜篋步行。久之，至一處松寺沙白。方跂望間，忽遙見松陰夾道中，有小橋通一板屋，隱然背山面海；橋下流水觸石，汩汩作聲。余趣前就之，仰首見柴扉之側，有標識曰：「相州逗子櫻山村八番」余大悅懌，蓋此九字，即余乳媼所授地址。

遂以手經叩其屏，久之闃如無人。尋復叩之，一婦人啓屏出，余見其襟前垂白巾一幅，審其爲廚娘也。即問之曰：「幸恕唐突，是即河合夫人居乎？」婦曰：「然」余曰：「吾欲面夫人，煩爲我通報。」婦躊躇曰：「吾主人大病新瘥，醫者囑勿見客。客此來何事，吾可代達主人。」余曰：「主人即余阿母，余名三郎。余來自支那，今早始涖橫濱，幸速通報。」婦聞言，張目相余，自顚及踵，凝思移時，駭曰：「信乎，客三郎乎？吾嘗聞吾主言及少主，顧存亡未卜耳。」語已遂入，久之復出，肅余進，至廊下，一垂髫少女禮余曰：「阿兄歸來大幸。阿孃病已逾月，侵晨，人略清爽，今小睡已覺，請兄來見阿孃。」於是導余登樓，甫推屏，即見吾母斑髮垂垂，據榻而坐，以面迎余微笑。余心知慈母此笑，較之慟哭尤爲酸辛萬倍。余即趨前俯伏吾母膝下，口不能言，惟淚如潮湧，遽溼棉墩。此時但聞慈母咽聲言曰：「吾兒無恙，謝上蒼垂憫。三郎爾且拭淚面余，余此疾幾殆，年邁人固如風前之燭；今得見吾兒，吾病已覺霍然脫體，爾勿悲切！」言已收淚扶余起。

余回顧少女言曰：「此爾兄也。自幼適異國，故未相見。」旋復面余曰：「此爲吾

養女，今年十一，少爾五歲，即爾女弟也；侍我滋謹，吾至愛之。爾阿姊明日聞爾歸，必來面爾；爾姊嫁已兩載，家事如毛，故不恆至。吾後此但得爾兄妹二人在側，爲況慰矣。吾感謝上蒼。不任吾骨肉分飛，至有恩意也。」慈母言訖，余視女弟依慈母之側，淚盈於睫，悲戚不勝，此時景況淒淸極矣。

少選，慈母復撫余等曰：「爾勿傷心。吾明日病瘳，後日可攜爾赴謁王父及爾父墓所，祝呵護爾，吾家親戚故舊正多，後此當帶爾兄妹各處遊玩。吾臥病已久，正思遠行，一覩他鄉風物。」時廚娘亦來面余母，似有所詢問，吾母且起且爲余弟曰：「蕙子且偕阿兄出前樓瞭望，爾兄僕僕征塵苦矣。」「已復指廚娘顧余曰：「三郎。爾今在家中，諸事盡可遣阿竹理之。阿竹傭吾家十餘載，爲人誠篤，吾甚德之」，吾母言竟下樓，爲余治晚餐。余心念天下仁慈之心，無若母氏之於其子矣。遂隨吾女弟步至樓前，時正崦嵫落日，漁父歸舟，海光山色，果然淸麗，忽聞山後鐘聲，徐徐與海鷗逐浪而去。女弟告余曰：「此神武古寺晚鐘也。」

第九章

入夜余作書二通：一至吾乳媼，一致羅弼牧師。二書均言余平安抵家，得會余母；并述余母子感謝前此恩德，永永不忘。余母復附寄百金與吾乳媼，且屬其母子千萬珍衞，良會自當有期。迨二書竟，余疲極睡矣。迨日既醒，紅日當窗，即披衣入浴室。浴罷，登樓，見芙蓉峰湧現於金波之上，胸次爲之澄澈。此日余母精神頓復，爲余陳設各事無少暇。余歸家之第三日，天甫遲明，余母攜余及弱妹趁急行車，赴小田原掃墓。是日陰寒，車行而密雪翻飛，途中景物，至爲蕭瑟。迨車抵小田原驛，雪封徑途矣，荒村風雪中，固無牽車者，余母遂僱一村婦負余妹。又至驛旁，買鮮花一束。既已，余即扶將母氏步行可三里，至一山脚，余仰睇山頂積雪中，露紅余一角，余母以指示余曰：『是即龍山寺，爾祖及父之墓即在此』。余等遂徐徐躡石蹬而上。既近山門，有聯曰『蒲團坐耐江頭冷，香火重生刦後灰』。余心謂是聯頗工整。方至殿中，一老尼龍鍾出，與余母問訊敍寒暄畢，尼即往燃香並攜清水一壺，接余母。余與弱妹隨阿母步至浮屠之後，見

王父及先君兩墓並立，四圍繞以鐵柵，柵外復立木柱，柱之四面，作悉曇文；書『地，火，水，風，空』五字，蓋密宗以表大日如來之德者也。余與弱妹拾取松枝，將墳上積雪推去。余母以手提壺灌水，由墓頂而下。少選汎灑嚴淨，香花既陳，余母復摘長青葉一片，端置石案之中。命余等展拜。余拜已，掩面而哭，余母曰：『三郎雪彌劇，余等遄歸』。余遂啓目睨墳台，積雪復盈三寸，新陳諸物，均爲雪蔽。余母以白紙裹金授老尼，即與告別，冒雪下山。余母且行且語余曰：『三郎，若姨昨歲卜居箱根，去此不遠，今且與爾赴謁若姨，須知爾幼時若姨愛爾如羅鳳，一日不見爾，則心殊弗懌。先時余攜爾西行，若姨力阻；及爾行後，阿姨肝腸寸斷矣。三郎知若姨愛爾之恩，弗可忘也。

第十章

既至姨氏許，閽者通報，姨氏即出迓余母；已復引領顧余問曰：『其誰家甯馨耶』？余母指余笑答姨氏曰：『三郎也，前日才歸家』。姨氏聞言喜極曰：『然哉，三郎果生還耶，胡未馳電告我』？言已，即以手撲余肩上雪花，徐徐歎曰：『哀哉三郎，吾不

見爾十數載，今爾相貌，猶依稀辨識，但較兒時消瘦耳，爾今罷矣，且進吾廬」，遂齊進廳事，自去外衣，倏忽見一女郎，擎茶具，作淡裝出，嫋娜無倫。與余等禮畢，時余立旁諦視之，果清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駭，蓋似曾相見者。姨氏以鐵箸剔火鉢寒灰，且剔且言曰：「別來逾旬，使人繫念。前日接書，始知吾妹就痊，稍慰。今三郎歸，誠如夢幻，顧我樂極矣」！余母答曰：「謝姊關垂。身雖老病，今見三郎，心滋怡悅。惟此子殊可愍耳」！此時女郎治茗既備，即先獻余母，次則獻余。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爲地，姨氏知狀，回顧女郎曰：「靜子，余猶記三郎去時，爾亦知惜別，絲絲垂淚，倘憶之乎」？因屈指一算，續曰：「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即三郎爲爾阿弟，爾勿踧踖作常態也」。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爲余妹理鬢絲，雙頰微生春暈矣。迨晚餐既巳

余頓覺頭顱肢體均熱，如居火宅。是夜輾轉不能成寐，病乃大作。

翌晨，雪不可止。余母及姨氏舉屋之人，咸怏怏不可狀，謂余此病匪細。顧余雖呻吟牀褥，然以新歸，初履家庭樂境，但覺有生以來，無若斯時歡欣也，於是一一思量，余自脫俗自今，所遇師傅乳媼母子及羅弼牧師家族，均殷殷垂愛，無異骨肉，則舉我前

此之飄零辛苦，盡足償矣。第念及雪梅孤苦無告，中心又難自懟耳。然余爲僧及雪梅事，都秘而不宣，防阿母聞之傷心也，茲出家與合婚二事，眞相背而馳。余既證法身，固弗娶者，雖依慈母，不亦可乎？方遐想間，余母與姨氏入矣。姨氏手持湯藥，行至榻畔予余曰：「三郎汝病蓋爲感冒。汝今且起服藥，一二日後可無事。此藥吾所手采。三郎，若姨日中固無所事，唯好去山中采藥，親製成劑，將施貧之而多病者。須知世間醫者，莫不貪財；故貧人不幸病嫌，只好垂手待斃，傷心慘目，無過於此。吾自顧遺此餘年舍此采藥濟人之事，無他樂趣。若村嫗燒香念佛，吾弗爲也。

「三郎，吾與汝母俱爲老人矣。諺云：「老者豫爲交代事」，蓋謂人老只當替後人謀幸福，但自身勞苦非所計。顧吾子現隸海軍，且已娶婦，亦無庸爲後慮。今茲靜子，彼人最關吾懷。靜子少失怙恃，依吾已十有餘載，吾但託之天命」。姨氏言至此，凝思移時，長嘆一聲，復面余曰：「三郎，先是汝母歸來，不及三月，卽接汝義父家中一信，謂三郎上山，爲虎所噬。吾思彼方固多虎患，以爲實也。余與汝母，得此凶耗，一哭幾絕，頓增廿餘年老態，茲事亦無可如何，惟有晨夕禱告上蒼，祇小子游魂，來歸阿母」

。余傾聽姨氏之言，厥聲至慘：猛觸宿恨，肺葉震震然，不知所可。久之，仰面見余母容儀，無有悲戚，即力制余悲，恭謹言曰：「銘感阿姨過愛。第孺子遭逢，不堪追溯，且已成過去陳跡 請阿姨阿母置之。兒後此晨昏得奉阿姨阿母慈祥顏色，即孺子喜幸當何如也」，余言已，余母速余飲藥。少選，上身汗出如注，體極，帖然而臥。

第十一章

余病四晝夜，始臻勿藥。余母及姨氏，喜形於色。時爲三月三日，天氣清新，余就窗次捲簾外盼，山光照眼，花鳥怡魂，心乃滋適。忽念一事，蓋余連日晨醒，即覺清芬通余鼻觀：以榻畔紫檀几上，必易鮮花一束，插膽瓶中，奕奕有光，花心猶帶露滴。今日忽見一翡翠襟針，遺於几下，方悉其爲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貽也。余又頓憶前日似與玉人曾相識者，因余先在羅弼女士齋中，所見德意志畫伯阿陀輔手繢「沙浮遺影」，與彼姝無少差別耳。方凝竚間，忽注目紗簾之下，陳設甚雅。有雲石案作鵝卵形，上置鑑屏，銀盒，筆硯，綺羅，一塵不著，旁有柚木書櫃，狀若鴿籠，藏書頗富，余檢之，

均漢土古籍也。迨余迴視左壁，復有小几，上置雁柱鳴箏，似尚有餘音繞諸絃上、此際余始驚審此樓爲彼姝妝閣，又心儀彼姝學邃，且儵然出塵，如藐姑仙子。

斯時余正覺心中如有所念，移時，又憮然若失。忽見余母登樓，手中將春衣二襲屬余曰：「三郎，今茲寒威已退，爾試易此衣」。余將衣接下，遂伴余母坐於藍緞彈簧長椅之上。余母視余作慈祥之色，旋以手案余額問曰：「吾兒今晨何似」？余曰：「兒無所苦，身略疲耳。阿母以何日將余及妹寧家，余尚未面阿姊也」。余母曰：「何時均可。吾初意俟爾病瘥即行，但若姨昨夕，苦苦留吾母子勿遽去。今晨已函報爾姊。蓋若姨有切心之事，與我相量。苟爾居此舒泰，吾一時固無歸意。爾知吾年已垂暮，生平親屬咸老，勢必疎遠，安能如盛年時，往來無絕？吾今舉目四顧，唯與若姨形影相弔耳。且若姨見爾，中心怡悅靡極，則爾住此，一若在家中可也。吾知爾性耽幽寂，居此樓最適，此樓向爲靜子所居，前日爾來，始移於樓下，與爾妹同室。三郎、爾居此，意若弗適者，儘可語我」。余曰：「敬遵娘言。阿姨屋外風物圖佳，小住，於兒心滋樂也」。

既時侍者傳言，晨餐已備．余母欣然趣余更衣下樓御膳。余既隨母氏至食堂，即鞠

躬致謝阿姨厚遇之恩。姨氏以面迎余，欣歡萬狀，引首顧彼妹曰：『託天之庇，三郎無恙矣。靜子爾趨前爲三郎道晨安』。瞬息即見玉人翩若驚鴻，至余前，肅然爲禮。而此際玉人密髮虛鬟，丰姿愈娟媚。余不敢迴眸正視，唯心緒飄然，如風吹落葉，不知何所止。

余兄妹隨阿姨羈旅姨氏家中，不啻置身天苑。姨氏固最憐余，余唯凡百恭謹，以奉阿母阿姨歡顏，自覺娛悅匪極。苟心有悵觸，即倚樹臨流，或以書自遣，顧匱中所藏多家人理學之書，外有梵章及驢文數種，已爲蟲蝕，不可辨析，俱唐本也。復次有漢譯婆羅多及羅摩延二書，乃長篇敍事詩。二書漢土已失傳矣，唯於華嚴經中偶述其名稱，謂出自馬鳴菩薩：今印度學人哆氏之英譯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篇，即其一也。

第十二章

一日曆影橫空，蜩聲四徹。余垂首環行於姨氏庭苑魚塘堤畔，盈眸廓落，淪漪冷然。余默念晨間，余母言明朝將余兄妹遄歸，則此地白雲紅樹，不無戀戀於懷，忽有風聲

過余耳，瑟瑟作響。余乃仰空，但見宿葉脫柯，蕭蕭下墮，心始聳然知淸秋亦垂盡矣。遂不覺中懷惘惘，一若重愁在抱。想余母此時已屏擋行具，方思進退間之軒，一看弱憾。步至石闌橋上，忽聞衣裙綷縩之聲。少選香風四溢，陡見玉人靚妝，僊僊飄舉而來，去余僅數武：一迴靑盼，徐徐與余眸相屬矣。余即肅然鞠躬致敬。爾時玉人雙頰雖頳然，不若前此之羞澀，至於無地自容也。余少矚，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余愈踧踖，進退不知所可，唯有俯首視地。久久，忽殘菊上有物，映余眼簾，飄飄然如粉蝶，行將逾籬落而去。余趨前以手捉之，方知爲蟬翼輕紗，落至玉人頭上者。斯時余欲擲之於地，又思於禮微悖，遂將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即雙手進接，以慧目迎余，且羞且發嬌柔之聲，曰：『多謝三郎見助』。此爲余第一次見玉人啓其櫻唇，貽余誠款，故余膠膠不知作何詞以對，但見玉人口窩動處，又使沙浮復生，亦無此莊豔。此時令人眞個消魂矣！

玉人尋復俯其頸，吐婉妙之音，微微言曰：『三郎日來安乎？逗子氣候溫和，吾甚思造府奉謁，但阿母事集，恐歲內未能抽身耳。是間比逗子淸嚴幽澈則一，唯氣候懸絕，蓋深山也。唐人詠羅浮詩云：『游人莫著單衣去，六月飛雲帶雪寒』。吾忠此語移用於

此，頗覺親切有味，未知三郎以吾言有當不」？余聆玉人詞旨，心乃奇駭，唯唯不能作答，久乃恭謹言曰：「謝阿姊，分神及我。果阿姊見枉寒舍，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垂綸於荒村寒牖，幸何如之！否則寒舍東西詩集不少，亦可挑燈披卷，阿姊得毋嫌軟塵涴人？……敢問阿姊喜誦誰家詩句耶」？玉人低首凝思，旋即星眸屬我，嫣然答曰：「感篆三郎盛意。所問愛讀何詩，誠爲笑話：須知吾固未嘗學也，三郎既不以吾爲瀆，敢不出吾肝腸以告？且幸三郎有以教我」。遂纍纍如貫珠言曰：「從來好讀陳後山詩，亦愛陸放翁，惟是故國西風，淚痕滿紙，令人心惻耳。比來讀莊子及陶詩，頗自覺徜徉世外，可見此關於性情之學不少。三郎觀吾書櫃所藏多理學家言，此書均明之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吾遠祖安積公者。蓋安積公彼時參與德川政事，執弟子禮以侍朱公，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賜。吾家藏此書軼，已歷二百卌餘年矣」。此語一發，余更愕然張目注視玉人。

玉人續曰：「吾嬰年聞先右道朱公遺事，至今歷歷不忘，吾今覆述三郎聽之」：於是長喟一聲，卽愀然曰：「朱公以崇禎十七年，卽吾國正保元年，正値胡人猖披，子身遠航長崎，欲作秦庭七日之哭，竟不果其志。迨萬治三年，而明社覆矣。朱公以亡國遺

民，恥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長崎，以其地與平戶鄭成功誕生處近也。後德川氏聞之，遣水戶儒臣，聘爲賓師，尤殫禮遇。公遂傳王陽明學於吾國士，公與陽明固是同鄉也。至今朱公遺墓，尚存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容日當導三郎，一往奠之，以慰亡國忠魂。三郎其有意乎？又聞公酷愛櫻花，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中，猶留朱公遺愛：此園係朱公親手經營者。朱公以天和二年春辭世，享壽八十有三。公目清人覥然人面，疾之如仇。平日操日語至精，然當易簀之際，公所言悉用漢語，故無人能聆其臨終垂訓，不亦大可哀耶』？玉人言已，仰空而欷，余亦淒然。二人竚立無語，但聞風聲蕭瑟，忽有紅葉一片，敲玉人肩上，玉人蹙其雙蛾，狀似弗懌。

因俯首低聲曰：『三郎明朝行耶？胡弗久留？吾自先君見背，舊學拋荒已久。三郎在，吾可執書問難。三郎如不以弱質見棄，則吾雖凋零，可無憾矣』。吾不待其言之畢，雙頰大赬，俯首至臆；欲貢誠款，又不工於詞。久乃囁嚅言曰：『阿母言明日歸耳。阿姊懇懇如此，滋可感也』。時余妹亦出自廊間，且行且呼曰：『阿姊不覩吾袷衣已畢耶？晚餐將備，曷入食堂乎』？玉人讓余先行，卽信步隨吾而入。是夕餐事豐美，逾於

常日，顧余確不審爲何味。飯罷，枯立樓頭，兀思余今日始見玉人天眞呈露，且殖學滋深，匪但容儀佳也。即監守天閽之鳥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思至此，忽爾昂首見月明星稀，因誦億翁詩曰：『千巖萬壑無人跡，獨自飛行明月中』，心爲廓然。對月凝思，久久，迴顧銀燭已跋，更深矣，遂解衣就寢；復喟然嘆曰：『今夕月華如水，安知明夕不黑雲靉靆耶』？余詞未畢，果聞雷聲隱隱，似發於芙蓉塘外，因亦戚戚無已。尋復嘆曰：『雲耶，雹耶，雨耶，雪耶，實一物也，不過因熱度之異而變耳。多謝天公，幸勿以柔絲縛我』！

明日，晨餐甫竟，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且言姨氏攜靜子偕行。余聞言喜甚，謂可免黯然魂消之感。余等既登車室，玻璃窗上，霜痕猶在。余母及姨氏，指壓雲樹，心曠神怡。瞬息，聞天風海濤之聲，不覺抵吾家矣。自是日以來，余循陔之餘，靜子亦彼此常見，但不久譚，莞爾示敬而已。

一日細雨廉纖，余方伴母倚闌觀海，忽微微有叩鐶聲；少選，侍者持一郵筒，跪上余母。余母發函申紙，少選，覩竟，屬余言曰：『三郎，此爾姊來椾也。言明日蒞此

；適逢夫子以明日赴京都，才能分身一來省我云。此子亦大可憐』。言至此，微喟，續曰：諺云：「養女徒勞」不其然乎？女子一嫁夫家，必置其親於腦後，即每逢佳節，思一見女面，亦非易易。此雖因中饋繁雜，然亦天下女子之心，固多忘所自也。昔有貧女嫁數年，夫壻致富。女之父母，私心欣幸，方謂兩口可以無飢矣。誰料不數日，女差人將其舊服悉還父母，且傳語曰：「好女不着嫁時衣」，意諷嫁時奩具薄也。世人心理如是，安得不江河日下耶」？余母言已，即將吾姊來書置桌上，以慈祥之色回顧余曰：「三郎晨來毋寒乎？吾覺涼生兩臂」。余即答曰：『否』。余母遂徐徐詔余曰：『三郎坐』。余既坐。余母問曰：『三郎，爾視靜子何如人耶』？余曰：『慧秀孤標，好女子也』。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旋曰：『誠然，誠然，吾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母今有言，關白於爾，爾聽之：三郎吾決納靜子為三郎婦矣。靜子長於爾二歲，在理吾不應爾。然吾仔細迴環，的確更無佳偶逾是人者。顧靜子父母不全，按例須招贅，始可襲父遺蔭，然吾固可與若姨合居，此實天緣巧湊。若姨一切部署已定，俟明歲開春時成禮，破夏吾亦遷居箱根。茲事以情理而論，即若姨必壻吾三郎，中懷方釋。蓋若姨為託孤之人，今靜子年事已

，及時無不系之懷抱。顧連歲以來，求婚者雖衆，若姨都不之顧。若姨之意，非關門第，第以世人良莠不齊，人心不古，苟靜子不得賢夫子而侍，則若姨將何以自對？今得吾三郎，若姨重肩卸矣』。余母言至此，悽然欲哭曰：『三郎，老母一生寥寂，今行將見爾慶成嘉禮，卽吾與若姨晚景，亦堪告慰。後此但託天命，吾知上蒼必予爾兩小福慈雙修』。余母方絮絮發言，余心房突突而跳。當余母言訖。余夷猶不敢遽答。

正思將前此所歷，逕白余母；繼又恐滋慈母之戚，非人子之道。心念良久，蘊淚於眶，微微言曰：『兒今有言奉干慈母聽納，蓋兒已決心』。余母急曰：『何謂』？『兒終身不娶耳』。余母聞言極駭，起立張目注余曰：『烏，是何言也！爾何所見而爲此言？抑爾固執拗若是？此語眞令余不解。爾年弱冠不娶，人其謂我何？若姨愛爾，不徒然耶？爾澄心思之，此語胡可使若姨聽之者？矧靜子恆爲吾言，舍三郎無屬意之人。爾前次懨懨病臥姨家，湯藥均靜子親自煎調。懷誠已久，尙不知爾今竟岸然作是言也』！余母言至末句，聲愈嚴峻。余卽斂涕言曰：『慈母諦聽。兒撫心自問，固愛靜子，無異骨肉；且深敬其爲人，想靜子亦必心知之。兒今玆愬然出是言者，亦非敢抗撓慈母及阿姨命之

，此實出諸不得已之苦衷，望慈母恕兒稚昧』。余母悽然不余答，久乃哀咽言曰：『三郎，爾當善體吾意，吾鐘漏且歇，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則吾雖入土，猶含笑矣』。

第十三章

余聽母曰，淚如潑瀉，中心自咎，誠不應逆堂上之命，致老母出此傷心之言，此景奚堪？余皇然少間，遽跪余母膝前，婉慰余母曰：『阿孃恕兒。兒誠不孝，兒罪重矣！後此唯有謹遵慈命。兒固不經事者，但望阿孃見恕耳』。余母徐徐收淚，漫聲應曰：『孺子當聽吾言爲是。古云：「不信老人言，後悔將何及」。矧吾兒終身大事，老母安得不深思詳察耶？當知孃心無一刻不爲兒計也。卽爾姊在家時，苟不從吾言，吾亦面加叱責而不姑息。今旣歸人，凡事吾可不必過問。須知女心固外向，吾又何言？若靜子則不然。彼姝性情嫻穆，且有夙慧，最稱吾懷；爾切勿以傅粉塗脂之流目之可耳』。余母尙欲有言，適侍女跪白余母曰：『浴室諸事已備，此時剛十句鐘也』。言畢，卽去。余母顏色開霽，撫余肩曰：『三郎，孃今當下樓檢點冬衣，十一時方暇。爾去就浴』。余此時

知已寬慈母之愛，不禁怡然自得。仰視天際游絲，緩緩移去，雨亦遽止，余起易衣下樓就浴。

余浴畢，登樓面海，兀坐久之；則又雲愁海思，襲余而來。當余今日，慨然許彼姝於吾母之時，明知此言一發，後此有無窮憂患；正如此海潮之聲，續續而至，無有盡時。然思若不爾者，又將何以慰老母？事至於此，今但置吾身焉。只好權順老母之意，容日婉言勸慰余母。或可收回成命，如老母堅不見許，則歷舉隱衷，或卒能諒余爲空門中人，未應薔內。余撫心自問，固非忍人忘彼姝也。繼余又思日俗眞宗，固許帶妻，且於剎中行結婚禮式，一效景教然者。若吾母以此爲言，吾又將何說，答余慈母耶？余反復思維，不可自聊；又聞山後淒風號林，余不覺惴惴其慄。因念佛言身體四大，各自有名，都無我者。嗟乎，望吾慈母，切勿騙兒作啞羊可耳！

第十四章

越日，余姊果來，見余不多言，但亦勸余曰：『吾弟隨時隨地，須聽母言。凡事姊

以盛氣自用，則人情世故，思過半矣。致爾謂終身不娶，自以爲高，此直村嫗恆態，適足笑煞人耳！三郎爾後此須謹志吾言，勿貽人笑柄也』。余唯唯而退。余自是以來，焦悚萬狀，定省晨昏，輒不久坐，盡日惴惴然，唯恐余母重提意嚮。余母每面余時，歡欣無已 似曾不理余心有閒愁萬種。一日余方在齋中下筆作畫，用宣愁緒。旣繪怒濤激石狀，次復畫遠海波紋，已而作一沙鷗斜身墮寒煙而沒，忽微聞叩鐶聲，繼知吾妹，推扉言曰：『阿兄胡不出外游玩』？余卽迴顧，忽爾見靜子作斜紅繞臉之妝，攜余妹之手，竚立門外，見余卽鞠躬與余爲禮。余遂言曰：『請阿姊進齋中小坐，今吾畫已竟，無他事也』。

余言旣畢，余妹強牽靜子逕至余側。靜子注觀余案上之畫；少選，莞爾顧余言曰：『三郎幸恕唐突。昔董原寫江南山，李唐寫中州山，李思訓寫海外山，米元暉寫南徐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趙吳興寫霅苕山，今吾三郎得毋寫焦山耶？一何使人見則翛然如置身清古之域，此誠快心洞目之觀也』。言已，將畫還余。余受之，言曰：『吾畫筆久廢，今興至作此，不圖阿姊稱譽過當，徒令人慚惕耳』。靜子復微哂

言曰：『三郎，余非作客氣之言也。試思今之畫者，但貴形似，取悅市儈，實則甯達畫之理趣哉？昔人謂畫水能終夜有聲，余今觀三郎此畫，果證得其言不謬，三郎此幅。較諸近代名手，固有瓦礫明珠之別，又豈待余之多言也』。余傾聽其言，心念世甯有如此慧穎者。因退立其後，略舉目視之，鬢髮膩理，纖穠中度。余暗自嘆曰：『眞曠劫難逢者也』。忽而靜子迴盼赧赧然曰：『三郎此畫能見賸否？三郎或不以余求在禮爲背否？余觀此景滄茫古逸，故愛之甚摯。余茲發問，度三郎能諒我耳』。

余即答曰：『豈敢，豈敢，此畫故不值阿姊一粲。吾意阿姊固精通繪事者，望阿姊毋吝教誨，作我良師，不寧佳乎』？靜子瑟縮垂其雙睫，以柔荑之手，理其羅帶之端，言曰：『非然也。昔日雖偶習之，然一無所成，今唯行篋所藏「花燕」一幅而已』。余曰：『請問云何「花燕」？』靜子曰：『吾家園池，當荷花盛開時，每夜有紫燕無算，集荷花中，花盡猶不去。余感其情性，命之曰：「花燕」，爰爲之圖。三郎今容我檢之來，第恐貽笑大方耳』。余鞠躬對曰：『請阿姊速將來，弟亟欲拜觀』。靜子不待余言之畢，即移步鞠躬而去，輕振其袖，薰香撲入。余遂留余妹問之曰：『何不聞阿姊阿姨

聲音，抑外出耶』？余妹答曰：『然，阿姊約阿姨阿母俱出，謂往葉山觀千貫松，兼有他事，順道謁淡島神社，已屬廚娘，今日午膳在十二句半鐘，并囑吾語阿兄也』。

余曰：『妹曷未同往』？妹曰：『不，靜姊不往，故吾亦不願往』。余顧余妹手中攜有書籍，即詰之曰：『何書』？妹曰：『此波彌尼八部書也』。余曰：『此爲「梵文典」，吾妹習此乎』？妹曰：『靜姊每日授余誦之，顧初學殊艱，久之漸覺醰醰有味。其句度雅麗，迥非獨逸，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余曰：『然則靜姊固研心「三斯克列多」文久矣』。妹曰：『靜姊平素喜談佛理，以是因緣，好涉獵梵章。嘗語妹云：「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別，曰正智，曰眞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余聽畢，正色語余妹曰：『善哉，靜子果超凡入聖矣。吾妹謹隨之學毋怠』。

第十五章

余語吾妹旣訖，私心歎曰：『靜子慧骨天生，一時無兩，甯不令人畏敬？惜乎吾固勿能長侍秋波也』！已而靜子盈盈至矣。靜子手持繢絹一幀，至余前；余肅然起立，接而觀之。蓮池之畔，環以垂楊修竹，固是姨家風物，有女郞兀立，風采盎然，碧羅爲衣，頗得吳帶當風之致。女郞挽文金高髻，卽漢制飛仙髻也。俯觀花燕，且自看妝映，翛然有出塵之姿，飄飄有凌雲之慨。余讚歎曰：『美哉伊人，奚啻眞真者』？靜子聞言，轉目盼余，兼視余妹，莞爾言曰：『究又奚能與三郞之言相副耶？且三郞安可以外貌取人，亦覘其中藏如何耳。畫中人外觀，似弈弈動人，第不能言，三郞何從諗其中心，着何顏色者』？余竊其言弗答，續曰：『畫筆秀逸無倫，固是仙品。余生平博覽丹青之士，咸弗能逮。嗟乎，衣鉢塵土久，吾尙何言？今且據行雲流水之描，的是吾姊戛戛獨造，使余嘆觀止矣。阿姊端爲吾師，吾何幸哉』！靜子此時，羞不能答，俛首須臾，委婉言曰：『三郞胡爲而作如是言？令淺嘗者無地自容。但願三郞將今日之畫見賜，俾爲臨本，兼作永永念紀。以畫中意況，亦與余身世吻合。迹君性情，甯謂非然者』？

余曰：『余久不復屬意於畫，蓋已江郞才盡。阿姊自是才調過人，固應使我北面紅

妝，云何謂我妄言』?靜子含羞不答余，余亦無言，但雙手擎余畫獻之，且撫心而言曰：『敬乞吾畏友哂存，聊申稚弟傾服之誠，非敢言畫也』。靜子欣然曰：『三郎此言，適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貴耳』。言已，即平鋪襯角，端承余畫，以溫厚之詞答曰：『敬謝三郎。三郎無庸以畏友外我。今得此畫，朝夕對之，不敢忘錫畫人也』。

是夕，微月已生西海，水波不興。余乃負杖出門，隨步所之，遇漁翁，相與閒話，迄翁收拾垂綸，余亦轉身歸去。時夜靜風嚴，余四顧，舍海曲殘月而外，別無所覩。及去余家僅丈許，瞥見有人俏立海邊孤石之旁。靜觀海面，余諦矚倩影亭亭，知為靜子，遂前即之曰：『立者其吾阿姊乎』?靜子聞余聲，卻至欣悅，急迴首應曰：『三郎歸何晏?獨不避海風耶?吾遲三郎於此久矣。三郎出時可曾加衣否?向晚氣候，不比日間，恐非三郎所勝；不能使人無戚戚於中。三郎善自珍攝，寒威滋可畏也』。余即答曰：『感謝吾姊關垂。天寒夜寂，敢問吾姊於此，沈沈何思?女弟胡未奉左右』?

靜子則柔聲答曰：『區區弱質，奚云惜者?今余方自家中來，姨母令姊令妹及阿母，咸集廚下製瓜團粉果，獨余偷閒來此，奉候三郎。三郎歸，吾心至適』。余重謝之曰

：『深感阿姊厚意見待，愧弗克當。望阿姊亟囘，毋冒夜以竚我。吾姊恩意，特恐下走不稱消受耳』。余言畢，舉步欲先自入門，靜子趨前扶將曰：『三郎且住，三郎悅我請問數言乎』？余曰：『何哉？姊胡爲客氣乃爾？阿姊欲有下問，稺弟固無不願奉白者也』。靜子躊躇少間，乃出細膩之詞，第一問曰：『三郎邇來相見，頗帶幽憂之色，是何故者？是不能令人無鬱怫。今願竊有請耳』。余此時心知警兆，兀立不語。靜子第二問曰：『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令今日往禮淡島明神，何因也？吾思三郎必未之審』。余聞語茫然，瞠不能答，旋曰：『果如阿姊言，未之悉也』。靜子低聲而言，其詞斷續不可辨，似曰：『三郎鑒之，總爲君與區區不肖耳』。

第十六章

余胸震震然，知彼美言中之旨也。余正怔忡間，轉身稍離靜子所立處，故作漫聲指海面而言曰：『吾姊試諦望海心黑影，似是魚舸經此，然耶？否耶』？靜子垂頭弗余答；少選，復步近余胸前，雙波略注余面。余在月色溟濛之下，凝神靜觀其臉，橫雲斜月

，殊勝端麗。此際萬籟都寂，余心不自鎮；既而昂首矚天，詎又烏雲彌布，祇餘殘星數點，仌搖明滅。余不覺自語曰：「吁，此非人世間耶？今夕吾何爲置身如是景域中也」？余言甫竟，似有一縷吳綿，輕溫而貼余掌。視之，則靜子一手牽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卽立其膝畔，亟不可自脫也。久之，靜子發淸響之音，如怨如訴曰：「我且問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關白三郎乎」？余此際神經已無所主，幾於膝搖而齒相繫，垂頭不敢睇視。心中默念，情網已張，插翼難飛，此其時矣」。但聞靜子連復問曰：「三郎乎，果阿姨作何語？三郎當勿審於世情者？抑三郎心知之，故弗肯言，何見棄之深耶？余日來見三郎愀然不歡，因亦不能無瀆問耳」。余乃力制驚悸之狀，囁嚅言曰：「阿娘嚮無言說；雖有，亦已依稀不可省記」。余言甫發，忽覺靜子筋脈躍動，驟鬆其柔荑之掌。余知其心中因中吾言而愕然耳。余正思言以他事，忽爾悲風自海面吹來，乃至山巔，出林薄而去。余方凝竚間，靜子四顧皇然，卽襟間出一溫香羅帕，塡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繡角梨花箋，吾嬰年隨阿母學挑繡而成，謹以奉贈，聊報今晨傑作。君其納之。此間花草，當足云貢，三郎其亦知吾心耳」！余乍聞是語，

無以爲計。自念拒之於心良弗忍；受之則覩物思人，甯可力言正照，眞證無生耶？余反復思維，不知所可。靜子旋欲有言，余陡聞陰風怒號，聲振十方，巨浪觸石，慘然如破軍之聲。靜子自將箋帕襲之，謹納余胸間；旣訖，遽握余臂，以腮熨之，嚶嚶欲泣曰：『三郎受此勿戚，願蒼蒼者祐吾三郎無恙。今吾兩人同歸，朝母氏也』。余呆立無言，唯覺胸間趯趯而躍。靜子嬌不自勝，掺余徐行。及抵齋中，稍覺淸爽，然心緒紛亂，廢棄一切。此夜今時，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軀，以還父母，又那能越此情關，離諸憂怖耶？

第十七章

翌朝，天色淸明，惟氣候遽寒，蓋冬深矣。余母晨起，卽部署廚下，出餺飥，又陳備飲食之需。旣而齊聚膳廳中，歡聲騰徹，余始知姊氏今日歸去。靜子此際作魏代曉霞妝，餘髮散垂右肩，束以鑑帶，迴絕時世之裝；靦覥與余爲禮，益增其冷豔也。余旣近鑪聯坐，中心滋耿耿，以昨夕款語海邊之時，余未以實對彼姝故耳。已而姊氏辭行，余

見靜子拖百褶長裙，手攜靜妹送姊氏出門。余步跟其後，行至甬道中，余母在旁，命余亦隨送阿姊。

靜子聞命，欣然即轉身爲余上冠杖。余曰：『謹謝阿姊，待我周至』。余等齊行，送至驛上，輪展車發，遂與余姊別。歸途唯靜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靜子緩緩移步，遠遠見農人治田事，因出其纖指示余，順口吟曰：『「采菱辛苦廢犂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三郎，此非范石湖之詩歟？在宋已然，無怪吾國今日賦稅之繁且重，吾爲村人生無限悲感耳』。靜子言畢，微喟，須臾忽絳其頰，盼余問曰：『三郎得毋勞頓？日來身心，亦無患耶？吾晨朝聞阿母傳言，來週過已更三日，當挈令妹及余歸箱根；未審於時三郎可肯重塵游屐否』？余聞言；萬念起落，不即答；轉視靜子，俯面於綾傘流蘇之下，引慧目迎余；爲狀似甚羞澀。余曰：『如阿娘行，吾必隨叩尊府』。余言已，復迴顧靜子眉端，隱約見愁態。轉瞬靜子果蘊淚於眶，嬰然而呻曰：『吾晨來在膳廳中，見三郎，胡乃作戚戚容？得毋玉體違和。敢希見告耳。苟吾三郎有何傷心。亦不妨掬心相示，幸毋見外也』。余囁嚅弗答。靜子復微微言曰：『

君其怒我乎？胡靳吾請』。余停履抗聲答曰：『心偶不適，自亦不識所以然。勞阿姊詢及，慚愓何可言，萬望阿姊饒我』。余且行且思，忽然有觸於心，弗可自持；因失聲呼曰：『吁，吾滋愧悔於中，無解脫時矣』！余此時淚隨聲下。靜子雖聞余言，殆未得窺余命意所在；默不一語。繼而容光慘悴，就胸次出丹霞之巾，授余揾淚，慰藉良殷，至於紅淚沾襟。余暗驚曰：『吾兩人如此，非壽徵也』！旁午始返家庭，靜子與余都弗進

第十八章

余姊行後，忽忽又三日矣。此日大雪繽紛，余緊閉窗戶，靜坐思量，此時正余心與雪花交飛於茫茫天海間也。曰思久之，遂起立徘徊，歎余：『蒼天，蒼天，吾胡盡日懷抱百憂於中，不能自彊耶？學道無成，而生涯易盡，則後悔已遲耳』。余誦念彼姝，抗心高遠，固是大善知識；然以眼波決之，則又兒女情長、殊堪畏怖。使吾身此時爲幽燕老將，固亦不能提鋼刀慧劍，驅此嬰嬰宛宛者於漠北，吾前此歸家，爲吾慈母；奚事一

逢彼姝，遽加余以爾許纏綿婉戀，累余亂身於情網之中，負己負人，無有是處耶？嗟乎，繫於情者，難乎尤怨，歷古皆然。吾今胡能沒溺家庭之戀，以閑愁自戕哉？佛言：『佛子離佛數千里，當念佛戒』。吾今而後，當以持戒爲基礎，其庶幾乎。余輾轉思維，忽覺斷惑證眞，刪除豔思，喜慰無極；決心歸覓師傅，冀重重懺悔耳。第念此事決不可以稟白母氏，母氏知之，萬不成行矣。忽而余妹手託綿製瓶花入，語余曰：『阿兄，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阿兄月旦，其能有當否』？余無言，默視余妹，心忽恫楚，淚盈余睫，思欲語以離家之旨，又恐行不得也。迨吾妹去後，余心顫不已，返身掩面，成淚人矣！

此夕余愁緒復萬疊如雲，自思靜子，日來慵慵，已有病容。迹彼悄詞，又似有所顧慮；抑已洞吾隱衷，以我爲太上忘情者歟？今既不以禮防爲格，吾胡不親過靜子之室，敍白前因，或能宥我。且名姝深情，又何可棄捐如是之速者？思已，整襟下樓，緩緩而行；及至廊際，聞琴聲，心知此吾母八音琴，爲靜子所彈，以彼姝喜調梅春之曲也。至『夜迢迢，銀臺絳蠟，伴人垂淚』句，忽而雙絃不譜，音變滯而不延，似爲淚珠沾溼。

迄餘音都杳，余已至窗前，屏立不動。乍聞余妹言曰：『阿姊，晨來所治針黹，亦已畢業未』？靜子太息答余妹曰：『吾欲爲三郎製領結，顧累日未竟，吾乃眞濡滯也』。余旣知余妹未睡，轉身欲返，忽復聞靜子淒聲和淚細詰余妹曰：『吾妹知阿兄連日，胡因鬱鬱弗舒，恆露憂思之狀耶』？余妹答曰：『吾亦弗審其由。今日尙見阿兄獨坐齋中，淚潸潸下，良匪無以，妹誠愕異，又弗敢以稟阿孃。吾姊何以教我，慰阿兄耶』？靜子曰：『顧乃無術。惟待余等歸期，吾妹努力助我，要阿兄同行，吾甯家，則必有以舒阿兄鬱結。阿兄蒞吾家，兼可與吾妹劇談破寂，豈不大妙？不觀阿兄面龐，近日十分消瘦，令人滋恨恨。今有一言相問吾妹，妹知阿母阿姨或阿姊，嚮有何語，吩咐阿兄否』？余妹曰：『無所聞也』。靜子不語，久之徵呻曰：『抑吾有所開罪阿兄耶？余雖勿慧，曷遂相見棄』！言至此，噎焉而止。復曰：『待明日，但乞三郎加示喻耳』。靜子言時，淒咽不復成聲。余猛觸彼美沛然至情，萬緒悲涼，不禁欷歔泣下，乃歸，和衣而寢。

第十九章

天將破曉，余憂思頓釋，自謂覓得安心立命之所矣。盥漱既訖，於是就案搦管搆思，悵然少間，方疾書數語於箋紙云：

「靜姊如次：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實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干雲，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緲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刹刹，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貸我殘生，外復何云？倏忽離家，未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即所以憐。弟三郎含淚頂禮」。

畢書，即急易裝，將箋暗納於髹骨細盒之內；盒爲靜子前日盛果賸余，余意行後，靜子必能檢盒得箋也。摒擋既畢，舉目見壁上銅鐘，鏘鏘七奏，一若催余就道者。此時阿母阿姨，咸在寢室，爲余妹理衣飾。靜子與廚娘女侍，則在廚下，都弗余覺。余竟自

靜姍姍行，行數武，余迴顧，忽見靜子亦匆匆踵至；綠鬢垂於耳際，知其還未櫛掠，但倉皇呼曰：『三郎，侵晨安適？夜來積雪未消，不宜出行。且晨餐將備，曷稍待乎』？余心爲赧然，即脫冠致敬，恭謹以答曰：『余近日疏慵特甚，忘却爲阿姊道晨安，幸阿姊恕之。吾今日欲觀白瀧不動尊神，須趁雪未溶時往耳。敬乞阿姊勿以稚弟爲念』。靜子趨近余前，愕然作聲問曰：『三郎顏色奚爲乍變？得毋感冒』？言畢，出其膩潔之手，按余額角，復執余掌曰：『果熱度騰湧。三郎此行可止，請速歸家，就榻安歇，待吾稟報阿母。』言時聲顫欲嘶。余即陳謝曰：『阿姊太過細心；余惟覺頭部微暈，正思外出，吸取清氣耳。望吾姊勿尼吾行。二小時後，余即需家，可乎？』靜子以指掠其鬢絲，微歎不余答；久乃嬌聲言曰：『然則吾請侍三郎行耳。』余急曰：『何敢重煩玉趾，余一人行道上，固無他慮。』靜子似弗釋，含淚睇余喟然答曰：『否。粉身碎骨，以衛三郎，亦所弗惜；況區區一行耶？望三郎莫累累見却，即幸甚矣。』余更無詞固拒，權伴靜子逶迤而行。道中積雪照眼，余略顧靜子芙蓉之靨，襯以雪光，莊豔絕倫，吾魂又爲之顫然而搖也。靜子頻頻出素手，譯炙余掌，或捫余額，以覘熱度有無增減。俄而

行經海角砂灘之上，時值海潮初退，靜子下其眉睫，似有所思。余矚靜子淸癯已極，且有淚容，心滋惻悵；遂扶靜子腰圍，央其稍歇。靜子脈脈弗語，依余憩息於細輭乾砂之上。此時余神志爲爽，心亦鎭定；兩鬢熱度盡退，一如常時，但靜默不發一言。靜子似漸釋其悲梗，倘復含愁注視海上波光；久久，忽爾扶余臂愀然問曰：『三郎，何思之深也？三郎或勿訝吾言唐突耶？前接香江郵筒，中附錖紅小簡，作英吉利書，下署羅弼氏者，究屬誰家掃眉才子，可得聞乎？吾觀其書法斌媚動人，甯讓簪花格體？奈何以此蟹行爲綠，惑吾三郎，怏怏至此田地？余以私心決之，三郎意似憐其薄命如櫻花然者。三郎今玆肯爲我傾吐其詳否耶？余無端聞其細膩酸咽之詞，以余初不宿備，故噤不能聲。靜子續其聲韻曰：『三郎胡爲緘口如金人？固弗容吾一聞芳訊耶』？余遂逕報曰：『彼馬德利產，其父卽吾恩師也。』靜子聞言，目動神慌，似極慘悴，故遲遲言曰：『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三郎固豈能忘懷者』？言畢，哆其唇櫻，迴波注睇吾面，似細察吾方寸作何嚮背。余路引目視靜子，玉容瘦損，忽而慧眼含紅欲滴；余心知此子固天懷活潑，其此時情波萬疊而中沸矣。余情况至窘，不審將何詞以答；少選，遽作莊容而語之曰

：『阿姊啻諒吾心，絮問何爲？余實非有所戀戀於懷。顧余素怏怏不自聊者，又非如阿姊所料。余周歷人間至苦，今已絕意人世，特阿姊未之知耳。』余言畢，靜子揮其長袖，掩面悲咽曰：『宜乎三郎視我，漠若路人；余固烏知者？』已而復曰：『嗟乎，三郎，爾意究安屬？心向麗人則亦已耳，甯遂忍然弗爲二老計耶？』余聆其言，良不自適，更不忍傷其情款。所謂藕斷絲連，不其然歟？余遂自綰愁絲，陽慰之曰：『稚弟胡敢者？適戲言耳，阿姊何當介蒂於中，令稚弟皇恐無地，實則余心緒不甯，言乃無檢。阿姊愛我既深，倘冀阿姊今以恕道加我，感且無任耳！阿姊其見宥耶？』靜子聞余言，若喜若憂，垂額至余肩際，方含意欲申，余即撫之曰：『悲乃不倫；不如歸也。』靜子愁懷略釋，盈盈起立，捧余手重復親之，言曰：『三郎，記取後此無論何適，須約我偕行，寸心釋矣。若今晨匆匆自去，將毋令人懸念耶』？

余即答曰：『敬聞命矣。』靜子此時俯身，拾得虹紋貝殼，執玩反覆，旋復置諸砂面，爲狀似甚樂也。已而駢行，天忽陰晦，微雪不霽，路無行人。靜子且行且喟，余慄慄惴懼不已，乃問之曰『阿姊奚歎？』靜子答曰：『三郎有所不適，吾心至慊。』余曰

：『但願阿姊寬懷。』此時已近山脚孤亭之側，離吾家祗數十武，余停履謂曰：『請阿姊先歸，以慰二老。小弟至板橋之下，拾螺蛤數枚，歸貽妹氏，容緩二十分鐘甯家。第恐有勞垂盼。阿姊願耶？否耶？』靜子曰：『甚善。余先歸爲三郎傳朝食。』言畢，握余手略鞠躬言曰：『三郎，早歸。吾偕令妹佇伺三郎，同御晨餐。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余垂目細瞻其雪白冰清之手，微現蔚藍脈綫，良不忍遽釋，惘然久之。因曰『敬謝阿姊禮我』。

第二十章

余目送靜子珊珊行後，喟然而歎曰：『甚矣，柔絲之絆人也！』余自是力遏情瀾，亟轉山脚疾行。漸前，適有人夫牽空車一輛，余招而乘之，逕赴車站；購票訖，汽車即發。二日半，經長崎，復乘歐舶西渡。余方豁然動念，遂將靜子曩日所贈鳳文羅簡之屬，沈諸海中，自謂憂患之心都泯。更二日抵上海，余即日入城，購僧衣一着易，之蕭然適武林去；以余夙慕聖湖之美，今應道酬吾夙願也。既至西子湖邊，盈眸寂樂。迴絕

塵寰。余復泛瓜皮舟，之茅家埠。既至，余捨舟，肩挑被席數事，投靈隱寺，卽宋之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處也。余進山門，復至客堂，將行李放堂外左邊，卽自往右邊鵠立。久久，有知客師出問曰：『大師何自而來？』余曰：『從廣州來。』知客聞言欣然曰：『廣東富饒之區也。』余弗答，摩襟出牒示之。知客審視牒訖，復欣然導余登南樓安息。余視此樓頗廣，丁方可數丈，樓中一無所有，唯灰磚數方而已。迄薄暮，齋罷，余急就寢，卽以灰磚代枕。入夜，余忽醒，弗復成寐；又聞樓中作怪聲甚厲。余心驚疑是間有鬼，慘慄不已，急以絨氈裹頭，力閉余目；雖汗出如瀋，亦弗敢少動。漫漫長夜，不勝苦悶。天甫遲明，聞鐘聲，卽起；詢諸守夜之僧，始知樓上嚮多鬆鼠，故發此怪聲，來往香客，無不驚訝云。晨粥既畢，主持來屬余曰：『師遠來，晨夕無庸上殿，但出山門掃枯葉柏子，聚而焚之。』余曰『謹受教。』過午復命余將冷泉亭石脚衰草剔淨。如是安居五日，過已，余頗覺脩然自得，竟不識人間有何憂患，有何恐怖。聽風望月，萬念都空；惟有一事，不能無憾：以是間風景爲聖湖之冠，而冠蓋之流，往來如鯽，竟以淸淨山門，爲凡夫俗子宴遊之區，殊令人弗懌耳。

第二十一章

余一日無事，偶出春淙亭眺望，忽見壁上新題，墨痕猶溼。余細視之，卽捐官竹枝詞數章也，其詞曰：

二品加銜四品階，皇然綠轎四人抬。黃堂半跪稱卑府，白簡通詳署憲臺。督撫請談當座揖，臬藩接見大門開。便宜此日稱觀察，五百光洋買得來。

大夫原不會醫生，誤被都人喚此名。說步但求升道府，升階何敢望參丞。外商吏禮皆無分，兵戶刑工浪掛名。一萬白金能報效，燈籠馬上換京卿。

一麾分省出京華，藍頂花翎到處誇。直與翰林爭俸滿，偶兼坐辦望釐差。大人兩字憑他叫，小考諸童面我枷。莫問出身清白否，有錢再把道員加。

工賑捐輸價便宜，白銀兩百得同知。官場逢我稱司馬，照壁憑他畫大獅。家世問來皆票局，大夫買去署門楣。怪他多少功牌頂，混我胸前白鷺鷥。

入貲遇缺儘先班，銓補居然父母官。刮得民膏還夙債，掩將妻耳買新歡。若逢苦

缺還求調，偏想諸曹要請安。別有上台饒不得，一年節壽又分餐。

補掛的珠頂似品，冒充一個狀元郎。教官都作加銜用，殷戶何妨苦缺當。外放祗能掄刺史，出身原是做廚房。可憐裁缺悲公等，丟了金錢要發狂。

小小京官不足珍，素珠金頂亦榮身。也隨編檢稱前輩，曾向王公作上賓。借與招牌、充雜匠，呼來雅號冒儒臣。銜條三字翰林院，誑得家人喚大人。

余讀至此，謂其詞雅謔。首章指道員，其二郎中，其三知府，其四同知，其五知縣，其六祿寺署丞，其七待詔，惜末章爲風雨剝滅，不可辨，只賸「天喪斯文人影絕，官多捷徑士心寒」一聯而已。此時科舉已廢，蓋指留學生而言也。余方欲行。適有少年比丘，負囊而來。余觀其年，可十六七，面帶深憂極恨之色。見余即肅容合十，向余而言曰：「敬問阿師，此間能容我掛單否乎？」余曰：「可，吾導爾至客堂。」比丘曰：「阿彌陀佛。」余曰：「子來從何許？觀子形容，勞困已極，吾請助子負囊。」比丘蹙蹙曰「謝師厚意。吾果困頓，如阿師言。吾自湖南來者，吾發願參禮十方，形雖枯槁，第吾心中懊惱，固已淨盡無餘，且勿知苦爲何味也。」

第二十二章

晚上比丘與余同歇樓上，余覘其衣單，均非舊物，因意其必爲新剃渡；又一望可知其中心實有千端愁恨者。遂叩之曰：『子出家幾載？』比丘聆余言，沉思久之，凄然應余曰：『吾削髮僅月餘耳。阿師待我殊有禮義，中心甯弗感篆？我且語阿師以吾何由而出家者。』吾恨人也，自幼失怙恃。吾叔貪利，鬻余於鄰邑巨家爲嗣。一日，風雨淒迷，余靜坐窗間，讀唐五代詞，適鄰家有女，亦於斯時當窗刺繡。余引目望之，絕代容華，如天仙臨凡也。然余初固不敢稍萌妄念。忽一日，女繡一小小疊箋，以紅綫輕繫於蜻蜓身上，令徐徐飛入余窗；蓋鄰窗與余窗斜對，僅離六尺，下有小海相界耳。余得箋，循還雒誦，心醉其美，復豔其情，因歎曰，「吾何修而能枉天仙下盼耶？」由是夢魂，覺被鄰女牽繫，而不能自作主持矣。此後朝夕必臨窗對晤，且餽余以錦繡文房之屬；吾知其家貧親老，亦厚報之以金，如是者屢矣。』一日，女復自繡秋海棠筆袋，實以旃檀香屑見貺。余感鄰女之心，至於萬狀，中心自念，非更得金以酬之，無以自對良心也。顧

此時阮囊羞澀，遂不獲已，告貸於斷僕；不料僕陽諾而陰逃諸吾義父之前。翌晨，義父嚴責余曰：「吾素愛汝，汝竟行同浪子耶？吾家斷無容似汝敗行之人，汝去。」義父言畢，卽草一函，囑余挈歸，致吾叔父。余受函入房，女猶倚窗迎余含笑。余正色告之曰，「今日見擯於老父，後此何地何時，可圖良會耶？」女聆余言，似不懟，怫然竪其一指，逡巡答余曰，「今夕無月，君於十一句鐘，以舴艋至吾屋後。君能之乎？」余亟應曰，「能之。」余旣領香諭，自以爲如天之福也，卽歸至家。叔父詰余曰，「汝語我，將錢何所用，賭耶？交游無賴耶？」余唯恭默，不敢答一辭；恐直言之，則鄰女聲名瓦解，是何可者？俄頃，叔又復問曰，「汝究與誰人賭耶？」余弗答如故。遂益中吾叔父之怒，乃以桐城菸斗，亂剝余肩。余忍痛不敢少動，又不敢哭。黃昏後，余擠取鄰舍漁舟，肩痛不可忍。自念今夕不行，將負諾，則痛且死，亦安能格我者。遂勉力搖舟，款乃而去。及至其宅，剛九句鐘，余心滋慰，竟忘痛楚。停橈於屋角。待久之，不見人影，良用焦憂。忽驟雨如覆盆，余將孤艇駛至牆緣芭蕉之下，冒風雨而立，直至四更，亦復杳然。余心知有變、躍身入水，無知覺已。「迨余漸醒，四顧竹籬茅舍，知爲漁

家，一翁一媼，守余側，頻以手按余胸次，甚殷。余突然問曰，「叟及夫人，拯吾命耶？然余誠無面目，更生人世。」』『媼曰，「悲哉，吾客也！客今且勿言。天必祐客平安無事，吾謝天地。」余聞媼言辭溫厚，不覺墮淚，悉語以故。媼白髮婆娑，搖頭歎曰，「天下負心人兒，比比然也。客今後須知自重。」『叟曰，「勉乎哉，客今回頭是岸，佳也。」』余收淚跪別翁媼而行，莫審所適，悲騰恨溢，遂入岳麓爲僧。乃將腰間所繫海棠箋袋，幷香屑葬於飛來鐘樹脚之側。後此附商人來是間。今茲茫茫宇宙，又烏覩所謂情；所謂恨耶？』余聞湘僧言訖，歷歷憶及舊事，不能甯睡。忽依稀聞慈母責余之聲，神爲愕然而動，淚滿雙睫，頓發思家之感。翌朝，余果病不能興。湘僧晨夕爲余司湯藥粥各事，余輒於中夜感激涕零，遂與湘僧爲患難交。後此湘僧亦備審吾隱恫，形影相弔，無片刻少離。余病兼旬，始發清健，能扶杖出門瞻望，潭映疏鐘，清入骨髓。

第二十三章

忽一日監院過余言曰：「明日中元節，城內麥家有法事，首座命衲應赴；並詢住僧

合且選麥香，爲同伴者。衲以師對，首座喜甚。道師沉靜寡言，足壯山門風範，能起十宗仰之中誰。氏亦嶺南人，以師款洽，較他人方便，此吾儕不得借重於吾師也。』余答曰：『余出家以來，未嘗習此，舍香讚心經，大悲咒而外，一無所能。恐辱命，奈何？』監院曰：『瑜伽焰口，只此亦夠。尙有侍者三人，於諸事殊練達。師第叻吾等敲木魚方及添蘜燭之外、無多勞。萬望吾師勿辭辛苦；則常住增光矣。』余不獲已、允之，監院欣然遂去。余語湘僧曰：『此無益於正敎，而適爲人鄙夷耳。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提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幷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余嘗考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四生。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渡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己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下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

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湘僧曰：「阿師言深有至理，令人不可置一詞也。第余又不解誌公胡必作此懺儀，延誤天下蒼生耶？」余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已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更何益之有？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願吾與子，俱是正信之人，既皈依佛，但廣說其四諦八正道，豈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同日語哉？」湘僧曰：「善哉！爲鳴菩薩言，諸菩薩舍妄一切顯眞實？諸凡夫覆眞一切顯虛妄。」

第二十四章

明日，余隨監院赴麥氏許，然余未嘗詢其爲何名，隸何地，但知其爲宰官耳。入夜，法事開場，此余破題兒第一遭也。此時男女摩肩環觀者甚衆。監院垂睫合十，朗念眞言，至「想骨肉已分離，覩音容而何在，」聲至淒惻，及至「嗚呼。杜鵑叫落桃花月，

血染枝頭恨正長！』又『昔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髑髏寒；』又『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等句，則又悲絕無倫。斯時舉屋之人，咸屏默無聲，注矚余等。余忽聞對壁座中有嬰宛細碎之聲，言曰：『殆此無疑也。迴憶垂髫，恍如隔世，曷勿淒然？』時復有男子太息曰：『傷哉，果三郎其人也。』余驟聞是言，豈不驚怛？余此際神色頓變，然不敢直視。女郎復曰：『似大病新瘥，我知三郎固有難言之隱耳。』余默察其聲音久之，始大悟其即麥家兄妹，爲吾鄉里，又爲總角同窗。計相別五載，想其父今爲官於此，回首前塵，徒增浩歎耳。憶余羈香江時，與麥氏兄妹結鄰於賣花街。其父固性情中人，意極可親，御我特厚，今乃不期相遇於此，實屬奇緣。余今後或能藉此一詢吾舊鄉之事，斯亦足以稍慰飄零 耶？

余心於是鎮定如常。黎明，法事告完，果見僮僕至余前揖曰：『主人有命，請大師賁臨書齋便飯。』余即隨之行。此時闔來諸僧，咸駭異，以彼輩未嘗知余身世，彼意謂余一人見招，必有殊榮極寵。蓋今之沙門，雖身在蘭闍，與情趣纓茀者，固如是耳！及余至齋中，見餐事陳設甚盛：有蒓菜，有醋魚，五香腐乾，桂花栗子，紅菱藕粉，三白

西瓜，龍井虎跑茶，上蔣虹字腿，此爲余特備者。余心默感麥氏，果依依有故人之意，足徵長者之風；於此炎涼世態中，已屬鳳毛麟角矣。少須，麥氏攜其一子一女出齋中，與余爲禮。余諦認麥家兄妹，容顏如故，戲采娛親；而抱余無涯之戚，四顧蕭條，負我負人，何以堪此？因掩面哀咽不止。麥氏父子，深形悽愴，其女公子亦不覺爲余而作啼妝矣。

無語久之，麥氏撫余莊然言曰：「孺子毋愁爲幸。吾久弗見爾。先是聞鄉人言，吾始知爾已離俗，吾正深悲爾天資俊爽，而世路淒其也。吾去歲挈家人僑居於此，昨夕兒輩語我，以爾來吾家作法事，令老夫驚喜交集。老夫耄矣，不料猶能會爾，甯謂此非天緣耶？爾父執之婦，昨春遷居香江，死於喉疫。今老夫願爾勿歸廣東。老夫知爾，了無凡骨，請客吾家，與豚兒作伴，則爾於余爲益良多。爾意云何者？」余聞父執之妻，早年去世，滿懷悲感，歎人事百變叵測也。

第二十五章

余收淚啓麥氏曰：『銘感丈人，不以殘衲見棄，中心誠皇誠恐，將奚以爲報？然寺中尙有湘僧，名法忍者，爲吾至友，同居甚久，孺子實不忍離之。後此孺子當時叩高軒侍教，丈人其恕我乎？』麥氏少思，藹然言曰：『如是亦善，吾唯恐寺中苦爾。』余卽答曰：『否，寺僧遇我俱善。敬謝丈人，垂念小子，小子何日忘之？』麥氏喜形於色，引余入席，顧桌上淅中名品咸備，奈余心懷百憂，於此時亦味同嚼蠟耳。飯罷，余略述東歸尋母事，麥氏舉家靜聽感喟無已。麥家夫人並其太夫人，亦在座中，爲余言天心自有安排，囑余屏除萬慮；余感極而繼之以泣。及余辭行，麥家夫人出百金之票授余，囑曰：『孺子莫拒，納之用備急需也。』余拜却之曰：『孺子自逗子起行時，已備二百金，至今還有其半，在衣襟之內。此恩吾唯心領，敬謝夫人。』余歸山門。越數日，麥家兄妹同來靈隱，覩余於冷泉亭。余乘間問雪梅近況何若。初兄妹皆隱約其辭，余不得端倪。因再叩之，凡三次；其妹微蹙其眉，太息曰：『其如玉葬香埋何？』余聞言幾踣，退立震懾，搥胸大慟曰：『果不幸耶？』其兄知旨，急摻余臂曰：『女弟孟浪，焉有是事？實則……』語至此，轉復慰余曰：『吾愛友三郎，千萬珍重。女弟此言非確，實則

人傳彼妹春病頗劇耳。然吉人自有天相，萬望吾愛友切勿焦慮，至傷玉體。』余遂力過其悲。是日，麥家兄妹，復邀余同歸其家。翌晨，余偶出後苑噓氣，適逢其妹於亭橋之上，扶闌凝睇，如盼，聲問見嬌三至，不禁紅上梨渦，意不忍萬隴中佳人將消息耳，余將轉身欲行，其妹迴睇一有所思。旣余曰：『郎其容我導君一遊苑中乎？』余卽鞠躬，莊然謝曰：『那敢有勞玉趾？敬問賢妹一言，雪梅究存人世與否？賢妹可詳見告歟？』其妹嘤然而呻，輒搖其首曰：『諺云「繼母心肝，甚於蛇虺，」不誠然哉？前此吾居鄉間，聞其繼母力逼雪姑爲富家媳，迨出閣前一夕，竟絕粒而夭。天乎！天乎！鄉人咸悲雪姑命薄，吾則歎人世之無良，一至於此也！』余此時確得噩信，乃失聲而哭，急馳返山門，與法忍商酌，同歸嶺海，一弔雪梅之墓，冀慰貞魂。明日午後，麥氏父子，親送余等至拱宸橋，揮淚而別。

第二十六章

余與法忍至上海，始悉襟間銀票，均已不翼而飛，故不能買舟，遂與法忍決定行腳

同歸。沿途託鉢，蹭蹬已極。逾歲，始抵橫蒲關，入南雄邊界。既過紅梅驛，七人言此去俱爲山途，然水行不一由延能達始興。余二人儘出所蓄，尙可敷舟資及糧食之用，於是揚帆以行。風利，數日遂過湞水，至始興縣，余二人憂思稍解。是夕，維舟於野渡殘楊下，時涼秋九月矣，山川寥寂，舉目蒼涼。忽有西北風瀟颯過耳，余悚然而聽之，又有巨物嗚嗚然襲舟而來，竟落燈光之下，如是者絡續而至；余畏而矚之，約有百數，均團臍胖蟹也。此爲余初次所見，頗覺奇趣。法忍語余曰：『吾聞丹鳳山，去此不遠，有張九齡故宅，吾二人明晨當紆道往觀。』又曰：『惜吾兩人不能痛飲；否則將此蟹煮之，復入村沽黃醑無量，爾我舉匏樽以消幽恨。奈何此夕百憂感其心耶？』語次，舟子以手指楓林曠刹告余二人曰：『此即懷庵古蘭若也，金碧飄零盡矣。父老相傳，甲申三月，吾族遺老誓師於此；不觀腐草轉燐，至今猶在？嗟乎，風景依然，而江山已非，寗不令人愀然生感，歔欷不置耶？』迨余等將睡，忽而黑風暴雨遽作。余謂法忍：『今夕不能住宿舟中，不若同往荒殿少避風雨，明日重行。』法忍曰：『善。』余二人遂辭舟子，向楓林靡道而入。既至山門，繚垣傾圮殆盡，扉亦無存者。及入，殿中都無聲響，唯見佛燈

，光搖四壁。殿旁有甬道，通一耳室，余意其爲住僧寮房，故止步弗入。法忍手搦碑上題詩，讀曰：『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余曰：『此澹歸和尚貽吳梅村之詩也。當日所謂名流，忍以父母之邦，委於羣胡，殘暴戮辱，亦可想而知矣。澹歸和尚固是頂天立地，一堂堂男子。嗚呼，丹霞一炬，遺老幽光，至今猶屈而不申，何天心之憒憒也？』時暴雨忽歇，余與法忍無言，解袱臥於殿角。余陡然從夢中驚醒，時萬籟沉沉，微聞西風振籜，參以寒蟲斷續之聲；忽有念蓼莪之什於側室者，其聲酸楚無倫。聽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句，不禁沈沈大慟，心爲摧折。晨興，天無宿翳。余覘此僧，嗚呼，即余乳媼之子潮兒也！余愕不止；潮兒幾疑余爲鬼物，相視久之，悲咽萬狀曰：『阿兄歸幾日矣？』余曰：『昨夕抵此，風雨兼天，故就宿殿內。賢弟何故失容？阿母無恙耶？』潮兒未及發言，已簌簌落淚，白余言曰：『慈母見背，吾心悲極爲僧，廬墓於此，三經弦望矣。』余聞言，震越失次：趨前抱潮兒而慟哭曰：『吾意歸南海必先見吾媼。余自襁褓，獨媼一人憐而撫我，不圖今已長眠。天乎，

吾媼養育之恩，吾未報其萬一。天乎；吾心胃都碎矣！』既而潮兒導余等出西院門，至其亡母墓前，黃土一坏，白楊蕭蕭，山鳥鳴其上。余同法忍，俯伏陳辭。潮兒 淚言曰：『亡母感古裝夫人極矣；今古裝夫人而外，欲得一賜惠之人，無有也。吾前月奉去一椷，不知阿兄遄歸。今會阿兄於此，亦余夢魂所不及料，寧非[illegible]天[illegible]歟？先母重泉慰矣。』

第二十七章

余等暫與潮兒爲別，遂向雪梅故鄉而去。陸行假食，凡七晝夜，殆抵黃葉村。讀者尙憶之乎，村卽吾乳媼前此所居，吾嘗於是村爲園丁者也。顧吾乳媼舊屋，既已易主，外觀自不如前 觸目多愁思耳。余與法忍，投村邊破寺一宿。晨曦甫動，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郎當行阡陌間；此時余心經時百轉，誠無以對吾雪梅也。既至雪梅故宅，余竚立，迴念當日賣花經此，猶如昨晨耳。誰料雲鬟花顏，今竟化煙而去？吾憾綿綿，寧有極耶？嗟乎，雪梅亦必當憐我於永永無窮！余羈縻世網，亦懨懨欲盡矣。唯思余自西行

以來，慈母在家，盼余歸期，在泥牛入海，何有消息？余誠沖幼，竟敢將阿姨，阿母殘年期望，付諸滄渤。思之，余罪又寧可逭耶？此時余乃戰兢而前，至門次，顫聲聯呼『施主，施主。』少選，小娃出，余審視之，果前此所遇侍兒，遺侍以金者。侍兒忽而却立，面容喪失，凝眸盼余二人，若識若不識。余未發言，寸心碎礫，且哭且叩侍兒曰：『子還憶賣花人否耶？雪姑今葬何許？幸子導吾一往，則吾感子恩德弗盡。吾今急不擇言，以表吾心，望子憐而恕我』。侍兒聞余言，始爲凜然，繼作怒容；他顧久之，厲聲曰：『異哉先生，人既云亡，哭胡爲者？曾謂雪姑有負於先生耶？試問鬻花郎，吾家女公子爲誰魂斷也』？言至此，復相余身，雙頰殷然，含顏言曰：『和尚行矣，恕奴無禮，以對和尚』。語已返身。力闔其扉。余正垂首，無由申辯，不圖竟爲僮娃峻絕，如剸余以刃也。余呆立幾不欲生人世。良久，法忍殷殷慰藉，余不覺自緩其悲，乃轉身行，法忍隨之。即而就村間叢塚之內遍尋，直至斜陽垂落，竟不得彼姝之墓。俄而諸天曛黑，深沉萬籟，此際但有法忍與余相對呼吸之聲而已。余低聲語法忍曰：『良友已矣，吾不堪更受悲愴矣！吾其了此殘生於斯乎』？法忍聞余言，仰首矚天；少選，以悲梗之聲

，百端慰解，並勸余歸寺；明日更尋歸途。余頹僵如尸，幸賴法忍扶余，迤邐而行。嗚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處葬卿卿！讀者思之，余此時愁苦，人間寧復吾匹者？余此時淚盡矣；自覺此心竟如木石，決歸吾師靜室，復與法忍束裝就道。而不知彌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絳紗記

曇鸞曰：余友生多哀怨之事；顧其情楚惻，有落葉哀蟬之歎者，則莫若夢珠。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然後述余遭遇，以眇躬爲書中關鍵，亦流離辛苦，幸免橫夭，古人所以畏蜂蠆也。夢珠名瑛，姓薛氏，嶺南人也。瑛少從容澹靜。邑有醇儒謝翥者，與瑛有恩舊，嘗遣第三女秋雲，與瑛相見，意甚戀戀。瑛不顧。秋雲以其驕尙，私送出院，解所佩瓊琚，於懷中探絳紗，裹以授瑛，瑛弃人市貨之，徑詣慧龍寺披鬀；住廚下刈筍供僧。一日與沙彌爭食五香鴿子，寺主叱責之，負氣不食累日。寺主愍念其來，薦充南間寺僧錄。未幾，天下擾亂，於是巡錫印度，緬甸，暹邏，耶婆堤，黑齒諸國。尋內渡

見經笥中，絳紗獨在，頗涉冥想，遍訪秋雲不得，遂抱羸疾。時楊文愛，程散原創立秖秖稿舍於建鄴，招瑛爲英文教授。後楊公歸道山，瑛沈迹無所；或云居蘇州滾繡坊，或云教習安徽高等學堂，或云在湖南岳麓山，然人有於鄧尉聖恩寺見之者。鄉人所傳，此其大略。

余束髮受書，與瑛友善，在香港皇娘書院，同習歐文。瑛逃禪之後，於今屢易寒暑，無從一通音問，余每臨風未嘗不嘆息也。戊戌之冬，余接舅父書，言星洲糖價，利市三倍，當另辟糖廠，促余往以資臂助。先是舅父渡孟買，販茗爲業；旋棄其業，之星嘉坡，設西洋酒肆，兼爲糖商，歷有年所，舅氏姓趙，素亮直，卒以糖禍而遭厄艱。余部署既訖，淹遲三日，余挂帆去國矣。余抵星嘉坡，即居舅氏別廬；別廬在植園之西，嘉樹列植，景頗幽勝。舅父知余性疏懶，一切無訾省，僅以家常瑣事付余，故余甚覺蕭閑自適也。一日，爲來復日之清晨，鳥聲四噪。余偶至植園遊步，忽於細草之上，拾得英文書一小册，郁然有椒蘭之氣；視之，乃沙浮記事。吾聞沙浮者，希臘女子，騷賦辭清而理哀，實文章之冠冕。余坐石披閱，不圖展卷，即余友夢珠小影赫然夾書中也。余驚

愕；見一縞衣女子，至余身前，俛首致禮。余摔書起立，恭謹言曰：『望名姝恕我非儀。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女曰：『然。感謝先生，爲萍水之人還此書也。』余細瞻之，容儀綽約，出於世表。余放書石上，女姑出其冰清玉潔之手，接書禮余，徐徐款步而去。女東髮拖於肩際，殆昔之墮馬之垂鬟也；文裾搖曳於碧草之上，同爲晨曦所照，互相輝映。俄而香塵已杳。余歸，百思莫得其解。蠻荒安得誕此俊物？而吾友小影，又何由在此女書中？以吾卜之，此女必審夢珠行止。顧余逢此女爲第一次，後此設得再遇者，須有以訪吾友朕兆。而美人家世，或蒙相告，亦未可知。積數月，親屬容家招飲，余隨舅父往，諸戚暨父執見余極歡。余對席有女郎，挽靈蛇髻者，姿度美秀。舅父謂余曰：『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余聞言不審所謂。筵既撤，賓客都就退閑之軒。余偷矚五姑，著白絹衣，曳蔚藍紈裾，腰玫瑰色繡帶，意態蕭閑。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五姑迴其清盼，出手與余，卽曰：『今日見阿兄，不勝欣幸。暇日願有以教蝬學之人。』音清轉若新鶯。余鞠躬謝不敏，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他日，麥翁挈五姑過余許，譚意甚殷。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厥後五姑時來清譚，嬋嫣柔曼。偶悵觸縞衣女子，

則問五姑，亦不得要領，余一日早起，作書二通，一致廣州問舅母安；一致香山，請吾叔暫勿招工南來，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誠恐劣紳揑造黑白。書竟，燃呂宋烟吸之，徐徐吐連環之渦。忽聞馬嘶聲，余即窗外盼見五姑撥馬首，立棠梨之下；馬純白色，神駿也。余下樓迎迓。五姑揚肱下騎，余雙手扶其腰圍，輕若燕子。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編髮作盤龍髻，戴日冠。余私謂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此雖西俗，甚不宜也。適侍女具晨餐，五姑去其冠同食，既已，舅父同一估客至，言估客遠來欲觀糖廠；五姑與余，亦欲往觀。估客，舅父同乘馬車，余及五姑策好馬，行驕陽之下，過小村落甚多。土人結茅而居，夾道皆植酸果樹，棲鴉流水，蓋官道也。時見吉靈人焚迦箕香拜天，長幼以酒牲祭山神。五姑語余，此日為三月十八日，相傳山神下降，祭之終年可免瘴癘。旁午始達糖廠，廠依山面海，山坡，培植佳，嘉果纍纍。巴拉橡樹甚盛；歐人故多設橡皮公司於此，則吾國人亦多以橡皮股票為奇貨。山下披拖彌望，儘是蔗田。舅父謂余曰：『此片蔗田，在前年，已值三十萬兩有奇，在今日，或能倍之；半屬麥翁，半余有也。』余見廠中重要之任，俱屬英人。傭工於廠中者，事人

與孟加拉人參半。余默思廠中主要之權，悉操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記之職，亦非華人；然則舅父此項營業。殊如累卵。余等瀏覽一週，午膳畢，遂歸。行約四五里，余頓覺胸膈作惡；更前里許，余解鞍就溪流，踞石而嘔。五姑急下騎，趨致問故。余無言，但覺徧體發熱？頭亦微痛。估客一手出表，一手執余脈按之，語舅父曰：『西醫有聖路加醫院，可速往。』舅父囑五姑偕余乘坐馬車，估客，舅父并馬居後。比謁醫，醫曰：『恐是猩紅熱。余療此症多，然上帝靈聖，余或能[illegible]役也。』舅父囑余靜臥，請五姑留院視余，五姑諾，舅父，估客匆匆辭去。余入暮一切惛惚；比晨，略覺清爽，然不能張余睫，微聞有聲，嚶然而呼曰：『玉體少安耶？』良久，余斗憶五姑，更憶余臥病院中。又久之，始能豁眸，時微光徐動，五姑坐余側，知余醒也，撫余心前，言曰：『熱退矣。謝蒼蒼者佑吾兄無恙。』余視五姑，衣不解帶，知其徹曉未眠。余感愧交迸，欲覓一言謝之，乃吶吶不能出口。俄舅父，麥翁策騎來視余。醫者曰：『此爲險症，新至者罹之，輒不治。此子如天之福，靜攝兩來復，可離院矣。』舅父甚感其言。麥翁遇余倍殷渥，囑五姑勿還甯家，舅父，麥翁行，五姑送之，倏忽復入余病室，夜深猶殷勤問余

所欲。余居病院忽忽，十有八日，血氣亦略復。此十八日中，余與五姑，款語已深，然以禮法自持，余頗心儀五姑敦厚，既而舅父來，接吾兩人歸，隱隱見林上小樓，方知已到別墅。舅父事冗他去，五姑隨余入書齋，覩案上有小箋書曰：——

比隨大父，返自英京，不接清輝，但有惆悵。明日遄歸與境，行將還國，以慰相思。玉鸞再拜。上問起居。

余觀畢，既驚且喜。五姑立余側，肅然嘆曰：『善哉，想見字秀如人。』余語五姑：『玉鸞香山人，姓馬氏，居英倫究心歷理五稔。吾國治泰西文學，卓爾出羣者，顧鴻文先生而外，斯人而已。然而斯人身世淒然感人，此來為余所不料。玉鸞何歸之驟耶？』余言至此，頗有酸梗之狀。此時，五姑略俯首，頻抬雙目注余，余易以他辭。飯罷，五姑曰：『可同行苑外。』言畢，掖余出碧巷中，且行且矚余面。余曰：『晚景清寂，令人有鄉關之思。五姑，明日願同往海濱泛棹乎？』五姑聞余言，似有所感。迎面有竹，竹外為曲水，其左為蓮池，其右為草地，甚空曠。余即坐鐵椅之上，五姑亦坐，雙執余手，微微言曰：『身既奉君為良友，吾又何能離君左右？今有一言，願君傾聽。吾實

誓此心，永永屬君爲伴侶；則阿翁慈母，亦至愛君。」言次，舉皓腕直攬余頸，親余以吻者數四，余故爲弗解也者。五姑犯月歸去，余亦獨返。入夜不能甯睡，想後思前；五姑恩義如許，未知命也若何，平明，余倦極而寐。亭午醒，則又見五姑，嚴服臨存，將含笑花贈余。余執五姑之手微喟，五姑雙頰略赬，低首自視其脚尖，脈脈不言。自是五姑每見余，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忽一日，舅父召余曰：『吾知爾與五姑情誼甚篤，今吾有言，關白於爾。吾重午節後，歸粵一行。趁吾附舟之前，欲爾月內行訂婚之禮，俟明春舅母來爲爾完娶。語云：「一代好媳婦，百代好兒孫；」吾思五姑和婉有儀，與爾好合自然如意。』余視地不知所對。踰旬，舅父果以四豬四羊，龍鳳禮餅，花燭等數十事，送麥家。余與五姑，因緣遂定。自是以來，五姑不復至余許，間日以英文小簡相問問耳。

時十二月垂盡，舅父猶未有來。余滋關默忖，舅父在粵，或營別項生意，故以淹遲；忽有偶偶疾驅而來者，視之，麥翁也。余肅之人，翁愁歎而坐。余怪之，問曰：『丈人何歎？』翁搖頭言曰：『吾明知傷君之所愛，但事實有不得不如此。』言次，探懷中出

紅帖授余，且曰：『望君今日，塡此退婚之書。』余乍聽其言，蘊淚於眶，避座語之曰：『丈人詞旨，吾無從着思。況舅父不在；今丈人忍以此事強吾，吾有死而已，吾何能從之？吾雖無德，謂五姑何？』翁曰：『我亦知君情深爲五姑耳。君獨不思此意，實出自五姑耶？』余曰：『吾能見五姑一面否？』翁曰：『不見爲佳。』余曰：『彼其厭我哉？』翁笑曰：『我實告君，令舅氏生意不佳，糖廠倒閉矣。縱君今日不悅從吾請，試問君何處得資娶婦？』余氣湧不復成聲，乃奮然持帖，署吾名姓付翁。翁行，余伏几大哭。爾日有綱紀自酒肆來，帶英人及巡捕，入屋將家具細軟，一一記以數號，又一一黏於簿籍；謂於來復三，十句鐘付拍賣，即余寢室之牀，亦有小紙標貼。吾始知舅父已破產，然平日一無所知；而麥翁又似不被影響者何也？余此際旣無暇哭，乃集園丁侍女，語之故，幷以餘錢分之，以報二人侍余親善之情。計吾尙能留別廬三日，思此三日中，必謀一見五姑，證吾心跡，則吾蹈海之日，魂復何恨？又念五姑爲人婉淑，何至如其父所言；意者，其有所逼而不得已耶？余旣決計赴水死，嚮晚，余易園丁服，侍女導余至麥家後苑；麥家有僮娃名金蘭者，與侍女相善，因得通言五姑。五姑淡妝鬖帶，悄出而

含淚親吾頰，復跪吾前，言曰：『阿翁苦君矣』。即牽余至牆下低語，其言甚切；余以翁命不可背。五姑言：『翁固非親父。』余即收淚别五姑曰：『甚望天從人願也。』明日，有英國公司船名威爾司歸香港，余偕五姑購得頭等艙位。既登舟，余閱搭客名單，華客僅有謝姓二人，幷余等爲四人。余勸五姑莫憂，且聽天命。正午啓舷，園丁侍女幷立岸邊，哭甚哀，余與五姑掩淚別。天色垂晚，有女子立舵樓之上，視之，乃植園遺書之人，然容止似不勝淸怨。余即告五姑，五姑與之言，殊落寞。忽背後有人喚聲，余回顧，蓋即佑客也。自言送其姪　歸粵，兼道余舅氏之禍，實造自麥某一人，言已，無限感喟；問余安適，余答以攜眷歸鄉。越日晚膳畢，余同五姑，倚闌觀海。女子以余與其叔善，略就五姑閑譚，余微露思念夢珠之情，女驚問余於何處識之。余乃將吾與夢珠兒時情素，一一言之，至出家斷絕消息爲止。女聽至此，不動亦不言。余心知謝秋雲者，即是此人，徐言曰：『請問小姐亦嘗聞吾友蹤跡乎？』女垂其雙睫，含紅欲滴，細語余曰：『今日恕不告君，抵港時，當詳言之。君亦夢珠之友，或有以慰夢珠耳？』女言至此，黑風暴雨猝發。至夜。風少定，忽而船內人聲大譁，或言鐵穿，或言船沈。余驚起

，亟抱五姑出艙面。時天沈如墨，舟子方下空艇救客，例先女後男，估客與女亦至。余告五姑莫哭，且扶女子先行，余即謹握估客之手。估客垂淚曰：『冀彼蒼加庇二女。』此時船面水已沒足，余微睨女客所乘艇僅辨其燈影，飄搖海面。水過吾膝：余亦弗覺；但視前艇燈光不滅，五姑與女得慶生還，則吾雖死船上，可以無憾。余仍鵠立，有意大利人爭先下艇，覩吾爲華人，無足輕重，推吾入水中。幸估客有力，一手急攬余腰，一手扶索下艇。余張目已不見前面燈光，心念五姑與女，必所不免。余此際不望生，但望死，忽覺神魂已脫軀殼。

及余醒，則爲遭難第二日下半日矣，四矚竹籬茅舍，知是漁家。估客，五姑，女子，無一在余側；但有老人，踽踽理網，向余微笑曰：『老夫黎明，將漁舟載客歸來。』余泣曰：『良友三人，咸葬魚腹，余不如無生耳！』老人置其網，靄然言曰：『客何謂而泣也？天心仁愛，安知彼三人勿能遇救？客第安心，老夫當爲客訪下落。』言畢，爲余治食事。余問老人曰：『此何地？』老人搖手答曰：『先世避亂，率村人來此海邊，弄艇投竿，怡然自樂，老夫亦不知是何地也。』余復問老人姓氏，老人言：『吾名并年歲亦

亡之，何有於姓？但有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耳。』余矍然曰：『叟其仙乎？』老人不解所謂。余更問以甲子數目等事，均不識。老人瞥見余懷中有時表，問是何物；余答以示時刻者。因語以一日廿四時，每時六十分，每分六十秒。老人正色曰：『將惡許用之。客速投於海中，不然者，爭端起矣』。明日，天朗無雲，余出廬獨行，疏柳微汀，儼然倪迂畫本也。茅屋雜處其間，男女自云，不讀書，不識字，但知敬老懷幼，孝悌力田而已。貿易則以有易無，並無貨幣。未嘗聞評議是非之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復前行，見一山，登其上一望，週環皆水，海鳥明滅，知是小島，疑或近崖州西南。自念居此一月，仍不得五姑消息，吾亦作波臣耳，吾安用生爲？及歸，見老人妻子，詞氣婉順，固是盛德人也。後數日，偕老人之子，出海邊行漁，遠遠見一女子，坐沙上。既近，即是秋雲，顧余若不復識。余詢五姑何在，女始婉容加禮，一一爲具言五姑無恙，有西班牙女郎同伴，但不知流轉何方。余喜極，乘間叩夢珠事。女淒然曰：『余誠負良友。上帝在天，今請爲先生言之，先生長厚，必能諒其至寃。始吾村居，先君常歎，夢珠温雅平曠，以余許字之，而夢珠未知也。一日，夢珠至余家，先君命余出見，余於無人

處，以翌年所弃玉贈之，數日，侍婢於市見玉，購歸，果所佩物，而吾家大禍至矣。」先是，有巨紳陳某，欲結婚吾族，先君謝之。自夢珠出家事，傳播邑中，疑不能明也，有謂先君故逼辟氏子爲沙門，有謂余將設計陷害之。巨紳子聞之，強欲得余，便誣先君與鄺常肅通。巡警至吾家，拔刃指几上新學僞經考，以爲鐵證，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先君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吾將自投於井，二姊秋湘阻之，攜余至其家，以燭淚塗吾面，令無人覺，使老嫗送余至香港依吾嬸。一日，見循環日報，載有僧侶名夢珠遊印度，紆道星洲。余思叔父在彼經商，余往，冀得相遇；乃背吾嬸，附賈船南行，於今三年矣。余遭家不造，無父母之庇，一日不得吾友，卽吾罪一日不逭。設夢珠忘我，我終爲比干剖心而不悔耳」！言至此，淚隨聲下。余思此女，求友分深，愛敬終始，求之人間，豈可多得？徐慰之曰：『吾聞渠在蘇州就館，吾願代小姐尋之。』女曰：『吾亦爲先生尋五姑耳。』女云住海邊石窟，言已遂別。余同老人子行阡陌間，老人與估客候余已久。余見估客愈喜，私念如五姑亦相遇於此，將同棲絕境，復何所求？余三人居島中，共數晨夕，而五姑久無迹兆，心常勤念。凡百餘日，忽見海面有煙紋一縷，知有汽船經過

，須臾，船果泊岸，余三人遂別島中人登船。船中儲鎗礮甚富，估客顫聲耳語余曰：『此曹實爲海賊，將奈之何？』余曰：『天心自有安排。賊亦人耳；況吾輩身無長物，又何所顧慮』？時有賊人數輩，以繩縛秋雲於桅柱，既竟，指余二人曰：『速以錢交我輩；如無者，投汝於海。』忽一短人自艙中出，備問余輩行蹤，命解秋雲；已而曰：『吾姓區名辛，少有不臣之志，有所結納，是故顯名。船即我有，我能送諸君到香港，諸君屏除萬慮可也』。五日，船至一灘頭，短人領余三人登岸，言此處距九龍頗近。瞬息，駛船他去。估客攜其姪女歸堅道舊宅，停數日，女爲余整資裝，余即往吳淞。

維時海內鼎沸，有維新黨，東學黨，保皇黨，短髮黨，名目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鷄犬不甯。余流轉乞食，兩閱月，至蘇州城。一日，行經烏鵲橋，細雨濛濛，沾余衣袂。立酒樓下，聞酒販言，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依鄭氏處館度日。其人類有瘋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於是過石橋，尋門叩問，有人出應，確是夢珠，惟瘦面披僧衣。聽余語顛末，似省前事，然言不及贈玉之人，心甚異之。飯罷，簷雨淅淅，夢珠燈下彈琴，絃軫清放；忽而據琴不彈，向余曰：『秋雲何人也，盍使我聞之乎？』余思人傳

其瘋病，信然。余乃重述秋雲家散，至星嘉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夢珠視余良久，漫應曰：『我心亦如之。夫覩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吾今學了生死大事，安能復戀戀？』余甚不耐，不覺怫然曰：『嗟乎。吾友如不思念舊情，則彼女一生貞潔，見累於君矣！』遂出。至滬，遇舊友羅霏玉明經於別發書肆，因譚及夢珠事。霏玉言：『夢珠性非孤介，意必有隱情在心；然秋雲品格，亦自非凡，夢珠何爲絕人如是』？余即曰：『君與我當有以釋夢珠之憾乎？』霏玉曰：『竊所願也。』霏玉番禺人，天性樂善，在梵王渡習教英文，人敬且愛之。霏玉招余同居於孝友里；其祖母年八十三，藹然仁人也。其妹氏名小玉，年十五，幽閑端美，篤學有辭采，通拉丁文，然不求知於人也。嘗勸余以書招秋雲來海上，然後使與夢珠相見。余甚善其言，但作書招秋雲未嘗提及夢珠近況。小玉又云：『吾國今日女子殆無貞操，猶之吾國，殆無國體之可言；此亦由於黃魚學堂之害。（蘇俗，稱女子大足者曰「黃魚」）女必貞而後自繇。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牽其臂，遂引斧自斷其臂；今之女子何如？』此時聞叩環聲，霏玉肅客入，即一細腰女郎，睨笑嫣然，望而知爲蘇產也。霏玉曰：『密司愛瑪遠來，汝倦矣。』女郎坐

而平視余，問余姓氏，小玉答之。已而女郎要余幷霏玉乘摩多車同遊。既歸，余問霏玉與此女情分何似？霏玉曰：『吾語汝，吾去夏在美其飲冰忌連，時有女子，隔簾悄立，數目余，忽入簾莞爾示敬。仍憐吾爲他鄉遊子。此女能操英吉利語，自言姓盧，詢知其來自蘇州，省其姨氏。吾視此女頗聰慧，遂訂交而別，是後常以點心或異國名花見贈。秋間吾病，吾祖母及女弟力規吾勿與交遊，吾自思縱此女果爲狐者，亦當護我，我何可負義？明日復來引臂替枕以指檢摩爾登糖納吾口內，重復親吾吻，囑吾珍重而去。如是者十數次，吾病果霍然脫體；卽吾祖母亦感此女誠摯，獨吾妹於此女多微辭。今吾質之於子，此女何如人也？』余未有以答。數日，女盛服而至，謂霏玉曰：『吾母在天賜莊病甚，不護已而告貸於君。』霏玉以四百圓應之，省其家貧親老，更時有接濟，前後約三千圓。女一夕於月痕之下，撫霏玉以英語告之曰：『I don't care for anybody in-the whole world, but you. I love you.』秋候已過，霏玉與女遂定婚約。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午膳畢，霏玉靜坐室中，久乃謂余曰：『吾甚覺耳鳴煩爲吾電告龍飛備乘，吾將與子馳騁郊野。』俄車至，余偕霏玉出遊，過味莼園，男女雜踏；霏玉隔窗窺之，愕視余

曰：『歸歟？』吾亦以此空氣劣，不宜留，遂行。霏玉於途中忽執吾手狂笑不已，問之，弗答。吾恐霏玉有心病，令馬夫駛馬速行。至家，余扶將以入，此時霏玉踞椅如有所念，余知必有異事。時見小玉於女紅坐處告余有西班牙女子名碧伽修刺求見，自云過三日重來。霏玉聞言甚欣悅，視余曰：『是爲五姑將消息者。』余心稍解，詎知霏玉卽以此夕自裁於臥內？明晨，余電問龍飛馬夫，昨日味蒓園曾有何事？答云『盧氏姑娘，與綢緞莊主自繇結婚耳。』余始曉霏玉所以狂笑之故，然余不欲其祖母妹氏知霏玉爲女所紿，今筆之於書，以示人者，亦以彰吾亡友爲情之正者也。吾友霏玉辭世後三日，碧伽女士果來，握余手言曰：『五姑自遭難以來，無時不相依，思君如嬰兒念其母，吾父亦愛五姑如骨肉。誰知五姑未三月已成乾血症，今竟長歸天國。五姑是善人，吾父嘗云，「五姑當依瑪利亞爲散花天使。」今有一簡并髮，敬以呈君。簡爲五姑自書，髮則吾代剪之，蓋五姑無力持翦。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吾生於香港，亦諳華音。遇秋雲小姐，故知君在此。今茲吾事已畢，願君珍重。』女復握余手而去。余不敢開簡，先將髮藏衣內，驚極不能動。隔朝，披簡啓之，其文曰：

妾審君子平安，吾魂甚慰。妾今竟以病者亡，又不亡於君子之側，爲悲爲恨，當復何言？始妾欲以奄奄一息之軀，渡海就君子，而莊湘老博士不余許；謂若渡海，則墓亦不得留在世間，爲君子一憑弔之，是何可者？博士於吾，良有恩意。妾故深信來生輪迴之說，今日雖不見君子，來世豈無良會？妾唯願君子見吾字時，萬勿悲傷，即所以慰妾魂也。君子他日過港，問老博士，便得吾墓。

箋外附莊湘博士住址，余幷珍藏之。時霏玉祖母及妹，歸心已熾，議將霏玉靈柩運返鄉關。余悉依其意，於是趁海船歸香港。既至，吾意了此責，然後謁五姑之墓，遂雇一帆船赴鄉，計舟子五人。船行已二日，至一山脚，船忽停於石步。時薄暮，舟子齊聲呼曰：『有賊有賊！』脅使余三人上岸。岸邊有荒屋，舟子即令余三人匿其中，誡勿聲。余思廣東故爲盜邑，亦不怪之。達曉，舟子來笑曰：『賊去矣。』復行大半日，至一村，吾不審村名。舟子曰：『可扶舟櫬以上，去番禺尙子有八十四五里。』拾棺先行，余三人乘轎隨後。余在塗中，聽七人言語，知是地實近羊城，心知有變。忽巡勇多人，荷槍追至，喝令停止。余甫出轎，一勇拉余襟，一勇揮刀指余鼻曰：『爾膽大極矣』。言畢，

重縛余身。余曰：『余送亡友羅明經靈柩歸里，未嘗犯法。爾曹如此無禮，意何在也？』視前面轎夫舟子，都棄棺而逃，唯霏玉祖母及妹，相持大哭。俄一勇令開棺，刀斧鏘然有聲，時霏玉祖母及妹，相抱觸石而死，勇見之不救，余心俱碎。少間，棺蓋已啓，余睨棺內均黑色；餘勇啓之，乃手槍子彈藥包，而亡友之軀，杳然無覩，余暈絕仆地。比醒，余身已繫獄中。思欲自殺，又無刀，但以頭撞壁，力亦不勝。獄中有犯人阻余，徐曰：『子毋爾。今日卽吾處斬之日，聞之獄卒云，子欲以炸藥焚督署，至早亦須明日臨刑。計子命尚多我一日，且子爲革命黨，黨中或有勇士相救，亦意中事，願子勿尋短見。若我乃罪大惡極之人，雖有隱衷，無可告訴；寃哉吾妻也。』余答之曰：『吾實非黨人，吾亦不望更生人世。然子有隱恫，且剖其由，吾固可忍死須臾，爲子聽之。』犯人曰：『吾父爲望族，英朗知名。父有契友，固一鄉祭酒，與吾父約，有子女必諧秦晉。時吾在母腹中僅三月，吾父已指腹爲吾訂婚矣；及吾墮地後七日，吾妻亦出世。吾長，奢豪愛客，而所識無一善人；吾亦淪於不善，相率爲僞，將吾父家產蕩盡，窮無所依，行乞過日。吾外家悔婚，陰使人置余死地者三次。吾妻年僅十七，知大義，嘗割臂療父

疾，剛自英倫歸，哭諫曰，「是兒命也，何可背義？」其父母不聽。適吾行乞過其村，宿破廟中。吾妻將衣來，爲吾易之，勸余改過自新，且贈余以金。天明，余醒，思此事甚奇，此金必爲神所賚，即趨至賭館，一博去其半，再博而盡，遂與博徒爲伍，時余實不知其爲偸兒也。前晚鴈塘村之事，非我爲之，不過爲彼曹效奔走，冀得一飽。殺人者已逍遙他去，余以餓不能行，是以被逮。然吾未嘗以眞名姓告人，恐傷吾妻。」言至此，獄卒入曰：「去。」犯人知受刑之時已到，淚漣漣隨獄卒去矣。余記往昔有同學偶言玉鸞事，與此吻合，犯人殆玉鸞之未婚夫也，因嘆曰：「嗟乎，天生此才，在於女子，而所遇如斯！天之所賦，何其駁歟？」少選，獄卒復來，怒目喝余曰：「汝即曇鸞乎？速從我來」。遂至一廳事，人甚衆，一白面書生指余曰：「是即浙江巡撫張公電囑釋放之人。此人不勝衣箸，何能爲盜？」衆以禮送余出。余即渡香港，先訪秋雲。秋雲午饍方罷，乃同余訪莊湘博士；博士年已七十有六，蓋博學多情，安命觀化之人也，導余拜五姑之墓如儀。博士曰：「願君晚佳。」遂別。

亡何，春序已至，余同秋雲重至海上尋夢珠。既至蘇州，有鑴海女塾學生語秋雲云

：『夢珠和尚。食糖度日，蘇人無不知之，近來寄身城外小寺，寺名無量。』余即偕秋雲訪焉，至則松影在門，是日爲十五日也。余見寺門虛掩，囑秋雲少延竚以待。余入，時庭空夜靜，但有佛燈，光搖四壁。余更入耳房，亦闃然無人，以爲夢珠未歸，遂出。至廊次，瞥見階側有偶像，貌白皙，近瞻之，即夢珠瞑目枯坐，草穿其膝。余呼之不應，牽其手不動如鐵，余始知夢珠坐化矣。亟出，告秋雲，秋雲至其前默視無一語。忽見其襟間露絳紗半角，秋雲以手挽出，省覽週環。已而伏夢珠懷中抱之，流淚親其面。余靜立，忽微聞風聲，而夢珠肉身忽化爲灰，但有絳紗在秋雲手中；秋雲即以絳紗裹灰少許，藏於衣內，此時風續續而至，將灰吹散。惟餘秋雲與余二人於寺。秋雲曰：『歸。』遂行。至滬，忽不見秋雲蹤跡，余即日入留雲寺披鬀。一日，巡撫張公過寺，與上座言：『曾夢一僧求救其友於羊城獄中，後電訊廣州，果然，命釋之。翌晚復夢僧來道謝，甯非奇事？』余乃出，一一爲張公述之。張公笑曰：『子前生爲阿羅漢，好自修持。』

後五年，時移俗易，余隨曇諦法師過粵，塗中見兩尼，一是秋雲，一是玉鸞。余將

欲有言，而尼已飄然不知所之。

焚劍記

廣東有書生，其先累世巨富，少失覆蔭，家漸貧，爲宗親所侮。生專心篤學，三年不窺園。宣統末年，生行年十六，偶於市買酥餅，見貴勢導從如雲，乃生故人。請爲記室參軍。生以聚斂無厭，不許。他日又遇之，故人曰：『我能富人，我能貴人，思之勿悔！』生曰：『子能富人，吾能不受人之富；子能貴人，吾能不受人之貴。』故人大怒，將脅之以兵。生遂逃，至欽州，易姓名曰陳善，爲人灌園，帶索襤褸，傲然獨得。

是時南境稍復雞犬之音，生常行陂澤，忽見斷山，歎其奇絕；躡石傍上，乃紅壁十里，青蔓百仞，殆非人所至。生仰天而嘯，久之解衣覓蝨，聞香郁然，顧之迺一小女，亭亭似月也。女拜生微笑而言曰：『子公俊邁不羣，所從來無乃遠乎？妾所居不遙，今稟祖父之命？請公子一塵遊屐，使祖父得睹清輝，蒙惠良深矣。』生似不措意；旣又疑

之，覘其衣，固非無縫，且絲纖粉爲，若胡姬焉。女堅請，始從。生故臝疾，女爲扶將，不覺行路之遠。俄至木橋，過橋入一廬，長蘿脩竹，水石周流。女引至廳中；斯須，一老人出，鬚髮皓白，年可八十許，笑揖生曰：『枉顧山藪，得無勞止？頃間吾遙見子立山上，知爲孤潔寡合之士，故遣孩女致意於子。今觀子舉風骨奇秀，願息吾廬，與共淸談，子有意乎？』生知老人意誠，而旨趣非凡，應聲便許。老人復嗟歎曰：『吾山棲五十年矣；不意今之喪亂，甚於前者。』言次，因指少女曰：『此吾次孫也，姊妹二人，避難來此，剛兩月耳。以某將軍淩其少弱，瀕死幸生，不圖季世險惡至於斯極也？』老人言已，悽愴不樂。生亦喟然曰：『嗟乎！有道之日，鬼不傷人。於今滄海橫流，人間何世，孺子所以徬徨於此。今遇丈人，已爲殊幸。孺子門戶殄瘁，浪志無生，慢而無禮，惟垂哀恕。』老人聆生音詞舒閑清切，每瞻生風采，甚敬悅之。俄少女爲設食，細語生曰：『家中但有麥飯，阿姊手製。阿姊當來侍坐…』言猶未終，一女子環步從容，與生爲禮，盼倩淑麗，生所未見。飯時，生竊視女，少女覺之，微哂曰：『公子莫觀阿姊妾，使阿姊不安』。女以睇尖移其妹之足，令勿妄言，亦誤觸生足，少女愈笑不止。時老

人向生言他事，故老人不覺。飯罷，老人請生沐浴易衣，館生於小苑之西，器用甚潔。二女爲生滌衣，意殊厚。生心神蕭散，歎曰：『天之待我還未薄也』。於時升月隱山，忽聞巴離之南，有撫絃而歌，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老人長孫也。生念此女，端麗修能，貞默達禮。恍然凝思，憶番禺舉子劉文秀，美貌年少，行義甚高，與生有積素舋舊之歡；此女狀貌，與劉子無參差，莫是劉子女弟耶？時女綏軫還寢。明日，生欲發問，而未果言，老人語言，往往有精義，生知爲非常人，情甚相慕。又經日，老人謂生曰：『吾二孫欲學，子其導之。』乃命二女拜生，生亦欣然，臨階再拜。既已，老人謹容告二女曰：『公子人倫師表，善事公子，無負吾意也。』生於是日教二女屬文。長女名阿蘭，小一生歲？次名阿蕙，小生三歲。二女天資自然，幼有神彩，生不勝其悅，而恭愼自守。二女時輕舟容與於丹山碧水之間，時淡妝雅服，試學投壺，如是者，三更秋矣。一日，阿蕙肅然問生曰：『今宇宙喪亂，讀書何用！識時務者，不過虛論高談，專在榮利。若夫狡人好語，志大心勞，徒殃民耳！』生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女子之行，唯貞與節。世有妄人，捨華夏貞專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習，向背速於反掌；猶學細腰，

終饑死耳。』生聞女言，怪駭而退，喟然歎曰：『此女非壽徵也。』無何，生寢疾甚篤；二女晨夜省視，敬事殷勤，有逾骨內，生深德之。月餘，生稍癒，徐步登山，凌淸瞰遠。二女亦隨至，生止之，二女微笑不言，徘徊流盼。久之，阿蕙問生曰：『公子莫思歸否？』生曰：『不也。』此時阿蕙悵然有感，至生身前言曰：『公子且出手授我。』遂握生手，密謂之曰：『公子非獨孤粲耶？妾嘗遇姻戚云，公子變易姓名，嘗傭於其家。姻戚固識公子有遁世之志，情意亦甚優重，特未與公子言之。請問公子果如所言否？』生曰：『果如所言』。生良久思維，遂問阿蘭曰：『識劉文秀乎』？阿蘭驚答曰：『是吾兄也。曩日吾等避亂渡江，兄忽失蹤。後聞在浙右，今卽不知在何許。妾亦嘗聞兄言，朋輩中，有一奇士，姓獨孤，名粲。妾故企仰淸輝久矣，不圖得親侍公子之側。妾向者朝晚似有神人詔妾曰，「獨孤公子，爲汝至友，汝宜敬奉。」妾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妾心侍公子，實奉神人之詔。妾早失父母，公子豈哀此薄命之人，而容其隨侍乎？』言畢，以首伏生肩上，悽然下泣，生亦嗟歎無言。忽聞阿蕙在側曰：『公子病新瘥，阿姊何遽擾公子？阿姊固情深，公子豈是忍人；悲乃不倫，不如扶公子歸耳。』時夜將午，

忽紅光燭天，老人執生臂曰：『噫亂兵至此矣。』言已，長揖生曰：『吾老，不復久居於世；我但深念二孫。吾久將阿蘭許字於子，阿蕙長成，姻親之事，亦託於子曰。老人言畢，撫其二孫慟極，嘔血而死。生與二女，魂飛神喪；時有流彈中屋，屋頂破，三人遂葬老人於屋側。生念吾身世孤子，死何足惜？但二女可憐，他鄉未必可止，吾必護之至香港，使自謀生，不負老人之託。時二女方哭於新墳之側，生勉攜之至山脚，二女昏然如醉，生拖之登小舟；沿流而下，已二日；捨舟登陸，憔悴困苦，不可復言。村間烟火已絕，路無行人，但有死屍而已。此時萬籟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牽生手，一手指叢屍中，悄語生曰：『此屍蓬首挺身欲起，或未死也。』生趨前問屍曰：『子能起耶？』屍曰：『苦哉，吾被彈洞穿吾肩，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汝三人愼勿前去，倘遇暴兵，二女當不立為虀粉？暴兵以半日殺盡此村人口；此雖下里之民，然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素未聞有履非法者。甚矣，天之以人為戲也』！生即扶其人徐起；其人始哭，哭已，續言曰：『吾有老母愛弟，並為暴兵戮死，投之川流。繼而吾中彈，忍痛潛臥屍中、經一夜一日。今遇汝三人，謝上蒼助我。此去不遠，為吾田莊，汝三人且同留止，

暫避凶頑。」生扶其人，徐步至莊。莊內已焚掠一空，其人赴園棚之側，知新米一包尚在；二女於是採葵作羹，四人得不餓，過三朝，其人出村邊一望，門口有木片釘塞，傍黃貼膀朱字云：此是鬼村，行人莫入，其人歸告生曰：『吾姓周，名阿大，此即周家村。好事者今以鬼名吾村，咸相戒不敢近，不知猶有吾周大一人未死。天下奇事固多，不料吾年四十，始身受之。」更逾數朝，有人於門口潛窺，見生等形狀枯瘦，疑爲行尸；二女久不修容，憔悴正如鬼也。忽有一人竊見阿大，問曰：『汝是鬼邪，或阿大未死也？」阿大見此人是鄰村舊識，具陳本末；且言，有友攜妹，欲詣前村求食，求友爲先容，庶不見疑爲鬼魅。友遂開門，與四人行至其家。友曰：『村人父老，死亡過半，幼少者亦隨亂兵而謀衣食。」友出資爲四人略置衣服。停數日，阿大瘡處已平，四人雇帆船，風順，五日達於香港。二女有姨氏，住德輔道，甚有衣食。二女得姨氏所在，姨氏老矣，見二女婉慧可愛，大悅。姨氏止有一子，歲歲往外國經商，姨氏每顧二女，事事過人，頗慰晚景。周大即留爲綱紀。生自是如釋重負，一日，與阿蘭連臂登赤柱山，望海神傷。生顧阿蘭曰：『我行孤介，必不久居於此。」阿蘭聞之，戚然改容，幾半日不言

；俄低聲問曰：公子今欲何行？」生曰：「吾自今以去，從僧道異人卻食吞氣耳。」阿蘭便曰：『妾同行，得永奉懽好，庶不負公子之義；使妾殞歿，亦無恨也。』生曰：『是何言也？余孤窮羸弱，何足以當』。女凝思久之，顧生曰：『妾知公子非負心者；今所以匆匆欲行，殆心有不平事耳？』生聞言，聳然掣阿蘭之手，歔欷不能自勝矣。此時，阿蘭深感嬌泣，言曰：『士固有志。妾與妹氏居此，盼爾公子歸來。』生諾，二女便資給於生，莫知去處；阿蘭再三歎息。

其年香港霍亂甚厲，姨氏挈二女移寓邊州，沿海風光秀麗。二女日與漁婦閑話，亦覺悠然自得。姨氏閑向阿蘭曰：『語云，「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汝姨母爲汝關懷久矣。吾有梁姓外孫，才貌相兼，家道頗贍。吾昨以求親之事，鬨於外氏，外氏甚悅。但願汝福慧雙修，以慰吾念也。』阿蘭聞語，視地久之，具以誠告其姨氏曰：『吾捨獨孤公子外，無心屬之人。今雖他適，公子固信士，異日必歸。請姨母勿以爲念，』姨氏笑曰：『公子佳則佳，然其人窮至無袴，安足偶吾嬌女？吾非不重公子爲人，試思吾殘年向盡，安忍吾見嬌女度貧賤之日；此婚姻之所以論門第，吾不可不愼也。』阿蘭曰：『士

患無德義，不患無財。人雖貧公子，吾不貧公子也。』他日，姨氏復勸阿蘭罷其前約，阿蘭終不改其素志，至於九喻。姨氏怒，阿蘭日夜悒快，都不寢食。經一月，生更無消息。阿蘭知村間風俗劣，有搶婚之事，遂背其妹，阿大等，潛至香港，僑於上環伍家，女居停遇之甚殷渥，收爲義女。女居停有外甥莫氏來省，忽窺見女，以爲非人世所有。及歸，神已癡矣。父母苦問之，始得其故，於是遣人至伍家說意旨，居停欣然許之。其人去，居停乃微笑向阿蘭曰：『古有明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吾人爲汝覓得嘉壻矣，則吾外甥莫氏。其人望族也，嘗遊學於大鹿國，得博士銜，人稱洋狀元。今在胡人鬻餅之肆，任二等書記，吾爲汝賀』。阿蘭聞言不答，居停以爲阿蘭心許矣。過三日，阿蘭知期已逼，長歎曰：『人矣以我爲貿易；我無心以甯，無顏以居，我終浪迹以避之耳。』遂行。時薄暮，於九龍岸邊，逢一女子，年猶未笄，斂裙將赴水死。阿蘭力救之。女曰：『吾始生失母，父名余曰眉娘。繼母遇我無恩，往往以炭火燒余足，備諸毒虐。父畏阿母，不之問。鄰居有老嫗，勸余至石塘爲娼，謂一可免阿母猜忌，一可擇人而事。嫗之言雖穢；然細思嫗實至情之人，嫗之外，更無一人憫我喻我者爲可哀耳。』言已，哭

泣甚哀。阿蘭亦泫然流涕，不知所以慰之，久乃撫女書曰：『汝且勿悲；吾身內有銀數錢，可與汝潛遁他方，暫覓投身之處。』女感阿蘭言，從之。二人以灰炭自汚其面，爲乞婦狀。旬日，至東館西，約十里，日將西墜。有軍將似留學生、策馬而至，見二女勒馬欲迴。二女拜跪馬前求食，軍將笑，以手探鞍舉一人腿示二女曰：『吾儕以此度日，今僅餘一腿，爾曹猶欲問鼎耶？』言已，縱轡而去。二女驚駭欲絕，相扶徐行，至一山村，有老者荷薪而歸。二女問：『是間有亂否？何以軍中以人肉爲糧也？』老者不答，女凡三四問，老者厲聲曰：『一何少見，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製，幾忘之。』言已，出心且行且嚼。二女見狀，憂迫特甚，此村以人爲食，他事豈復可問；然日暮窮途，無可爲計。二女相攜至一旅店求宿，有女人出應，款對頗周。店內舊劣不堪，後有小門，鄰屋卽主人所居，無門相通。主人既出，倒鎖店門歸寢。時夜將半，阿蘭忽聞隔屋有老人細聲笑曰：『女子之肉，嫩滑無倫。』又聞女主人笑聲。阿蘭就板縫中潛窺，則向所遇食人心者。女人又言：『刀已四日不用，恐有銹。』老者言曰：『吾當磨之。』言已，向床下牽出一蒲箱。老者方啓箱取刀、阿蘭命眉娘卽起，輕拔後關而遁。既出，於

疏籬外覘之，老者燈下磨刀。窣窣有聲。二女急走，時有新月，至村側東轉有堤，見稻草堆，二女俯身匿其下，覺甚空虛；遽入，中如小室，上有數孔通光，女心稍安。阿蘭更於草下得一箱甚重，審其爲富人之物，旁有駝毛氈，氣枕，以及里丁餅干十數罐。意村有富人藏此，用備不時之需者。二女分餅干一罐，納袋中，餘無所取。天明，二女方行，迴顧村中，積水瀰望。繼有淒厲之聲，隨風而至，始知大水爲災。二女於村廟中，得破鼓，僅容二人，遂乘之，順流而往，若舟泛大海。數日中，見難民出沒，絕爲悽慘，頻以餅干分贈之。眉娘爲阿蘭言曰：『吾記得幼時，居外家，亦遭水患，吾隨外大父，止於屋背。同村有貧富二人，亦息樹間。經八日有半。富人食物將盡，貧者止餘熟山薯二，此其平日飼猪之物。』富人探囊，出一金錠示貧者曰，「若以薯子分我，我即與汝此金」。貧者以一薯易金。久之，復出一錠，向貧者言如前。貧者亦饑，而心未決。『富人曰，「子何不思之甚？昨夕天邊發紅光，明後日，水必退。子得金何事不辦？」貧者心動，竟從之。富人留薯不食，又半日，貧者饑甚，垂死，富人視之恝然。訖貧者氣絕，富人徐將所予二金錠取還，推其屍水中。入夜，水果退。吾外祖見得富人大惡

，取栖擊其頭，富人不顧，但雙手堅掩其袋，恐栖中其金錠也』。阿蘭曰：『此非怪事。世人均以此富人之道，爲安身立命之理，可歎耳！』亡何，大水旣退，二女行乞如故，親愛愈極。閱兩月，阿蘭暴病卒於道中。彌留之際，三呼獨孤公子，氣斷猶含笑也。眉娘顧左右悄無人居，時夜已深，行入林中，遙見有燈火之光。旣至，有宅門，徘徊獨泣。俄有人出問故，眉娘跽曰：『吾乞兒也，吾姊死於途，今欲鬻身以葬吾姊耳。』其人入，商之其妻，已而出對眉娘曰：『我是販布客，汝留亦善。』明日，夫妻二人將阿蘭屍殯殮。見眉娘眉如細柳，容顏朗秀，夫妻倍憐之，視如己女。居數月，夫妻攜眉娘往南雄販布，頗得貲。將歸，過始興縣，南驛三十里外，夜投逆旅。遇賊，殺夫妻二人，刼眉娘及錢財。方登船，見一男子馳至，捉賊左腕，揮劍斷之，三賊奔走。問眉娘何處人，眉娘掩涕拜謝，具言身世所經。男子聞眉娘說阿蘭名字，默行數步，擲劍於地，仰天潸然曰：『阿蘭竟去人寰，我流離四方，友讎未復。阿蘭在幽冥之中，必能諒我。』眉娘聽男子言此，迴身怒詰之曰：『吁，若卽吾姊臨命所呼之獨孤氏耶？負心若此！試問吾姊，停辛竚苦，以待何人？吾誠不願見若。』言訖，於地取劍，欲自刎，生奪劍

阻之；更欲躍身江流，亦未果願。生哭泣止之，良久，眉娘欷歔言曰：『吾聞姊有胞妹在邊州，汝能送我到邊州，見妹氏，返九龍，省吾父，然後死無憾耳，』生善其志行，從之。收劍卷之，如卷鞁帶，與眉娘上賊船。解維，過湜江，下汝水，六日達紅梅驛。二人登岸，以兄妹相呼，免路人見疑。尋到邊州，二人果遇阿蕙，周大二人於海岸拾貝殼。二人見生，非常歡愜；及眉娘述其姊行狀畢，阿蕙慟哭失聲，思往謁姊氏墓，又不知處所。明日，生即送眉娘返九龍，生倏然不知去向。

眉娘至家，不敢入門，即訪鄰嫗；嫗即前日勸眉娘當娼者也，見眉娘，驚視，愀然問曰：『吾久不見汝。汝繼母言汝已死，吾甚哀汝生之不辰也。汝父前月無故而逝，或未知歟？』言時就眉娘耳語再四，已而搖頭歎曰：『天下黑心娘子，比比然也。』眉娘哭不可仰，嫗慰之曰：『汝今後可住吾許。汝母見汝，必殺汝也。』眉娘日夜涕泣，頻欲自死，嫗頻救之。嫗一夕語眉娘曰：『汝未聞吾少年之事，有甚於汝萬萬倍，今爲汝言之，或能減汝悲懷。』吾實非本地人也。吾父姓楊，是雲和人，有田十畝，娶吾母沈氏，頗有賢德，爲鄉黨所推。吾父終日縱酒，家計日艱。吾生而腰細，人咸呼曰「細腰

。」六歲，慈母以時病棄養，吾父將吾託外氏，即往申江，購一牛頭車，為行客載重，亦頗得錢。然每為東洋車夫藐視，遂易其業，購一東洋車，得資倍於前，而又苦馬夫凌辱。『吾父歎曰，「使吾為馬夫，亦當受制於汽車夫也」。乃安之』忽一日，富春里賽寓，有一妓，名傳天娥，雇吾父車。偶於酒樓下，與同業者閒談，吾父因問曰，「此妓貌不及中人，何以生意甚佳」？『同業曰，「汝不知此乃名妓傳彩雲之雛妓耶？彩雲為洪狀元夫人，至英國，與女王同撮小影。及狀元死，彩雲亦零落人間。庚子之役，與聯軍元帥瓦德斯辦外交，玻璃廠之國粹，賴以保存。瓦德斯者，德意志雄主推轂之臣，乃慕彩雲之風流，詔入禁內，常策駿馬，出入宮門。是故人又歎之曰，『會臥龍牀者。』又聞任長嘗充彩雲譯官；今彩雲老矣，神女生涯，令人有尊前白髮之感耳。『吾父聞至此，不覺鼓掌而歎曰，「然則此人亦名留青史矣。」』『吾父思久之，私謂，「此一粉頭耳，計今夕車所停二十餘處，顧曲之人，何止半百。一人一金，已足吾一歲之需。思吾女細腰已長成，容貌勝此女多多，吾何不攜來，令學歌舞，吾何愁不為封翁？他日吾女或亦名垂竹帛，正未可料。」』其歲，挈余至申江，託余於一蘇州婦人，命余呼之為母

•明年，余藝成，始知命薄而背人揾淚也。吾父得貲，僅足度日及吸烟之費。吾父常念余孤苦，欲贖余歸。初余落籍，余父僅收四十金，而是時余身價已漲至三千；余父何處得金贖余，唯有忍淚吞聲而已。『更一年，余父一貧如故，來申欲一見余面，假母亦不見許。吾餓不加食，寒不加絮。房中有侍兒曰阿崔，容態潤媚，客多悅之，常與我商量曰，「身爲女子，薄命如斯，止得強顏歡笑，如遇性情中人，即可事之；不必富人，亦不必才子。」』余思其言有至理。然而余視過客，無一善裔，正如過客之視余儕，無一貞靜之人也。『逾日，有廣東胡別駕，慨然以四千金爲余脫籍。余喜不自勝，以爲從此可報父恩於萬一；豈知余出苦海，而余父已歿數月，亦實命不猶也已。吾夫帶余來香港，家人與我均無緣分。我身世至此，雖欲上順翁姑，下懷姊妹，而翁姑姊妹，咸以我爲外江妖怪。吾夫又日日虛詞詭說，視我爲一玩具；既不得家庭之樂，豈有人生之趣？我委頓牀枕之日，即秋扇見捐之時。我在雲和雖貧窶，或有鄉人憐我，今即一下堂倡女，誰復能一顧耶？』嫗言畢，於燈下重理其麻，續曰：『吾今日日爲店家壓麻爲線可時少資自贍，亦不欲怨天尤人，但怨命耳！』眉娘聽嫗言，低鬟垂淚久之，婉語慰嫗曰：『嫗

勿憂。吾聞天無絕人之理，吾當為奴婢，覓一棲身之所，然後助嫗度口，接歡笑。』嫗聞言喜極，抱眉娘哭曰：『謝上蒼憐我也。』眉娘乃傭身於煙館，夕宿嫗家。忽一日，眉娘見獨孤生翻然而至，踞榻捉一煙客，徐喻之曰：『吾四方覓汝久矣，汝非蔣少軒之友乎？何以始謀其財，繼害其命，而終奪其妻也？』煙客驚震，跪於地曰：『吾知罪過。吾與少軒在東陽讀書，甚相愛。吾之所以至今日窮無所依者，均聽信其妻之言耳。今其妻已嫁一司令官，亦少軒同學。吾今殊追悔前此所為，望饒命也。』生即出劍割其兩耳，縱之去。時坐客皆歔欷感歎，眉娘遂出拜生，生喜眉娘無恙。煙館主人，備聞生及眉娘之事，慕生之義，而歎眉娘之苦。主人遂請於生及嫗，收眉娘為髮妻。後眉娘兒女成羣，遇嫗如己母。生為其友復讎之後，喜眉娘有託，即赴邊州，既見周大，問阿蕙何在？周大曰：『嫁矣。』生曰：『無所苦否？』周大淚漣漣答曰：『嫁一木主耳。』生叩其詳。周大曰：『初阿蘭去後，姨氏即將阿蕙許嫁梁姓外孫，而不與阿蕙言其事。今春過門之期將至，始具言於阿蕙，阿蕙故婉順，不逆姨氏意。詎知阿蕙嫁前數日，梁氏子瘵癆而卒。『姨氏問阿蕙意旨向背，阿蕙曰：「既許於前，何悔後：」』『姨氏喜

曰，「善。汝若不嫁至其家，卽吾門亦無人過問。」』『阿蕙遂依期出嫁，吾亦隨往。其家故巨宅，先見老蒼頭，抱木主出，接阿蕙至禮堂，紅燈綠彩；阿蕙扶侍女，拜木主行婚禮旣畢。旋過鄰廳，卽其夫喪屋也，四顧一白如雪。其姑乃將縞素衣物，親爲阿蕙易之，阿蕙卽散髮跪其夫靈前，慟哭盡禮，吾不忍久視。旣歸，常念阿蕙幽閑貞靜，今世殆若鳳毛麟角。阿蕙時一歸省姨氏，言翁姑視之甚厚，未嘗言及身世。如阿蕙者，復何人也？』周大言訖，生默不一言，出腰間劍令周大焚之，紙焉。自後粤人亦無復有見生及周大者云。惟阿蕙每於零雨連綿之際，念其大父，阿姊，獨孤公子不置耳。

碎簪記

余至西湖之第五日，晨餐甫罷，徘徊於南樓之上，鐘聲悠悠而逝。遙望西湖風物如恆，但與我遊者，乃不同耳。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獨遊者九次，共曇諦法師一次，共法忍禪師一次，共鄧繩侯，獨秀山民一次，今卽同莊湜也。此日天氣陰晦，欲雨不雨，故無遊人；僅有二三采菱之舟，出沒湖中。余忽見楊柳毵毵之下，碧水紅蓮之間，有

扁舟徐徐而至。更視舟中，乃一淡裝女郎；心謂此女遊興不淺，何以獨無伴侶？不移時，舟停於石步，此女風致，果如仙人也！至旅邸之門，以吾名字叩閽者，閽者肅之登樓。余正駭異，女已至吾前，盈盈爲禮，然後赧然言曰：『先生幸恕唐突。聞先生偕莊君同來，然歟？』余漫應曰：『然。』女曰：『妾爲莊君舊友，特來奉訪。敬問先生，莊君今在否？』余曰：『晨朝策馬自去，或至靈隱，天竺間，日暮歸來，亦未可定。君有何事？吾可代達也。』爾時女若有所思，已而復啓余曰：『妾姓杜，名靈芳，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敬乞傳語莊君，明日上午惠過一談。但有瀆清神，良用歉仄耳。』余曰：『敬聞命矣。』女復含赧謝余，打槳而去。余此際神經，頗爲此女所擾。此何故哉？一者：吾友莊湜恭愼篤學，向未聞與女子交遊，此女胡爲乎？二者：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何由知吾名姓？又知莊湜同來？三者：此女正當綺齡，而私約莊湜於逆旅，此何等事？若謂平康挾瑟者流，則其人儀態萬方，非也。若謂莊湜世交，何以獨來訪問，不畏多言耶？余靜坐沉思，久乃瞿然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余立意既定；抵暮，莊湜歸，吾暫不提此事。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六號

室客共幾人？』曰：『每女幷婢三人。』曰：『從何處來？』曰：『上海。』曰：『有幾日住？』曰：『飯後乘快車去。』余思此時卽使莊湜趨約，亦不能及，又思此亦細事，吾不語莊湜，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又明日爲十八日，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並觀三牛所牽舟，莊湜倦不果行。迄余還已燈火矣，余不見莊湜，問之閽者，閽者云其於六句鐘得一信，時具晚膳，獨坐不食，須臾外出，似有事也。余卽往覓之，沿堤行至斷橋，方見莊湜，臨風獨盼。余曰：『露重風多，何爲不歸？』莊湜不余答，但握余手，順步從余而返。至旅邸，余罷甚，卽就寢，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余至夜半忽醒，時明月侵簾，余披衣卽簾窺下之，湖光山色，一一在目，此景不可多得。余欲起莊湜同觀，正衣步至其榻，榻空如也。余卽出樓頭覓之；時萬籟俱寂，瞥眼見莊湜立枯欄前。余自後憑其肩藉月光看其面，有無數淚痕。余問之曰：『子何思之深耶？』莊湜仍不余答，但悄然以巾掩淚。余心至煩亂，不知所以慰之，惟有強之就榻安眠。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余不知之，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翌朝，余見莊湜面灰白，雙目微紅，食不下咽，其心似曰：『吾幽憂正未有艾。吾殆無機復吾常態，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飯罷，余莊容

語之曰：『子自昨日神色大變，或有隱恫在心，有觸而發，未嘗與吾一言，何也？試思吾與子交厚，昨夜覘子情況，使吾與子易地而處，子情何以堪？』此時余反覆與言，終不一答。余不欲擾其心緒，遂與放舟同遊，冀有以舒其憂鬱，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念思莊湜天性至厚，此事不欲與我言者，必有難言之隱。昨日閽者所云得一信，甯非女郎手筆？吾不欲與莊湜提女子事者，因吾知莊湜用情眞摯，而年齡尚輕，恐一失足，萬事瓦解。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今茲據此情景，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有莫大關係。吾老於憂患矣，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何哉？余同莊湜既登孤山見「碧睛國」人數輩，在放鶴亭游覽。忽一碧睛女子高歌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女歌畢，即聞空谷作回音，亦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時一青年繼曰：『Oh! you kid!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空谷作抗音如前。遊人均大笑，余見莊湜亦笑；然而強笑不歡，益增吾悲耳。連日天晴湖靜，余出必強莊湜同行。余覘莊湜愁潮稍退，漸歸平靜之境。然莊湜瘦不勝衣，如在大病之後；吾則如泛大海中，但望海不揚波，則吾友之心，庶可收拾。一日莊湜忽問余曰：『

吾騎馬出遊之日，曾有老人覓我否？』余卽曰：『彼日覓子者，非老人，乃一女郎。』莊湜愕視余曰：『女子耶？彼曾有何語？』余始將前事告之，並問曰：『彼女子，何人也？』莊湜思少間，答曰：『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余曰：『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興，故未言之。』今玆反使我不能無問者，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吾思書必爲彼女子所寄。然耶？否耶？』莊湜急曰：『否。乃叔父致我者。』余又問曰：『然則書中所言，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莊湜曰：『彼女過訪，實出吾意料之外。君言之，我始知之。』余又問曰：『如彼日子未出，亦願見彼女子否？』莊湜曰：『不願見之。』余又問曰：『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彼老人，何人也？』莊湜曰：恐吾叔父來遊，不相値耳。』亡何，秋老冬初，莊湜束裝歸去。余以腸病復發，淹留湖上，或觀書，或垂釣，或吸呂宋煙，用已吾疾；實則腸疾固難已也。他日，更來一女子，問莊湜在否？余曰：早已歸去。』余且答且細瞻之，則容光靡豔，丰韻娟逸，正盈盈十五之年也。女聞莊湜已歸，卽惘惘乘軒去。余沉吟歎曰：『前後訪莊湜者兩人，均麗絕人寰者也。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然二人均以不遇莊湜，憂形於色，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

無疑矣。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又思莊湜曾言不願見前之女子。今日使莊湜在者，願見之乎？抑不願見之乎？吾今無從而窺莊湜也。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唯情耳。莊湜宵深掩淚時，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特其情史，未之前聞。余又深信莊湜心無二色。昔人有言：『一絲既定，萬死不更。』莊湜有焉。今探問莊湜者，竟有二美，則莊湜之不幸，可想而知。哀哉！恐吾良友，不復永年。故余更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

半月，余亦歸滬。行裝甫卸，即訪莊湜。其嫗云：『湜日來忽發熱症，現住法國醫院。』余馳院視之。莊湜見余，執余手，不言亦不笑。余問之曰：『子病略愈否？』莊湜但點首而已。余撫其額，熱度亦不高。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故余亦無言，默坐室內，可半句鐘，見莊湜閉瞼而臥。適醫者入，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醫者謂其病症甚輕，惟神經受傷頗重，幷屬余不必與該往事。醫者既行，余出表視之，已八句鐘又十分矣。余視莊湜仍貼然而睡，起立欲歸。方啓扉，莊湜忽張目向余曰：『且勿遽行。正欲與君作長談也。』余曰：『子宜靜臥，吾明晨再至。』莊湜曰：『吾事須今夕告君。君請坐，吾得對君吐吾衷曲，較藥石爲有效驗。吾見君時，心緒已甯。更有一事

：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約於九句鐘來院。頃醫者言明，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於吾爲第一見，故吾邀君陪我；或吾辭有不達意者，君須助我。君爲吾至親愛之友，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顧此子向未謀面，今夕相逢得君一證吾心迹，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於事滋佳』。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不似帶病之人，余心始釋。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實生平所未經。蓋男女慕戀，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眞誠求我，我何忍却之，余復默坐。少間，女郎已至，駐足室外。莊湜略起，肅之入，余鞠躬與之爲禮。莊湜肅然言曰：『吾心慕君，爲日非淺。今日始覩芳範，幸何如也。』此際女郎雙頰爲酡，羞赧不知所對。莊湜復曰：『在座者，即吾至友曼殊君，性至仁愛，幸勿以禮防爲隔也。』女始低聲應曰：『知之。』莊湜曰：吾無時不神馳左右。無如專多乖忤，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實不得已。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女復應曰：『知之。』莊湜曰：『余遊西湖之日，接叔父書，謂聞人言，君受聘於林姓，親迎有日，然歟？』女容色慘沮，而顫聲答曰：『非也。』莊湜繼曰：『如此事果確者，君將何以……？

』語未畢，女截斷言曰：『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也！』莊湜心爲摧折，不復言者久之。女忽問曰：『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潮，令叔已知之耶？』莊湜曰：『或知之也。』女曰：『妾湖上訪君未遇，令叔亦知之耶？』莊湜曰：『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女曰：『令叔今去通州，何日歸耶？』莊湜曰：『不知』。女郎至此，欲問而止者再。已而囁嚅問曰：『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與妾同鄉同塾，其人柔堪淑嘉也。』莊湜曰：『吾居青島時，曾三次見之，均吾嬸紹介。』女曰：『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是彼告我者。彼今亦在武林，未與湖上相遇耶？』莊湜曰：『且未聞之。』此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子行後，果有女子來訪。』女驚向余曰：『請問先生，得毋密髮虛鬟，亭亭玉立者歟？』余曰：『是矣。』莊湜聞言，淚盈其睫。女郎蹶然就榻，執莊湜之手泫然曰：『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莊湜曰：『天不從人願者，碎之可爾』！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余乃勸女郎早歸，俾莊湜安歇。女郎默默與余握手，遂淒然而別。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即會晤之終也！

余既別莊湜靈芳二人而歸，輾轉思維，終不得二子眞相。莊湜接其叔書，謂靈芳將

結縭他姓，則心神驟變，吾親證之；是莊湜愛靈芳眞也。余復思靈芳與莊湜晉接時，雖寥寥數語，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其手心熱度頗高，此證靈芳之愛莊湜亦眞也。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事或爲其叔中梗耳。莊湜云與蓮佩凡三遇，均其嬸氏引見，則蓮佩必爲其叔嬸所當意之人。靈芳問我，「密髮虛鬟，亭亭玉立；」此八字者，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湜之女郎而外，吾固不能遽作答辭也。然則所謂蓮佩女士者，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第未審莊湜亦愛蓮佩如愛靈芳否？蓮佩亦愛莊湜如靈芳否？旣而余愈思愈見無謂，須知此乃莊湜之情關玉扃，並非屬我之事也；又奚可以我之理想，漫測他人情態哉？余乃解衣而睡，遂入夢境。顧夢境之事，似與眞境無有差別。但以我私心而論，夢境之味，實長於眞境滋多，今茲請言吾夢——夢偕莊湜靈芳蓮佩，三子，從帶錦橋泛棹裏湖，見四圍荷葉，已殘破不堪，猶自戰颸不已。時或瀉其淚珠，一似哀訴造物；余憐而顧之，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吾非乞憐於爾，爾何不思之甚也？』將至西冷橋下，靈芳指水邊語蓮佩曰：『此數片小花，作金魚紅色者，亦楚楚可人。先吾親見之而開，今吾復親見之而謝，此何花也？』蓮佩曰

：『吾未識之，非蘋花耶？』莊湜轉以問余，余曰：『此與蘋同種而異類，俗名「鬼燈籠」，可爲藥料者也。』言時，已過西冷橋，靈芳，蓮佩忽同聲歌曰：『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俄而歌聲已杳，余獨臥胡床之上，窗外晨曦在樹，曉風新夢，令人惘然。余飯後，復至醫院，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二當贈莊湜，莊湜靜臥榻上，昨夕之事，余不欲重提隻字，乃絮論湖上之遊；明知此於莊湜爲不入耳之言，然余不得不如是也。余見昨夕女所遺簪，猶在枕畔，因謂莊湜曰：『此物子好自藏之。』莊湜開眸微覩，則搖其首，余爲出其巾裹之，置枕下。已而莊湜向余曰：『吾嬸晨朝來言，吾叔將歸，與吾同居別業。』余曰：『令叔年幾何？』莊湜曰：『六十一。』繼曰：『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然吾心愛靈芳，正如愛吾叔也。』余順問曰：『靈芳之兄何人也？』莊湜曰：『吾同學，而肝胆照人者也。』余曰：『彼今何在？』曰：『瑞士。』余曰：『有書至否？』曰：『有，書皆爲我與靈芳之事者。』余曰：『云何？』曰：『勸我邀求阿嬸，早訂婚約。但吾嬸之意，則在蓮佩。』余曰：『蓮佩何如人耶？』曰：彼爲吾嬸外甥；幼工刺繡，兼通經史，吾嬸至愛之。』余即接曰：『子亦

愛之如愛靈芳耶：』莊湜微歎而答曰：『吾亦愛之如吾婦也』。余曰：『然則二美并愛之矣。』莊湜復歎曰：『君思「弱水三千」之義，當識吾心。』余曰：『今問子，心所先屬者阿誰？』曰：『靈芳。』余曰：『子先覿面者爲蓮佩，而先屬意者乃靈芳，其故可得聞歟？』曰：『前者吾遊京師正袁氏欲帝之日。某要人者，吾故人也，一日，招我於其私宅。酒闌，出文書一紙，囑余譯以法文。余受而讀之，乃通告列國文件，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以證天下歸心袁氏。余以此類文句，譯成國外之語，均虛妄怪誕，諂諛便辟之辭，非余之所能勝任也，於是敬謝不敏。某要人曰，「子不譯之，可；今但慫子聯名於此，願耶？」余曰「余非外交官，又非元老，何貴署區區不肖之名？遂與某要人別。三日，有巡警提余至一處，余始知被羈押。時杜靈運爲某院祕書，聞吾爲奸人所陷，鼎力爲余解免，事後棄職，周遊大地，今羈瑞士。靈運弱冠失父，偕靈芳遊學羅馬四年，兄妹俱有令名者也。當余新歸海上，偕靈運卜居湧泉路，肥馬輕裘與共。靈運將行。余與之同撮一小影，爲他日相逢之劵。積日靈運微示賢妹之情，拊余肩而問曰，「亦有意乎」？余感激幾爲泣下。其時吾心許之，而未作答詞焉。吾思三日，乃將靈

運之言聞于叔嬸，叔嬸都不贊一辭，吾亦置之不問，一日靈運別余，翛然自去。靈運情義，余無時不深念之；顧雖未見其妹之面，而吾寸心注定，萬刦不能移也。』余曰：『子既愛之，而不願見之，是又何故？』莊湜曰：『始吾不敢有違叔父之命也。』余曰：『佳哉，爲人子姪，固當如是。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亦以子天眞誠篤，一經女子眼光所攝，萬物獲免。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至，非猜薄靈芳明矣。吾今復有一言進子，以常理度之，令叔必爲子安排妥當；子雖初心不轉，而蓮佩必終屬子。子若能急反其所爲，收其嚮靈芳之心，邇向蓮佩，則此情場，易作歸宿；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不然者，異日或有無窮悲慨。子雖入山，悔將何及？』余言至此，莊湜面色頓白，身顫如冒寒。余頗悔失言，然而爲莊湜計，舍此再無他言可進。余待莊湜神息少靖，乃去。

數日，其叔嬸果挈莊湜居於江灣之別業。余往訪之，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坐籐椅之上，且觀且搖其膝。莊湜引余至其前曰：『阿叔，此吾友曼殊君，同吾遊武林者也。』其叔聞言，乃徐徐脫其玳瑁匡大眼鏡，起立向余略點其首，問曰：『自上海來乎？』

余曰：『然』。又曰：『吾聞汝足跡半天下，甚善，甚善。今日天色至佳，汝在此可隨意遊覽。』余曰：『敬謝先生。』時侍婢將茶食呈于籐几之上。莊湜引余坐定，其叔勸進良殷，以手取山楂糕，糖蓮子分余，又分莊湜。余密覘其爪甲頗長，且有黑物，藏於爪內；余心謂墨也，彼必善爪書。茶既畢，莊湜導余觀西苑。余且行且語莊湜曰：『令叔和藹可親。子誠自明心迹，於事或有濟也。』莊湜曰：『吾叔恩重。所命靡不承順。獨此一事，難免有逆其情意之一日；故吾無日不耿耿於懷。迹吾叔心情，亦必知之而憐我。特以此屬自由舉動，吾叔故謂蠻夷之風，不可學也。』爾時隆隆有車聲。莊湜與余卽至苑門。車門既啓，一女子提其纖褧下地，余靜立瞻之，乃臨存湖上之第二女郎也。女一覗余，卽轉目而視莊湜，含嬌含笑，將欲有言。余知莊湜中心已戰慄，但此時外貌矯為鎮定。女果有言曰：『聞玉體有恙，今已平善耶？』莊湜曰：『謝君見問，瘉矣。』女曰：『吾前歸自青島，卽往武林探君，不料君已返滬。』言至此，迴其清盼而問曰：『曼殊先生歸幾日矣？』余曰：『歸已六日。』女少思，已而復問莊湜曰：『湖上遇靈芳姊耶？』莊湜曰：『彼時適外出，故未遇之。』女急續曰：『然則至今亦未之見面耶？』此語

似夙備者。斯時莊湜實難致答，乃不發一言。女凝視莊湜，而目中之意，似曰：「枕畔贈簪之時，吾一一知之矣！」少選，侍婢請女入。余同莊湜往草場中，徘徊流盼，忽而莊湜顏色慘白，凝立不動；余再三問之，始曰：「余思及蓮佩前此垂愛之情，及阿嬸深恩，而吾今茲愛情所羈，乃乖忤如是，中心如何可安？復悟君前日訓迪之言，吾心房碎矣！」余見莊湜憂深而言婉，因慰之曰：「子勿戚戚弗甯。容日吾當代子陳情於叔，或有轉機，亦未可料？實則余作此語，毫無把握。然而溺於愛者，乃同小兒，其視吾此語，亦如小兒聞人話餅；莊湜又焉知余之所惴惴者耶？余辭莊湜歸，中途見一馬車，瞥然而過；車中人即蓮佩也，其眼角頰紅。余心歎此女實天生情種，亦橫而不流者矣。方今時移俗易，長婦姹女，皆競侈邪，心醉自由之風。其實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貨，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而謀利祿。自由之女，愛國之士，曾遊女市倡之不若，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蓋余此次來滬，所見所聞，無一賞心之事。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余平心而論，彼負輸抑塞磊落之才，生於今日，言不救世，學不匡時；念天地之悠悠，唯有強顏歡笑，情鬱於中，而外貌矯爲樂觀。迹彼心情，苟謂諸國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

則亦未也。迄余行至黃浦，時約十句鐘，捫囊只有銅板九枚。心謂爲時夜矣，復何能至友人住宅。昔余羈異國，不能謀一宿，乃住驛路之待客室，吸烟待旦；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余巡至一報館，訪某君。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持管疾書，見余笑曰：『得毋謂我下筆千言，胸無一策者耶？』余曰：『此不生問題者也，夜深吾無宿處，故來奉擾。』某君曰：『甚善。吾有烟榻，請子先臥，吾畢此稿，即來共子聚談。吾每日以「動爵動爵，入閣入閣」諸名詞見累，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余問曰：『子於何時就寢？』某君曰：『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子不知報館人，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爲準則耶？』余曰：『然則聽我去睡。明晨五六句鐘，適吾起時也。』某君曰：『子自臥，吾自爲文。』余乃和衣而睡。明晨，余更至一友人家。友人顧問余曰：『子冬衣猶未翦裁。何日返西湖？』余曰：『未定。』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子取用之。』余接金，即至英界購一表，計七十圓。意離滬時以此表還贈其公子上學之用，亦達其情。余購表後，又購呂宋烟二十圓之譜，即返向日寄寓友人之處。翌日，接莊湜箋，約余速往。余既至，莊湜即牽余至臥室，細語余曰：『吾婚明日往接蓮佩來此同住；吾今殊難爲計，最好君亦暫寓

舍間，共語晨夕。若吾一人獨居，彼必時來纏擾。彼日吾冷然對之，彼悵惘而歸，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婿也。』余曰：『尊婿尙有何語？』莊湜曰：『此消息得之侍婢，非吾婿見告者。』余曰：『余一週之內，須同四川友人重走西湖，愧未能如子意也。』莊湜曰：『使君住此一週亦佳；不然者，吾唯有逃之一法。』余即曰：『子逃向何處？』莊湜曰：『吾已審思，如事迫者，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州，或長江一帶商埠。』余曰：『靈芳知子意否？』莊湜曰：『病院一別，未嘗再見，故未告之。』余曰：『善，余來陪子住，細細商量可也。子若貿然他遁，此下下策，余不爲子取也。』余是日即與莊湜同居；其叔婿遇余，一切殷渥，余甚感之。明日，蓮佩亦遷來南苑，所攜行李，甚簡單，似不久住也者。余見莊湜與蓮佩每相晤面，亦不作他語，但莞爾示敬而已。有時見蓮佩竚立廳前，莊湜則避面而去，蓮佩故心知之，而無如何也。一日天陰，氣候頗冷，余同莊湜閒談書齋中，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糕進曰：『此燕小姐新製，囑饋公子幷客。』莊湜受之。侍婢去未移時，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問起居。莊湜此時無少驚異，亦不表殷勤之貌，但曰：『多謝點心。請燕小姐坐近爐次，今日氣候甚

寒也。』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乃斂裾坐於爐次，蓋服西裝也。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披其領角，束桃紅領帶，狀若垂巾；其短裾以墨綠色絲絨製之；着黑長襪，履十八世紀流行之鳥。乃玄色天鵝絨所製，尖處綴桃紅 Ribbon；不冠，但虛鬟其髮，兩耳飾鑽石作光，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余見莊湜危坐，不與之一言，余乃發言問曰：『燕小姐，嘗至歐美否？』蓮佩低鬟應曰：『未也。吾意二三年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若美洲，吾不願往，且無史跡，可資憑眺；而其人民以 Makemoney 爲要義，常曰：「Two dollars is better than one dollar.」視吾國人，直如感耳，吾又何顏往彼都哉？人謂美國物質文明，不知彼守財虜，正思利用物質文明，而使平民日趨於貧。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氣而能買者，早爲彼輩吸收盡矣！」此語一何沉痛耶？』言已，出素手加煤於爐中。莊湜乘間取書自閱。蓮佩加煤既已，遂辭余兩人，迴身斂裾而去。余語莊湜曰：『斯人恭讓溫良，好女子也。』莊湜愁歎不語。余乃易一新呂宋烟吸之，未及其半，莊湜忽拋書語余曰：『此人於英法文學，俱能道其精義，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五年有半，匪但容儀佳也。此人實爲我良師。吾深恨相逢太早，至反不願見

之，嗟夫，命也！』莊湜言時，含淚於眶。頃之，謂余曰：『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其兄久無書至，吾正憂之。』余曰：『可。』遂同行。至靶子路，問其婢，始知靈芳母女，往崐山已數日，乃悵悵去之。比歸別業，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懷中出一函，呈莊湜曰：『是靈芳姊手筆，告我云已至崐山，不日返也。』翌日，天氣清明，飯罷，莊湜之嬸命余等同遊。其別業舊有二車，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成雙馬車，是日，蓮佩易紫羅蘭色西服；余等既出，途中行人，莫不舉首驚望，以蓮佩天生麗質，有以惹之也。俄至南京路，日已傍午，余等乃息於春申樓，進午餐焉。當余等憑欄俯視之際，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靈芳亦見余等，但莊湜與蓮佩並語，未之見，余亦不以告之。餐罷，即往惠羅彙司諸肆購物，以蓮佩所用之物，俱購自西肆者。是日蓮佩倍覺欣歡，乃益增其媚。莊湜即奉承嬸氏慈祥顏色，亦不云不樂。余即類星軺隨員，故無所增減於胸中。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贈莊湜一雙，贈余一雙；觀劇之雙眼鏡二，莊湜一，余一。諸事既畢，即往徐園，而徐家匯，而梁園，而崔圃。遊興既闌，莊湜請於其嬸曰：『今夕不歸別業，可乎？』其嬸曰：『不歸，固無不可，但旅館太不潔淨』。莊湜曰：『

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頗有幽致。如阿嬸願之，吾今夕當請阿嬸觀泰西歌劇。』其嬸即曰：『今夕聞歌，是大佳事，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為我繙譯。』莊湜曰：『善。』嚮晚，余等遂往博物院劇場；至則泰西仕女雲集，蓋是夕所演，為名劇也　蓮佩一一口譯之，清朗無異臺中人，余實驚歎斯人靈秀所鍾。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而蓮佩猶滔滔不息。忽一烏衣子弟登臺，怒視坐上人，以悽戾之音言曰：『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neither know nor want. I know God's love, and that is not weak or mild.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orror of death! it offers caressas which leave wounds, What did God auswer in the ol ivegrove,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 and prayed and prayed: 'Let tneie cup pass from me'? Did he te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uis mothr?No child: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

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莊湜之嬸問之曰：『何以不譯?』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雞。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深為感動。但莊湜之嬸，以為優人作猥辭，即亦不悅，遂命余等歸於旅邸。既歸。余始知是日為蓮佩生日也。明日凌晨，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車

地中。行久之，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低首不語，似有倦態，梨窩微泛玫瑰之色。莊湜則面色轉白；但仍順步徐行。比至廊際，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謂莊湜曰：『晨餐尙有一句半鐘，吾儕暫歇於此。子聽鳥聲乎？似云：將卒歲也。』蓮佩聞余言，引領外盼，已而語莊湜曰：『汝觀郊外木葉，半已零墜，飛鳥且絕迹，寒景行將陳於吾人畔。且言且注視莊湜，奈莊湜一若罔聞，拈其表鍊，玩弄不已。余忽見有旅客手執球網步經客室而去，余亦隨之往觀。已有二女一男，候此人於草地。余觀彼四人擊網球，技甚精妙，余返身欲呼莊湜，蓮佩同觀。豈料余至客室，則見莊湜猶凝坐梳花椅上，目注地氈，默不發言；蓮佩則假身於莊湜之右，披髮垂於莊湜肩次，哆其脣櫻，睫間頗有淚痕，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此絲巾已爲淚珠溼透。二人各知余至。蓮佩心中似謂：『吾今作是態者，雖上帝固應默許。吾鍾吾愛，無不可示人者。』而莊湜此時，心如冰雪。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必非無因；顧蓮佩芳心不能諒之。讀者或亦有以恕蓮佩之處。在莊湜受如許溫存膩態，中心亦何嘗不碎；第每一思念「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之句，即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余問莊湜曰：『尊孀睡醒未？』莊湜微曰：『

吾今往謁阿嬸。』遂稽端而去。蓮佩即起離椅，就鏡臺中理其髮，而後以絲巾揩拭其靨。余心中甚爲蓮佩淒惻，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

迨余等返江灣，莊湜頻頻歎喟，復時時細詰侍婢。是夕余至書齋覓書，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余即坐其身畔，正欲覓辭慰之。莊湜悽聲語余曰：『靈芳之玉簪碎矣！』余不覺驚曰：『何時碎之？何人碎之？』莊湜曰：『吾俱不知。吾歸時即枕下取觀，始知之。』莊湜言已，嗚咽不勝。適其蓮佩亦至，立莊湜之前問曰：『君何謂而哭也？或吾所有開罪於君耶？幸相告也。』百問不一答。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遂亦即莊湜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蓮佩歸臥室。余見莊湜戰慄不已，知其病重矣，即勸之安寢。明晨，余復看莊湜，莊湜見余，如不復識，但注目直視，默不一言。余即時請謁其叔，語以莊湜病症頗危；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冀有以助莊湜於毫末。其叔怒曰：『此人不聽吾言，狂悖已甚。煩汝語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不知：「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古有明訓耶？』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據此人病狀，乃肝經受邪之證。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三錢；南星，黃連，各二錢；陳皮，甘草，白芥子，各

一錢；水煎服，三兩劑則癒，煩爲我照料一切。」言時浩歎不置。余接方喏然而退，招侍婢往藥局配方。侍婢低聲語余曰：「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事甚怪。主母戒勿洩言於公子。」余即問曰：「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侍婢曰：「吾今早始見之，蓋以小刀自斷其喉部也。」余曰：「萬勿告公子。汝速去取藥。」及余返莊湜臥內，莊湜面發紫色，其唇已白，雙目注余而不轉。余問：「安否」累問，莊湜都如不聞。余靜坐室中，待侍婢歸。莊湜忽而搖首歎息，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然余心料無人語彼，何由知之。忽侍婢歸以藥付余，復以一信呈莊湜，莊湜觀信既已，即以授余，面色復變而爲青。余側身撫其肩；莊湜此時，略下其淚，然甚稀疏。余知此乃靈芳手筆，顧今無暇閱之。更遲半句鐘，侍婢將湯藥而進，莊湜徐徐服之：然後靜臥。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覽之。信曰：——湜君足下：病院相晤之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每思隆情盛意，即亦點首太息而已。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前日趨叩高齋，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昔日遺簪，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踐前言者也。今茲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戀戀細弱，須一意憐愛蓮姑。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有如皦日。復望君

順承令叔嬸之命，以享家庭團圞之樂，則薄命之人，亦堪告慰。嗟乎！但願訂姻緣於再世，盡燕婉於來生，自茲訣別，夫復何言？靈芳再拜。

余觀竟：一歎莊湜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而靈芳此後情境，余不暇計及之矣。莊湜忽醒而吐，余重復搓其背。莊湜吐已，語余曰：「靈芳絕我，我固諒之，蓋深知其心也。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然而……」言至此，咽氣不復成聲。余即扶之而臥，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囑侍婢好好看視，冀其明日神識清爽，即可仍圖歡聚。余遂離其病榻，歸寢室。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唯有靜坐吸煙，聯吸十餘枝，始解衣而睡，出新表視之，不覺一句半鐘。余甫合眼，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望之，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余曰：「公子氣斷矣！」余急起趨至其室，按莊湜之體，冷如冰霜。少間，其叔嬸俱至。其叔捨太息之外，無他言，唯其嬸垂淚顫聲撫莊湜曰：「汝眞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復哭。天明，余即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出新表典押，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余既典得四十金，即出，乃遇一女子，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遂問之曰：「靈姑安否？」女含淚不答。余知不佳

。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語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縊，恫哉！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故主母命我來此耳。』余聞此語，傷心之處，不啻莊湜親聞之也。遲三日，爲莊湜出葬之日，來相送者，則其遠親一人，同學一人，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而殞其天年也。既安葬於衆妙山莊，余出厚資給守山者，令其時購鮮花，種於墳前，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今茲莊湜，靈芳，蓮佩之情緣既了，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見之期，然而難也！

非夢記

吾邑汪玄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爲里黨所推，妻早亡，賸二女，長曰薇香，次曰芸香，均國色，玄度自教二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玄度世交，因遣之從玄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致，而生孜孜若無能也。玄度愛生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挈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爲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惟依其嬸劉氏。後三年，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劉意殊不屬，乃婉言曰：『待之，待之、更三年議此，未遲也。』一日，劉假無心之詞，問生曰：『

汝夢薇香否？」生翻迺不答。劉曰：「薇香好女子也，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恐不利於汝，故爲汝辭之耳。」生愈不語。過四日，生得沉疾，劉百問不一答。劉心知其理，耳語之曰：「我有甥女鳳嫻，與薇香不上下，定爲汝娶之，勿戚也。薇香但善畫，須知畫者，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豈如鳳嫻家累千金，門當戶對者耶？」生不語如故。又過五日，生病稍痊，劉大悅，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詰朝，生徐行至燕處之室，甫入，見劉與一靚妝女郎共話，女突見生，即起立欲避，生凝矚不轉。劉見生，慰問倍切，忽而微哂，引女郎之手，即問生曰：「昨日點心美乎？」生曰：「厥製滋佳。」因問所自來。劉向女郎言曰：「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彼病新瘥，食量必倍於汝。」此時女郎紅上梨窩，生肅然欲退，劉止之，笑曰：「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何也？既啖人家點心，不當道謝耶？」生如言，與女郎爲禮，女亦莞爾，斂袵下拜，此靚面之始也。停午，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生亦欣然相受。抵暮，生患又發，體中溫度，逾四十。第二日，人略清爽，復見女郎輕步溫香，捧藥而進。自是殷勤調護，彼此默不一言。一夕，生目稍瞑，忽覺有人卸枕畔引生左手，加諸鼻端聞之，復傾首以唇櫻微微親生之頸。泣

生張目而視，則女郎悄立於燈畔，著雪白輕紗衫，龐顏膩理。二人眼光頻頻相對，生中心愈覺搖搖。久之，微啓女郎曰：「阿姊悴矣。」又曰：「何事見敎？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女低鬟不應。有間，生再問曰：「孃娘安睡未？」女又不應；然見生發問，若欣欣然有喜色，卽探懷出一嵌珠小盒授生，迴身而去。厥後，生久不覩女郎，乃私叩阿娟曰：「前日女郎何人也？」阿娟笑而不答。他日又問，附耳曰：「汪家薇香，公子認得未？」既而生自念薇香貞默達禮，吾雖在病中，豈容爲我侍側；矧以香盒見貽，於禮尤悖。生不見薇香七稔，然幼小之時，知其腰纖細，髮茂密，及其雙窩動處，今日尙歷歷憶之。繼而更設一想，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非眞薇香，殆阿娟紿我耳。執盒細瞻之，異常精好，凝香如故，則又明明非夢。使阿娟之言屬實，何以容髮並不符協？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眞。綜之，此女郎非薇香，卽鳳嫺，非鳳嫺，卽薇香，舍此二人，孃娘決無遣看病榻之理。由是往復推勘，如入魔不醒，忽而急起呼曰：「阿娟，汝趣告主母，公子非薇香，卽畢生不娶也。」數日，生似愈而非愈，劉復慰曰：「汝須自甯其神，明春爲汝娶薇香也。」生自此日，爲狀微適。有僧名遣凡者，與生素舊，微窺其情，

隨時示以般若意旨，令自開悟；而生執於溺情，疑信參半。破夏，遣凡約生赴鼎湖，居報恩寺四十餘日，病仍弗瘳。一日，生泛舟過一橋，有二女行釣水邊，微風動裾，風致乃如仙人。生審覘之，的與垂髫時無參差，正薇香姊妹也；心躍然動不已，知阿娟之言果妄。既歸，訪之小沙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明日，晨齋畢，生謁玄度。玄度鑪衣垢面，而神宇高古，方伏案作畫，畫松下一老僧，獨坐彈琴，一鶴飛下。既竟，命生爲題之，生接筆搆思，少選，書一絕句曰：海天空闊九皋深，飛下松陰聽鼓琴；明日飄然又何處，白雲與爾共無心。玄度白撚其鬚曰：『字跡類女子，然小詩可誦也？』已而告生曰：『吾來已兩月，一二日須返里，爲先人修墓。汝輭弱，於此靜養爲宜，吾事畢即來看汝。』生聞言，戚然改容，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遂辭其師出門。惘惘路上，遇章媼迎面言曰：『久未見公子，公子面容瘦峭，何也？我正有無窮之言，宜加賓問，公子許我乎？』生心滋異，迴憶媼是薇香嬭母，慈祥之人也，恭謹答曰：『惟媼之命。』媼第一問曰：『頗聞人言，公子已定婚，其人麗且富也，非歟？』生曰：『未之前聞。』第二問曰：『公子髫齡時，與薇香甚相親愛，今公子憶念之乎？』生曰：『深憶之。

』第三問曰：『薇香曾有何物贈公子？』生曰：『有，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心花釵。』第四問曰：『今猶在否？』生曰：『珍藏之。』最後第五問曰：『公子愛花釵，抑愛表妹之香盒耶』？生始聳然不能爲辭，相顧良久，反問媪曰：『媪那由知香盒事？』媪不答，卽正色言曰：『薇香傾心向公子以來，匪日不思公子，密告我曰，「不偶公子，不如無生。」我深念薇香雖貧，公子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生從容答曰：『我心亦如薇香，此事稟父母之命，我實誓此心，天下女子，非薇香不娶也。』遂將得病受盒諸事，一一白媪，媪始省劉之用心，並非公子忘懷。生瀕行曰：『上帝在天，矢死不移吾志。』媪曰：『佳哉，公子之言也。公子珍重千萬，我他日會令薇香見公子，望公子勿泄於人』。生歸寺中，日思日懼，知劉果無意於薇香。一日，閑步至山門，見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知清秋亦垂盡矣。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遣凡勉之曰：『子有夙慧，我深信之，毋近淖約，自不沈煩惱之海，子其念之。』生抵家，日伺韋媪之踐其前約，忽面阿娟趨至，瞪目謂生曰：『公子且登樓，有事相告。』生果從之登樓，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遙指澤邊言曰：『公子諦視之，勿誤也。』生引鏡臨眺，遠遠一女子，倚風獨盼

，審視，赫然薇香也。俄一男子步近其前，生覺手足酥輭，墜鏡於地。阿娟扶之下樓。生幾半日不動。阿娟乘間曰：『言之，或勿訝耶？吾見此狀，不一次矣。以公子不在家，未卽進言於公子。前時公子見問，侍湯藥者何人，吾以爲薇香，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嫺也。表妹幽閑貞靜，愛公子罔有倦心，而薇香之爲人，公子今日殆有以見之矣。然公子當日要吾告主母，非若人不娶，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主母時亦有言，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然而婚姻事大，旣微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則此女何得汚吾公子？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以試公子懷抱，奈何公子不察，口口聲聲，謂非薇香不要。至於苦病連綿，今公子自思，豈可以金玉之質，爲衒女摧折，其憨眞不値薇香之一笑。公子誠能自淨其心，一依主母之命，則吾亦藉公子洪福，承迎公子，終身享有齊眉之樂。願公子審思之。』阿娟言畢，生注目視几上書篋，默不一語。明日，阿娟引鳳嫺入生之室，而告生曰：『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言已遂行。鳳嫺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表兄，玉體少安耶？』生應曰：『敬謝表妹。』二人寂然而立，空庭落葉，二人一一聽之。鳳嫺睨生睫間似有淚痕，婉慰之曰：『望蒼蒼者祐表兄無恙。』言

巳乃出。既而稍停趾，似待生發言，生果有言曰：『請表妹得閒來坐。』鳳嫺既去，生復悄然自念：移時即啓書篋，出花釵，以帨拭淚，然後褒之，呼阿娟告曰：『為我敬還薇姑，言公子家法嚴，不容久藏此物也。』一日，淡雲微雨，鳳嫺獨至生室，助生理洛衣。壁上有鏡，鳳嫺對鏡而坐，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獨有神悟。蓋鳳嫺生長蘇州，女纖纖而談蘇州之事，間以昵辭，生但唯唯。繼而坐於生側，卷其纖指央生曰：『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生猜之不中。鳳嫺微笑，執生之手，自脫珊瑚戒指，為生着之；遂以靨親生脣際，欲言而止者再，乃囁嚅言曰：『地老天荒，吾愛無極。』言已，竟以軟玉溫香之身，寘生懷裏。生自還釵之後，心緒悽愴，甚於亡國。鳳嫺備悉其事，故沾沾自喜，以為生正在迴心轉意，徐徐輸以情款，即垂手而得。劉郎時時引生，同鳳嫺遊履苑中，生益憮然，覺天下無一事一物，能令其心生喜悅者。猛憶道凡平昔所言，款款近情，殊非虛妄。作計既定，即託病，辭劉重往鼎湖。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頻使鳳嫺傳問，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嫺；而鳳嫺濃情蜜意，日益加切。一日，大霧迷漫，生晨起引目望海，海沉沉無聲。久之，亦似沈吟語曰：『世人夢中，悠然

自得真趣；若在日間，海闊天空，都無意味也。』生正在垂眉閉目，適其時微聞足音，憬然迴顧，則鳳嫺、阿娟同至。生延坐曰：『謝表妹遠道臨存。』鳳嫺曰：『我來求教，何言謝也。』忽而愕視生曰：『表兄胡為顏色猝變？寺中風露侵人，表兄今日同吾歸乎？』生乃凝思曰：『表妹勿為吾憂，吾山居樂也。』阿娟將荔支進生，鳳嫺為生擘之，此時各有心緒，脈脈不宣。阿娟既退，鳳嫺含笑問曰：『有人咏荔支詩云，「莫道紅顏多薄命，昨宵曾抱玉郎來。」二語工乎？』生似有所念，已乃漫應曰：『工』鳳嫺方欲再言，生頗踧踖；時見天際雁群，忽而中斷，至於遙遙不見，遂對鳳嫺脫口言曰：『累勞玉趾，良用歉仄。既承垂愛，今有至言相告：吾多病殆不能歸家，即於寺中長蔬拜佛，一報父母養育之恩，一修來生之果。幸表妹為白嬸娘，請嬸娘哀恕之。』鳳嫺聽言，蘊淚於睫，視生曰：『表兄，此言何謂？吾豈敢傳於尊嬸。須知吾身未分明，萬一尊嬸聞此言，以為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則吾與表兄，無相見之日；表兄彬彬溫藹之人，豈忍之乎？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顧其人弗端，人皆知之，表兄甯無所聞？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嗟夫，表兄傾聽之：海潮澌澌，是吾瘞身處也！』言訖，

嗚咽不已。此時情絪彌天而下，生莫知所可；又見鳳嫺已清瘦可憐，覺以手扶鳳嫺，恍然凝思，既而變其詞曰：『表妹既知吾言爲有因，則必宥其離世之志。表妹高義干雲，吾豈無感紉在心？適所言肆甚，須知吾心房已碎，不知爲計，還望表妹憐而恕我。表妹愼勿哭，人且來。』鳳嫺卽曰：『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生欷歔答曰：『自今以去，常接表妹歡笑，不得謂非上蒼垂慜。』鳳嫺此時，如石去心，復露其柔媚之態，抱生，以己頰偎生之頰，已而力加親吻，遂與生別。生一夕聞僧言，玄度重來寶幢養痾；擕燈參謁，則玄度病頗沈頓，二女幷侍榻側。薇香見生入，卽避座而去，芸香垂其雙睫，似不欲視生也者。玄度視生，乃無一言，時方雨甚，韋嫗堅留生宿隔院；夜已深沉，嫗持燈來視，亦甚致禮敬，已而突詰生曰：『公子前此使阿娟期薇香於澤畔，公子乃忽爽其約，而遣他人替代，宜乎薇香不與之言而返，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其時吾曾謁公子之門，阿娟答言，公子外多出，公子豈知薇香憂迫之情而憐恤之耶？薇香初意，本不欲出、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力加勸勉，始毅然聽命耳。』生聞言心爲一震，卽倉皇答曰：『此何日事，吾未嘗有是約也』。嫗思之，復曰：『是亦不能無間。然則花鈿亦非公子親

夜阿娟者耶？」生曰：「花敘幽會，親愛阿娟；今返薇香。」孀曰：「意何在也？」生曰：「此語何能答，亦不須問：今實告吾孀，吾此來鼎湖，不以當祝髮爲僧……」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乃逆吞其淚，顫聲曰：「請孀語吾親愛之人，欽去而寸心存也。」孀此時愀然作色曰：「前朝公子與，送眼流眉者，相抱而泣，涉躍其見之，此呂爲而然者耶？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吾今然後知公子矣。」孀與生對答時，薇香潛立戶外，一一俱聞之。旣返，踞椅於邑，抽刀遽欲自刎，聞其父咿啞聲，則又自止，若是者三。頃之，與芸香共寢，芸香相生儀表，決非負心之人。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猶有藕斷絲連之意，又思答孀之第一語，中心油然悟喜，意必有人誣生；則他時二人親證，自能迴復其心。是夜雨濁不止，生亦不能成寐，思孀之言，實出至誠。知前時所見，實薇香見紿於人；愈思則愈見薇香淑質貞亮，決其人無他遇。天明，將還致「未陳露於孀，深自引咎，乃歸寺汲汲無歡。無何，玄度病卒，生出資營葬於寶幢，孀遂同薇香姊妹歸鄉，生亦以劉命催離。歸時已不見鳳嫺，生始責阿嫺妄言僞証，阿嫺忐忑曰：「不敢，旣不許吾爲知音，公子當後識耳。」越日，劉謂生曰：「汝終日容色不悅，何也？汝須自珍重，

月內我爲汝定鳳嫺爲婦，臘月涓吉成禮，百年之好，吾爲汝慶。汝前謂非薇香不娶，此汝年齒尚輕，不曉世事。薇香德素何如，今姑勿論；使其人卓然貞白，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入且貌吾家世。我仔細迴環，所以必爲汝娶鳳嫺者，門戶計耳，非我故爲猜薄薇香。鳳嫺亦婉惠可愛，何悖於汝？今汝須靜聽吾言，勿爲他人所惑，此男兒立身之道也。」生跪劉之前，力爭曰：「我負薇香，獨謂義何？」劉怒曰：「汝但圖博一女子歡心，視我之言爲羼辭耶？」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迴，時日西夕，生往敂薇香之門；韋媪肅生入，生告之故，媪令薇香庭迎。是夕，月寒霜冷，生肢體戰動，無以致辭。忽進抱薇香於懷，兩人胸際沈浮呼吸，息息皆聞。良久，薇香迴其含頳之面 就生微歎曰：「君旣迫於家庭之命，則吾又豈容逾越？願自保愛，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吾銜恩戀德，以至於今者，以君或能娶我耳。不謂天心已定，何必更言？今茲猶得接君眉宇，於吾福命已足，復何憾也。」言已，突然以其葱纖，輕推生手，辭生而入，不欲以淚眼向生也。生惶懼而還，不知所以。翌晨，生忽不見蹤跡，三日並無音耗。劉以薇香誘生訟於官，官乃刑鞫薇香，薇香無言，遂押薇香於女牢，生不知也。薇香顏色憔悴，不可復言，然自念爲

生之故而受厄，甘也。薇辭家行至虎山，盤膝寂樂，乃為僧數十晨夕，憶薇香不已；請一村嫗，潛修音問。芸香得書，辭甚瑰麗。芸香不敢泄其事，便同韋嫗尋生，欲生歸，一白其姊之寃。二人至欽州，值江上盜賊蠭起，刧芸香以去。嫗望門乞食，薇香不知也。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求生之畫，累年不得，厥心蓄怨。偶遊虎山，忽見生，即歸稟有司，謂生與石劍儒同黨，今潛迹沙門，恐有犯上之事。時巡撫某公，素知生名，因親往寺中，與生閑談，甚敬愛之。臨行，密以實情告生。令即去。及生離山，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生窮寒路次，由是變易姓名 鬻畫為生。兩閱月至烟村，地去大良十數里，有老人見生行步容色可憐，款生於別館。生一夕獨坐凝思，冀伊人之入夢也。忽見鳳嫻竊步入室，容髮如舊，生驚愕欲絕。鳳嫻審視生，滅燈同坐，微微太息，然後低聲言曰：『表兄勿駭。老人吾祖也，今晨聞婢輩談客窈窕無雙，又見手筆，知是表兄。比聞官府求表兄頗急，未審何因？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生默坐不應，鳳嫻雙手攬生，淒然下泣曰：『吾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已而生依所教，作書慰劉，將避大良；鳳嫻為生儲資甚豐，將新製鳳文之綬，親為生束之。

黎旦，生別鳳嫻，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止於波羅寺。寺爲明時舊構，風景大佳，生飲水讀書，猖行自喜，人間幻景，一一付之淡忘。僧衆尊敬之。明年秋，有女眷遊息於寺；生瞥見一青衣，面容動靜，酷肖芸香，殷勤瞻矚，問其名居，不告，明晨，生於窗上得芸香手簡，始知薇香繫獄，媼流落無方，生魂膽俱喪；束裝歸家，鳳嫻已俟生久矣。劉請釋薇香，薇香出獄，自歸屋中，空無一人。生投書薇香，盡言爲僧及遇芸香之事，薇香披文下涕，輒思自裁。又恐貽生母子之忤，遂寄食於鄰媼，爲人繡花朵以自度，矢志不嫁人；或勸薇香，薇香不聽也。忽一夕，生約薇香於疎星之下，以傷切之聲言曰：『父母雙亡，亦有何樂？薇香知吾言中之意乎？』薇香俯首低聲曰：『知之。』生曰：『善，吾愛汝心神俱切，顧運與人忤，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今茲汝我前事，都不必提；惟吾兩人後此之心，當如何得其歸宿，則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之耳。』薇香再三歎息，乃謹容答曰：『人生爲淚，死爲魂耳。吾前此不曾謂君，毋以我累君家庭之樂乎？』生曰：『然，事勢至是，婉戀之情當卽斷絕。然而天地綿綿；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亦有以教我作人不？』薇香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女子不嫁，尋常事耶。』生反

殺與言、終無動志，乃跪微香之前，言曰：『汝不嫁人，我亦終吾身不娶。嬸娘如見逼者，有死而已。』微香扶生於懷，言曰：『是何言耶？君殊亦未爲吾計也。須知吾之處境、實不同君；君如學我，是促吾命耳。若果愛我者，舍順而外，無第二義。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承順尊嬸，一不辜尊嬸之恩，二不負鳳嫻之義。吾今生雖不屬君，但得見君享團圞之福，則所以慰我者，不已多乎？』言至此，以指示生曰：『有人。』生迴望，則鳳嫻矗立於後，月光如何，生不能見，但聞鳳嫻微微一歎曰：『彼何人者？』生枯立如石人，鳳嫻卽曰：『嚮也阿娟謂此女眼色媚人，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生復迴視，知微香已去，因歎曰：『賢哉微香乎。』鳳嫻卽曰：『此言良信，表兄盍有以成其志耶？』生仰天而噓，少間，問鳳嫻曰：『其言一一諦聽否？』鳳嫻但凝睇而不答；須臾，以腕伏生胸次，言曰：『表兄愛之，固其宜矣；獨弗體尊嬸之心，而云終身不娶，抑以我不肖，弗屑締盟耶？』言時，嬌泣不止，生知不必更語，爲扶將入歸。明日生接薇香書，書僅數言，生不食而泣，三詣微香，終不復見。劉與鳳嫻極力慰解，會遺凡來訪，劉便使生經營行裝，與遺凡重遊大良，冀遺凡有以收束其心。出門，途中見兩麗人

，騎細馬而來。其前一人，顧盼不捨，其後一人，微微以目示意，令生相隨。生知是芸香，心驟喜，意此行必得薇香迹兆，足不覺隨其後而步。俄至一巨閥，邑邑徘徊，至日暮，忽見韋媪出，漫向生曰：『公子佳乎？』且言在欽州遇盜，與芸香分散，月前乞食經此，託天之庇，復得與芸香相會。芸香自遭刦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今即此家女公子侍兒也。生問薇香安居？媪聞言恨且歎曰：『尊孀眞不諒人！』遂執生手，歎喟頻頻。生戰慄曰：『媪語我，薇香安在？』始終不答一言，生趨而返。明日，曉鐘未發，不辭遣凡而去。生與薇香纍戀事，遣凡微有所聞。爾日，徧覓生不得，即馳至生家；生亦未返，乃呼阿娟細詰其事，阿娟略述之。遣凡曰：『薇香今在何許？』阿娟曰：『薇香自作書給公子，謂初心已易，即日如大良，囑公子無庸懷顧。因微即兆於彼夕也。』遣凡曰：『然則薇香死矣，汝親見其死狀否？』阿娟云：『韋媪語我，有得棄屍於江側者，薇香遺物也；兼囑勿言於公子。』遣凡沉思曰：『公子歸來，汝誠勿以此告之。』爾時鳳嫻在旁，泣詢生歸期，遣凡徐曰：『以我思之，或有相見之日。』其後年春，遣凡行次五指山，遇一執役僧，即生也，見遣凡不談往事。逾數月，遣凡見生山居寧謐，

遂卷單而別。

天涯紅淚記

第一章

湣歎之歲，天下大亂，燕影生以八月二十一日倉皇歸省。平明，辭高等學堂，諸生咸返鄉間。堂中唯餘工役叢集廚下，蹙蹙不安，知有非常之禍。街上不通行旅，唯見亂兵攢刃蹀躞。生盡棄書籠，促步出城，至小南門。童謠云，「職方賤如狗，將軍滿街走，」心知不詳。生既登舟，舟中人咸擱愁於面，蓋自他方避難而來，默不一語，輒相窺望。時有卜者為人言休咎，生靜立人叢中，心儀卜者俊邁有風；卜者亦數目生，似欲有言而弗言。忽而城內炮聲不斷，舟中人始大譁，或有掩淚無言者，舟主是英吉利人，即令啓舷。舟行可數里，生迴注城樓之上，黑煙突突四起。是日天氣陰晦，沿途風柳飄蕭

，生但默禱梵天帝釋庇佑，平安到家，拜仁慈母氏；世亂本屬司空見慣也。

亡何，生既甯家，生之父母，方製重九糕，女弟製飛鸞餅子。母見生大喜曰：『謝上蒼祐吾兒無恙，果歸矣。』即傳言侍女陳晚膳，生視之，紅豆飯也。

母言：『今日爲重九佳節，家中羅賑羅飯，年年如此。』

飯後，女弟問生亂事甚煩。生垂涕曰：『嗟夫！四維不張　生民塗炭，甯有不亡國者？今吾但知奉承阿母慈祥顏色可耳。』

一日，母命遊聖恩寺；聖恩寺者，古寺也。旁午，道出碧海，憩夕陽樓，觀濤三日。復徑西北，涉二小水，不復知遠近矣。生至一處，湖水周環新柳，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更前則爲山谷。生心謂人間無此淸逸，徘徊流盼，微聞異音如鳴環佩。母云：『大有景處，昔人稱彈箏谷，殆指此歟？』生解騎扶將母氏，賃漁莊居焉。時爲暮春，猶帶微寒，斜月窺簾，花香積水。生乍聽疎籬之外，有人低詠曰：

石龜尙懷海　　我甯忘故鄉

生審此聲凄麗，必出自女子，心生怪異。

翌日，天朗無雲，湖水澄碧。生辭母氏出廬，縱步所之，仰望前面山脈，起伏曲折，知游者罕至。湖之西，古榕甚茂，可數百年物也。生繞林外觀之，見飛泉之下，有石樑通一空冥所在，生喜，徐徐款步，不覺穿榕林而出，水天彌望，生不知其爲湖爲海。讀吾書者思之，夫人遭逢世變，豈無江湖山藪之思？況復深於患憂如生者！

生凝竚覺盤旋寂樂，沾戀不去。忽隱約中，見高柳之下，有老人踞石行漁，神采英毅，惟老態龍鍾，因遂遽就老人之側，微叩之曰：「叟之漁：漁者之漁，抑隱者之漁？可得聞乎？」

老人聞言，始舉首矚生，自顱及踵，少頃，答曰：「善哉，客之問也。無思無慮，縱意所如，漁者之漁，老夫未能也。若夫姜尙父，嚴子陵，名垂青史，後世賢之，此隱者之漁；夫隱者固非釣魚而釣名耳，老夫何與焉。」

老人言至此，收拾釣竿，以手指兩岸樹林示生曰：「老夫居是間，歷十餘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談話不過農夫田父。老夫觀客玄默有儀，無誘慕於世俗者，客其一廬游遨乎？」

生恭謹答曰：『小子既入仙鄉，此生難得。今叟見招，敢不如命？』

生隨老人行，山角凡四轉，泉水激石，泠泠作響，旣見栅岸，復行半里，得板橋。

老人笑面生曰：『至矣。』言訖，又導生行，板橋渡巳，乃過竹園，入老人茅屋矣。

老人命生坐，言曰：『吾女當來見客。客了無凡骨，可爲吾友。』生重復致謝老人厚遇。

老人旣出菜圃，生見竹壁縣爛劍一柄，几上奇石如斗大，外無地物。忽爾，老人攜其女入，修臂下垂，與生爲禮。生正視之，密髮盧鬟，非同凡豔。生問老人姓氏，並是地何名。老人都不答，但搖其首；久之，詢生奚得至此，生一一告以故，老人甚欣歡。少選，老人之女捧果以進，置石几上，果丹色，大於雞子，生所未見。詢之老人，老人曰：『碩果，此土終歲產之；客食十枚，可盡日無饑渴，老夫數枚足矣。』

生剝果啖之，香甜凝舌，中有實一粒如豆。老人云：『此核可爲藥，用治外傷。』

食果畢，老人爲生談者，均劍術家言，蟬聯不覺日暮；生請告辭，歸慰慈母。老人起立曰：『且慢！吾女當以舴艋送子。吾女亦宿鄰岸姨家，子明日請再臨存，或客吾許

，可乎？』

生以母氏同來，因約老人以明日再行奉謁。老人竚立岸上，女領生登舟，舟小如芥，旣左出，始不見老人顏色。時日落崦嵫，微風送棹。生自念如是風光中，得如是名姝垂靑，復感老人情極眞朴，以爲天壤間安得如是境域？實令生無從着思。猛憶老人垂綸之際，面帶深憂極恨之色，意者老人其任俠之流歟？生此時心事乃如潮湧，於是正襟危坐，逕問女曰：『名姝何姓？地是何名？望有以見敎也！』

女赧然良久，嚶然而呻曰：『吾稟老父之命，未能遽答先生，幸先生容之。老父固有隱懷，先生善人，異日或有以奉述於先生之前耳。昨日馬上郎君，投止姨氏隣家，非先生也耶？』

生曰：『誠不慧也。不慧奉母遊名刹，不圖失道至此；然母氏正樂是間風物。敢問名姝，昨日黃昏，何人誦陸機詩句者？名姝其或識斯人否？』

女聞生言，低首無語。生覷女雙窩已泛淡紅，復覷女兩手瑩潔如雪，襯以蔚藍天色，殆天仙也。生自省唐突，乃迴視前岸，漁燈三五，母氏已立堤畔。生啓女曰：『余母

望余久，敬謝名姝棹我歸來。不然，吾步行，母氏遲余矣。」女無言，但微哂。

此燕影生第一次與絕代名姝晉接之旨，卽亦吾書發凡也。

第二章

明日，晨曦在樹，生復至老人許。老人遇生備極友愛，但仍絮絮向生言劍法。生生平未嘗學劍，顧聆老人言心動，跪求受業。老人思少間，慨然曰：「諾。」於是出劍授生，循循誘掖，生奉老人惟謹；不覺木葉戰風，淸秋亦垂盡矣。

一日，女肅然謂生曰：「吾聞人生哀樂，察其眉可知；然則先生亦有憂患乎？」鶯吭一發，生已淚盈其睫。女仰天而唏；已而出纖手扶生腰圍，令坐於樹根之上，低聲曰：「先生千萬珍重。晨來見先生鬱鬱，是以不能無問，幸恕唐突耳！」

生聞言，不禁感動於懷；心念此女肝膽照人，一如其父，匪但容儀佳也。然吾今生雖抱百憂，又奚可申訴於嬰嬰婉婉者之前？唯蒼蒼者知吾心事耳。嘗聞老人言：此女劍術亦深造而神悟，兼有俠骨，斯人直曠刦難逢者矣。生尋思至此，立墜于情網之中，不

自覺也。

忽爾，老人偕一新客至生側，謂曰：『此吾弟，剛自外歸。』

生愕然，起立恭迎，微有棖觸，揖而問之曰：『長者似曾相識？』

其人亦長揖答曰：『前此舟中卜者，憶念之乎？』

生始灑然有省，因叩行止。其人展掌笑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一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

生恍然大悅曰：『得聆謦欬，實屬前緣。舟中胡以客教？』

其人緊執生手，喟然歎曰：『良友！鄙人仰企清輝久矣，顧爲羅網所隔。不憶江上吾屢欲與良友晤談而未果耶？然吾既斷彼傖右臂，今對良友，可告無愧。彼傖者，耀武揚威，殘賊人民之某將軍也。姑隱其名，以存忠厚。今且語良友以吾何由知君高義干雲，博學而多情者也。』

言矣，出小影一幅示生曰：「此君玉照，即聶日女郎臨別親授鄙人，且言曰，「妾生生世世感戴弗忘之人，或因相遇，幸爲口述，妾雖飄零，依然無恙，並爲妾貢其誠款。或者上蒼見憐，異日猶有把晤之期。報恩於萬一，亦未可料！」女郎言已，淚如綆縻。鄙人故珍藏之。今茲女郎情愫已達君前，即此玉照亦敬以還君耳。」

生太息曰：「甚矣哉！情網之罥人也。此女以無玷之質，生逢喪亂，遇人不淑，致令流離失所。然而哀鴻遍野，吾又何而一一拯之，使出水火之中耶？此女既云無恙，深感天心仁愛，復願長者爲言其詳。」

其人撫膺續曰：「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至於任俠之流，爲人排難解紛，亦所受於天耳！……」

慘世界

本書係法國大文豪雨果氏的一部不朽的巨著，在世界文壇上爲最偉大最成功的文學作品，牠的出版奠定了作者在文壇上的地位。書中敍述滑鐵盧戰爭中一串偉大的史實，反映當時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內容悲慘悽惻，強烈叩人心弦；一切悲哀小說無出其右，世界各國均有譯本，其價值可知，譯者蘇曼殊先生。一代天才，本書經其意譯，更爲動人，名著名譯洵爲難得。

編者誌言

第一回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

話說西曆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一日天色將晚，四望無涯，一人隨那寒風落葉，一片悽慘的聲音，走進法國太尼城裏。這時候將交冬令，天氣寒冷。此人年紀約摸四十六七歲，身量不高不矮，臉上雖是瘦弱，却很有些兒氣；頭戴一頂皮帽子，把臉遮了一半，這下半面受了些風吹日晒，好像黃銅一般。進得城來，神色疲倦，大汗滿臉，一見就知道他一定是遠遊的客人了。但是他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暫且不表。

只見當時有幾個童子，看見是遠來的生人，就跟在他的後面，只見他還沒走到二百步，便在街上泉桶裏痛飲了兩次，隨後繞一屋角轉向左邊，直走到一座衙門。他將身進去約有十五分鐘，又走出來，就和顏悅色，脫下帽子，向那坐在門旁的憲兵行禮，那憲兵也並不回答，還睜開眼睛，留神看了一回。

此人轉身就走，行不多時，來到一所客寓門前；抬頭一看，上寫着「苦巴館」；這是太尼城中有名的一個客寓。此人就放步一直進去，只見那廚房門大開，又就一直進廚房，眼睜睜的看見那鐵鍋子裏的湯，一陣一陣的冒出熱氣，那煤爐子的火光烘暖了牆壁。店主人親自下廚，忙忙碌碌的正在做些好菜。和那驛站房子裏趕車的受用。那時此人

心裏正在盤算賬目呢。

店主人猛聽得開門的聲音，瞥見來了一個新客人，也並不轉眼望他一下，但隨口問道：「你來做甚麼事體的呢？」

答道：「要叨光在貴寓裏住一住」。

店主人道：「還倒容易。却是有一件事，你回頭看看那些客人，一個個的都是不能欠賬的哩。」

此人在身邊拿出一個大皮袋，對着店主人說道：「你還不知道我這裏還有點錢嗎？」

店主人說道：「這個可以的。」

此人重復把大皮袋收在懷裏，氣忿忿的拿着行李，用力放在門邊下，手裏提着短鐵棍子，向火旁小椅子上坐下。

却說這座太尼城，原來建在崗上，也就有些招風，況且到了十月的天氣，更覺得寒風刺骨。此人正耐寒不住，忽見店主人倉倉皇皇的前來會看。

此人就順便問道：『飯已做好了麽？』

店主人答道：『快好了』。

這時此人仍是向火。忽然見有一管事的人，名叫做扎昆的，跑將過來、在袋裏摸出一枝鉛筆，又在窗台上拿一張新聞紙，撕下一角，急急的寫了一兩行字。寫罷。便摺起來，交給一個用人，並對着那用人的耳邊，唧唧咕咕的說了一會。那用人點了點頭，便一直跑到衙門裏去了。

此人也不理會這些事體，只管又問道：『飯做好了沒有？』

店主人答道：『還要等一會兒。』

此人糊裏糊塗又過了一會。忽然看見那用人，手裏拿了一片紙，飛跑回來。店主人接過了那片紙，用心用意的看了一遍，又低頭沈思了一會，就放開大踏步，顛狂似的走近此人身邊，說道：『我却不能留你住在這裏。』

此人忙立起身來問道：『你怕我欠你的帳麽？若是要先交錢呢，我這裏還有點銀子。你不知道麽？』

店主人說道：『那裏是爲着這些事體。』

此人道：『那麽是爲着甚麽事？』

店主人道：『你是有銀子。』

此人道：『不錯』

店主人又道：『怎奈我沒有房子留你。』

此人卽忙接口道：『就是在貴寓馬房裏住下，也不打緊。』

店主人道：『那也不能。』

此人道：『這是什麽緣故？』

店主人道：『我的馬已經住滿。』

此人道：『也好。那邊還有一間擱東西的房子，我們等吃了飯再商量罷。』

店主人道：『有甚麽人供你的飯吃？』

此人耳邊陡聽了這句話，正如跌在十丈深坑，心裏同火燒一般，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難道我就要餓死不成。我從白日東升的時候動身，可憐一直走到現在，走了好幾

十里。咳！老哥，還求你給一餐飯我吃，一發算錢給你。』

店主人道：『我沒有甚麽給你吃。』

此人聞說，便微微的一笑，回頭指著那鍋裏說道：『沒有嗎。』

店主人道：『這個已經是別人的了。』

此人道：『是那個的？』

店主人道：『是那車夫的』。

此人道：『車夫共有幾個人？』

店主人道：『有十二個人。』

此人道：『那些東西，二十個人吃也够了。』

店主人道：『怎奈他們一齊買去了，便怎麽樣呢。』

此人又坐下，低聲說道：『我好容易來到這個客寓，肚子裏又餓的了不得，教我再那裏去呢？』

店主人就附着此人耳邊說了三個字，就叫他渾身發抖起來。

看官，你道是三個甚麼字呢？就是那「快出去」三個字。

此人聽了，垂頭喪氣的灣下腰，忽而向了火，忽而又背着火，不知道怎麼才好。正想開口說話，那店主人站在一旁，兇狠狠的圓睜着兩個眼睛，看了此人，嘴裏不住的說道：『快去！快去！快去！』還問道：『許我說出你的姓名麼？你姓金，名華賤，你是何等人，我也知道了。剛才你來到我這裏的時候，我就有些疑心。現在已經告訴了衙門裏，這張紙就是回信。』隨手便將那張紙交把華賤。說道：『你自己看看罷。』

華賤接過看罷，正在默默無言，那管事的人，在旁邊說道：『我平日待人，一概都是有禮儀的。你快快出去罷，免得我無禮起來。』

華賤祇得站起身來，行了個禮，連忙拿起他帶來的行李，觸目傷心去了。

要知道他去何方，做些甚麼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

話說華賤被苦巴館趕將出來，就隨着大道慢慢的走去，逢到了一所房子，就格外現

出一種傷心的樣子。這時他若是還回走舊路，那苦巴館裏管事的，和那班客人，必定鬧到街上，千人百衆，指的指，說的說，人多嘴雜，大家都要詐詐他的來歷。世上人的嘴，是很輕薄的，那時倒不好看。

好在華賤心裏也曉得這個道理，就順着路，歇一會，又走一會，不知不覺已經走得很遠。心裏悽慘已極，也就忘記疲倦了，忽然肚子裏因饑餓得很，一陣苦痛起來。這時天色已晚，四顧無人，驚驚慌慌的，不知去到甚麼地方，方才可以安身一夜。忽然前面遠遠的望見有一所小客寓，華賤就一意去到這下等的客寓去棲身。却好這時候街邊閃出一點燈光，那邊松枝上，也挂出一盞鐵絲燈，他就急忙趁著燈光，向那客寓飛奔前去。

却說這個客寓，名兒叫盧茶福。華賤跑到這裏，停了一會，就對着窗戶眼兒向裏邊一看。只見小桌上，燈光如豆，那鍋子的火倒十分熱，有好幾個漢子，正在那裏痛飲。店主人自己坐在火爐傍邊，鐵鍋子裏煮的東西，已經熱烫烫地。

這客寓有兩個門，一個大門對着街上，一個耳門在巷子裏頭。華賤不敢走大門進去

，就靜悄悄的，走到巷子裏頭，停住脚步，聽一會，將門一推，那門便開了。

店主人高聲問道：『是甚麽人』？

華賤答道：『是一個找飯吃，找地方住的啊。』

店主人道：『那怎麽不到這裏來呢？』

華賤一聲聽得這樣說法，即忙起身走進去。當時他的臉上顏色憔悴，又照着燈光，倒是有些怪像。那旁飲酒的幾個人，個個都回過頭來，對華賤瞧着，眼睛動也不動。

店主人接口對着華賤道：『火在這裏，飯還在鍋裏煮着哩。朋友，你到這裏來向火罷』。

華賤就將身來在火爐旁邊坐下，閉了眼睛，把兩隻脚一伸，靠在爐旁向火。這時他渾身疲倦已極，臉上的神色，好像死人一般。忽然瞥見鍋裏噴出一陣噴香的熱氣，就將他的靈魂，喚回來一半，週身精神全圍繞着那香氣左右。怎奈身子又疲軟不能動彈，那眼睛小小的光彩，藏在眉毛眼毛底下，好像那樹林子裏一點螢火，不斷的照在那鐵鍋

子上。

看官　你想這時候的華賤是甚麼味道，現出了甚麼光景？若是請一位看相的先生來把他看看相，他到底是個甚麼相呢？

閑話休提。却說華賤正在納悶。同坐的有一位漁夫，自從這日早晨，就在路上遇過華賤一次。待到華賤在苦巴館被逼的時候，他在馬房裏繫馬。隨後他也就來到這盧茶福店裏，却又看見華賤來了，不覺吃了一驚，尋思道：『我却忘記在甚麼地方，遇過這古怪的東西，莫非是在愛士可弗論麼，不料現在又碰着他。看他這種疲倦的神氣，好不討人厭。』想着，便兇狠狠的對華賤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又令華賤坐在他背後。自己急忙立起身來，逕自開門去了。不多一會，便愈回來，將華賤的來歷，一一告訴了這客寓裏管事的，還低聲說了些別的話。

華賤看見這種情形，正想起苦巴館的事，忽見這店裏管事的，走近華賤身傍，便用手拍了一下華賤的肩膀道：『哼，又要趕你出去哩！』

華賤還和顏悅色的接着道：『哎呀，你知道麼？』

那管事的道：『知道。』

華賤道：『別的客店已經趕我出來。』

管事的忙道：『我這裏也要趕你出去。』

華賤道：『那就叫我去到那裏呢？』

那管事的道：『到處都可以的。』

華賤聞說，沒奈何，衹得拿了鐵棍和行李出去。剛走出門，就有幾個童子，是從苦巴館跟他來的，看見華賤出來，就像備檢起石頭來擊他。華賤一見，不覺怒從心發，提起棍子向前便打。那幾個童子都嚇得鳥飛似的一鬨而散。

華賤又向前走了幾步，忽然看見一所牢獄，門上挂着一條鐵鍊，此鐵鍊可以通到門鈴。華賤卽便按一下這門鈴。不多一會，那門就開了。華賤取下帽子恭身向前行禮，說道：『管監的大哥，你可准我暫且這裏住一夜？』

那管監的道：『這裏是監獄，並不是客店。若是你犯了罪孥到這裏，那就可以住得

說着，卽忙就把門關上。

華賤限見無法，又只得向前走到一條小街。此小街上的景緻，倒有很好的幾處花園，都是籬笆圍着，那當中却有一所尋常人家的房屋，從窗戶裏透出一點火光。華賤就走到窗戶，向裏一看，那屋裏却很白淨，裏面牀上舖着一條印花布。那屋拐下又有一個搖床，和幾張木椅。牆上掛着一桿快鎗，中間放着一條桌，桌上舖着粗白桌布，上面點着一枝黑銅的火油燈。靠着棹子傍邊，坐了一位男子，約摸有四十多歲，抱着一孩子坐在腿上，嘻嘻笑笑的玩弄。又有一位青年婦人，坐在男子身傍，正在喂孩子吃奶。

華賤停住脚步，立在街上，探看多時，見他這般家庭的樂趣，不免見景傷情；心裏尋思道：『或者可以在這裏借歇一夜，也未可知。』就輕輕的將窗戶敲了幾下，那曉得也靜悄悄的竟沒有一人答應。又用力再敲幾下，只聽得那婦人道：『我的夫呀。我聽得好像有人敲門的聲音哩。』

那男子道：『那來的話？』

華賤又把窗戶敲了幾下，那男子聽眞了，便起身拏了燈來開門。

華賤便道：「先生，求你寬恕我來得唐突：請你給點飯菜我吃，還求將花園拐角下的小房子，給我歇宿一夜，明日走時，一發算錢給你。不曉得可能俯允麼？」

那男子問道：「你是甚麼人？」

華賤道：「我是一個行路的客人，今日早晨從昧神丘動身，一天到晚，跑了好幾十里，粒米也不曾吃過。我實在不能再走了，總求你給我一宿一餐才好。」

那男子道：「無論那項客人，若是有錢給我，便可留他；但是你爲甚麼不去到那些客店裏住呢？」

華賤答道：「因爲那些客店都沒有餘空的房子。」

那男子道：「呀，那來的話？那來的話？今天又不是開市日期，說甚麼沒有空房子的話呢。你曾到過苦巴館麼」？

華賤道：「到過。」

那男子道：「怎麼樣呢？」

華賤便不好說出，躊躇了半晌，答道：「不知甚麼緣故，他們不肯留我住下。」

那男子又道：『你還到過盧茶福沒有？』

華賤這時更難回答，也祇好硬着頸頰子答道：『他們又不肯留我。』

那男子聽到這裏，霎時面孔上現出一種疑惑的神色，對着華賤從頭到脚細細的打量一番，忽然大聲問道『你是一個人麼？』急忙轉過身來，將燈放在桌上，把那牆上掛的快鎗取到手裏。

那婦人只聽得「你是一個人麼」一句話，猛然吃了一驚，便撲地立起身來，拉了他兩個孩子，急忙躲在那男子的後面，便開口道：『趕出去！趕出去！趕出去！』

華賤又道一聲：『求你發一點兒慈悲心，給我一杯水喝。』

那男子急忙道：『待我放一鎗給你吃罷。』

說着，急忙將門拚命用力一門，一霎時又聽裏面鎖聲，豁琅的一聲響亮；停了一會那衖戶也緊緊的閉上了。

華賤當時，正是黑夜更深，走頭無路，還碰着天地無情，那亞立山上的寒風，又吹得一陣陣的兇惡起來。

要知道他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　婆心愷惻僅見斯人

話說華賤見那男子將門閉上，正在進退爲難的時候，朦朧間忽見街前花園裏，有一個泥和草做的小屋；即放步前進，直從那花園的木欄杆進去，走到那小屋面前。只見那屋的門口，窄而且低，好像在建造，還沒完工的樣子。尋思道：「這屋必定是過路的行人所做，預備一時過往用的。這時又冷又餓，在這黑夜裏，那裏再尋得着這樣好的去處？就不問好歹，决意進去躲一會兒冷，亦是好的。」隨即低下身來，爬將進去。那曉得這屋裏十分和暖，又在裏面尋得一張稻草的牀舖。他這時疲倦已極，急忙去坐在牀沿上，歇息片時；又將背上的行李放下，當做枕頭。正想解衣睡下，耳邊忽聽得一種兇惡聲音，呱呱的叫來。華賤注目看時，只見是兇狠狠的一頭惡狗，走進門來

華賤才猛然醒悟這屋是猛狗的住窩，心中又驚又惱，只得用棍子將行李挑起，拚命的跑出門外。定了一會，忽然看見自己身上穿的藍布衣服，比前更破，已經有些傷心。

不得已仍向欄杆繞出來，孤身隻影站在街上，長嘆一聲道：「我無居無食，又冷又餓，就是這愚蠢的狗子，也不能容我。我如何到了這樣地步？啊呀，這是怎樣好呢！這是怎樣好呢？

卽便坐在地下，身上更加寒冷了。不覺兩眼汪汪，落下淚來，自己埋怨道：「我這窮人，比狗還要下賤些了！」

獨自傷心一會，只得收起眼淚，想個去路。便立起身來，想去到城外，尋個樹林子乾草堆上，好去躲冷。立意已定，便垂頭喪氣不言不語的，直望前走，不覺走到田間，才知道離城已遠了。抬頭看時，只見黑雲朵朵。壓到山頂。忽又見那黑雲叢裏，露出一綫小小的月光，射到地面，這時正是欲雨不雨的光景。

華賤看見天上現了這種兇惡樣子，就停了脚不住的戰慄起來，低聲自語道：「唉，太尼城呀！你就眞個沒有我立脚的一塊土嗎？」

說罷，急忙轉身照着舊路又回到太尼城，那曉得城門已經關上了。華賤到此，看是無法可施。

却說這太尼城。因爲以前經過兵亂，所以到了現在，環城四面，還有圍牆；圍牆旁邊，又有幾座破壞的方塔。華賤四面一看，便計上心來，即忙從那破壞的缺口，爬進城去。這時已經八點多鐘，他又不曾認識路途，只得冒險向前亂走。走過了多少大街小巷，忽就走到一所衙門，又經過一個學堂，隨後來到一所禮拜堂旁邊。這時華賤渾身發軟，手脚不住的戰慄起來，不能向前再走了。在這禮拜堂的屋角，有一所印刷局；華賤疲倦已到極點，又沒甚麽指望，便不覺一交跌倒，睡在這印刷局面前石椅上面。

不多時，忽有一年老婦人，剛從禮拜堂出來，黑夜忽見有人躺在石椅上，大吃一驚，說道：『我的朋友呀，你爲甚麽在這裏呢？』

華賤就帶着怨恨的聲音，答道：『我的慈善婆婆呀，我就在這裏睡了啊！』

老婆子道：『就睡在石椅上麽？』

華賤道：『十九年前，我還有一張木牀，今天夜裏就變成石頭牀了。』

老婆子道：『你曾當過兵麽？』

華賤道：『不錯，我曾當過兵。』

老婆子道：『爲甚麼今天夜裏不到客店裏住呢？』

華賤答道：『因爲沒有錢，那有人肯教我白吃白住呢？』

那老婆子，聽他這樣說來，便嘆道：『這樣眞是可憐。我現在袋裏只有四個銅角子，就一齊給你用罷。』

華賤接在手裏，便道一聲：『多謝。』

那老婆子又道：『這幾文錢，雖然是不能夠作客棧的用費；但是我看你疲憊已極，必不能捱過今夜。你這時又餓又冷，他們見了，也必當見憐。』

華賤長嘆一口氣說道：『已經問過好幾處了。』

老婆子道：『那怎麼樣呢？』

華賤道『都不肯留我住下。那有什麼法兒呢？』

老婆子就拉着華賤的手，指着那邊一所房屋，說道：『你曾經問過那裏了嗎？』

華賤道：『未曾問過。』

老婆子道：『何妨去問問。』

要知道他走到那裏，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鬼蜮官場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遇事生風

却說太尼城有一位孟主教，一日晚上，到太尼城四處閑遊。後又因公事忙碌，所以睡得稍遲，到了八點鐘的時候，他還擱着一本大書在腿上，手裏拿着一張小紙，正在不住的寫字。忽見使喚的女僕凡媽，拿了些飯菜，和那吃飯用的銀器。孟主教見飯已拿來，便收了書，走到吃飯的房裏。

這間房裏，長而窄。牆壁裏嵌了一個火爐子，火正熱着。大門對着街上，窗戶口正向着花園；窗戶門大開兩扇，凡媽正在那裏一面收拾吃飯的桌子，一面同孟主教的妹妹寶姑娘，東談西講，說得十分高興。不多時主教也進來了，凡媽又同主教，寶姑娘，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出神。

隨後說到小心門戶的話，凡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我今天出外買菜的時候，各處喧傳有一個可厭的無賴漢，來到這城裏面，不知躲在某處。若是有人夜間行路過

着，必定要受他的大害，現在各椿事體，又不能靠着那班巡捕來保護。現在這班大小官員，一個個的都只曉得吃飯弄錢，民間的是非禍福，一毫也不管，還要互相嫉忌。他們個個很情願出了這種不法的事體，藉着還可誣害良民。有主意的人，總得要自己小心，各人保護身家，萬萬不可不小心門戶哩。」

凡媽說話的時候，孟主教正在火爐旁烘火，另外還想着一樁事體，因此也沒聽得他說些什麼。凡媽從頭至尾再說了一遍。

寶姑娘却頗留心，就放着嬌嫩嫩的聲音說道：「凡媽所說的話，哥哥可聽眞了。」

孟主教道：「我聽是聽了，還是沒有懂的那細情。」卽忙轉過身子，抬起頭來笑呵呵的問道：「是什麼事體？是什麼事體？我們難道要遭什麼大禍不成麼？」

凡媽見主教這樣說，更張大其詞說道：「有一赤脚的無聊的惡告化子，來在這城裏。他今天傍晚的時候，手裏提着一綑行李，和一桿小鐵棍子，從假新黨小路進城。進城以後，在街上蹧來蹧去，也曾到苦巴館投宿，被店主人趕出來了。」

孟主教接口道：「不錯，確有此事。」

凡媽聞說，以爲主教聽得他這些話語，一定吃驚，又揚揚得意的說道：「主教，這是眞事呀，人人都是這樣說法。但是這城的巡捕，却很混帳，街上都不曾設些路燈，很不妥當。主教呀、不但我這樣說，寶姑娘也是這樣說。」

不料寶姑娘在旁邊聽得，便接口道：「姨，哥哥，我並不是這樣說的，我和哥哥的意思一樣。」

凡媽假裝着沒有聽見，接着又道：「我們的門戶現在却不穩當，主教，你肯叫我去尋個修拾門鎖的來麼？不過十分鐘就可以把門修拾妥當。現在時風可怕，主教總得要不論日夜，都不許生客進來才好哩。主教呀，生在這樣世界上，何必要做好人。古語道得好：「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有尸骸。」這兩句話，還說錯了嗎？」

凡媽剛說到這裏，忽然聽得門外大聲一敲。

欲知來者何人，爲着什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委婉陳情

話說主教聽得敲門的聲音，便道聲：『請進來』。

忽而門已大開，只見一人將身進來，立在門後，背上駝着行李，手裏拿一短棍，臉上現出一種猙惡的神色，儼然是一個覓食投宿的兇漢。當時凡媽嚇得渾身發抖，滿嘴的牙齒碰着直響，想說話又做聲不得。寶姑娘立起來，半驚半走，悄悄的到了爐火的旁邊去向火，看見他哥哥幷不在意，也就不十分吃驚。孟主教只管平心靜氣的，注眼看了華賤，待將要開口說聲「你要什麼」，華賤就對着這屋裏人，一個個的輪流看了一遍，大聲說道：『請各位聽來。我姓金，名華賤，曾經犯罪，坐監一十九年，四天前才釋放出來。現在我想到潘大利去，前天就從道倫動身，今天已經走了好幾十里。今晚我到這城裏的時候，就到一所酒館裏投宿，他們因爲我曾犯案，照例拿一張黃色的路票，就是解放罪人的憑據，報了此地的衙門，所以不肯留我住下。我又走到別間客棧，他們也是照那樣辦法趕我出來。這時沒有一人能容我。到了一所牢獄，那看獄的人也趕我出來。甚至於爬進狗窩，那狗也咬我，不許我停留一刻。你想我這時候如何是好。我隨後又想到田裏，睡在星光底下，那曉得天上又沒有星，還要下雨的樣子。因此我又轉身回到城裏

想尋一家大門弄兒裏，暫且避避冷。却好來到那印刷局的面前，我就睡在石凳！。忽然看見一個慈善的婆婆，他叫我到府上來求宿一夜，所以我才來到這裏。府上是不是客店？我身上還帶了一百零九個銀角子，和十五個銅角子。我曾經坐了十九年監，這些錢都是在監裏作工所得的，我必不少你的飯錢，你看怎麼樣呢？我已經走了不少的路，又倦又餓，你肯留我住下麼？』

孟主教聽到這裏，就對凡媽道：『多拿一碟子菜來。』

華賤聞說，便走近三步，立在桌子旁邊，說道：『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是一個有罪的犯人，剛從監獄裏出來』。華賤一面說着，一面就在衣服袋裏取出一張黃紙，給主教一看，並說道：『這就是我的路票。我拿着這個票子，什麼地方都可去了。你情願我念給你聽麼？我在監獄裏的學堂曾讀過書，待我念給你聽罷，這路票上寫的是些什麼呢？『只聽得華賤高聲念道：『有一某地方人，姓金，名華賤。』

主教接口道：『是什麼地方人呢？』

華賤答道：『你不必管他是什麼地方人就是了』。又接着念道：『他曾經坐監十九

年，前五年因為夜裏作賊，後十四年是因為他想逃跑四回，這是一行為不正之人也」。念畢，還問一聲主教道：『人人都要趕我，你可能留我呢？你這裏是客店麼？請你給我一餐飯吃，和一安身的地方。府上有馬房麼？」

主教看見他這樣說，又對着凡媽道：『鋪些白布的棉褥在那邊屋裏牀上」。說罷，便對華賤道：『我已經叫那個女人預備一切了。」

凡媽聽了主教的話，即便轉身去了。主教又對華賤道：『先生請坐下向火，我們就要吃飯了，吃完飯的時候，你的床鋪也就可以收拾妥當了。」

華賤聽他那樣說，好像瘋瘋癲癲一般，大聲問道：『你眞留我嗎？不趕我嗎？你為什麼稱呼我做先生，却不叫我做狗，趕出去，和別的人那一樣說法呢？哎呀，那老婆婆眞是慈善，教我來到此地，有得吃，又有床睡，我已經十九年都沒有床睡了。你眞留我嗎？你眞是好人了。我明日去時，便一發算錢給你。請問你高姓大名，你是不是一個店主人？」

孟主教道：『我乃是住在這裏的一個教士。」

華賤道：「哎呀，難道還是一位有錢的教士，那你必不要我飯錢了。師父就是在那大禮拜堂的主教麽？」

主教接口答道：「是的。」

華賤道：「呀，不錯，我還沒有留心看師父的帽子，眞是太糊塗了。」說罷，便將行李和棍子，放在屋角下，又把路票收在衣衫袋裏坐下。寶姑娘對他看着不轉眼，很覺得有趣。

華賤說道「師父既然是一個慈善的人，就不用算我的飯錢了。」那曉得在這個悲慘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是見錢眼開，那有眞正行善的人呢？

孟主教果急忙答道：「不然，不然，一定要算飯錢的。你共有多少錢呢？你曾說你有一百零九個銀角子。」

華賤道：「還有十五個銅角子。」

主教道：「你費了幾多天的功夫，才得這些錢呢？」

華賤道：「十九年。」

主教嘆道：「十九年嗎？」

華賤道：「不錯，現在這些錢，還在身邊，沒有用去。」

孟主教聽得華賤說一聲現在錢還在身邊，卽忙把門和窗戶閉上。

不多時，凡媽拿了一碟子菜進來，放在桌上。主教令他放在火爐旁邊，又對賤道華：「亞立山上的風很大，先生一定受寒了。」

你看孟主教口口聲聲只叫華賤做先生，那種聲音，又嚴厲又慈愛。你想他把先生二字，稱呼罪人，好像行旅的時候，把一杯冷水，送給要渴死的人，不過是不化本錢的假人情罷了。

閑話休絮。却說主教忽對凡媽道：「這個燈不亮。」

凡媽會意，便去到臥房裏架子上，拿來兩隻銀燈台，點了兩枝白蠟燭，放在桌上。

華賤洋洋得意的道：「現在蒙師父待我這樣好法，師父這一片仁心，我眞是感謝不盡。旣然是這樣，我也不必瞞着我的來歷，和我的苦處，待我細細的說把師父聽罷。」

主教就用手拉着華賤的手，和顏悅色的道：「你也無庸將你的來歷，告訴於我。此

處不是我的家，是上帝的地方。無論什麼客來，也不問他的姓名，和他的皮氣；而且你已經受苦，又餓又渴，我必歡迎你，你切莫要使客氣罷。』

華賤道：『我現在很餓，又渴。當我進門的時候，見了師父這樣仁慈，也就令我忘記了。』

主教道：『你曾十分受了苦麼？』

華賤長嘆道：『哎呀，獄裏那野蠻慘狀，眞是不堪聞問了。姑且說他幾件事，就知道了。用雙重鐵鍊細了我的手脚，坐在那黑窟裏頭，靑天白日裏也不看見天日，夜間就睡在一片板上。夏天熱得要死，冬天就冷得要死。那窟裏空氣悶人，常時一病不能起。我這樣在獄裏過了十九年，今年四十六歲了，才得了一張黃色的路票。你看好不可憐？』

主教道：『但是你現在知道傷心悔過，却比好人更加快樂。你出獄以後，若還以惡意待人，那就格外悲慘：若以好意溫和待人，又何處不是樂土呢？』

主教說罷，凡媽拿飯進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孟主教多財買禍　寶姑娘實意憐人

話說凡媽拿進飯來，華賤看時，有湯，有水，有鹽，有油，有猪肉，又有羊肉，又有無花果，又有一大塊烘乾麵包，又有一大瓶紅酒，樣樣都用銀器盛來，光彩閃閃，映在鋪桌子的白布上面，眞覺異樣好看。

孟主教滿面堆着笑容，請華賤坐在自己左邊，寶姑娘又坐在華賤的左邊。坐齊了席後，孟主教就按教例念了禱告，念罷，卽便用飯。此時華賤心中樂不可言，那種神氣，可惜沒有照一個像下來，把大家看看。

却說他三人吃了一碟，又上一碟，完了一樣，又來一樣。華賤放量飽餐一頓，好像老虎吃蚊蟲一般。幸虧主教尋常吃飯，都有八樣，還可以飽了華賤肚子。不知不覺，一會兒就吃罷散席。

華賤對主教說道：「盛筵難再。哎呀，苦巴館那班車夫，不許我和他們同桌吃飯，不料覺蒙師父這般厚遇，眞是難以報答了。」

主教道：「此事雖可痛恨，但是他們也比我勞苦。」

華賤道：「那也未必，我想他們比你更有銀錢。是上帝若居心公平，一定是保祐你。」

主教道：「那有上帝不公平的道理呢？」少停，又道：「華賤先生，你明日眞要到潘大利那裏去麼？」

華賤道：「這也是不得已罷了。我想明日趁着日頭未出來的時候，就要起行。這一次又很辛苦，白天裏雖然稍暖，夜裏却是很冷。」

主教道：「你這還不算十分受苦。前幾年正當革命的時候，我全家都破毀了，我跑到東方，交瑞士國界那富郎之情地方，却靠着我兩隻手尋飯吃。那地方有機器局，有製紙局，有酒廠，又有油廠；至於鐵廠，也有二十多處，倒好找工做。」

主教說罷，又對寶姑娘道：「我們有無親戚在潘大利住？」

寶姑娘答道：「有的，盧逸仙先生不是在那裏住嗎？他還是故川洞口的船主哩。」

主教道：「不錯。」

此時華賤並不留心他們的談話，自已也一言不發，那種神色，却是十分疲倦了。

主教見華賤這樣情形，就回頭來同凡媽談了片刻，又對華賤道：『先生，你必是要安睡了。』

寶姑娘又在一旁，吩咐凡媽道：『今天夜裏很冷，去到我睡房裏，把那一件鹿皮袍子，取來鋪在客人床上。』

不多時，凡媽回來說道：『床鋪都預備好了。』

主教便同寶姑娘，在客廳裏，按教規行了祈禱的禮。寶姑娘就對華賤同主教各施一禮，並請一聲『晚安』獨自走進睡房去了。

此時主教就在桌上拿一盞銀燭，又把那一盞交與華賤，說道：『先生，我帶你到臥房去睡覺罷。』

華賤就起身跟着前去，走過主教臥房的時候，凡媽正在要將銀器放在在主教床頭下碗櫃裏面，放急了，碰得鏘浪一聲響亮。主教只顧引了華賤，還沒聽見。不知不覺的已到了臥房，主教令華賤把燭臺放在桌上，指着床上道：『今晚請先生就此安歇。明天早

屐起來，再請用一杯新鮮牛奶。」

華賤答道：『多謝師父。』

說罷，歇了半刻，華賤忽然現出一種希奇的樣子，兩隻手揑了拳頭，睜了一雙兒狠狠的眼睛，對主教道：『哎呀，現在你留我住下，還離你這樣近嗎？』

剛說到這裏，就停住了，忽然又哈哈一笑。主教看見這樣情形，心裏倒有些驚慌。

華賤又道：『你情願我告訴你聽麼？我是一個兇手，你還不知道嗎？』

主教答道：『上帝總難瞞過。』

說罷，又低聲禱告了一會，便轉身去到自己的臥室安歇去了。

華賤看見主教已去，即忙息了火，並不脫衣，就和身倒睡在床上，即刻鼻子裏呼聲，好像打雷一般。這時一屋的主客，個個都化作莊生蝴蝶了。

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七回　無賴村逼出無賴漢　麵包舖失了麵包案

話說孟主教一家主客，都悄悄睡去，沒有了人聲。這事隨後再表。

却說從前法國有一個村莊，名兒叫做無賴村，裏頭有一個姓金的農夫。這農夫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的女兒成人出嫁之後，只剩下一個兒子，那兒子倒很聰明伶俐。只是可惜一件，因爲他家道困窮，他的親戚，和那些左右隔壁的鄰舍，雖說是很有錢，却是古言道，「爲富不仁」。那班只知有銀錢，不知有仁義的畜生，那裏肯去照顧他呢。因此他自幼就沒有錢上學攻書，天天玩耍度日。

却說那農夫的女兒，一日在家閑坐無聊，忽然想去探看他的父母兄弟，就立刻起身，鎖好了門戶，獨自出來，不知不覺已到他父母的家，只見門還未開，就吃驚道：『爲什麼現在還沒有開門呢？』停一息，又聽見兄弟在裏面號啕不住的大哭，說道：『奇怪，奇怪。』卽忙把門敲了幾十下，也沒有人來答應。此時他心裏好像火燒油煎一般，幸虧這個門都是用爛木頭做的，他此時性急了，拚命用力一推，連門門都推折了，一直飛奔進去。

只見他的兄弟從房裏出來，臉上掛着幾條眼淚，直跑到他面前，行了一個禮，急忙

說道：『我的姐姐呀，你來了麼？你爲什麼不早些來呢？我從昨天下午，直到如今，都沒有吃飯，肚子裏又餓又痛。』

他的姐姐卽忙問道：『爲什麼沒有吃飯呢？阿爹阿媽都到那裏去了？』

他兄弟道：『都沒有出去。自從昨天下午，他們就未曾起身，只是呆呆的睡在床上。後來我的肚子餓極了，就叫他們起來弄飯我吃，不知道什麼緣故，他們不肯起身，又不和我說話。我又大聲叫他們多少次，還是不肯動踹。我已經痛哭了一天多，那左右鄰舍人家也沒有一個來看看我的。你快去弄飯給我吃，隨後再叫他們起來罷。』

他姐姐聽說，卽忙跑進房裏，只見他的父母都直綳綳的睡在床上，便知道他的父母，都到五殿閻王那裏去了，不由得放聲哭了一會。

他的兄弟站在旁邊說道：『姐姐呀，你的肚裏不餓麼？不要哭了，我們快去弄飯吃罷。』

他的姐姐聞說，也就收了眼淚，對他兄弟說道：『你隨我去，到我家裏吃飯罷。』

說着，卽忙攜了他兄弟手出了門，又把門戶鎖好，手裏牽着他的兄弟跑回家裏；急

忙弄了些飯菜，和他的兄弟飽餐了頓。不多一會，他的丈夫也回來了，他就連哭帶說的把這椿事情告訴了一遍。

他的丈夫就糊裏糊塗的說道：『我現在覺得肚皮有些疼痛，隨便你自己去辦罷。』說罷，就睡在床上。

他的妻子看見這樣情形，就一言不發，只得忙忙的在箱子裏拿了些銀子，又吩咐了他的兄弟，在家裏等他回來，不要跑在街上玩耍。說罷就起身急忙跑到父母家裏，就去請了一個教士，和幾個土工，忙忙碌碌的一直到了天黑的時候，那齋祭埋葬的事體，一一料理妥當，照舊將門戶鎖好，回到自己家中。

從此他的兄弟就在他家裏，住到三四天，忽然對他姐姐說道：『我要回到家裏，看看我的阿爹阿媽。』

這時候他的姐姐就不免落下幾點傷心眼淚來，又見他兄弟不懂事，只好說道：『阿爹阿媽現下還沒有起來，你不好回家裏去。你倘若定要回家去，還沒有人弄飯把你吃哩，你天天就在我這裏過活便了。』

他兄弟又說道：『我在這裏，雖然是有飯吃，難道我的肚子飽了，就忘卻我的父母了麼？』

他的姐姐見他說出這般可憐的話來，就不得已直說道：『阿爹和阿媽已經在地下了。』

他兄弟又問道：『爲什麼在床上還睡不夠，又去地下睡呢？眞眞是睡得長遠了。』

他姐姐聽得他這樣說，還未開口，先已酸心，忍着眼淚說道：『阿爹阿媽，再沒有能同我們相會的日子了。』

他的兄弟聽見這樣說法，也就號啕大哭起來，倒睡在地上，聲聲說道『我定要回家裏去，看看我的阿爹和我的阿媽。』但是他的姐姐那裏肯放他回家。

從此都靠着他的姐姐照料，日月如梭，不覺過了十多年，他姐姐已經生下子女七人。那最小的才一歲；到了他丈夫死的時候，他兄弟剛剛二十五歲，已經可以回家。接管他父母的幾間破屋，成家立業，也好照應他的姐姐，這本是分所當爲的。當時他姐弟二人。也無他項生活，或砍柴度日，或幫人耕種，到了夏天樹木茂盛的時候，每天可尋着

十八個銀角子。但是他姐姐膝前兒女，如是之多，又不能自謀生計，就不得不稍受貧寒。

却不幸遇着一千七百九十五年，那年冬天極冷。有一禮拜日，雨雪連天，寒風刺骨，也就不能出外做工覓食了。那時一家人口。都白白的餓了一天。

看官，你看他們將來作何打算，難道就袖手待死不成嗎？按下不表。

且說同時法國巴黎有個財主姓范的，他三兩年前在鄉下本很貧寒，隨後來到巴黎，就胡亂學了幾句外國話，巴結外國人，在一個外國洋行裏當了買辦；兩三年間；就闊氣起來，因此人人都喚他做范財主。

這范財主只生一子，名叫做阿桶。那范桶自幼養得嬌慣，到念多歲，還是目不識丁。只因他家裏有些錢財，衆人都來巴結他，要和他做朋友，一日，有兩位朋友，前來探訪。你道這兩位是什麼人呢？一個姓明，名白，字男德。一個姓吳，名齒，字小人。范桶見他們來到，就和他們各施一禮坐下。

范桶便開口道：『今天很冷。』

那小人急忙連聲答道：『是，是，是，是，是，是。』

那男德便問道：『今天報上可見什麼新聞了？』

范桶就答道：『我天天只曉得吃飯和睡覺兩樣事，那裏還要看看那報紙，有什麼好處呢？我的父親他倒歡喜天天看那個什麼新聞報，也不過是為着生意的行情，和那彩票開彩的事，考試發榜的事罷了。』

男德聞說，便道：『哎，世上的人，有幾個眞眞知道報紙是什麼東西的呢？』心裏還尋思到這等的人，目不識丁，只知道有幾個臭銅錢，這也就難怪了。又對范桶道：『你去拿今天的報來我看看罷。』

不多一會，范桶就拿了一張來。男德接着，就道聲『多謝，』隨手放在桌上，那雙眼睛，一直釘在那張報紙上。

此時范桶又隨口說道：『很暖。』

那小人也在旁邊說道：『我熱的了不得。』

范桶問道：你也暖嗎？我因為穿了這件虎皮外套，所以覺得很暖，難道你穿了這件

夾衫，還不冷麼？』

小人又道：『不是這樣說。我的身體本來覺得很冷，不過我無意中跟你說出罷了。』

這時男德回頭向范桶道：『你是無賴村的人麼？』

范桶道：『不錯。有什麼事呢？』

男德道：『沒有什麼要緊。不過有一樁事體，我心裏見得很不平，請你看這條新聞罷。』

范桶聽說，忽然滿臉通紅，說道：『我不想看，請你念給我聽聽罷。』

男德就看着報紙，念道：

前天晚上無賴村有個麵包鋪的主人，正去睡覺的時候，忽聽得鋪面的窗門一響。那主人立刻翻起身來，只見窗門上有一個拳頭，將玻璃打破，忽然又見一雙手，從那窗孔裏伸入，拿去了一塊麵包。那主人就一直飛也似的跑出去，捉住那人，用脚狠狠的踢了他一頓。那人就把麵包丟在地面，渾身被那主人踢得鮮血淋

濟。後來又送到衙門，衙門裏就定他爲夜入人家竊盜的罪名。此人姓金，名華賤，原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工人，只因合家人口，凍餓情急，就到了這樣地位。

那范桶聽罷，便道：『呵，金華賤乃是我的老友。我早幾年前在鄉下住的時候，不時到他家裏去，又是飲酒，又是吃肉。他怎麼現下居然做了賊呢？眞眞是想不到的。那支那國的孔夫子也曾說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這兩句話眞說得不錯。』

那小人就在一旁接着道：『是，是，是。』又向男德道：『你還有什麼不平的事呢？你看那做官的大老爺都定了他的罪名，難道你說做官的還辦錯了不成麼？』

男德只聽到「做官的」三個字，立刻火發心頭，不由得一脚踢得那小人魂不附體，還大聲罵道：『你這無恥的小人，我早就忍了你一肚子的氣；你現在又在我面前放什麼臭狗屁！』

這時范桶驚慌無措，好容易才將男德勸住。小人也就扒起身來，對男德躬身行禮道：『我說錯了，你休要動氣罷。』

男德正氣憤憤的答道：『你這小人，我恨你，我又可憐你。人家吃飯，你就吃飯，

人家吃矢，你也就吃矢。』

這時范桶只好在一旁勸道：『休要發氣。請你慢慢兒將你不平的事，告訴我聽聽罷；難道孔夫子的話，你都不服嗎？』

男德即忙答道：『那支那國孔子的教訓，只有那班支那黃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話嗎？那金華賤只因家裏沒有飯吃，是不得已的事情。你看那班財主，一個個的只知道臭銅錢，那裏還曉得世界上工人的那般辛苦呢？要說起那班狗官，我也更不屑說他了。怎麼因爲這樣小小的事情，就定他監禁的罪名呢？所以我就不平起來了。』

范桶道：『只是他做了賊，就應該這樣辦哩。』

男德聞說，立刻站起身來，就一拳頭把個范桶打得撲地滾了一丈多遠，大聲罵道：『你這木頭人，只知道吃飯，還知道什麼東西。』

那小人見事不好，卽忙跑出門外，也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范財主在房裏聽得外邊吵鬧，慌忙跑出看時，只見范桶剛在地下爬起來，一一告

訴了他的財主老子。此時那范財主見男德的體格生得十分強壯，也知不能奈何他，只好說道：『你這樣年少氣盛，我也沒有法兒和你說；但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怎麼就幫起做賊的來呢。』

男德氣憤憤的答道：『原來我是一個明白的人，所以才如此。我並不幫賊，也不過是心裏為着世界上的窮人不平罷了。』

那范財主道；『世界上總有個貧富，你有什麼不平呢？』

男德道：『世界上有了為富不仁的財主，才有貧無立錐的窮漢。』

范財主道：『無論怎地，他做了賊，你總不應該幫着他。』

男德道：『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那鑄定應該是那一人的私產嗎？那金華賤不過拿世界上一塊麵包吃了，怎麼算是賊呢』？

范財主道：『怎樣才算是賊呢？』

男德道：『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着自己本領生活；其餘不能做工，靠着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那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蟊賊呢？這班蟊賊的妻室兒女，

別說穿吃二字不缺，還要盡性兒的奢侈淫逸。可憐那窮人，稍取世界上些些東西活命，倒說他是賊，這還算平允嗎？況且像你做外國人的奴隸，天天巴結外國人，就把我們全國人的體面都玷辱了。照這樣看起來，你的人品比着金華賤還要下賤哩！』

這時候范財主又羞又氣，一息兒也做不出聲來，臉上只是青一陣，白一陣，呆呆的立了多時。

男德尋思道：『這也難怪了。你看世界上那些搶奪了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還要對着那主人翁，說什麼「食毛踐土，」「深仁厚澤」的話哩。何况這班當洋奴賤種，他懂得什麼呢？我何必和他計較。』

想着，便轉身氣憤憤的出門去了。

欲知他出去之後情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爲世不平俠士題壁　恩將仇報惡漢揮刀

話說明男德和范財主爭議之後，不說范財主父子後事如何，且說男德以范財主不足

教訓，便憤憤出門，回到自己家中。原來男德也住在巴黎，家道小康。父親明頑，生性固陋，也只身生男德一人。男德自離娘胎的時候，就有些蠢氣，因此一家人都瞧他不起。他的皮氣也很與衆不同，不屑事家人生產。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在中等學堂裏讀書，歲月如流，光陰似箭，不知不覺的又過了三年。

這一天男德就和范財主爭論回來，他父親明頑，手裏揑着一枝鉛筆，正在那裏算帳，猛然間看見男德氣憤憤的回來，大聲問道：『男德，你到那裏去了？』

男德本是一個爽直的漢子，從不會撒謊的，也就把在范桶家裏的事情，一一說出。只見那明頑聽罷，立刻就把他的大眼鏡子取下來，厲聲罵道：『你這小孩子，也應該講什麼爲世界上不平的話嗎？你莫羞死我罷！那世界上的事體，是你們這樣貧窮的人講得的麼？你若不去用心讀書，以圖功名富貴，好事養父母，你就快些去做告化子罷了。世上的人若能盡了這孝訓兩個字，就是好人，不用講什麼爲世不平的邪話。』說罷，將鉛筆放在桌上，還滿面堆着怒容。

男德也知道他父親是個冥頑不靈的東西，只好一言不發，聽他辱罵。後來見他父親

住了口，才悄悄的去到自己的書房，悶坐多時；猛抬頭，只見玻璃窗外，雨雪滿天，把一座巴黎城都化作了銀花世界。男德見此凄涼景象，觸目驚心，不由得長嘆道：『哎，世界上這般炎涼悽慘，闇無天日，也合這天氣一般；倒是怎麼好呢？』正在獨自感傷，忽見後面用人送信進來。男德接過來拆開一看，只見信上約略寫了幾行道：

男德同志賜鑒，

頃有一位志士，從尚海來，託弟介紹於兄。倘蒙不棄，祈移玉來敝處一聚是禱。

弟某頓首。

男德看罷，尋思道：『尚海那個地方，曾有許多出名的愛國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見過，不過嘴裏說得好，實在沒有用處。一天二十四點鐘，沒有一分鐘把亡國滅種的慘事，放在心裏，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馬車，吃花酒。還有一班，這麼游蕩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裝着很老成，開個什麼書局，什麼報館，口裏說的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才好辦利羣救國的事；其實也是孳孳爲利，不過他得自己的荷包，眞是到了利羣

救國的事，他還是一毛不拔。哎。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志士，實在比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萬倍。這等賤種，我也不屑去見他。』便隨手將這封信放在桌上。這時候那壁上掛的自鳴鐘，正丁丁當當打了十二下。男德就嘆一口氣道：『哎，這鐘的聲音，也不過是不平則鳴，况是我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德麽！』說着，就到飯廳裏去吃飯。

不多時，用人拿飯進來。這赤心俠骨的男德，和那倘海喜吃大菜的志士不同，也不問是什麽味道，胡亂吃罷，卽忙起身回到書房，坐在書桌面前，七上八下的亂想一會，嘆道：『哎，世界上這般悽愴模樣，難道我就袖手旁觀，聽他們這樣不成嗎？只恨那口稱志士的一班人，只好做幾句歪詩，說兩句愛國的話。其實挽回人間種種惡習的事，那個肯親身去做呢？』又忽然想到他父親身上，嘆道：『哎，我的父親，這樣頑固……』剛說到這裏，又住了口，尋思到：『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問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而且我的身體，雖是由父母所育；但是我父母，我祖宗，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維持，那能獨自一人活在世上？就是我到這世以後，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養育教訓，也那能到了今日？難道我只好報父母的恩，就把世上衆人的恩，丟在一旁，不去報答麽

？」

想罷，便立起身，在房門口探看一回，立刻又轉身進房，將掛在壁上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拿下來穿在身上。又取一把鎖匙，打開箱子，拿出十多塊銀錢，放在外套的袋裏。向書桌架上，尋出一柄不長不短的快刀，用一條白毛手巾包裹起來，放在外套裏面的長袋裏。足下換了一雙舊皮靴。順手在桌上拿了一枝鉛筆，看了一看，又放在桌上。這時諸事預備妥當，又低頭沈吟了一會，立刻跑到廚房裏拿了一枝黑炭，靜悄悄的從廚房的後門走出，來到那小花園裏，便提起那枝黑炭，向着小花園的牆壁上，歪歪斜斜的寫了四行字。寫罷，自己又念了幾遍，便卽將這枝黑炭去在地面，放開大脚步，一溜煙走了。

看官，你想男德到那裏去了？他寫的這四行字，是些什麼字呢？隨後再表。

那金華賤自從那大雪的時候，眼巴巴的坐在家裏忍不住飢寒，就偷竊麵包犯案。衙門裏定了罪後，就把一條鐵鍊子鎖起他的手脚，用一輛罪人的馬車，解到道倫地方的監裏。走了二十七天，才到了道倫，便把華賤換上一件藍布的罪犯衣服。那衣襟上面有個

號頭，沒有什麼金華賤的姓名，那華賤的號頭，乃是第一萬四千六百零一號。

過了十個多月，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經黑暗，華賤坐在這監獄裏面，想起從前在家裏砍柴的苦境，又想到他的姐姐還有七個孩子，也不知道現在怎麼受苦，不由的一陣心酸，落下淚來。正呆呆的坐在那裏，越想越難受，朦朧間忽然瞥見一個黑影兒來到面前，漸走漸近。這時華賤嚇得渾身捏了一把汗，不由的戰慄起來，不知是人還是鬼。不多一會，來到身邊，才知道是一個年輕的男子，站在華賤身旁，對着他的耳朵，低聲說了好一會。

說罷，華賤接口道：『你想把他弄死嗎？』

那人答道：『不是，不過是用這般手段，來嚇他一嚇，他自然就會中了我的計。焉能因爲要救一個人，就來弄死一個人呢？』

華賤道：『言之有理。』

那人卽刻跑到看監的房裏，瞥見了那看監的一眼，就凶狠狠的一手把他的衫襟扯住，一手伸在外套裏面，拔出一把亮閃閃的快刀，說道：『你不要吃驚，我不是來殺你的

，不過到這裏要救出那個金華賤。你快快的把那鐵門的鑰匙和他手脚鍊子的鑰匙，一齊交給於我；你若不肯依從，那却怪不得我，就要將你結果！」

那看監的嚇得魂飛魄散，口裏不住的說道：「我……我……我……把鑰匙交給你。」說着，就在衣衫袋裏摸出兩把鑰匙，說道：「這把大的，是開鐵……鐵門的，這個小的，就是開鐵……鐵鍊子的。」

那人接在手裏，隨將刀子收好，就扭他一陣來到華賤面前，將華賤手鍊脚鍊，一發開了。照樣把那看監的手脚鎖將起來；就和華賤一齊抽身跑到鐵門旁邊，將鐵門打開，兩人逃出。

華賤說道：「將門鎖起來。」

那人答道：「使不得，把他鎖在裏面，恐怕沒有人知道，不叫他餓死在裏面麼？」

華賤又說：「不把他鎖在裏面，我們不怕後患了麼？」

那人道：「今夜一定沒有人知道的。你看鐵牆這樣高法，就是他高聲喊叫，也沒人聽見，我們乘着夜裏快跑罷。」

兩人說着，就飛似的一直跑了三里多路，未曾停脚。忽然瞥見路旁有一叢黑影兒，二人吃了一驚，待慢慢的向前走去，一直到了面前，才知道是一大叢樹林子。這時二人又驚又喜，就來在樹林子裏坐下歇息歇息。華賤便開口問道：『你是什麼地方來的呢？你的名字叫什麼呢？』

那人答道：『我姓明，名字就叫做男德，巴黎人氏。自從去年聽得你的事體，心裏就不平起來，一定要來救你，那時便在家中取些銀兩……』

說到這裏，華賤就破顏一笑問道：『現在你還有銀子麼？』

男德答道：『現在還有幾兩，在外套的袋裏，我們明天的路費總夠用了。』

華賤又問道：『你從那裏來的呢？』

答道：『我從巴黎而來。』

華賤道：『咦，這樣遠的路，怎樣你就來到了呢？』

男德道：『我一路告化，將近一年，到了前月才來到這裏。初到的時候，我不知道你的監房在那裏，只好在這地方左近，天天找些工做，得便打聽你的消息。前幾天我才

聽見有一個工人，他道，「有一個做苦工的人，自去年就收在這監裏。他家裏的姐姐，還有了六七個子女，都沒飯吃。他也不知道怎麼樣好，眞眞是可憐。」我聽得這樣說法，就一一知道你的消息。」

華賤道：「你怎麼就能夠進了那監呢？」

男德道：「到了今天早晨，恰好那個看監的開了鐵門，出來掃地，我就出其不意，跑進他的房裏，將身躲在床底下。一直到了今晚，我才乘他不在房中，出來救你。」

華賤聽罷，就長嘆一口氣道：「哎，你眞眞是我的救命恩人，但不知那一天才能報答？」

男德道：「那裏話來。我並不像那做生意的人將本求利，也不過爲着世界上這般黑暗，打一點抱不平罷了。」說着，就脫下外套，對華賤道：「現在初交冬令，覺得有些寒冷，你穿上這件外套罷。」

華賤歡天喜地的即忙接了穿在身上。男德道：「我們二人今晚早些睡覺罷，明天還要早些跑路。」說罷，就躺在草地上睡了。

這時華賤尋思道：『我身上現在一文沒有，既然遇見這種奇貨，却不要放過了他。『正在那裏胡思亂想，只聽得男德睡得呼聲如雷。忽然翻身扒起來，跑了三四步，又住了脚。便在外套袋裏摸出那一把光閃閃的刀，口裏說道：『世界熙熙，皆爲利往，天下攘攘，皆爲利來。我金華賤這時候也爲金錢所驅使，顧不得什麼仁義道德了。』說着，拚命的用盡平生氣力，把刀尖兒正對着男德身上，飛似的丟將過去，抽身便走。

欲知道男德性命如何，下回就知道了。

第九回　忍奇辱紅顏薄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

話說華賤丟刀來刺男德以後，就飛也似的一直奔出叢林去了，按下不表。

且說當時男德身體十分疲倦，也就一事不知的，一直睡到次日早晨日上三竿的時節，才扒起身來。忽然看見離身旁只三四寸遠，有一件東西，大大的吃了一驚。你道看見了一件什麼呢，就是他的那一把明閃閃刀子，插進草地裏有三寸多深。四面一看，又不見了華賤。

這時候男德聽也就明白了，說道：「險哉險哉，不錯不錯，我昨晚說還有錢在衣袋裏，他就哈哈一笑。」說着，又長歎一聲道：「唉，臭銅錢，世界上那一件慘事，不是你驅使出來的！」

說到這裏，便探頭一看，四面均是叢林大樹，低下頭來沈思了一會，又道：「這糟事，也沒有什麼奇怪。在這種慘世界上，那一個人不和華賊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壞了這腐敗的舊世界，另造一種公道的新世界，是難救這場大劫了。」說罷便把那快刀拔將起來，說道：「我一生仁義道德，都仗着你能夠去做，怎好不小心收藏起來。」說着，就把刀又收在袋裏。

這時男德身上一錢沒有。你看男德爲着世界上不平的事，去捨身救人，倒弄得這樣下場，怎不令人灰心短氣？那曉得那男德是一個天生的剛強男子，不像尙海那班自稱什麼志士的，平日說的是不怕艱難，不愁貧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氣起來，再到了荷包空的時候，更免不得寃張怪李，無事生端，做出些無理的事情，也顧不得大家恥笑，這就到了小人窮斯濫矣的地步。那男德雖然這樣失敗，這種困窮，沒有一點

兒悔恨的意思，還是一團心安理得，上不愧天，下不愧人的氣象。那一種救世憐人的慈悲心事，到底終身一絲不減，只是和顏悅色的手背着背，向叢林外面走去，口裏還高聲唱道：

一天風雪壓巴黎，世界悽涼無了期。
游俠心酸人去也，衆生憒憒有誰知？

唱罷，自己說道：『這不是我離家的時候，寫在那小花園牆上的詩麼？咳，如今還是不能達我的志願。』

說罷，又向前走，不知不覺的已經出了那叢樹林，只見前面遠遠的有許多人家烟戶，心裏想道：那必定是一座村莊；但不知道這個村莊叫什麼名兒，待我去到那村莊裏告化告化罷了。說着，就放步一直向那村莊走去。不多一會，就走進村裏。剛走了十多步。瞥面看見一座高樓大厦，正在路旁，男德就將身來到那大屋的廚房門口，呆呆的立了多時。

只見一位年輕貌美的婦人，手裏拿着一個破碟子，走進廚房，一見男德，便開口問

道：『你來做什麼事體呢？』

男德答道：『大娘，沒有什麼，不過來討一塊麵包吃。』

那婦人道：『我看你神色，倒不像個告化子，什麼要來討麵包吃呢？你現在向我討麵包吃，你還不知道我的苦處，我不久也就要做告化子了。』說着，流下幾點傷心香淚來。

這時男德卽忙問道：『大娘，你不是這大屋的主人麼？』

那婦人道：『是的。』

男德道：『你旣是這大屋的主人，怎麼好說出這樣悽慘的話來？請你把這悽慘的情由，說給我聽聽。』

那婦人道：『不必說了，說着也無用的。世界上，是這麼狠心狗肺的事，那也就沒奈何。』

這時男德聽說，越發著急，就忙說道：『旣是像這樣可惡的事情，更要請你細細說。我聽了，或者我可以替你出了這口氣，也未可知。』

那婦人尋思道：你這個小小孩子，有什麼力量來救我？也只好說道：『也罷，就講給你聽聽，也好叫人知道我的冤情。』

這時男德，便抖起精神，站在門旁，豎起耳朵，來聽那婦人的說話。

只見那婦人說道：『前兩年我的丈夫出了外洋去做生意，辛苦了兩年，一直到今年二月，才帶些銀子回到家裏，買了這重住屋；還沒有多少時候，就風傳到這村的官府耳朵裏。那官府……』男德剛聽到這裏，就顛狂似的，咬緊着牙根，用力把脚一頓。

那婦人驚問道：『你發了什麼毛病？』

男德忙答道：『我沒發什麼毛病。請你快些說罷，那官府怎麼樣呢？』

那婦人又接着道：『他姓滿，名兒叫做周苟。他見我家有了點錢財，就紅了眼睛，天天到我家來拜訪，外面看起來，倒很親熱。那時我就有些放心不下，時常勸我丈夫，不要攀扯這班做官的，恐怕得不着什麼好處。我丈夫那裏肯聽我的話，還罵我不知道人情世故，多般闊氣的官府，肯和我們這樣兒的人家交接，這就是一條好路，趁着巴結巴結他，後來或者可以提拔我們也未可知。我也就不便和他再講。到了三月底，那官府

……』男德聽到這裏，又把脚一頓。

那婦人見男德這樣情形，轉身就走，嘴裏還埋怨道：『你這發癲的小孩子，我也沒什麼和你說的了。』

男德連忙拉着那婦人的衣服，說道：『大娘，我並不發癲，不過聽了「官府」兩個字，就不由我火上心來。請你休要見怪。』

那婦人聽他這樣說法，也就回轉過身來，正對着男德面前說道：『你眞能替我出這口氣不成』？

男德道：『果然有了這椿事體，就是我的責任了，豈有袖手旁觀的道理。』

那婦人又道：『你這說大話的小孩子，眞眞可笑了。你現在還找不着一塊麵包吃，好講什麼責任的話嗎，』

男德道：『你倒不要問這些長短，請你把這事體快快的說給我聽罷。』

那婦人說道：『滿周苟有一天來到我家，口稱，「現在政府裏財政告乏，國庫空虛，要設法接濟接濟。因此就下了一令，要從新頒發鈔票三百二十萬金磅，當作現錢使用

。從前的舊鈔票，一齊註銷。不久又發出一千萬圓的鈔票，所以銀票就漸漸跌價，我們官場裏也就因此大大的吃虧。我現在正有緊急的用項，要向你借一千元，快快的拿給我罷。」

那時我丈夫就答道，「舍下一時實在拿不出這樣鉅款。」

那官府聽說拿不出，就立刻變了臉，厲聲罵道，「你這大逆不道的東西，我是朝廷堂堂的一位命官，難道你都不怕嗎。也罷，我知道你是有錢難捨。限你十天，倘若過了這十天，還是沒有，就要按着不敬官長的律例，辦你的罪名，你可要當心着些。」說罷、就凶狠狠的去了。

「我丈夫見他這樣凶惡，也就算官令難違，只得東挪西借，方才湊齊，交給於他。從此以後，他也就一步不到我家來了。這時我丈夫已是後悔無及，只好忍氣吞聲，再到外洋去做生意。剩下我母女二人，在家度日。

「我丈夫已經去了一個多月，也沒有一文錢寄回家來。我現在穿吃二字，天天要用。倘若再過一月，不寄錢來，我母女二人，只得餓死在這屋裏了。」

男德聽到這裏，不由的眼圈兒一陣發紅，忍着眼淚說道：「大娘，我男德定要替你出了這口惡氣，才得過去。」

那婦人看見男德這樣替他不平，心裏又感激，又悲酸，也不免落下幾行珠淚，呆呆的看着男德，口裏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才開口問道：「你爲着什麼事體，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呢？」

男德道：「你不要問我這些閒事罷。我現在肚子裏餓得很，請你去看看有什麼東西，給一點我吃吃罷。」

這時那婦人現出那一種又憐又愛的樣子說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懷了。」說着，即忙抽身走進客廳。不多一會，就帶了他的四五歲一個女孩兒，急忙忙的走出來。左邊手裏，拏着一大塊新鮮麵包，交給男德，又伸出右手來，說道：「你拿了這一塊銀錢去罷。」

男德道：「我不要，還是你留下自己用罷。」

那婦人道：「我看你這樣的小孩子，實在可憐，不忍叫你空空的回去。我雖是貧窮

，但是現在也不重在這一點，你快些拿去罷。』

這時男德尋思道：我看這財帛原來是世界上大家公有的東西。現在我行囊空空、就領了他這番厚意，也不甚打緊；況且我男德從未受人的錢財，却和那食人之惠，不思報答的人不同。卽便將銀錢接在手裏，道聲：『多謝大娘，我男德一定要替你打個抱不平，大娘你且放心。』

那婦人道：『你且去罷，還在這裏說什麼大話，吹什麼牛皮呢？』

男德也就不和他辨論，恭身向他母女二人，各施一禮，抽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道：『燕雀那知鴻鵠志？』說着，忽見一座古寺，來在面前。便將身進去，拿出那塊麵包，飽餐一頓。吃罷，又走出去，一路看山玩水，只見一片秋末黃花，正是荒村風景，惱煞愁人。男德舉目四顧，只見那一輪紅日西傾，幾行歸鳥悲鳴。這時他悽慘慘的獨自去到一所客店，算過了帳，用過些酒飯，就一宿無話。

到了次日早晨起來，就問那開店主人道：『這個村莊名兒叫做什麼？』

那客店主人道：『這裏叫做非弱士。』

男德又問道：「你可知道這村官滿周苟的家是在那裏？」

那店主人道：「呀，這個惡人嗎？住在這村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你找他做甚？」

男德道：「沒有什麼，不過想見一見他。」

那店主人道：「這也容易。他就住在這村外，相隔不過兩里多路。」

男德就細細的打聽一番，又向他要一張新聞紙看看。

店主人道：「有一個叫做難與乃爾（即國民之意）報，才送來的。」

說着，就走過去，拿了一張來。男德接在手裏，看了一看，忽然看到那一條地方新聞，猛然吃了一驚。那條新聞上面寫道：

前晚八下半鐘，盜犯金華賤，爲一年輕的男子所救，逃出獄外。昨日下午四下鐘，才在叢樹林旁拿獲，該犯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袋裏還有幾塊銀錢，那救出該犯的男子，現已杳無蹤跡云。

男德看罷，也不做聲，就交還那店主人，說道：「我就要動身了。」

那店主人就滿臉堆着笑容說道：『你就要走了麼？那我就把你的帳算來罷。』

男德聞說，急忙問道：『昨日晚上我剛到這裏，就問你是幾多店錢。你說是五角錢，那時候我就馬上如數交給了你。你現在就忘記了麼？』

那店主人聞說，就兇狠狠的，圓睜着眼睛，緊揑着拳頭，說道：『你這生來的客人，怎樣就敢騙起老夫來！快把五角錢拿來；如若不然，我就把你拿住，當作騙子，送到衙門裏辦罪。』

這時男德心裏想道：這也是慘世界上人的本色，我也犯不着和你這班無知識的東西爭個長短。就在袋裏拿出昨晚他找還的那五角錢，交給了他，便一直出門去了。

這時男德身邊銀錢一元，都被那店主人詐去，目下兩手空空，便開口歎道：『呀，呀，呀，這好慘的世界，好慘的世界！我男德若不快快設法拯救同胞，再過幾年，我們法國的人心，不知腐敗到何等地步！』

因此他的憐人救世的熱心，越發抑壓不住了。一路不言不語的，走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就決意去到那路邊的叢林裏，歇宿一夜，明日再作道理。不多一會，他就走近叢林

裏面。這叢林又高又密，男德就在林下草地上，默默無言的坐了多時。忽然覺得那樹林裏陰風颯颯，有些鬼氣。這時男德心裏倒是着了驚慌的樣子，探頭東瞻西望，朦朧間忽然瞥見左邊有一條白閃閃的東西。男德定睛看時，才知道是條一尺闊的小路，兩旁松柏參天。那小路的右邊，似乎有一面大鏡子。男德心裏也就知道這個地方，一定是緊傍着海邊了。忽然又瞥眼看見離這小路七八尺遠，隱隱有個好像豆大的一粒燈光。

男德尋思道：那裏莫非有個農戶人家？說着就站起身來，一直順着那條小路而去。走了不多一會，只見乃是一重泥磚做的茅草屋，還有個小樓，男德就停着脚在門外靜聽了一會；只聽得裏面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嘮嘮叨叨的罵道：「你這不懂事的丫頭，我的話你也敢不聽麼？自從你父母死後，就把你託在我家照料，那時候你還是一個手抱着的小孩子，現在養到你十七歲了，就想忘恩負義嗎？況且我乃是你的姑母。」

這時男德正呆呆的站在門外，忽然又聽得裏面有一年輕女子哽哽咽咽的啼哭，和那藤鞭子打的響聲。這時男德聽不出頭腦來，心裏正在那裏懷疑，忽然又聽得那女子的聲音，說道：「我的姑母呀，我從此再不敢違抗你的意思了。」

只聽那老婆子就笑哈哈的說道：『我心愛的美麗呀，你看世上的人，那一個不是棄少貪多呢？你現在天天在那村外製造局做工，每天也不過是一元錢，還要辛苦格夠。怎麼就會情願做這快活的生意？你可以享些清閒福，我也就有了搖錢樹，這麼多般好！』

男德聽到這裏，那俠心又忍耐不住，就伸手將柴門敲了幾下，立刻就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前來開門，臉上還帶有怒容。男德就脫下帽子，對他施了一禮，即便在衣衫的袋裏，摸出一個大古老的黃銅錶，看一看，對着老婆子說道：『現在已經七點鐘，時候不早，我不能趕回家裏去了。求你借一間屋，給我住宿一夜，明天早晨就走；不知尊意如何？』

那老婆子即忙笑呵呵的答道：『這有何妨呢？請進來罷。』

男德即便跟他進去，走到客廳，老婆子便道聲：『請坐，待我到廚房裏弄些東西你吃罷，我看你的神色是很餓的了。』

男德便道一聲：『多謝』。老婆子就走進廚房去了。

不多時，只見老婆子手裏拿着一大塊麵包，和牛油牛肉出來，說道：『我是貧窮人

家，這就薄待了，還求貴客見諒。』

男德忙說道：『那裏話來？我來的時候，眞眞還夢想不到有這樣快樂的光景。』

說罷，就用手接過來，放些牛油在這大塊麵包上面，胡亂吃了一頓。老婆子見他吃完，就收好盤子，又在袋裏拿了一條鎖匙，去將柴門鎖好，轉身來說道：『客人，請你今晚在樓下睡罷，我們睡在樓上。目下此地太平無事，請你放心睡覺，不用害怕。』

說罷，就上樓去了。不多一會，又拿了一個大竹簍子，和一張舊紅氈下來，對男德說道：『客人，你今晚就用這張舊紅氈蓋着睡罷。』

這時男德就對老婆子說了一聲『晚安，』老婆子也溫溫和和的答了一聲，卽忙上樓去了。男德就吹滅了那支蠟燭，把紅氈子鋪在地上睡去。立刻又醒來，這時夜靜更深，只聽得樓上的自鳴鐘，丁丁冬冬的響了十一下，男德尋思道：這個老婆子眞眞奇了。忽然又聽得樓梯上面，好像有皮鞋子走着的聲音，男德心裏正在那裏胡思不定。不多一會，就瞥面看見一個妙齡女子，手裏拿着一枝白蠟燭，一直向着男德面前走來。

男德卽忙問道：『你是鬼還是狐呢？』

還時那個妙齡女子，就將白蠟燭放在木桌子上面，放着一口嬌滴滴的聲音，說道：『我的朋友呀，我是一個人，你休要吃驚。我且問你身邊是有一個大金錶麼？』

男德見他說得離奇，不由的發怒，撲翻身起來，大聲罵道：『你來做什麼？我沒有什麼金表，只有一個是銅的，你快快離開此地，不要胡思亂想。』

那女子聽說，就立刻低下頭來，滿面通紅，呆呆的立在一旁，一動也不動。男德一見，更覺怒氣冲天，連聲說道：『快走，快走，快走，我不是尋常的男子。』道着，還圓睜着兩隻大眼睛，不住的看着他。

那女子就低聲說道：『妾也不是尋常的女子。客人休要他疑，我實在是來救你性命的。』

男德聞說，便忙問道：『這是什麼緣故？請你快快把細情說給我聽。』

那少女就含着眼淚說道；『現在時候不多了，我略略告訴你幾句罷。今晚我的姑母，因爲看見你有個金錶，就頓起貪心……』

男德接口道：『他打算怎麼樣？』

那女子就放着悲聲道：『要將你殺死在此。』

男德聽到這裏，雖然吃了一驚，心裏還是半信半疑，就問道：『這有什麼憑據呢？』

那女子答道：『客人呀，你跟我上樓去，就自然明白了。』

男德道：『這個使不得。請你把他要殺我的憑據，一一告訴與我，就是了。』

那女子也不願多說，立刻拿起蠟燭來，說道：『我沒有什麼說的了，你跟我上樓來罷。』

男德就細想了一番，說道：『也罷，就跟他去看着到底是什麼怪事。』

說着，就跟着那女子一步一步的一直來到樓上。那女子剛開了左邊那衣櫃的兩扇門，男德就猛然看見兩大把光閃閃殺人的鋼刀，放在那櫃裏面。男德對那女子說道：『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好女子。我今晚在門口，也聽得了你的苦情。現在你的姑母往那裏去了？』

那女子道：『他去到張三，李九的家裏，叫他們來幫著動手。他出去的時候，就吩

咐我坐在這裏靜候着他，不要將你驚醒。他說十二點多鐘，就要回來。那時我也曾百般勸他，不好做這樣謀財害命的慘事。他反駡我是呆子，不知道圖利。我又說將來一定有後禍的話。他道，「我現在去央來幾個幫手，就將他分爲幾斷，裝在那大竹簍裏面。待到來日天明，偷偷的丟下對面大海，隨着波濤流去，那時就人不知鬼不覺了。你只要靜悄悄的在家裏待我回來就是了。」就急忙出去。現在時候不早了，恐怕他就快回來，你快想一個避難的法兒才好；倘待着張三，李九到來，那就不好了。』

男德問道：『張三，李九是什麼人呢？』

女子道：『他們都是一班幫閑兒的混帳忘八蛋，和我姑母時常來往。我從前也曾苦苦的勸我姑母，不要和他們做這些勾當，他不但不肯聽我的話，而且將我天天打駡不休；還說我不聽他的教訓，就是大大的不孝。我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父母雙亡，無人憐愛於我，只好飲恨吞聲，任他凌辱罷了。』

這時男德尋思道：『我當初還不知道他是怎地。不料這女子說出這些話來，倒是句句可靠，字字可憐。咳，世界上竟有這樣老實，這樣孤苦的女孩兒，怎不教我男德見憐？

這時那女子也見男德生得英雄模樣，心裏又是佩服，又是憐愛，也就相對無語，淚滿香腮；還走近男德身邊，在自己衣衫袋裏，拿出一條雪白的手帕兒，眼淚汪汪的看着男德說道：『我的朋友呀，你用這手帕兒抹乾你的眼淚，好逃到別個地方去罷。不然，他們到來，那時候我怎麼對得住你呢。』

男德接着手帕，將眼淚抹乾，又交還於他，說道：我現在並不是怕他們害我的性命；不過見你這樣苦的運命，落在這班奸人手裏，不免令我傷心起來。』說罷，就低下頭來，細細思想一番道；古人說得好，可以死，可以不死。我想救這人間苦難的責任，都在我一人身上。倘若白白送一條命，在這班小人之手，於世界上也沒甚益處，我男德豈肯這樣輕身麼？旣而又尋思到：只是丟下這可憐的女子，見事不救，我自去逃命，也不是道理。就心生一計，向那女子道『：你旣肯按照大義，來救我的性命；我不忍獨自逃生，想設個法兒，救你出了這層地獄，才放心得過。但不知你可肯和我一齊逃走？這才算兩全其美。』

那女子聞說，便就低頭想了一會

男德又說道：『我想你的姑母，既是這樣不知天理的畜牲，你倘若在他手裏，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

那女子接口道：『客人，你既然有這般好意，肯帶我逃出，這就從命了。』

男德道：『時候到來，事不宜遲，就此動身罷。』

說着，那女子就急忙緊緊的握着男德的手，一齊跑下樓來，向後門逃出，飛似的順着門口的小路，一直跑了七八步。那女子道一聲：『不好了，他們回來了，你且聽罷。』

男德忙答道：『我們快躲在那邊大樹後面去罷。』

不多一會，只聽得男女三個人的聲音，一路走，一路說道：『我看他那個金表，一定值得一千金。』

一人道：『照我看來，那樣大的，一定還不止千金。』

一人道：『我看他身上一定還有許多銀子。』說着，他們三人都正從這樹邊走過。

那女子嚇得一身冷汗，就拿出手帕抹乾了。男德說道：『不要多躭擱了，我們快跑

罷。』說着，兩人就拚命的向一叢樹林子裏跑去，忽然聽見後面有一陣賊聲追來，男德回頭看時，只見一人崩來拚命揪住他的衣衫，厲聲罵道：『這樣大膽的東西，要想往那裏走？』

這時男德見事不妙探頭一望，也不見那女子往那裏去了。當時男德忽然心生一計，急忙在衣衫袋裏拏出一把刀來，向那人的手刺過去。那人連忙撒了手，大叫一聲：『不好了，你們趕快來救我。』

這時男德抽出刀子，轉身拚命的跑出那樹林，還不敢立住脚，足足的跑了一點鐘之久；忽然迎面看見一座高屋，乃是一所敗落寺院。男德忙跑進去，躲在大門旁邊，心裏恍恍忽忽，想睡不睡的，正在那裏納悶，朦朧間忽然看見有兩個大漢進來。只聽一人道，李九，你快把繩子將他的狗脚綑住。又一人道，張三，你還不快些動手。這時男德雖然看見他們這樣光景，心裏却想和他抵抗，怎奈四肢無力，連一動也不能夠，只好任他怎麼殘害罷了。忽然又見一個大漢，雙手舉起一根大鐵棍，叫聲李九道，你看我送他歸天。說着，就用力正對着男德當頭劈下。男德大吃一驚醒來，才知道是南柯一夢，渾身

捏了一身冷汗，心裏還七上八下的想道：哎呀，有什麼法兒才能將那女子救出來呢？咳，只好到待明天，去找一個安身的地方，再作道理。

正在愁緒滿懷，不覺東方已白。男德就撲翻身扒起來，正想出門，忽然瞥面看見一個明眸皓齒、金髮朱唇的女子，臉上還帶着幾條淚痕，一直向這寺院跑來。見了男德，就滿臉發癡，目瞪口呆的立了好一會，忽然大聲說道：『我的愛友呀，你在這裏麼』？

這時男德才知道正是他心裏所惦記的美人，急忙親親熱熱的用手一把摟住那美人的細腰，連親了幾個嘴（這是西俗，看官別要見疑），硬着喉嚨說道：『我的愛卿呀，我怎麼想到還能和你在此相會呀』！這時候他二人那一種又傷心又歡喜的模樣，眞是有言難表了。

男德又開口道：『現在白日青天，我想那賊必不敢追來。你且坐下，把我二人分散的時候你的情形，說給我聽罷』。

那女子道：『昨晚那賊追來的時候，我見事不好，就抽身跑到一叢小樹裏面藏躲。幸虧那賊未曾知道，今天才能夠到此與你相見。那時我也知道你被他們拿住，我就想出

來和他們拚個死命。隨後我又想到，倘若我也被他們拿着，將來恐怕沒有人知道，來替你伸寃。因此我也就忍着不動；但不知你是怎麼樣才能逃到這裏』？

男德就將他逃走的情形，如何拔刀刺賊，如何跑到這寺院，如何得了惡夢，細細的說了一遍。

那女子聽罷，又傷心起來，放着悲聲道：『哎呀，倘若你昨晚有個好歹，我也不能和你同死，那教我怎麼對得住你』？

男德道：『你不要這樣呆氣。天下事禍福無門，悲歡莫定。人生的苦處，全在這怒喜哀怨四個字的圈兒裏頭拌來拌去，好不可憐；况且我們經了這點小小風波，那值得傷心不了』？

這時那女子聽了他這番勸解，就拿着雪白的手帕兒，抹乾了香淚，低聲說道：『照你這樣說起來，倒是沒有什麼傷心的事體。俗界悲歡，莫非妄念，還是定了心，快在此地拜謝上帝的恩罷』。

男德忙道：『你還是這樣愚蠢，我平生不知道什麼叫做上帝』？

那女子忽然呆看着男德，不懂什麼緣故他說出這樣奇怪的話來。

男德又道：「我們去到神龕面前，好將這道理細細的講給你聽罷」。

那女子就拉着男德的手，走了十多步，來到神龕面前，雙雙坐下。

男德便開口說道：「這世上的人，天天說什麼上帝，你以爲眞有什麼上帝麼？不過因爲上古野蠻時代，人人無知無識，無論什麼惡事都要去做，所以有些明白的人，就不得已胡亂檢閱他們所最敬重的東西，說些善惡的果報，來治理他們，免得肆行無忌；那裏眞有個上帝的道理呢？我從前幼年的時候，有一禮拜日，跟我的父親去做禮拜，只聽得那主敎說道，「凡人倘若時常敬重上帝，有錢的時時拿些錢來，放在寺院鐵箱子裏面，將來他父母死後的靈魂，就會上昇天堂。想他這種荒唐的話，那時我就有些不信」。

那女子道：「我看來你這種見解，恐怕有些不對；你看世上的人，那一個敢不尊敬上帝的麼」？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十分可憐世人迷信宗敎的苦處，又道：「你還不信嗎？待我再

講把你聽，就明白了。這上帝到底是有無，我也沒有憑據。我定當沒有，料你心裏還是不信；我現在只好把不可迷信上帝的道理，說把你聽罷。即或就是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管理人間的萬般事體，我也不必天天去對他燒香磕頭。譬如地方上有一位明白正直的君子，我也是一個明白正直的人，但是我不送些錢財禮物把他，又不天天去巴結他，難道那明白正直的君子，就說我是惡人不成麼？世界上這班無惡不作的東西，倒天天去拜上帝，一出禮拜堂，便提刀殺人，難道上帝受了他的恭維，就恕過他的罪惡嗎？我想那裏有這種卑鄙無恥的上帝呢？』

那女子道：『不信上帝，人生在世，就該信仰什麼呢？』

男德道：『照我看來，爲人在世，總要常時問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會什麼上帝，什麼天地，什麼神佛，什麼禮義，什麼道德，什麼名譽，什麼聖人，什麼古訓。這般道理，一定要心地明白眞理，脫除世上種種俗見的人，方才懂的。』

這時那女子道：『我從來沒聽過這番議論，所以也就隨着俗人之見，人云亦云；好像呆子，瞎子，聾子，啞子一般，不會用自己的知識去想想眞正的道理。現在我才算是

大夢初覺了』

這時男德心裏暗想道：這個女子，倒是十分聰明。那女子又道：『哎，我從前也曾聽人講過，東方亞洲有個地方，叫做印度那的。那印度那的風俗，極其野蠻，人人花費許多銀錢，焚化許多香紙，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更有可笑的事，他們女子，將那天生的一雙好脚，用白布包裹起來，尖從從的好像那猪蹄子一樣，連路都不能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

男德答道：『你不要去笑他們罷。你看我們歐洲的人，那一個不迷信上帝，花費無數的銀錢，不去救濟貧民，單單的造些這無用的寺院，無論什麼混帳忘八蛋，也想着巴結巴結上帝就好超昇天堂。說起這班婦女，把好好的腰兒，綑得這般細，好像黃蜂一般；還要把許多花草鷄毛首飾，頂在頭上。你只曉得那支那人敬神包脚的醜風俗，倘若世界上有了不信上帝，不細細腰的一種人，也就要恥笑我們歐洲人了』。

這時那女子聽說，一句也不能回答：呆呆的不做聲。

男德就問道：『你曾讀過幾年書呢』？

那女子答道：『我十二歲的時候，曾在本村裏公立的高等女學校卒了業。那時候我還想讀書，怎奈我姑母不肯，他道，「想你這樣標緻的女孩兒，何愁弄錢，還怕沒有金屋住嗎？」我就說要讀書學習些學問才好。他就大怒起來，駡道：「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越發起敬，說道：『我還不知道姑娘的高姓大名。』

思女子答道：『我姓孔，名美麗。請問官人的姓名來歷。』

男德想了一會，答道：『我姓明，名男德，家住巴黎城，只因出外游歷，來到此地』。

那女子道：『官人遠客他鄉，就不思念雙親麼？』

男德心裏也知道他是女子的性情，只好答道：『大丈夫四海爲家，俗言道「人間到處有靑山，」還怕沒葬身之所嗎？我們也不必講閒話了，早些商量將來的一切事體罷。』

二人唧唧咕咕的商量了好一會，就拉着手走出去了。不言不語的走了幾點鐘，轉灣

抹角，不覺經過六七座村莊。後來走到奇烈客地方，乃是一個通商鎮市。男德就和美麗走到一家雜貨店，剛進門，就碰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者。男德連忙上前施了一禮說道：『先生，小生有一件事，前來奉求，不知道先生肯麼？』

那老者道：『客人但講無妨』。

男德道：『小生巴黎人氏，姓項，名仁傑，這是我的妹子，名兒叫做春英。本來父子三人，到此游歷。一日，我的父親獨自一人出去，說到野外游山玩水。不知什麼緣故，我兩人在鄉村的客棧裏等了多時，都不見他回來。現在我兄妹二人，身上一文沒有，所以來到寶號，想暫且借住幾天，找些工做，順便慢慢打聽父親的消息。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

那老者尋思道：現在鄉下正是盜賊縱橫，他二人的父親，恐怕有些不妥。又只見男德是一個魁梧的男子，那美麗也是一個美貌的女流，就動了憐愛的心腸，即忙答道：『可以的，請坐，不要客氣。』說罷，就對用人說道：『快些去整備飯菜給客人吃罷。』

不多一會，那用人拿了一些飯菜進來。每人一碟子鹹牛肉，一碟子鮑魚湯，一大塊

麵包，牛油，另外還有一大杯葡萄美酒。主客三人，就放量飽餐一頓。吃罷，那老者對男德道：『你今晚就在這店裏住下，不用客氣。令妹就和我一陶到我家裏住罷。』

二人聽說，喜出望外，就同說一聲：『多謝了。』

男德就對美麗說道：『你跟這位先生到他家裏去罷』。說罷，就先和那老者握手爲禮。隨後又和美麗握了手，說道：『再會』。那老者和美麗也都說一聲：『就此少陪。』轉身去了。

男德就跟着一個用人，來到一間柴房裏面，和用人閒話了一會。那用人出去，男德就將房門閂好，卽忙在衣衫袋裏摸出他的小刀子，看了一眼，又收起來。就四面一望，忽然看見光閃閃的一把破柴的大刀，急忙在床上拿一條絨氈，將那把柴刀包裹起來，夾在脅下；推開窗戶門，來到院子裏探頭一看，就扒在一棵榕樹上，縱身一躍，就飛似的跳出了這店裏的院牆，一直去了。

到了次日早晨，那老者忽然看見男德幽閒自在的拿着一把破柴刀，走回店來，就忙

問道：『你往那裏去了？怎麼這刀上，就有了些血痕呢』？

男德忙施一禮，答道：『我今早去到山上砍柴，忽然遇着一隻惡狗，前來咬我，我就一刀將他分爲兩斷。』

那老者見他這般勇敢，心中十分歡喜，說道：『你就常住在我這店裏，每天去砍些柴來，令妹就住在我家，打掃房屋，不知尊意如何？』

男德就忙答道：『既承先生這般厚意，那有不從命的道理？』

那老者見男德這般有情有理，也就格外滿心樂意。

次日早晨，那老者正到店裏，只見他的孩子，約莫十二三歲，名兒叫做克德，笑呵呵的手裏拿着一張報紙，說道：『阿爺呀，你看今天的難與乃爾報裏面，有一張好畫兒，實在是怕人。』

那老者接過來看時，乃是一張刺客圖。又將圖畫旁邊的那條新聞，着實細看了三四遍，便喜氣洋洋的，好像一文錢買得一隻金牛一般，口裏還自言自語道：『不料你這混帳忘八蛋，也有今日。』就將那報紙放在衣衫袋裏，便攜着他的孩子一同回家去了。

却說男德自從這天上午，在店裏吃完了飯，就提着一把柴刀，和店裏的用人，一同去到村外砍柴。只見一人急忙走來，和那用人施了一禮，那用人道：『你這樣忙着那裏去？』

那人道：『昨天非弱士村衙門出了賞格一條，倘若有人拿住刺殺村官滿周狗的兇手，就賞銀五萬兩。我現在正要找這椿財喜去。』說着，急忙抽身去了。

男德聞說，也不放在意中，只管砍柴。一直到日落西山，萬家燈火的時候，才將柴綑好，挑迴店裏，正要將柴放下，只見那老者笑呵呵的迎出來，急忙將柴接下來，說道『請你快些同到我家，有點事體相商。』

這時男德心裏。也猜不出是什麼事體，只得跟他同去。心裏尋思道：大丈夫做事當磊磊落落。自己發願，自己受用，即使他把我送到衙門，害我一命：這也原來是我甘心情願了，沒，懷恨他人的道理。一面想，一面走，不覺已經來到門前，走進門去，只見客廳裏擺了一桌酒席。男德心裏越發見疑，想到：他一定是弄醉了我，就要動手的了。

那老者說道：『請坐。』男德不慌不忙的，道聲：『多謝。』就坐下了。不多時，

忽見一位婦人出來，看來是有四十多歲，却還是一個風韻猶存的老美人。男德就知道一定是那老者的家主婆了，即忙站起身來，和他握手爲禮。一會兒，又見美麗笑容可掬的走出來，那秋波一轉，直看着男德。男德也歡歡喜喜的，上前和他握手爲禮。說話之間，主客五人，依席坐下，各人都十分歡喜。男德雖然心裏有些意外的事情，但是他乃一個磊落丈夫，這點小事，也就不掛在臉上。這時美麗的心裏是怎麼樣，也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的了。各人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美麗忽然對着男德說道：『哎，我不知何時方可以報答你的恩呢？』

男德就用脚輕輕的踢了美麗的脚一下，笑着說道：『我們兄妹之間，講什麼報恩呢？你不要多吃酒罷。』

同席各人，聽得他兄妹二人這一番話，也都摸不着頭腦。男德即忙扯着閒事，說了一會，遮蓋過去。大家散席之後，那老者就對男德說道：『請你去到我的房裏，有些事情和你商量。』

男德答一聲「從命」，立刻就站起身來，跟他走進房裏。只見那老者緊緊的將門門

好，把兩雙手一齊伸在衣衫袋裏去摸一件東西。這時男德就將身立正，恭恭敬敬對那老者拱着手說道：『小生來的時候，也知先生的用意。先生相待厚恩，小生還一絲未曾報答，但是我這可憐的妹子，孤身無業，還求先生發點慈悲心腸，好好的看待他，小生這就放心了。』

那老者聞說，就微微的一笑，說道：『請你莫要多疑，我豈是那謀財害命的一流人物嗎？』說着，就在袋裏摸出一張離與乃爾報來，用手指着一條地方新聞，笑呵呵的說道：『請你自己看罷。』

男德接在手裏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村官被刺：

前晚十二點鐘，非弱士村村官滿周狗，從親戚處回家，剛走到花園裏面後門旁邊，就被一兒漢扭住，大喊了一聲。家人聽見，即忙開門一看，只見村官尸身，已分作兩斷，係用大刀從左肩一直劈到右邊腰下。那家人剛開門的時候，還瞥見一個青年男子，提了一把破柴的大刀，飛奔去了。現在該處衙門，已出示曉諭各處，密

該兇，拿手按律嚴辦。並懸有賞格，如有查知該犯蹤跡來報者，賞銀百元。生擒到來者，賞銀五萬元。目下各處鄉民，聞此警報，莫不思尋獲該犯，以得此次巨賞云

男德看罷，心裏尋思道：這老者明明知道是我弄的事了。這到奇怪，怎樣他就會知道了呢？

要知道這老者是什麼意思，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

話說男德看罷新聞。便開口對那老者問道：『你何以知道此事呢？』

那老者道：『請你坐下，待我漫漫講來。十四年前我有一個姪女，嫁了非弱士村裏一個商人。兩年前他丈夫去到外洋經商，掙了些錢回來，却被那村官滿周苟威風嚇詐的逼得精光，還是兩手空空，因此他丈夫只得再出外洋做工覓食，一去數月，音信不通。目下那女孩兒的日常費用，還靠著我幫貼他一點。』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想道：原來是如此。

那老者又接着說道：『你看那村官滿周有，這樣狠心狗肺，我心裏大爲不平；也曾百般設計，想出這口毒氣。不料昨日晚上，我姪女歡天喜地的跑到我家，說道現在有人替他出了氣的話。他曾說這樁事體，十分奇怪，早幾天就有一個好像告化子的人，來向他告化。他曾將這事說把那人聽了，那人就卽刻氣的了不得，說道要替他出氣的話。他說的那人衣衫像貌，倒正和你一般，我那時心裏也就明白，便將閣下的來歷說給他聽了。今天我見這報紙，就知道一定是閣下無疑了。』

男德聽到這裏，忙問道：『怎麼令姪女不來見我呢？』

這時老者聞說，便手摸着白鬍子，搖搖頭長歎一聲道：『哎，這也不必說了。』

男德道：『但講無妨，這沒什麼打緊。』

老者長歎一聲道：『說起這惡丫頭來，實在令人可惱。他聽我說出你的下落，他就說出吃矢的話來。』

男德道：『他說什麼呢？』

老者道：『他說，「現在官府出了告示，說是有人拿了他，就可以得五萬賞銀。我們正在窮到這樣地步，何妨趁着這個機會去發這筆大財，好比順手牽羊了。」我聽他這樣說來，就不由的大怒，痛罵他一頓。他還不服，反口就罵我窩藏匪類的話，氣憤憤的回家去了。』

男德聽說，就兩淚汪汪，一言不發。老者勸着男德道：『仁傑，你也不必傷心，像他這樣沒有良心的丫頭，也不放着和他計較。我看閣下這樣豪俠，將來必定能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可惜我已經老得這樣，不能帶着你了。現在那惡丫頭既然知道你的下落，又受了我一番臭罵，必定要張揚出去，倘若狗官們得了風聲，倒反不妙。我想送點盤費與你，好快些逃到別個地方，暫且一避，再作道理。你道如何？』

男德聞說，便道：『先生這樣過譽小生，怎麼當得起？小生不忍眼看着同胞受種種的苦難，束手不救，心裏就每不去。』

老者又忙說道：『這是男兒分內事。你總要實心實意的做着去、莫學倘海的那班志士，有口無心的人才好哩。』

男德郎忙拱手答道：『小生謹領先生的教訓。我項仁傑生在世界上，這世界上什麼時候才能夠太平，什麼時候才能夠沒有不平的事，沒有良心的人，我都不管這些。但是我項仁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聽他過去。』

老者聽到這裏，便開口嘆道：『哎，我和你初見面的時候，不過看着你是一個無歸的窮漢；倒不料你乃是一個義俠男兒，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男德道：『先生正是一位「人老心不老」的大英雄。小生年輕才淺，先生還這般誇獎，眞是有愧了，』

那老者忽又傷心道：『諒這世上種種可慘的人，做出種種可慘的事來；我們天天活在這種種可慘的世界上，和種種可慘的人交接，若是聽他壞去，不肯設法補救，這一生一世，倒容易混過去。只怕來世投胎，還是要再到這可慘的世界上度日，如何能丟得去呢？可恨老夫此生休矣，你們青春年少，正是後生可畏之時，還要努力自重才好。』

男德見他這樣傷感起來，就想安慰他一番，說道：『先生，自古道「良馬雖老，志在千里。」人生在世，只怕沒有志氣，那有傷心年老的道理呢？你且看世上的齷齪少年

，外面上看起來，倒是不老，其實心裏已經死得透了頂，不過是一個死尸，天天能穀在世上活動罷了。這等人實在是可憐哩。像先生這種白髮蒼顏，如火如花的老少年，有什麼傷心的呢？』

老者聽男德這樣說法，只好收了眼淚，抖起精神，現出一種很快樂的樣子。這時老者心裏，那一種佩服男德的意思，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男德又問道：我的妹子也曾知道我這番事情麼？』

老者道：『我沒告訴他，想還不曾知道。』

男德急忙道：『請先生千萬別要將這件事叫他知道了。那女子的性情，他聽見了這樣的事，又不曉得要驚嚇到什麼樣兒。現在我想先去倘海，隨後就回到家裏。』

老者道：『這到也好。倘海那地方，也有許多假志士，順便到那裏去走一遭，看看他們到底做些什麼事體。』

男德也不理會這句話，便道：『我去之後，我的妹子，就托先生照料，日後他的親事，還要先生留心則個。』

那老者一一答應了。男德便在袋裏取出一小小方塊紙，和一枝鉛筆來，寫了幾行字，交給老者說道：『這就是我朋友的住處，先生要打聽得家父的消息，就由這地方寄信與我，管不會錯的。』

老者接過來，就放在衣衫的袋裏，順手拿錶一看，說道：『現在已經八點鐘了，開往倫海的輪船，照例是九點鐘開船。我現在叫人去店裏取你的鋪蓋行李來，請你在這裏略候片時。』

男德忙說道：『請先生不要露了風聲，使我妹子知道才好。』

老者道：『我知道的。』說着，就出去了。

男德默默無言，獨自一人坐在房裏，忽然聽得門外有一陣脚步聲。不多時，只見就是這如玉如花的美麗，拭着眼淚跑進來，急忙將身坐在男德傍邊，伸手將男德的雙手捨命的捏着，不住的弔下淚來，說道：『我的好朋友呀，你現在要到別個地方去麼？』

男德微微的一笑答道：『我親愛的美麗呀，你怎麼會知道了呢？』

美麗忙道：『還是那克德來告訴我的，他說，他的阿爹現在去找人到店裏取行李，

給你出門去。是眞有此事嗎？』

男德答道：『不錯，但是望你就在這裏住下，我將來必定有個打算。『千萬別要傷心，恐怕損壞了身子。』

美麗聽說，越發傷心起來，低着聲音說道：『我怎麼好長住在這裏？我要跟你一同去。』

男德聽得他這樣說法，就發了呆，不能則聲。只見美麗將自己的頭，斜枕着男德的肩膀上，放聲大哭不止。

不多時，那老者拿著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走進房來。男德就將美麗來到的話，說了一遍。老者就笑呵呵的對着美麗道：『春英姑娘呀，你別要這樣傷心。好兄妹們有個分離，原來是難捨；但你哥哥現在也不是一去不復返的，不過是替我去到倘海，探聽些生意行情，十天半月就要回來的。』

男德也接着道：『我親愛的春英妹呀，請你別要傷心。我去半個多月，就要回來的。你且住在先生家裏，無論什麼事體，都要聽先生的教訓才是。』

這時美麗含着眼淚，低着頭，合着口，一聲也不發。老者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說罷，就拿出五十兩銀子，交給男德，說道：『仁傑兄，你且拿着這點盤費罷。』

男德接過銀兩，穿起外套，說道：『現在時候不早，我就此告辭了。』

老者道：『我已經吩咐用人，替你照應一切，請你和他一同上船罷。一路上諸事小心，早日回來。令妹的事，就担在老漢身上，請你放心便了。』

男德聞說，便笑嘻嘻的和老者握手告辭，又恭身對美麗親嘴爲禮，只見美麗哭得和醉人一般。老者見他兄妹二人這般恩愛難捨，一陣心酸，也幾乎落下淚來。只是這無情的壯士，不肯停留，大踏步出門去了。

要知男德去後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虜白手見閻王

話說男德自從那日晚上，別了老者和美麗，由奇烈客起程，風平浪靜，一路躭擱，走了十多天才到倫海。船抵碼頭時，已經四點半鐘，男德便將行李挑起，去到一所客店

一，直進去，將行李放下。那店小二卽忙出來招呼。男德便開口道：『請問寶號叫做什麼名兒！我進來的時候，還粗心未曾瞧着。』

店小二答道：『這店叫做色利棧便是。』

男德聽說，微微一笑，說道：『世上有許多好字眼，怎麼都不用，偏要用這兩個醜字，掛在門外，做個招牌呢？』

店小二答道：『這雖是兩個醜字；你看這世界上的人，那一個不做這兩個字的走狗呢？就是這倘海的人罷，還不是這樣嗎？』

男德道：『你這話雖說得有理。但是這「色」字未免太俗了，不若改個名「字」，就叫做「名利棧」罷。』

店小二笑道：『那「名」字雖也是人人所好，但是有了「色，」那「名」也就不要」。我看還是「色」字好。』

男德忙道：『罷了，罷了，我現在「名」也不要，「色」也不要，只是要吃了，請你快去拿些好酒和飯菜給我用罷。』

店小二答應一聲「是了，」抽身就去到廚房。不多一會，即將飯菜齊備拿來，說一聲「客人請用飯罷，」即忙轉身去了。

這時男德一人坐下，自斟自飲，不覺飲到有了幾分醉意，就放下，將加里飯拿過來吃了兩碟子。吃罷，洗過了臉，就背着手，在房裏走來走去。心裏想到法國文豪講自由的一首傷時詩，口中就大聲念道：

甘爲游俠流離子，婦孺無顏長者憂。

何不掃除公義盡，任他富貴到心頭。

念罷，就將身上外套脫下，掛在牆上，掩了房門，打開行李，剛將身睡下；只見窗外陰風颯颯，桌上寒燈，火光如豆，正是客路凄涼的境界。忽然聽得屋門微微的響了一下，男德還不着意，猛然又瞥見了一個黑影將兒爬進來。男德就斜着眼睛看注，口裏還假裝着大呼而睡。只見一個黑東西，忽然豎起身來，忙把牆上掛着的外套拿下。男德就即忙翻身扒起，㧐地跳將下來，向那黑東西背後一閃，用力將那黑東西的頸子揪住。只見這黑東西的頸子，不過只有手指頭粗，還是皮包着骨。男德想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瘦鬼

呢，即便開口問道：『你是什麼東西？』

只聽得那黑東西急忙答道：『我是一個人。』

男德又問道：『既然是個人，叫什麼名兒？』

那黑東西又答道：『我就是范桶。』

男德聽得范桶兩個字，倒着了一驚，即忙撒開了手問道：『范桶哥，你怎麼就會到了這般景象，心裏也就替他可憐。目下正交寒冬，他還是身穿一件單衫，這件單衫新做的時候，倒很堂皇，可惜現在已經舊得七穿八爛，連身上的肉都遮不住了。

男德說道：『范桶哥，請你就穿着這件外套，坐下，將你這經過的光景，說給我聽聽罷。』

范桶也就扯着又破又黑好似抹布的袖子，抹乾眼淚，和男德一齊坐下，說道：『家父近年生意，頗算得手。他也就生成的是個吝嗇祖宗。一錢如命，你是曉得的。因此到了今年四月結帳，就能夠積下了幾十萬家財，只望回到故鄉，樂享田園，在無賴村裏，也算得數一數二的富戶。誰知道剛住了一個多月，這富戶的聲名就轟傳出去，那村官島

去歲，就來到我家派捐，說道要開辦什麼孤兒院，什麼禮拜堂，向家父籌款十五萬，將來就可以保舉個功名。家父也知他甘言相誘，但看他是一位官府大老爺，和他爭執不得，祇好低聲下氣，在荷包裏如數拿出把他。想家父平日一絲一毫都是疼惜的，忽然叫他拿出這樣巨款，怎不如刀割肉；雖說是敢怒而不敢言，也就因此日日愁窮，，積憂成病，到了五月十三半夜，忽然嘔血而死。」

男德聽到這裏，心裏嘆道：唉，世上的守財虜，到了這樣收場，也算是不合算了

范桶又接着說道：「家父死後，我家裏也還剩下十萬多財產，不愁度日。不料我的堂伯父，只見家父一死，就來到我家，對我母親說道，家父從前出外做生意的時候，曾借過他七萬兩銀子，現在要來討帳。這時我母親就驚訝起來，說道，「我只見阿桶的父親在時，還送錢與你。就是他臨死的時候，也未曾說到借你錢的話。」

「我伯父聽說，就硬着頸頷子，兇狠狠的說道，「凡人臨死的時候，心裏就糊塗了，那裏還記起這些事呢？」」

「那時我母親又道：「他在生的時候，你怎麼不提起，偏要等到他死無對證，就好來討這筆糊塗賬嗎？」」

「我伯父忙答道，「只為那村官騙了他許多銀錢，那裏還肯火上加油，因此就將這件事體擱起。難道到了今天，就要搪賴不成。你不必多說了，倘若不快將銀子還我，就將這條老命，拼着你這富戶。」」

「我母親本來是個婦道，又生成膽兒小，怎敢和他計較，也只得忍着氣和他好言相商。但是隨後怎樣說好了，我也莫名其妙。到了六月間，有一天我母親向我放聲大哭一回，說道，「兒呀，不知你父親前世做了什麼罪孽，要受人家這樣冤氣？唉，這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罷了！」到了第二天，他忽然拿出六千兩銀子給我，說道，「兒呀，你拿了這些銀兩，去到尙海找個好學堂，學習些學問，日後好有個生路。你父親丟下的家財，都被奸人們騙盡，只剩下你一人，定要替爺娘爭氣，才是道理。現在你也已經長大成人，倘再若過幾年，還是這樣游游蕩蕩，一事無成，我就不願叫你活在世上，免得起人家笑罵。」

「那時我就答應一聲「謹遵母命，」將手接過了銀子，就跑到好朋友吳齒的家裏。約他作伴同來尙海。當下兩人就動身上船，來到此地，在還死脈路一家客棧裏住下，到那些茶樓，酒店，戲館，花園一連玩了幾天，我就催吳齒和我去找個學堂讀書，他就引我去到一個學堂，那學堂門口，倒掛着好幾塊某某先生的名牌。我就問他，掛着這些牌子做什麼用的呢：他答道、「一家學堂，有好幾位先生，掛出這些名牌，就是叫人家揀擇的意思。」」

「那當我又問道：「我們打算揀擇那一位先生呢」？」

「他就指着當中一塊牌子道，「這位靈心寶先生，是一個新科榜眼，在尙海要算他最有名了」。」

「我聽說，就歡天喜地和他一同進去。剛剛走進大門，只見幾個衣衫襤褸的大煙鬼子，喊了一聲。我也不知道他喊的是什麼，只管糊糊塗塗的跟着吳齒上了樓，就有一位年方三六的佳人，輕身緩步的走出來，好似出水芙蓉一般。我一見就目迷心醉，挪[illegible]看着他不扎一眼。這時吳齒就和旁邊那三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指着我唧唧咕咕的說好些

話，我也不曾懂得。我就向吳齒問道，「那位是靈心寶先生呢？」」

「吳齒沈吟了一會，指着那美人使答道，「正是這位。」」

「我那時就待以師禮，叫一聲「先生」，將身爬下地對那美人磕了三個響頭，只見他三人拍掌大笑起來。吳齒又對那婦人的耳朵，低聲說了好一會。只聽得那婦人連答道，「知道了，知道了」。一時那美人拿煙奉茶，彈琴歌唱，百般恭維。我心裏尋思到天下還有這樣好先生曉得是這樣怎不早些來上學讀書，如今未免悔恨太晚了。大家又閒談了好一會，才起身回去。臨行的時候，那美人還捏着我的手，親親熱熱的送到門外，說些「對不起」，「明天早些再來」的話」。

「我回到客棧，就問吳齒道，「這學堂裏教書的先生，怎麼有女的呢」？」

「他答道，「這是尚海的規矩，沒有什麼奇怪。你不懂得此地的規矩；我前年就和一個富家公子來到尚海，所以無論什麼地方都認得，什麼規矩都懂得。你樣樣都聽着我的話做去就是了」。」

「我就唯唯答應。那時我一夜也未曾睡着。到了第二天兩點半點，才扒起身來，胡

亂吃了些飯，趕忙又跑到那美人的家裏去了。一連兩個禮拜，都是吃酒打牌，無邊的快樂，好像在天宮一般。』

『隨後我又問他道，「我離家的時候，我母親招呼我來向海讀書學習些學問。現在進了這個學堂，和這女先生玩了十多天，花去銀子一千餘兩，怎麽還未曾教我讀書，學一點學問呢」？』

『那時他答道，「讀書學學問，有什麽好處呢？就是算學罷，那小九九的算盤，我們也都會的。什麽天文地理，更是胡言亂道了，有什麽可學的呢？若是英文，德文，俄文，我們倆必學那外國人的話呢，這更是不消說的了。人生在世，有幾十年光陰，何不快樂快樂，還要受罪讀什麽書呢？我老實對你說罷，我和你天天去的那個地方，並不是學堂，就是一家妓院，那位女先生，也就是一個妓女。我不知道什麽學堂。你果眞要進學堂讀書，請你另外找一個朋友領你去罷，我就不敢奉陪了」。』

『那時我便道，「原來是如此呀。我也知道玩耍比讀書快樂，剛才不過是那樣說，當眞就要去讀書嗎？你且不要見怪，我們再到那好學堂裏去罷」。』

「他聽了便破顏一笑，道聲「好兄弟，」卽忙牽着我的手，走出門外，一直又到靈心寶家中頑耍一回。朝歡暮樂，轉眼又過了兩個禮拜。那時吳齒又引來他一個好友姓豬的，和我斷會。從此三人同行，十分親密，好似膠漆一般。大家應酬來往，一共又用了千金。吳齒便向我說道，「我們帶來的川資，現在不過一月，已經用去將近一半。長久如此，不想個法兒，怎生是好呢？」」

「我道，「你看想個什麼法兒？」」

「他道，「把銀子放在身邊，一點利息也生不出來，用了一分便少一分；不如給我拿些去到巴黎，開一個煙店，好賺點利錢來使用，那本錢還可以永遠留存」。」

「我道，「這是一個頂好的法子，可以使得。」」

「此時就拏出二千兩銀子交與吳齒，第二天他就動身去到巴黎，一連兩個月，也沒一封信來。這時候我身邊的銀子已經用得精光，那靈心寶見我手中無錢，也就改變心腸。我去到那裏，不是「不在家，」就道「有客不便會。」卽便見了面，也無非是冷言冷語的，譏誚一頓。到了隨後我越發窮苦，衣帽不周的時候，連門也進不去了。這時我正

是追悔無及，傷心不了，天天坐在棧房裏，眼巴巴的望着吳齒的信來。」

「一日傍晚，去到門外閒步，以解愁悶。忽見前面來了一人，好像無賴村的一位好朋友，卽忙上前招呼。只見那人道，「范桶你，還在這裏嗎？你的母親已經死了。」我聞得心如刀割，待要問個詳細，那人一音不答，竟自去了。我回到棧房，大哭了一頓，這時正是家敗人亡，我范桶舒服了一生，到此也就是初次傷心了。要想回家探看，怎奈一文沒有，便叫插翅難飛。」

「那棧房的主人，見我欠他店帳二十餘元，分文不繳，卽便趕我出來，到處漂流，告化度日。恰好今天傍晚，在這客棧門前，看見老兄進得棧來，身邊還帶着些財物，因此冒昧前來。」

范桶說到這裏，又放聲大哭不止，男德見他這般光景，便開口勸道：「范桶哥，事已到此，不必傷心。我在此也不過四五天就擱，就要回到巴黎。你可隨我同去，看那吳齒到底是個什麼光景。若能索得些須，隨後再回家探看不遲。今晚你就此和我同住，明天再去替你買幾件衣衫穿着。」

范桶聽見，立刻悲去歡來，破涕爲笑，說一聲「蒙哥哥這樣厚待，這就感謝不盡男。」

當晚二人一宿無話。次日早起，洗了面，吃了飯，正要出去，只聽得有人敲門。丁德郎忙開開門，問聲「你來做甚。」

那人答道：「小人是賣衣服的。」

男德問道：「你有綿袍子麼？

答道：「樣樣俱全。請客人揀擇便了。」

男德便打開衣包，揀一件洋布綿袍子，問范桶道：「你看這件如何？」

范桶道：「好，好。」

男德問那人道：「這件衣要多少價呢？」

那人道：「不說謊頭，價銀十元」

男德便如數給了，那人接着銀子，拾起衣包，出去。范桶便穿上這件綿袍，和男德出得門來。男德便道：「我們到書坊裏去看看，有什麼新出的書籍，買些兒回來看看消閒

。』說着、放步前行。不多一會，到了好幾家書局，看了一些兒的書，却都是英國書譯出來的，沒有一部是法國人自己做的；譯的文筆，還有些不甚通順。男德尋思道：『我法國人被歷代的昏君欺壓已久，不許平民習此治國救民的實學，所以百姓的智慧，就難以長進。目下雖是革了命，正當思想進步的時光，但是受病已久，才智不廣，不能自出心裁，只知道羨慕英國人的制度學問，這却也難怪。我二人暫且回去罷。』說着，二人攜手回到客寓裏。吃過了晚飯，男德便拿一張本日的報，剛看了幾行，便怒容滿面。

范桶道：『哥哥爲何動氣？』

男德道：『范桶哥有所不知。你想我們法國人，從前被那鳥國王，遭踏得多般利害。幸而現在革了命，改了民主的制度；你看還有這樣不要臉的報館主筆，到了現在還要發些祖護王黨的議論。我看這樣人，那算得是我們法蘭西高尚的民種呢。』

說罷，怒猶未息，心中暗想道：這班賤鳥物，一朝撞在我男德之手，才叫他天良發現。男德正在那裏自言自語，轉眼看范桶時，已撲在桌上齁齁的睡熟。男德尋思到：我剛才的話，眞是對牛彈琴了。便叫聲：『范桶哥醒來』。

范桶猛然立起應道：「什麼？什麼？」

男德道：「我們早睡罷，明日還要早起動身哩」。說罷，二人解衣睡去。

翌日天明，男德便叫范桶同起，吃了早飯，二人收拾行李，動身上船。這倫海由水路到巴黎，足有一千餘里，十日順風，一路無話，到了巴黎，男德便將范桶帶回自己家中去了。

要知男德回家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

却說明頑自從他兒子離家以後　音信不通，未免心如刀割。只得自己尋思到：這樣門衰祚薄，時運不齊，倒怨得誰呢？整日裏自家七上八下的胡思亂想，總要設法光耀門庭。忽一日，異想天開，得了一條妙計。立刻將所有家產，典變得精光，設法行賄，謀得一縣官之職。馬上耀武揚威，東欺西詐，混到年終，攢了好些銀錢，又招了一個義子，正在逍遙度歲。不料男德忽然回來，明頑一見，又怒又喜，說聲：「我的愛子呀，你

這幾年到什麼去處？叫我把眼睛都望瞎了。家裏人都說你是得了瘋病。那後闊的字，是你題的麼？」

男德答道：『父親呀，我到倘海……』

話猶未了，明頑便厲聲罵道：『哼，你眞是不孝了。古人道，「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你竟不辭而去，這等胆大妄爲。你到在倘海一年做甚？」

男德道：『我往倘海，不過游歷，幷無他事，求父親恕過。』

明頑道：『既往不咎。但從今以後你要在家中安分守己，孝順我一些。我現在已做了縣官，你還不知道罷？』

男德也不去理會他這話，便道：『范桶哥現和我一陣來到門前，父親肯令他進來麼』？

明頑聞說，便埋怨道：『自從他搬下鄉去，一年未見，把我想壞了。今日駕到，怎不和他一陣進來，還叫他在門前等候做甚？你且快去請來罷。』

男德轉身出去，不多時和范桶一同進來，對明頑各施一禮坐下。男德便將范桶破家

落魄的情形，對明頑細說一遍，明頑立刻瞪了眼變了色。

男德又道：『父親肯令他在我家住麼？』

不料明頑陡起惡心，忙將范桶推出門外，轉身向男德罵道：『你要帶這等窮鬼到家做甚！』

男德道：『父親息怒。常言道，「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望父親發點慈悲，留他在我家暫住，替他找點工做，免得世界上又多一個漂流無歸的閑漢。』

明頑道：『那樣賤東西，就留在家裏看門，也是不中用的。我那有許多閒飯，養這班窮鬼呢？』說罷，便獨自進房去了。

男德只好走到門外，只見范桶抱頭痛哭，男德便在袋裏拿出幾塊銀錢，交給范桶說道：『你不必傷心暫且去客寓安歇。明日我和你尋獲吳齒，再做道理。』范桶拜別而去。

次日，二人尋得吳齒住處，怎奈吳齒推托烟店虧空，不肯收留范桶。幸得有男德赤心苦口，百般勸懇，吳齒方才應允。男德便向范桶，吳齒各施一禮，告別回家去了。

一連幾個月，男德都在外邊交朋覓友，一些家兒也沒歸。到了五月十八號晚九點半

鐘，剛從外面回來，忽然接到一信，信面寫着項仁傑先生收啓。男德即忙拆開看時，只見紙上的細字，好像絲線一般。上寫道：——

男德愛友足下，

與君別後，美麗靈魂，隨君去矣。久欲奉書，又恐增君懷舊之感，是以逡巡不果者屢月。今以忍容無已，敢訴衷曲。自視君顏，即傾妾心，高情厚義，誠足爲吾法蘭西男子之代表。妾數月以來，心爲君摧，淚爲君枯，身體爲君瘦損，腦筋爲君迷亂。每日夜八萬六千四十秒鐘，妾之神經，未有一秒鐘遺君而他用也。妾非不知君負國民重大之義務，敢以兒女之情，擾君哀樂。惟妾此生知己，舍君莫屬，私心愛慕，不獲自解。山海之誓，此心如石。妾身孤苦，惟君見憐。春花秋月，人生幾何？勿使碧玉命薄，遺君無窮之痛，此尤妾所傷心預揣者也。言不盡意，惟君圖之。不宣不俱。千七百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七號燈下美麗拜上。

男德看罷，將信揑在手中，默默無言；獨自坐了一點多鐘，才將信折好，藏入衣箱裏面，脫下外衫，直到臥房安歇。睡到次日紅日三竿，才扒起身來。盥洗甫畢，就走進

書房，急忙寫了一信，交給用人送到郵政局去了。此時業已鐘鳴十下，各種報紙，均已到齊。男德便隨手拏一張巴黎日報，躺在藤椅上，細看巴黎新聞內，有一條題目叫做「命案不明。」男德再朝下看來，道是：——

前晚十一點五十分鐘，忌利爐街第三十七號門牌，某煙店主人吳齒，到警察局報稱，素與他同居的朋友，不知所得何病，霎時身故。昨日午前警察局委員往驗尸身，毫未受傷，但亦斷非因病而死。警察局以情節離奇，隨即招醫生古律士前往剖尸細驗，始知係中海婁濮爾之毒而死。按海婁濮爾，俗名叫做「耶穌壽節薔薇」乃是一種樹根的毒汁，初吃下的時候，並不發作；待吃着有油質的東西，就立刻毒發，嘔吐不止，頭部昏暈，腹痛痙攣，至遲七點鐘內，無不喪命。此案死者，年方二十四歲。至如何了結，詳訪續錄。

男德看罷，哎呀了一聲，又尋思道：這必是范桶哥被害無疑了。他本在尚海，我勸他來到巴黎，以遭這奸人的毒手。我若不去替他報復這場寃仇，怎地對得住他呢。

男德主意已定，正要動身，適逢用人來請去吃午飯，男德胡亂應了一聲。用人去後

男德便在衣箱裏取出一柄小刀，藏在衣衫袋裏，轉身向外。還走不上四五步，將近書房門口，只見他父親面無人色，氣狠狠的跑回家來，正迎著男德，急忙用手將男德推進書房，坐在椅子上，便厲聲罵道：『你這大逆不道的畜牲，好生膽大，你想送却你一家人性命嗎？』

男德又問道：『到底是怎地呢？』

明頑又道：『你還假裝不知道嗎？後天的事體，我都一一知道了。』

男德道：『到底你知道的是什麼事體呢？』

明頑道：『方才聞吳齒說道，那雅谷伯餘黨，又約定後天晚間起事。他說你也在這裏從前曾百般勸他入夥，他不肯聽從。』

男德聽到這裏，便道：『並無此事。我要去尋獲吳齒，問個明白。』

明頑道：『你別出去，我不管你有無此事，但自此以後你不可出門一步。』說着，便呼喚用人，將男德鎖在書房裏面。一日三餐，都叫人送進去，房門窗戶，派人晝夜嚴守，好似看賊一般。

這話休絮。看官你道這雅各伯黨，乃是一個什麽黨呢？原來法國自革命以後，民間分爲兩黨：一個是王黨，這時雖是共和政治，却是大總統拿破崙，大權在握。這班王黨，就迎合拿破崙的意思，要奉他做法蘭西專制皇帝。一個就是雅各伯黨，這黨的人，要實行民主共和政治，不承認拿破崙爲皇帝。拿破崙曾派兵打散該黨，但這黨的人，個個都心堅似鐵，那肯改變初志。那夥餘黨，分散各城各鎮，聯合同志，到處祕密結會，總會設在巴黎。會黨有了好幾萬人，政府一些兒都不知道。會中定了幾條規矩，便是：——

第一條　取來富戶的財產，當分給盡力自由之人，以及窮苦的同胞。

第二條　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裏居住，和占奪他財產的權利。

第三條　全國的人，凡從前已經賣出去的房屋田地，以及各種物件都可以任意取回

第四條　凡是爲自由而死的遺族，須要盡心保護。

第五條　法國的土地，應當爲法國的人民的公產，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意占有，不

准一人多占土地。

這時入黨的一天多似一天，法國全境，都閧動了。後來政府知道，就拿到幾個頭目，收在監裏。怎料這黨的人，不徒毫無懼色，還因此更加不平，各處激動起來，立意和這暴虐政府，勢不兩立。全國黨人，已經議定於本月二十一號同時起事，却被這明顚知道，走露了風聲，政府又拿去好些頭目，送了性命。從此民主黨漸漸微弱，王黨的氣燄一時興盛起來。拿破崙就議出種種殘害志士，暴虐百姓的法子，眞是慘無天日，一言難盡了。這時男德還囚在家中，聽見這些傷心慘目的事體，你道是何等難受。

光陰迅速，不覺挨過了四年。到了年終十二月二十號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有一用人拿晚飯進來。男德一見，便定了神，只見那用人將飯菜放在桌上，笑容可掬的，來和男德握手爲禮。男德忙開口問道：『你倒是什麼人？』

那用人道：『小弟就是克德，哥哥竟忘懷了麼？』

男德大聲道：『不錯，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疑心是你，不料果然是賢弟到此。但不知令尊大人，現下光景如何？』

克德一聞此話，便淚落如雨。男德道：『賢弟不必傷心；但有些兒不平的事體，請告訴我，我自有個主張。』

克德便拭著眼淚，硬着喉嚨道：家父已歸地下矣。』

男德聞說，也未免傷感一回，只見克德淚落不止，男德開口勸道：『人生在世，都有必死的命運，你今哭死也是無朔。』

克德道：『家父死得寃屈，與他人不同，怎不令我傷感？』

男德聞說，忙問道：『令尊大人倒是怎地死的？』

克德道：『說來話長。年前六月間，那非弱士的村官，見年長日久，還未捕獲刺殺前官滿周狗的兇手，心中甚是納悶，特地又加出些賞格。這時我那堂姐，財使心迷，就去報了官，說家父曾收留兇手在家。官府聞說，一面給他賞銀，一面差人將家父捕去。家父就當堂數着那班狗官暴虐貪贓的劣迹，罵不絕口。那村官一時又羞又怒，做聲不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口中喃喃吶吶的道，「你藐視官長，這還了得。」馬上就招呼退堂，次日便將我父定罪斬首。』

男德聞說，按不住的無名野火，陡然高起三千多丈，巴不得立刻就去替他報仇雪恨才好。克德又道：『那時家母乃是婦道，我又年少無知，這就不能奈何他。到了上月，家母就對我說道，「自古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你還不知道嗎？況且我們法蘭西人，比不得那東方印度賤種的人，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當作聖主仁君看待。你父親的仇人，你是曉得的。我要將家產變賣乾淨，和你去到巴黎，尋找項仁傑哥哥，商量一個報仇的計策。你父在生時，曾號過他是一條好漢，必不肯付之不理。」那時我就唯唯聽命。母子二人，商議已定，便動身來到此地，在三保爾客棧住下。一連尋找幾日，才知道哥哥的眞姓名，眞消息。卽便裝作尋做粗工的，來聽府上使用。恰好今晚送飯的用人，得病回家去了，因此小弟才能夠乘間替他到此。家母還要乘着沒人的時候，悄悄地來和哥哥商量此事。』

男德聽他說罷，才曉得他的來意，心中喝采道：似他母子二人，這般苦心報仇，倒也難得。男德沈吟了一會，便開口向克德道：『殺父寃仇，原不可不報。但自我看起來，你既然能捨一命爲父報仇，不如索性大起義兵，將這班滿朝文武，檢那黑心肝的，殺

倆乾淨：那不但報了私仇，而且替這全國的人，消了許多不平的冤恨。你道這不是一舉而兩得麽？』

克得聞說，尋思多時，說道：『哥哥言之有理。但家母在此，待小弟稟知，然後行事。』

男德道：『這就使不得。婦人們見識必短，只知道報復私仇，說到一國公仇，若不情願時，反怕誤了大事。你若肯依照我的主意，明日再來，我自有個計較。但是這話，千萬不可告訴第三個人，只你我二人知道便了。』

克德一一答應，轉身出去。要知明日男德畢竟說出什麽計較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

話說男德向克德所說的話，克德都一一應承，便道：『這飯菜拿來多時，哥哥請用罷。』

男德應聲，隨即胡亂吃罷，克德收拾碗碟匕箸，告別去了。剛出書房門口，男德又

大聲喚道：克德兄弟回來。』

克德聞聲，即忙轉回到男德面前道：『哥哥呼喚小弟回來則甚？』

男德道：『並無別事。就是我的妹子，目下光景如何，還未聞你說及。』

克德聞說，便兩眼通紅，半天做聲不得。

男德忙道：『到是怎地了？』

克德道：我那可憐可愛的姐姐呀！他本招呼別將他的事告訴哥哥，今哥哥問及，也瞞隱不住了，一發告訴哥哥罷。他自從與哥哥別後，終日蛾眉雙鎖，寢食不安。到了大前年六月四號，他看見報紙上說道，離非弱士村不遠，有個村莊叫做浪斯培村裏，有個姓任的老寡婦，和那姓張姓李的三人，夜半去到鄰村打刧，被人拿獲，三人一齊喪命。他便沒來由痛哭一回。住在隔壁的寡婦，聽見他臨睡之時，叫了哥哥幾聲，那聲音漸漸微細，便洗□去了。到次日早晨，家母走過他房裏探望，只見他還未起身，恐驚醒了他，便轉身出來。直到鐘鳴十一下，還未見他出來，家母又去叫他，怎料一揭開紗幔……』

男德聽說，便接口道：『揭開紗幔，便怎樣了？』

克德又道：『只見他用一條絨氈，將全身遮蓋。家母便不敢揭開，轉眼一看，忽見榻旁有幾滴鮮血，急忙跑出門外，嚇得連舌頭也掉不轉來。恰逢家父走出來，見這事有些蹺蹊，即忙進房探望，見房中毫無動靜。揭開紗帳，便吃一驚。又將絨氈揭起，只見他鮮血滿面，左鬢下刺入一柄尖利的剪刀。』

男德聽到這裏，便圓睜着眼睛，淚從眼角落雨也似的流出，用力握着克德的手：『賢弟你親眼所見是這樣嗎？』

克德又道：『是小弟親眼所見。那時口中微微出氣，好似別教我哥哥知道的話。家父即忙一面吩咐小弟，去請那馬利希離醫生，一面自己去報警察。不多時，馬醫生到來，看時，便道，「剪刀刺傷腦筋，難以救藥，再過一點鐘，恐怕他就永辭人世了。」

『家母聞說，兀自傷心起來。馬醫生道，「姑且抬到醫院，施些醫藥，以盡人事罷」』

『剛說之間，警察到來，驗過傷處，確係自殺，旁處更沒動靜。隨即打開他的衣箱檢查，亦毫無形迹。隨後從貼身衣袋裏，搜出一封書信，取出看時，仍是一張殘信，沒

有幾行字。』

男德道：『那幾行字，是些什麼呢？』

克德道：『寫的是「倘吾無責任與將來之希望，吾當攜佳人如卿者，駕輕車，策肥馬，漫遊世界，以送吾生。」』

男德道：『只是這幾個字麽？』

克德道：『僅有這幾個字，那前後都已扯去了。查看信面的郵政信票，才知道是千七百九十七年五月十九號午前十一下鐘由巴黎所發。所言何事，及由何人所寄，警察也查不出頭腦來。立刻命人抬赴醫院，不到四十分鐘，就有人送信來，說道，「姑娘沒氣了。」』

男德聽到這裏，大叫一聲：『我那可憐的賢妹呀！』便停住了聲，圓睜着眼，一滴眼淚也落不下來。呆坐了多時，又尋思到：事到如今，且幸這世界上我沒一些兒繫戀，一些兒罣礙，正好獨行我志了。

克德開口道：『時已不早，小弟就此告辭，明日再見了。』說畢，便轉身去了。

到了次日，克德如約再來。男德便取出紙筆，即忙寫了幾行字，交給克德道：『你照這地方尋去，自然就有一位店主人出來接待與你。』

克德接過來看時，一字也不認識，便道：『你這紙上寫的是些什麼？』

男德道：『這種字只有我們會黨裏的人曉得，這就叫做祕密通信的法子。你若入了我們的會黨。慢慢就會明白了。只是我們會黨裏，無論甚事，都是以祕密為第一緊要的規矩，務要小心則個。』克德一一答應，一溜烟去了。

自此以後，克德常到黨中，探聽消息，報知男德，男德有話，也可由克德告知黨中，兩下裏一發消息靈通了。

一日，克德忽倉皇來告男德道：『這幾日我們黨裏面，聞傳大總統拿破崙想做專制君主的形迹，一天流露似一天，壓制民權的手段，一天暴烈似一天，儼然又是路易第十四世和第十六世的樣子來了。』

男德聞說，不覺怒髮衝冠，露出英雄本色。低頭尋思到：那布爾奔朝廷的虐政，至今想起，猶令人心驚肉跳。我法蘭西志士，送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熱血，才能夠去了

那野蠻的朝廷，殺了那暴虐的皇帝，改了民主共和制度，衆人們方才有些兒生機。不料拿破崙這廝，又想作威作福。我法蘭西國民，乃是義俠不服壓制的好漢子，不像那做慣了奴隸的印度人，怎麼就好聽這鳥大總統，來做個生殺予奪獨斷獨行的大皇帝呢？男德當時沈吟了半響，便附着克德的耳朶唧唧咕咕的說了好一會，克德便抽身去了。

次日克德進來，取來一件黑紙包裹的物事，交給男德。男德又低聲向克德耳邊，說了好些話。克德聞說，立刻面如死色，手脚不住的發抖起來，一交跌睡在藤椅上，動彈不得。當時男德與克德不交一言，便飛也似奔出去了。

次日巴黎城內，四處鬨傳道：昨日大總統前往戲園觀劇時，途中適遇爆彈炸裂，幸御車遲到幾步，還未受傷。隨即尋獲一男子，已經用槍自斃，於外衫袋中搜獲小刀一柄，疑即犯駕兇手云。

這話休絮。却說金華賤自從刺殺男德不中，逃出林外，留連半日，又被巡兵拿獲，收入道倫監中，隨後又三次逃跑，均被拿獲。前後一共監禁一十九年，始行释放，並得一張黃色路票。華賤便狂喜道：『從此我又得自由了。』

不料隨後還有許多危難，當其在監中做工，所得工價，除去用度，還應存百零九個銀角子，和九個銅角子。不料時運不濟，盡被強人搶刼去了，一些兒也不曾留下。出監的次日，就去幫人做工，終日勤力，毫不怠惰。當時工頭就很賞識華賤，說他是一個得力的工匠。華賤於做工之時，打聽同作的工人，每日工價多少。衆工人答道：『一日可得銅角子三十個。』

一日，華賤打算去到潘大利地方，便到工頭那邊，去索這幾日的工價。工頭只給他十五個銅角子，便一言不發。華賤道：『便是這些兒嗎？』

工頭道：『這就太多了。我若一文不給你，你便敢怎地？』

華賤尋思：自己乃是犯罪無歸的窮漢。怎地奈何得他呢？只得忍氣吞聲去了。次日，便起身步行過太尼城，受了許多磨折，方才尋到孟主教家裏，住宿一夜。這些情形前已說過，不必再表。

且說這夜華賤住在孟主教家裏，到了鐘鳴二下，華賤忽從夢中驚醒，側耳靜聽，孟主教全家，都已沈沈鼾睡去了。當時華賤已有二十年之久，不得臥榻安睡，今忽得了

這個舒服所在，所以和衣觧睡了四點鐘，也就養足精神，不覺疲倦了。驚醒之後，勉強將服睛緊閉，已難以成夢。當時華賤萬種心思，一齊潮也似的湧到服前，七上八下的亂想，翻身輾轉，再也不能夠合服。忽然想起一樁事體，把別件心思，都丟到九霄雲外。

你道是一樁什麼事體呢？就是孟夫教家中銀碟子六個，和大匙一柄，吃飯時，華賤已注服瞧了一會；睡覺時，又服見凡媽將這些銀器，收入牀頭下碗櫃裏面。華賤估量這些銀器，至少也能夠值二十多兩銀子，比我十九年監裏所做的工價還多。想到這裏，心中不覺大喜，便撲翻身坐將起來，剛是鐘鳴三下。華賤急忙張目四下一看，就伸手檢點自己行李，再移身下地，打算出去；又不敢出去，躊躇不決，不覺又來到牀前，默默無言。獨坐一會，又將睡下，四處亂想，依然神魂不定，不能合服，扒起睡下，起落幾次。因恐天色將明，難以行事，便決計離開牀榻。側耳聽時，同屋之人，盡皆甜睡。便輕輕地走到窗前，推開窗門，將身跳出，乃是花園所在，抬頭一看，天色尚未發光。探看園中一會，又跳進房中，取出行李，擱在窗口。又轉身進房，取出日常所攜的鐵棍，拿

在右手，屏着氣輕輕的走到隔壁主教的臥室。所幸門未落閂，華賤將門輕輕地一推，門卽微啓。停住脚，聽了一會，只覺寂無人聲。又推一下。門又稍啓，足容一人出入。華賤便挨身進去。不料有一小几攔阻，不能前進。華賤再將門一推，只因力過猛。將窗上之銅螺絲震下，豁琅的一聲響亮，華賤嚇得渾身發抖不止，急忙抽身跑出來了。

要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孟主教濟貧贈銀器　金華賤臨命天良

話說華賤只見一聲響亮嚇得心驚肉跳，急忙跑出，喘做一團。因恐將人驚醒，自己逃脫不得，也不知從那邊走才好。過了數分鐘，心神方才稍定，轉身看時，房門業已半開。華賤便放胆進去一看，還是寂然無聲。探聽多時，知道並不曾將人驚醒，度危險已過，便輕身入內。只聽得齁齁甜睡的聲音，華賤便放胆前進。及至孟主教臥榻不遠，更覺鼻息之聲，呼呼應耳。再逕向榻旁看時，只見似銀的月光從窗戶隙處透入，直射到孟主教面上。主教依舊閉目甜睡，這時已交嚴冬，主教乃和衣而臥，外面罩着一件玄色外

套，頭臉斜放着枕上，將手伸出榻外，指頭上還帶着敬神的戒指。觀其神色，又覺和靄，又覺莊嚴。華賤當時，手執短鐵棍，壁直的在月影兒裏，一動也動；一見主教的神色，不覺倒吃驚起來，心中狐疑不決，呆呆的注目看了好幾分鐘。華賤才將帽子摘下，便右手執棍。左手執帽，走近榻前。又將帽子戴上，直至碗櫃旁邊，即將鐵棍擊開了鎖，急忙把銀器籃子取出，大踏步飛奔向外，絕不回顧。跑出房門，便把籃子丟下，將銀器放入行囊裏面，繞出花園，越牆逃走去了。

次日天方明時，孟主教爬起身來，剛到花園散步，忽見凡媽跑來大叫道：」主教，你知道一籃子的銀器，放在什麽所在？」

孟主教答道：「我知道的。」

凡媽道：「你知道在那道？」

孟主教便在花園扒脚下尋獲那籃子，便交給凡媽道：「這不是裝銀器的籃子嗎？」

凡媽接着道：「籃子端的不錯，但是那銀器往那裏去了？」

孟主教道：「你說起那銀器來，我便不知道了。」

凡媽聞說，便道一聲：『哎呀，這一定是被昨夜來的那偸兒竊去無疑了。』說罷，將眼四處一瞧，便跑到禱告台，和孟主教的臥房，細細查看了一遍，所幸並未失去別樣物件。又仍舊來到花園，只見孟主教立在那裏，正歎惜有一朵花被那籃子壓壞了。凡媽卽大叫道：『孟先生，那人已經逃走，銀器也被他偸去了。你還不知道嗎？』

孟主教默默無言。凡媽又指着花園牆道：『你看他不是從這裏逃出，逕向害急街去的嗎？』

孟主教聞說，便滿面堆着笑容，向凡媽道：『你且不要着忙，你知道那銀器到底是誰的？原來是一個窮漢的。我久已就有些不願意要了。』

凡媽道：『雖然不是我們的，但是我們用了這麼久，也就合我們的無異了。

孟主教道：我們還有鍋碟子沒有？』

凡媽道：『沒有。』

孟主教又道：『鐵的呢？』

凡媽道：『也沒有。』

孟主教道：『如此就用木的也罷。』

說罷用人便請孟主教去用早飯，一面吃，一面和寶姑娘談論些閒話。此時凡媽心中，還是憤憤不平。早膳剛畢，忽聞有人叩門，孟主教立起身來道聲「請進」。只見門開響處，擁進一羣人來。孟主教正爲詫異，定睛看時，內有三人，揪住一人。這三人原是巡勇，一人便是金華賤。旁邊還立着一個巡勇頭目，見了孟主教，卽忙稱聲「孟主教」，行個軍禮。華賤當時，正在垂頭喪氣，耳邊下忽聽得孟主教三字，不覺抬起頭來，現出一種如醉似癡的形像，還低聲道：『孟主教一定沒有主教的職分。』

衆巡勇忙喝住道：『孟主教在此，怎敢大聲說話。』

孟主教便開口向華賤道：『你還在此？我給你的銀蠟台，爲什麼不和銀碟子一同拿去？』

華賤聞說，便圓睜着兩眼，不住的看着孟主教。這時巡勇頭目，便開口向孟主教道『我們路遇此人，只見他神色好似逃走的一般，因此將他拿住，盤問一番。他說有什

麼銀碟子……』

話猶未了，孟教主便接口道：『他曾告訴你，乃是一位和他同住的牧師送他的麼•這些事我都知道的。你放了他罷，別要錯辦了他。』

那頭目聞說，便道：『既是如此，我們就可以給還他的自由了。』

孟主教道：『這是自然的了。』

於是那頭目便令衆巡勇將華賤釋放•孟主教向華賤道：『朋友呀，你若回去時，可將那蠟台一同帶了去。』

說着便到樓上，取來一對銀蠟台，交給華賤。那凡媽和寶姑娘二人，眼見如此，也不敢多嘴。華賤滿面羞容，兩隻手抖抖的接過了蠟台•孟主教道：『你現在可以從容去了。以後你若再來時，不必從花園走過。一直由前門進來便了。』說罷，便向衆巡勇道：『諸位可以請回了•』

衆巡勇聞說，便皆散去•當時華賤，甚覺精神恍惚。孟主教又走近華賤身邊，低聲道？『你別要忘記了，你曾經答應我，你用了這些銀器，便要改心歸正的話。』

華賤聞說只像不知有此事一般。

孟主教又道？『華賤兄呀，我用金錢買爾之罪惡，救爾之靈魂，恭喜你便從此去惡就善了。』

華賤一言未答，慌忙出城，形若逃遁，急忙尋些荒山僻境而行。走了一天，他却忘了飢渴。一面走，一面想，想起自己二十年來無惡不作，也未免有些悔恨之心，正在一路沈思之間，不覺金烏西墜，玉兔銜山，華賤便將身來到樹林後面，歇息了片時。

此地乃是窮鄉僻壤，連人影也沒有，只見隔林數步，有一條小路。華賤尋思到：諒我這樣襤褸，那旁若有人來，不知道要怎樣驚慌了，華賤正在那裏狐疑，忽聞後面有一片嬉笑之聲，回頭看時，只見有幾個童子，也來在樹林裏玩耍。內中有一十歲的童子，一隻手拿了風琴，且走且唱，一隻手握着些銅錢，拋擲爲嬉。錢落地時，有一個四開錢（值四十文，）直滾到華賤身傍。華賤便抬起脚來，將錢踩住，奈童子早已瞧見。便前來在華賤身邊道：『客人，曾見我我的四開錢麽？』

華賤道：『你叫做什麽名兒？』

童子道？「我名叫做小極可哀。」

華賤聞說，便吃一驚；少頃說道：「還不快去，在此則甚？」

童子道：「請客人還我錢來。」

華賤垂頭莫對。童子又道：「還我錢來？」

華賤只是注目於地，一言不答。童子因大聲叫道：「我的錢呢？我的白錢呢？我的銀錢呢？」

華賤還是不理。童子便向前揪住他的視衿，華賤乃以短棍擊之。童子大聲笑道：「，我要我的錢。我的四開錢呢？」

華賤只是昂着頭不動彈一步，還圓睜着如狼如虎兩只大眼睛，看着童子，舉起鐵棍，兇狠狠的叫道：「你倒底是誰，敢來此歪纏我？」

童子道：「我便是極可哀。請你方便，移動一步，讓我拾起那四開錢。」

華賤道：「你還不走麼？好孩子，快快留心，我將對不住你。」

童子聞說，渾身發抖起來，連忙逃避，不敢回顧一步，離開華賤稍遠，才敢緩緩的

連喘連走去了。當時天色已黑，不多時，那童子就不見了，華賤雖是一日不曾飲食，肚中却亦不飢。童子逃去之後，還是呆呆的立在樹旁，呼息之聲，由急而緩。少頃，肉戰，漸覺夜寒，便將帽子拉在額上，緊扭衣衿，俯身來拾起所跌的四開錢。華賤拾起錢來以後，不覺心昏神亂，東瞻西望，覺得孤身立在這荒野，四望無人，天色昏黑，渾身不住的發抖。不得已，只好尾着童子的去路，急急趕上前去。走了好幾十步，仍是人影兒也不見着，便大聲叫道：「極可哀！極可哀！」叫罷：側耳靜聽，還是無人答應。却逢西北風之嗚嗚颳的起來，連那滿山草木，都有個嚇人殺人的形狀。華賤當時，脚底下越走越快，喉嚨裏越喊大，連聲狂叫「極可哀。」

正走間，忽迎面來了一位牧師，策馬而行。華賤便恭身上前道：「信士，你曾見一童子走過嗎？」

牧師：「就是叫極可哀的麼？我未曾遇見。」

說罷，華賤道：「我看你很是困苦，今給你兩塊半元的銀錢。」又道：「那童子的年紀，約莫有十多歲，手裏拿着風琴，我想他必定從這條路經過。」

牧師道：「我實在未見。」

華賤忽眼瞅着牧師道：「我是一個賊，你怎不拿我？」

牧師聞說，大吃一驚，急忙馬上加鞭遠遠的逃去了。華賤還照舊路前進。不多時又回身狂叫一會，仍不見一人。立住脚，遠遠望時，只見滿月疏林，荒山亂石，疑心有人。忙向前進，剛到三叉路口便止了脚。當時月色光如白晝。華賤忽然渾身出汗，足不能舉，便狂叫起「極可哀」來，那聲音越叫越低，少頃，忽覺有人逼其雙膝跪下，心驚肉跳，如同在禮拜堂前，自招其生平罪惡一般。並自覺奪那童子的四開錢，爲生平第一大罪，主教不能恕過的。華賤正在驚疑不定，忽然兩眼漆黑，頭腦昏暈翻筋斗一交跌倒在石上。兩手握髮，兩膝接面，一時心如刀割，淚如雨下；自覺精神恍惚，魂魄飄蕩，來到一處生平未到的所在，看見一種生平未睹的奇光，那奇光中也不知幾多有魔王惡鬼。心中驚恐不住自此以後，華賤到底又去到何方，幹些什麼，也沒有一人知道了。

只是次早晨，又一趕車的，路過主教街，見有一人，石頭似的跪在石路上樹蔭底下，面向着孟主教大門，好像在禱告樣子。這樣看起來，正是：——

蕣榮原同盡，但感彼有分。

我心造三界，別無禍福門

娑羅海濱遯跡記

——民元前四年譯南印度瞿沙原著之英文本發表于民報第二十二號——

此印度人筆記，自英文重譯者。其人蓋懷亡國之悲，託諸神話；所謂『盜戴赤帽，怒發巨銃』者，指白種人言之。——譯者記：

時在伐薩（Varsna 此云『雨李』，）不慧失道荒谷，天忽陰晦，小雨溟溟，婆文迦華（Varchika 云『雨時生花』）盛開，香漬心府。行漸前，三大犬牙，夾道皆美，池流清靜，材木蔚然。不慧拾椰殼掬池水止渴，復行一由延，遇巨樹，作聲如獅吼；古人謂『巨木能言』，殆指此耶？既而涼生肩上，諦視左側，蓋洞口也。不慧坐石背少選，歌聲自洞出，如鼓箜篌。聽至——

星耶峯俱無生，浪撼沙灘巖滴淚，圜範茫茫甯有情！我將化泥溟海出。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Are the waves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dropping caves.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os; Dissolve this clo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不慧驚起曰：「是得毋靈府耶？」策杖入洞，歌聲亦止。黑暗不辨路徑，足下柔艸，如踐鵝絨。心知其異，但不生恐怖。默計步數，恐不能返。行且三十五武，始辨五指；復行十武，光如白晝。既出洞，迎面空寂，似無所有。但晻曖落日，殘照海濤，作黃金色。回顧有弄潮兒，衣芭蕉葉，偃臥灘邊。不慧心念小子，必是超人，倚杖望洋，憮然若失。

俄而，皎月東升，赤日西墮。不慧遶海濱行約百武，板橋垂柳，半露蘆扉；風送蓮芬，通人鼻觀。遠見一舟，纖小如茶，一男一女，均以碧蕉蔽體，微聞歌聲。男云：——

「腕勝柔枝唇勝蕾，華光圓滿斯予美。」

女云：

「最好夜深潮水滿，伴郎搖月到柴門」。

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opening bud;

Her graceful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

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theglow,
Of youthful beauty, as the tree with bloom.

且搖且歌，瞬然已杳。爾時悲哀太息！不慧老於憂患，念當於此絕食自沈，冀得罪垢消滅。擲杖躍身入水，魂魄一去，藐若忘形；微聞童子高呼，如天樂尾音而已。

詎余忽醒身臥茅廬，新葵在頂。少間，壯者來，——即先見諸舟中者——對不慧啓口云：『咄！男子，何故視軀殼如破鉢耶？』

不慧詢彼曰：『壯者救我將奚以爲？』曰：『內子救爾』。不慧聞之，怒曰：『女人，女人！』奮身躍出，欲再自沈，被阻不果。壯者曰：『揣爾心情，將毋悔生耶』？復曰：『大慧須知是非濁世乃娑羅鄉』。不慧驚曰：『有是哉？嘗聞娑羅天鄉，仙衆住處；今得毋夢境？』壯者曰：『吾儕非仙，遯跡者耳。雖然，以惡世相校，固無異仙鄉。爾云何？』不慧求出世久，曰：『幸有以教我』。

壯者曰：『大慧善諦聽：劫初神衆，造宇宙已，地面黑闇，因曰：『吾儕需光』。神首曰：『朕當造之，朕無長箭，足以貫通黑暗也。』四嚮搜索，得一乾納，（Cannas 此

云「楊枝。」）斷之，擇其長端，置弓弦上，仰身射去。少選，現一微星，神衆注視。星體漸大，光隨穿入。須臾，孔愈巨，黑闇盡失。神衆能視地，治水造陸，又作河湖泉澗。工既竣，神衆歡呼而散。——

「是後地面漸有濕生，化生，卵生，胎生；此云四生，性殊殘暴。首神聞之，遣其一子，下世診察。復命神首，具言衆生不道。神首下令，勅世界衆生，齊集聽講，蓋欲誘勸之也。四生果集大壑，神首珊珊降臨，左足踏左嶺，右足踏右嶺；但是四生仰止，不聞所講。神首詔近其下，乃頒約法，以告艸木、昆蟲、禽獸、男女、嬰兒、等衆，戒勿忘失。忽有獰惡巨獸，交頸耳語，不聽神言。神首怒，俯身倒拔巨樹，鞭諸惡獸。鞭已，復摘樹上殘英，結惡獸頭上，乃勅四生曰；「善哉大德！此去善播美種於地，永爲朕友，毋造惡因。造惡因者。必自受報。惡獸當本化爲男體，因彼多事，今悉變爲女體。大德識之！惡獸女體，頭上插花，以爲徽識」。——

「宇宙萬象既備。又起火災。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斯世。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

無礙。爾時無有尊卑上下，亦無異名。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又有自然地味，出凝地面，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味甜如蜜。於是衆生以指試嘗，知如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着。如是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段食。段食不已，餘衆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已，時此衆生，身體麤澀，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

『大慧諦聽：衆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爾，爾不如我，心存彼我，故懷諍競。嗟夫！大慧，人類之初，固勝妙也。奈何求食，懷彼我念，生不善心？罪惡是起。復次，女人爲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忮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妬，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卽生餓鬼趣中。女人爲地獄使者，其發美言，卽是噴毒。吾先觀子不附女人，故以大慧呼爾』。不慧曰：『誠哉！一切江河必委曲；一切女人必妖冶』。

壯者盱衡上視，曰：『吾更語大慧：我本神明華冑，一時外出，身着錢囊，人悉奪去

，復餓無以爲食，頂禮梵天；幸蒙哀愍，差使鴉鵲爲我負數日糧，得以不死。順道還歸，欲視家室；家室已滅，惟餘灰燼，父母兄弟財產，都被大盜竊去』。壯者言已，爾時女子在側，亦先見諸舟中者。不慧睇之，頰上淚痕，化作珍珠，縈旋墮地。壯者曰：『此子雖女，性殊英俊，惟大慧莫輕之』。

余詢壯者名。曰：『吾儕無名，蓋無所用』。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彼岸均是遯跡超人，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

余便詢其何此至此？曰：『先是余家既亡，悵悵無之。大盜更迫我儕，爲供奔走。觀彼居心，是畜獵犬之技。斯時認賊爲父，自殘梵裔者，亦復不少，女人尤多。蓋彼女人殗殜失氣，祇知以室利沙花（Sirishw），飾其耳際，珠貝玉石，鎖其頸上。大慧，余念念弗忘女人之罪；雖析諸峯艸木，以爲籌箸，不能算之矣。且置斯語，請言吾儕：一日聚六百餘人，與大盜奮鬬四次。嗟夫！大慧，吾儕以血肉之軀，當彼兇殘鉅敵。既而五百七十餘人皆死，存者數十，皆被剖腹；遺余一人，心念不能報復大仇，還我舊物，則非梵天之裔。思逐水濱，跪求梵天有以加庇也。余甫垂頭，梵天果詔——

景運當昌，婆羅是冀；來日方長，勗哉小子！

忽有少女從西泛舴艋來，女爲余拾履，相扶登舟；而大盜追至，戟手罵詈云：『爾等不服王化！』余叱之曰：『須彌之兇獅，恆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無爾險毒！尙云「王化」？寃哉！』大盜怒，發巨銃，擊吾儕不中。回首觀其形狀；頂戴赤帽，正若獮猴：怒視吾儕，睛胎弗轉。吾儕南行三十由延，方抵此土。始知少女爲盧奧佗王女。父王及於大盜之難，狀正如余，欲糾合英俊，滅此朝食者。吾儕既抵此土，跪禮梵天，成爲夫婦。名是地曰「婆羅」，順梵天之詔也』。壯者言畢，默然睡去。

翌日，天朗無雲，余去凡衣，換以碧葉，弄艇投竿，千愁俱滅。饑卽食指那尼，（Echinani 譯言『漢持來』，卽『桃子』；）或食蕉子；渴卽飲椰水。——讀吾筆記者，將謂不慧樂無旣矣。甯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一日，鼓棹中流，女語不慧：『昔有羅磨王，爲父所逐，移居南邊。其妃犀達扈從。一時相攜遊稜伽國。（Lanka此云『獅子國』卽今『錫蘭島，』）國王名羅波那；豔其妃之美，竟奪之。羅摩大怒，誓申斯讎。率大軍破之，復獲犀達誅羅波那，推立其弟。於是

羅磨大王英威蓋世，遐邇來歸。阿利安人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蓋慕其文化也。嗟夫！長者！妾則羅磨王遺裔，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嗚呼！前王以美人之故，尙能不屈；妾則失父母之邦，兄弟姊妹悉被淩辱。使前王猶生今日，妾知大盜無遺孽矣！」

方女言時，聲淚俱下。不慧太息久之，曰：「昔大王犀婆者，當大盜昌披之世，以單刀匹馬，所向無前。吾儕其興乎？」壯者指天，曰：「自古傳說，「黑雲鬖鬡，斯爲殺氛」。吾自栖身世外以來，未嘗一日而忘惆恨！吾儕當出世圖之。」

遂約四十餘人，飄然出洞。壯者語不慧：「此也許有神呵護，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無許進洞」云。不慧留心道路，殊非曩昔所經。前面有峻嶺，四十餘人均自梯嶺而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既達嶺頂，不慧俯視，恆河明滅，壯美無倫，一帶恆伽子，(Gangaputra恆伽跋多羅，此云「恆河邊岸」，)行者如蟻。吾儕下山，復行八由延，經一深林，闃寂無聲。深林過已，達舍(Darca 此云「新月」)已懸天際。四十餘人均指對岸。不慧諦觀累累白骨，的的枯顱，與月爭光而已。夜靜風涼，四十餘人沈沈睡去。

不慧獨不成寐，展轉間，微聞簫聲陰深淒莽。不慧起身。審簫聲自東來。撥草窮源，

尋至其地。果見長老白髮蓬蓬。不慧進前拜禮，伏地大哭。長老顰其雙眉，曰：『小子！國破家亡，爾奚言！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俯視希臘，殆後進耳！吾國雖在上世分崩，然列國政治，蓋依摩奴法典，人民安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漸入衰頹；以至今日、莊嚴樂土，全屬他人。傷心哉！小子！我非神仙，我爲摩竭陀遺老，一時巡禮海濱，以弔先賢之厲。忽見大盜執三數人，剖腹投諸海濱，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傷心哉！小子！忍令梵天之裔淪於刺蝟？我乃率此七百有餘人，以申公憤。竪以筋骨爲繩杖，血肉爲泥塗。百有餘人，果已盡死，豈非貞貫白虹？今我吹簫哀訴梵而已』！長老言滔滔若海潮音。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長老以手背收淚，曰：『小子當徐圖之』。

尋諸隱士亦至，不慧一一復長老言，四十餘人均起舞以表歡悅。舞已，復行。至一村落，古木參天，花放滿足，弈弈有光。天香繚繞。不慧憑弔斷井頹垣，凄然下淚。是日，村民家家寒食，蓋爲涼七節。（Citala Saptame 尸多羅薩陀彌）；不慧避世久，今始知時爲仲夏也。長老無言久之，命壯者對彼村民，陳恢復大義。復遣壯者妻教導婦女。壯者肅容指天白衆，曰：『今輩梵天遺裔、亡國以來，被大盜殘殺無已，思之能化髮指！今茲

大盜重定法典，是猶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借揖讓而行刼耳。安比摩奴法典？嗚呼！自昔阿利安人侵入，利用階級制度、束縛吾人；繼而回人殘暴；及莫臥爾自蒙古來，尚可以德報怨。乃至今日，欲食鹽亦不可得。吾儕試思，梵土者，梵天畀以載吾梵裔者也。今反令大盜爲主，古所未聞。況復盜行巧詐汚穢，殆不忍言，人非木石，斷不能長此終古也！彼認賊作父者，余三復思之，決非吾族。嗟夫！吾儕神明之冑，勿以大盜爲可親昵；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日啜吾血，以充饑渴。助賊爲暴者，雖恃法典，如阿輸迦樹（Asok-tree)根枯枝朽，不足爲畏。大聖有言：「五趣生死，輪轉無際；可愍衆生，百刼難度」、今欲早離苦海，當以大雄無畏之身，還我婆娑大地！若其不爾，則非梵天之裔，永墜泥黎敢憑濕縛（Siva司破壞萬物之神）慈悲哀愍」！

村民聽已，皆大歡呼，願滅大盜。惟諸婦女，偷安逸處，胆如粟大。婦人爲物，眞百刼不超昇者哉！既而部署畢，吾儕率數百村人，長老先導。行至日暮，有大盜四人，擁一女子，盛妝嬌服。百計裝潢。諸人見之，疑爲蜂妖。四人悉衣黑服，頸懸一物，作『十』字形，發光閃閃如屠者刀。不慧叱之曰：『且住！我且問爾：踐我印度人之土，食我印度

人之肉，飲我印度人之血；非汝等耶」？

長身者曰：『同胞，同胞，胡爲者？吾等匪他，乃感上帝神靈，爲同胞宣布上帝眞理，上帝愛人之大道者』，言已，口喃喃不可辨。不慧勃然，復叱之曰：『誰是汝同胞？汝自是上帝使者，且爲頗稗。(Paphi 此云『殺者』，亦名『惡中惡』。)狗子尙有佛性，汝云愛人如己哉？不値我神明華胄一捨』。

村衆皆曰：『殺之洩吾憤！彼「惡中惡」負罪至亘，非可以慈心訶責』。惟長老不可。謂彼眇小無賴。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汝罪弗可逭，汝知之否？我印度人生於斯，食於斯；相羊自得。春至雜花滿樹，嫣然欲語；秋則紅葉照耀山村。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我誓擯汝速離吾土，此非猶太，任汝上帝縱橫，勿謂我印度無人也』！

壯者妻隨曰：『梵天在上，我兄弟姊妹爲汝魚肉久矣。今茲相逢，不忍斃汝；吾同胞固懷慈愛！汝且勿驚，詳以告我，賊渠今在何處』？長身者藍睛一轉，有如烏賊，點頭曰：『西！——汝欲何爲』？

不慧曰：『此去幾由延』；曰：『未一由延』。不慧遂約村衆縱之去。

賊有長鬚者，語少女：『吾今午發覆鹽，危哉！』（按某國俗，覆落鹽桌上。若撮少許。棄左肩後，方可解除云）。

少女云：『誠危！余亦三噴嚏』。（按某國俗；一噴嚏，必有信來；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頰；三噴嚏，必爲兇兆）。其一人曰：『余昨見白兔橫路而過，已有戒心』。賊衆言已，皆撫跪地，以白眼上向天，感上帝有靈云。

爾時諸天昏暗，盲風暴雨，震盪川陸。村衆亟欲西進，長老持之，屬不慧尾賊。回顧數賊，黑蔭已遠。不慧伏地諦視，隄下江色，影照蒿萊。不慧亟履水面飄行，此兒時所熟習也。時山谷嘯號，木葉墮地；知娑樓那風（Pharna 此云『迅烈風』）方起。又聞虎嘯，不慧憤大仇之未復，絕無恐怖。舉首隱約辨橋梁，旁垂檉柳，濛濛茂翳。攀枝至幹，苔滑幾踣。少選，黑衣賊喃喃語，果已過橋，達亘室，已先有人佇立。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諦視賊輩，悉已進宅；知是盜窟。急復下水，返白長老。長老曰：『當於西暫避』。長老言已，獨自東去。長老行止，不可測也。吾儕於是指西疾走。

隨聞砲聲殷殷不斷，審是大盜示威。念近之無脫死者。昔聞鄉人咸謂『賊方用此利

器，傳布上帝愛人大道，若午夜鐘聲也。回回人以刀弘揚敎法，遠遜之矣』。吾儕既進叢篁，前有爟火，其光斷續。壯者夫妻隨村衆休息，不佞直前斥候。尋至光下，知是田舍。撾門久之，有一男子持燭拔關。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裔儀容。樸誠之氣，游溢眉宇。大盜方以法律、權利、界限、爲親愛之券。不慧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雖彼方孽類，假盧索浮說，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繇』；顧日以掠人財產、土地、爲事。不慧名之，是爲淫婦；自繇平等云乎哉！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

不慧旣哀陳所自來。男子以口滅燭，且息門燈，下氣語曰：『善哉！村衆幸進我許，毋他慮。』

已而，吾儕齊至。聞老人聲，曳不慧手，徐徐而行、進蘆屋已，老人屬吾儕席地坐，未及舉火。——老人曰：『嗟我兄弟！今夕瘏矣，且請安息。大盜雖凶，未敢犯我。我是前此吐蒲那（Daphuna）國諸侯，今爲農父，哀哉！兄弟亦知僅有曇盧洲（Dhari）尙爲乾淨土，未落賊手耶？我常與大盜委蛇，大盜且厚結我。傷哉農叟！豈知更有淒惻者？據昔摩奴法典，一切耕地，悉屬開墾者自耕之。納賦國王，但以穀米酬保護之勞耳；固非田地

稅，國王雖悍，無得濫徵顧至今日，稅項之苛，得未夢到彈指異年，我同胞不食黃泥，無以度日也！夜靜月明，未嘗不諦思墮淚。我田雖多且美，爲大盜作佃奴；我產雖麗且富，爲亡國留賤夫。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人而甘自暴棄，勿爲衆生增長福祉，毋甯自焚其身，化爲塵灰，風來吹散，走向天空，與罪業同滅」。顧我不肖，身爲奴虜。披肝自問，誠無以對先君！深悔當日老眼昏瞀，親此大盜。我今揣諸大德心情，必謂我狂勃無雙。五天艸木，將不屑與我同腐矣』。言次，哭不成聲。村衆不知所慰。

老人嗚咽，更申其言：『嗚呼！大盜竊國，五天同悲，今有一言：——吾儕身受羞恥，必身復之。如或因循，此生過已！爾子若孫，奚但忘卻讎仇？灰覗大盜爲神所命，且頌盜恩德不暇矣。誰謂百世之下，尙能復仇也』？不慧驚起，東蘆爲管，疾書老人語於貝葉。

時已夜深，大風稍定，雨不可止。大衆寂寥無語，但聞西風振鐸，參以雨聲，心共碎耳。翌晨，旭日照園，鵾鴣聲急。大衆相顧，容顏顦顇。老人淪卵爲餐，大衆獲飽。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果實，甫涉江，逢長老。長老龍鍾托鉢，中盛異果，將以分吾三人；對受

食之，芳甘凝舌。

長老言：『昨夜臥岡坵蔓艸間，靜審大德無虞。東方既白，有婦提瓶汲水，見我佇趾，跪拜不已，且曰：「仙人憫我！仙人憫我？」我問「於意云何」。答曰：「仙人，仙人！小妾有言，賜憐垂聽。妾無失歡，胡未舉子？妾無失德，胡俾貧窶，仙人，仙人，何以救我？」余曰：「善哉女人。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汝不自覺，有盜翁嫗奪爾田地，烹汝兄弟姊妹，又使汝不得少啜鹽湯。汝夜靜眠，誠念汝嫁時所受聘幣，他女豈得兼受之耶！善女人，盍自儆醒？招汝姊妹，聯手以來，奪回梵天遺產，如主人索其舊物。此非細事；汝莫謂女人心雖怨毒，面仍諧笑可以博人愛歡！彼紅髯奴凶殘正未有艾，指顧間可以碎汝五漏之軀。汝但願有兒女、財產，以為無慮無有是處」。婦閉目、搖頭、張口、曰：「惡！是何言？婦人祇知兒女、財產，從心所欲。仙人，仙人，我殊不解；彼赤髮綠眸，高乳大尻者，是否摩訶目犍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相其面目，心實憎之。雖然，我固婦道，不容多言。雖是餓鬼，今有勢藉，又焉能以醜名相加？汝仙人固不近情。仙人、仙人，我誠語爾：吾鄰家有婦少艾，夫婿賢明，極蒙彼輩厚遇，日能

縱欲。婦人所希冀者，正在此耳！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誠是何心？仙人，仙人，爾言不入耳。小妾雖不識一字，不爾惑也」。余聽至此。舉杖欲叩之，始踉蹌遁去。嗚呼！大盜初來，無過三五偷兒，不意其禍一至於此！推婦人言，知賊輩狡黠無倫，好行小惠。昧者魂魄，竟爲所奪。嗟夫！我梵裔天性長厚，大盜餌之，滋用憫惻。其若女性，如脂如韋，不知恥辱。彼摩登祇，（Motandhi此女卑賤，拂箒爲活），正以女身當爲男子拾糞；錢幣而外，安知他物」。長老言至此，撫吾等曰：『歸乎』？

甫行，遇一牧童，壯者妻向之曰：『小子良苦，朝露未晞，負芻何之』？童子云：『誠如若言，我殆極人世之至戚者。汝知我背上濕草何所用者？我竊語汝：以飼馬也。飼馬非怪事，所仇恨者，人乘之以殺吾兄弟。昔者吾父死於賊，吾年尚幼。今也目擊殘殺吾兄弟姊妹，奚啻數十？或以麻繩束之樹杪，揭銃射之，而觀其避丸也；初以刃剜腸，塞以敗絮，而觀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蘇支（Shuchi此云『尖鍼』）釘其兩目，投向潮流，而觀其浮沈上下也：我始驚疑，如是凶殘，必具神力。否，否，聞父老言，方知其來由西北隅。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思啖素迦（Shukker 此云『糖』；）財得少許，未足余食。

復索不果，撫頭大哭。旁兒竊曰。「小弟勿哭！於西北方有擂惡鬼國，聞汝哭糖，將來奪汝」。嗚呼！今風景依然，顧吾兄弟家財，竟歸惡鬼矣！余雖幼穉，不自揆量，無時不思爲父報仇。一時憤火中起，盛米於筐，潛藏匕首；隨父老出鄉。至大盜所，欲於五步之內，洩吾孤憤。奈何余欲進門，有人阻我；非是賊類，乃我國人。我遂手刃之，泚血書其背曰「賤豎子」，用儆來者。是後去而爲牧。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我言盡此。我懷此心，汝豈同哉』？

吾儕諦聽童言，鏗鏘尚有餘響。長老太息撫慰，招歸村落。自是吾儕各散鄉間，終日籌劃，心爲摧折。

節序不居，九經弦望，十方大德，咸來聚會。純剛利器，亦自諸方遺老將來。一時壯者率諸村衆、牧童、斬木爲麾；長者吹簫先導，魂欲出管；壯者妻拔長刀以衞幼艾；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老人張目，幢幢發光，踞鞍顧盼，曰：『不圖今日，奮興壯舉！嗟夫！梵天帝釋，實所共鑒！梵裔固非好殺者』。闔閭軍大呼曰：『梵天帝釋實鑒此心』！聲撼碧落。於是策馬夜行，月華如水；行役之勞，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

闡也。

凌晨，至摩竭陀國(Maghada)波沙耶山(Pashaya此云『孤絕山』，)揭竿於山頂。老人指點曰：『此當年遺老避兵處也。腐艸轉燐，今日猶現。吾師未捷，有如此耳！』長老擎香華一束，俯伏山岡。行禮既已，白髮婆娑，臨風艸檄曰：——

粤昔大聖！鹿苑開場，愍人天之長寐；解除四姓，樂平等之無邊。（譯者按：世尊始在鹿野苑，(Deer Park)說因緣相生之實，非四姓不平之理）。何圖末世，獅王弗吼，化佛困於稿灰；野孤亂鳴，生靈陷於鬼窟。——嗣後佛法衰微，人心穢亂，沈淪不返，以至外人屢次侵入，卒以亡國。——妙高如故，恆河猶昔。所遺舊物，惟有蒲柳。時見雁影，遠橫天際。(Shanbha梵音僧娑，英譯作『雁』，譯者按：當作『雁影』，物合唐言。『雁』者。梵音『旦娑』；蓋梵土亦以雁爲義鳥，最可哀愍。相傳昔有伽藍，翫習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但是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雁陣飛翔，戲言曰：『今日僧衆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苾芻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

機；我等守愚，執行漸敎。大乘，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誡，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遂建塔婆（以彼死雁瘞其下焉）。旅客過斯，尙懷愴恨。況我同氣，能勿傷心？今茲吾儕，願發弘誓，摧滅殘賊；一切有情，同心共憤。追懷亡國之初，笁生烈女，大雄奮迅，喋血報讎；率土之濱，莫非梵裔。奈何縱逸？仁心不競，莊嚴淨土，坐付髯奴？或有甘於小惠爲賊廝養。嗟我兄弟，誰無隱慮？可爲猩猩之嗜酒，燕雀之巢幕上哉？古稱豪傑，無待猶興。邇者慧日方升，慈風初拂；當振大軍於覺海，驅天魔於無間；上招遺老之魂，下弔神明之胄。凡我同氣，各盡爾心！吾師所經，風流郷盛 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Yasa 此云『澄明』，）壯者妻攜幼艾，傳檄過江。賊軍多屬上人，誦檄文已，抱幼艾大哭曰：『吾獨非爾兄弟耶？』悉攜軍旅來歸。剎那間，賊營既拔，逐其渠帥；軍威逾振，所向克捷；澄江以南，均無賊跡。過一月已，忽聞急報；吾軍夜溯澄江北上，砲震肉飛，喋血三日。吾軍丸藥將罄，積屍橫地，江爲之赤。牧童高呼曰：『殺我者，我兄弟也！墟我梵土者，我北人也！』言畢，以刀自剖。爾時不慧魂已出殼，墮身江浦，無知覺已。

少頃，微知臂痛，又聽濤聲澌汩。久之漸醒，寥寂無覩。沙尾鱗鱗，寒潮已退；惟有葭葦蒙籠，陂陀回首。見蒼崖岑嵂，不慧始行以足，繼以手，終踞石灘，尻行以上。一泓澄碧，鑑我愁容，枯瘠無比。舉頭天際，殘陽照海，烏眼雲歸。足下香花，旖旎茸耎，不覺淚下潺湲。念此野卉，爾濺吾淚，實屬前緣，但願爾生生怒放，俾吾梵裔，擷爾芬烈，禱告梵天，方出師也。出師不捷，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為泥土，更護新葩；梵裔亦復如是，擷爾與師，誓不休也。已而日色向晦，巖旁草徑甚微。念南出則為山路，是夕無月，不辨一物，惟螢光出沒耳。不慧彳亍行，且倦，忽有物觸趾端，異之，俯服捫摩，審是斷碑，深勒星迦梨書曰：「佛陀伽耶鉢邏底也，（二合）底迦」（Buddhagáyapradydika 此云寂滅道場邊地」）知是中天村落！悲哉！世尊於此成法身大士者！不慧涔涔落淚。乃臥碑上，不忍舍去。其旁泉水，瀐瀐遶流。不慧思飲，以手掬取。有孤羅迦果（Kuraka 狀如「酸棗」）聚積石間。拾果食之，食已，危坐久之，微聞香馥，蓋花開也。

少選天明，又掬清泉，臨流濯足，以去宿垢。然後獨行村外。垂柳含煙，紫薇徧野；朝露猶存，透濕吾屣。忽逢蘭若，蕪廢無僧，芙蓉方開甚盛。躡足徐進，但見落花滿砌。

不慧俯身坐殘英上，始見左臂爲丸穿過，血已凝結。乃摘因羅（Inra此云『香葉』）拭去積血，方知痛楚。時已近午，有叟過門，見余傷臂，卽往揞素路多惹那（Surutayana 此爲『礦石』）色素有光，猶如水精，親製成汁，爲不慧洗傷。不慧敬詢仁叟，知是藥師。痛既失矣，叟授商那（Shamana 此云『麻衣』，）不慧著之，飄飄如羽。行過村落，行人如昨，逾可哀耳！

如是我聞：一時阿沙伐瞿舍（Acvaghosha 『馬鳴菩薩』）巡游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哀愍衆生，作賴吒和羅（Rastavara）曲調。以是因緣，攝化頑愚，盡超冥界。哀哀不慧！後生小子，躬逢憂患。一經義舉，失跡飄零；遺老壯者，兩不相知。逢天有靈。尙其詔我！爰握管爲紀過去事。伏願一切有情，同下血淚，斯吾筆記發凡也。

一日，不慧獨坐河畔，力疾書此。乃至微風引磬，萬念俱空。日暮復行至深林，乍聞哀哭，繼復聞溯湃聲。就之，影既逝，不慧隨之入水，抱其軀殼，至方塔側；解衣席地，拾椰爲枕，使之仰臥，閴寂無聲。少選，月出，諦審其容，壯者妻也，驚惶欲絕。壯者妻須臾蘇醒，痲痺無力，不慧淒聲帶淚曰：『長老曁諸大德無恙不？……』

蘇曼殊的生平及其作品

上

人間花草太忽忽，
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
不須惆悵憶芳容。

——偶成

曼殊上人的一生，眞如同花草一般的忽忽開落，在人間只是三十五年的小謫，我們這位絕代才華的浪漫詩人竟曇花一現地，遽爾玉樓赴召，使我們空憶芳容了。曼殊這首悼十三歲女郎的偶成詩，適成了他的讖語，適成了他的自悼。

自古富有才華的文人，享有富貴壽考的百不得一，而薄命的實佔多數。中士如王勃

。如李賀，如納蘭性德，西士如拜崙，如雪萊，……呵，不要細數，數起來眞有不知多少的怨鬼呢。大槪他們這種人大都是天生的殉情主義者，往往多愁善感，而遭遇又極其惡劣，不能縱其所懷，遂至含悲飮恨，斲喪身心，於以夭折。俗語說：『庸人多福』，則才人自當薄命了。慧心的曼殊，自知其多才易爲累，多情易爲殃，則逌於禪宗，以伐慧孽，以斷情魔，求安其心志。可是，我們的詩人眞的斬絕了慧孽情魔了嗎？曰：沒有，完全沒有。

結束風華苦未眞，
多情文字最傷神。
此身大事何曾了，
畢竟聰明慣誤人。

——黃懺華輓曼殊上人

曼殊畢竟不能斬絕他的慧孽情魔，他雖爲僧，却並不是槁木死灰的和尚，而是一個唱落葉哀蟬曲的詩僧，故終於牽愁惹恨，不幸短命而死，使他的一生成爲一篇悲劇，使

他的生命成爲一篇未完的傑作，與李賀、納蘭性德、拜崙、雪萊等並耀於千古。

於今，年年歲歲花相似，而我們的曼殊却已逝世廿五週年了。我們怎樣去紀念曼殊呢？呵呵，遺篇猶存，詩人何在？今而後，我們只有向他的孤墳，向他的遺集，去憑弔曼殊了。

隔江烟雨晚蕭蕭，
縱有騷魂不可招。
此後櫻花橋畔路，
更誰月夜獨吹簫？

讀能王德鍾這首弔蘇曼殊詩，眞令人生『河山終古是天涯』之感，而低徊不已呵！

* * *

許多青年們都熱烈地崇拜曼殊，都喜歡去作他的研究，都喜歡去搜尋他的遺蹟，甚至於有特地跑到西湖去瞻仰他的墳墓的，甚至於有把他的小照掛在帳子裏面，——這自然是女學生們——表示親愛的。可是，我們要問：曼殊的偉大究竟在那裏呢？不錯，曼

殊自有他的詩歌，小說，譯品，那都足以表現他的偉大。然我們却覺得曼殊最偉大的表現，乃在他的自身。他那飄零的身世與他的獨特的風格，已經把他作成一部最好的作品，給我們去同情，給我們去欣賞。郁達夫說：『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與風度，比他的一切都好。』這話是不錯的。

往下，便讓我們來介紹這位富於浪漫氣質的詩人的生平吧。

把年頭兒倒數上去，是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八四年，）忘記了是春天還是秋天，我們的詩人便在舊號扶桑的異國的天野——日本江戶誕生了。他初名宗之助，小字三郎。他父親宗郎，母親和合氏，本是江戶的望族。可是不幸的很，他生後不數月，父親便死了。相依爲命的母子因爲煢煢無所依歸，旋改嫁於在日本爲商的廣東香山人蘇某。乃更姓蘇，名玄瑛，字子穀。蘇某固香山鉅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既得河合氏，乃挈同其母子回國。這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河合氏乃是一位智識階級的慧心女子，而蘇某之大婦却是一個潑而且悍的婦人，終於破裂了，河合氏託其愛子於丈夫後，隻身走回日本。一個失掉了父母的兒子眞是可憐，何況還要受義母的虐待，還要受族人目

爲異類的擯斥！不得已，羅某便分資令其就外傅於香港，從西班牙牧師羅弼莊湘處士學習歐洲文學。莊湘頗善視之，其女雪鴻小姐亦相與友好。只可惜這樣美滿的學生生活只有二年，他的義父便死了。經濟之來源既斷，只好復返於家。當蘇某未逝之先，本已爲之訂婚於某氏，女名雪梅。及蘇逝後，某氏見彼家道式微，其生母亦無消息，乃生悔心，而爽前約。這時，少年氣盛的他，既憤婚事之無成，又不堪家庭的殘酷，遂拋棄一切而做和尚去了。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鬀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曼殊便是他這時所取的法號。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刹。可憐這位出家的少年此時還只有十二歲呢。

曼殊十三歲的那年，奉師命返廣州；乃東渡日本省母，居神奈川。他此時眞是無限的歡慰，既得享『骨肉重逢』的天倫之樂，又得妙齡表妹之殷勤眷愛，同時他又恢復了天眞爛漫的學生生活，在上野學了二年西洋美術，又在早稻田學了三年政治。這大約是曼殊的一生的黃金時代了。

星移物換，樂事不常，這位不幸的少年，好像是天公故意要叫他流浪似的，又從日

本南航至嶺海的虎山法雲寺去修道了。在法雲寺並沒有多久，他又心血來朝，忽又東渡，而接受清使汪大燮使館經費之助，去學了八個月的陸軍。當其時，適拒俄事急，他又列名於軍國民教育會去充當義勇軍。不久，他又從空氣緊張的軍營生活退出來，回到廣東去。恰好遇着故師莊湘，欲以其愛女雪鴻妻之。曼殊自傷身世之飄零，且出家已久，只得忍淚拒絕乃師的美意，然而他的心碎了，他斬絕情絲跑到暹羅的盤谷，隨喬悉磨長老悉心研究梵文去了。

從曼殊的二十歲起，他的生活又走上一個新的階斷、就是他已經開始致力於教育事業，并從事於佛學及文學上的各種撰述了。他此後的行蹤，雖仍舊流蕩無定所，可是其努力所造成的成績實在不少。茲依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表，錄其歷年事蹟於下：

一九〇三年……二十歲

入西湖靈隱寺，著梵文典八卷成，自爲之序。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繙譯。譯囂俄慘社會，刊諸報端。撰嗚呼廣東人、女傑郭耳縵。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入長沙，主講實業、崇正、明德、經正諸校。旋重遊暹羅盤谷。

一九〇四年……二十一歲

在暹羅主講盤谷青年學會。至錫蘭，駐錫菩提寺。旋返廣州。

一九〇五年……二十二歲

重至西湖。遊金陵，主講祇垣精舍，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三閱月，以病歸日本。

一九〇六年……二十三歲

元旦，與劉申叔過馬關。缽羅罕歸印度，續江干蕭寺圖贈別。輯文學因緣二卷成，自爲序。夏，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識鄧繩侯。重遊金陵，主講陸軍小學，識趙伯先。返日本，譯拜輪詩選成，自爲序。初秋，送水野氏南歸。至上海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素爾像。識高天梅柳亞子。

九〇七年……二十四歲

在日本，爲梵學會譯師。議建梵文書藏，未成。與劉申叔夫婦倡辦天義報，續孤山圖，鄧太妙秋思圖，清秋弦月圖。撰海哥美爾氏名畫贊，秋瑾遺詩序。女弟子

何震爲輯畫譜，欲與梵文典並付梨棗，均未果。撰畫譜自序，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至上海，與黃晦聞、諸貞壯、陳去病同居國學保存會藏書樓。旋復赴日本，文學因緣第一卷出版。

一九〇八年……二十五歲

秋九月，拜輪詩選出版。偕劉申叔夫婦至上海，晤柳亞子。尋歸日本，潮音初脫稿。

一九〇九年……二十六歲

八月，至上海，晤蔡哲夫。旋遊西湖。南巡星加坡諸島，遇莊湘及其女雪鴻。燕子箋英譯成。冬，赴瓜哇，主講喏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〇年……二十七歲

在爪哇。五月，撰與高天梅論文學書。旋赴印度。

一九一一年……二十八歲

夏，自印度歸日本。詣金閣寺僧飛錫於松島。時飛錫爲删定侮著潮音一卷，撰跋

印行。旋重渡爪哇，仍主講惹班中華會館。七月，課答瑪德莉莊湘處士書。

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這八年是清代的末期。曼殊在這時期中，結識了許多學者文人，并結識了許多革命黨人。雖說他自己並沒有直接參加革命，可是他對於革命十分的同情。觀其間中原光復，致書友人云：『遁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談。不慧遠涉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又云：『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公等此時樂也』。大約此時的曼殊，雖仍舊做他的和尚，仍舊沒有結婚，但似已由頹廢的浪漫主義，變爲達觀任性的浪漫主義了。他的著作也似已離開佛經的繙譯，而專注於文藝的製作了。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他所作的以小說爲多。觀柳無忌的年表：

一九一二年……二十九歲

春，自爪哇至上海，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航談。義兄蘇墨齋來訪。繪飲馬荒城圖。五月赴日本。旋復來上海，始刊布斷鴻零雁記於報端。撰華洋義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七月，再赴日本。冬，返上海。欲遊香港，

星加港等處，不果。與鄭桐蓀上講高等學校。歲暮，客吳江盛澤。

一九一三年……三十歲

二月至四月，來往安慶上海間。五月，至盛澤。六月，至蘇州，主滄繡坊鄭氏。

十月，在上海。刊布燕子龕隨筆於生活日報、華僑雜誌。十一月，赴日本。

一九一四年……三十一歲

在日本。五月，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並删訂燕子龕隨筆刊布之。七月，

撰雙枰記序。八月，漢英三昧集出版。

一九一五年……三十二歲

在日本。七月，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八月，刊布焚劍記於甲寅雜誌。

一九一六年……三十三歲

十一月，刊布碎簪記於新青年雜誌。歲暮，遊西湖。

一九一七年……三十四歲

二月，自西湖返上海。撰送鄧邵二君序。四月，至日本。

一九一八年……三十五歲

患腸胃疾，臥病上海廣慈醫院。陽歷五月二日，卒於醫院

綜觀曼殊的一生，眞是飄忽如同秋柳黃葉一樣，夠人傷感。他在二十歲以前的青春，是那樣孤苦零丁的過去了。在二十歲以後，他雖具有了生活的能力，然乞食天涯，到處奔波，並不曾在那兒好好的住上一年。他眞是『行雲流水一孤僧』呵。

＊　＊　＊　＊

我們對於曼殊的生平所能夠知道的，只有上面所敍述的梗概了。曼殊常常泫然地說他自己『有難言之恫』，恐怕他的身世和遭遇，還有多少我們所不能確知的隱痛呢。他只因爲過去的生命有了不能塡補的創傷，乃遁志於佛法禪宗，以求超脫。然而，他既不能死心塌地的去作一個槁木死灰的僧人，又要動心使情來與塵俗相往還，故終於自縛了，終於淪陷悲哀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了。我們雖也曾聽着曼殊唱過：

禪心一任蛾眉妬，

佛說原來怨是親。

雨笠烟簑歸去也，
與人無愛亦無嗔。

——寄調箏人

如此解脫的妙諦，曼殊只能拿來作一時的安慰自己，却並不能實行。這是從他的許多詩裏面看得出來的：

收拾禪心侍鏡臺，
沾泥殘絮有沉哀。
湘弦灑遍胭脂淚，
香火重生刼後灰。

——爲調箏人繪像

九年面壁成空相，
持錫歸來悔晤卿。
我本負人今已矣，

任他人作樂中箏。

——本事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微命作詩僧。

——有懷

既然是『與人無愛亦無嗔』，爲什麼還要『收拾禪心侍鏡臺』？爲什麼還會發生『待錫歸來悔晤卿』的事？爲什麼還要喊出『幽夢無憑恨不勝』的怨語？老實說，在曼殊的集子裏面去找愛嗔無常的詩，眞是俯拾卽是呢。

這本是人情之常：像曼殊那樣一個絕世才華的少年，偏偏又遇着許多妙齡女郎去傾倒他，如雪梅，如靜子，如雪鴻，都是値得曼殊眷戀的。尤其是雪梅小姐，竟爲他絕粒而夭。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雖說曼殊最後與諸女都斬絕了婚姻關係，却並沒有斬絕感

情的牽連與回憶。此曼殊之所以苦也！

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腸已似冰！

僅僅這兩句話，已把這位「詩僧」心懷的酸辛活繪出來了。

既還是要做人，便不能老是那麼苦腦。曼殊絕不能「日以眼淚洗面」的生活下去，因此，他的生活乃流於浪漫。說起浪漫，似乎是每個文人自然的天性，但曼殊的浪漫生涯，則至少有一部份分的原因是由於他的酸苦身世的反動，我們看他那樣自由放肆，了無拘束。放浪形骸之外的狂態決不是完全無因的。

相傳曼殊的浪漫故事很多，章炳麟的曼殊遺畫幷言上說：

亡友蘇元瑛子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貧困爲沙門，不能作佛事，復還俗，稍與士大夫遊，猶時時著沙門衣。……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期候。啗飯輒四五盂，亦不知爲稻也，數以貧困，從人乞貸，得銀數枚卽治食，食已銀亦盡。嘗住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

故，子穀少時，父為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所聘女亦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乃入倡家哭之，倡家駭走，始去。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脛大如汲水甕。子穀視之，問：「求耦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為君耦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愷直，見人詐僞敗行者，常瞋目詈之，人以狂騃，亦不恨。

胡韞玉的曼殊文選序上稱曼殊：

性不喜留學生，嘗曰：「多一留學生，即多一賣國賊。女子留學，不如學髦兒戲。」……不甚解世事。一日，余赴友人酒食之約，路遇子穀，余問曰：「君何往？」子穀曰：「赴友飲。」問：「何處？」曰：「不知」問：「何人招？」亦曰：「不知。」子穀復問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飲。」子穀曰：「然則同行耳。」至即啖，亦不問主人。實則余友並未招子穀，招子穀者另有人也。

柳亞子的燕子龕遺詩序上亦稱：

君工愁善病，顧健飲啖，日食摩爾登糖三袋，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嘗以學頭

餅二十枚餉之，一夕都盡，明日腹痛弗能起。又嗜呂宋雪茄煙，偶囊中金盡，無所得資，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持以易煙。其他行事都類此，人呂爲癡。

章炳麟胡韞玉與柳亞子，都是曼殊的好友，他們的記載自是可信的。如此看來，曼殊果眞是癡恐嗎？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他實如章炳麟氏之所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也就是惺斥所謂『具有宿根而游戲人間者也。』他那樣的任性而不拘禮法，他那樣的天眞而不懂世態，完全是一個超絕塵世而保有『赤子之心』的詩僧呵。可是，而今死？我們且聽曼殊自唱他的輓詩吧：

白水青山未盡思，
人間天上兩霏微。
靑風細雨紅泥寺，
不見僧歸見燕歸。

——吳門依易生韻

在西子湖畔，是一座淸幽絕俗的孤山，便是我們詩人的瘞身之所。他的墳地離六一

名妓蘇小墓不遠，與妻梅子鶴的林和靖墓及深才薄命的馮小青墓，更是同在此山中。曼殊有如此明媚的湖山環抱着，又有這些詩人名妓伴着你幽眠，則你生前雖坎坷，死後總已不寂寞了吧。

春山蕊露千花媚，
殘塔晴風衆草芳。
鄰與小青君復處，
百靈光怪水天長。

——顧悼秋題曼殊上人墓葬本

殘陽影裏弔詩魂，
塔表摩挲有闕文。
誰道名僧伴名妓，
西泠橋畔兩蘇墳。

——劉大白訪曼殊塔

昨宵夢到西泠荒郊，
一片枯野，一個墳道。

*　*　*　*

樹上啼着夜半的寒鴉，
詩僧扶杖脂淚染袈裟。

*　*　*　*

曼殊！曼殊！不須和淚看碧波，
孤山梅雪反映你生前坎坷！

*　*　*　*

嗟你白馬投荒時的懷抱，
燕子孤征繞海涯而哀號。

*　*　*　*

而今！而今！紅葉不歸，

疏鐘日暮，誰慰寂寥！

——陳翔冰弔曼殊

下

現在，我們要講到曼殊的作品了。

曼殊的遺著，其篇目尚可考見者，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羅、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考、粵英辭典、漢英辭典、英譯燕子箋、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曼殊畫譜、女子髮髻百圖，但均不甚流傳。其流傳於今者有下列十餘種：

文學因緣

拜倫詩選

潮音集

漢英三昧集

慘世界
娑羅海濱遯跡記
斷鴻零雁記
天涯紅淚記
焚劍記
碎簪記
非夢記
嶺海幽光錄
燕子龕隨筆

此外爲他人所編輯者，有蔡哲夫輯曼殊遺畫一卷，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一卷，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一卷，馮秋雪輯燕子龕詩一卷，柳無忌輯蘇曼殊詩集一卷及曼殊逸著兩種，周瘦鵑輯燕子龕殘稿五卷及曼殊遺集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七卷，盧冀野輯曼殊說集一卷，柳亞子輯曼殊全集五冊、光華書局編曼殊小說集一卷，金織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二

冊，除前四種絕版外，今並流行於世。

曼殊眞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精通英文法文及梵文，於學甚博洽，而特長於佛學文學及繪畫。他對於文學並沒有下過艱苦的研究工夫，只用其餘力，偶一爲之，而造詣特高。陳獨秀說：

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眞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不曾好好兒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不管是古人的，是現代的，天天拿來讀。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所以照曼殊的歷史講起來，能夠成就到如此地步，眞是不容易的。他實在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

柳亞子記陳仲甫關於蘇曼殊的談話

曼殊不僅是在作詩裏面表現其絕頂聰明，其作散文，作小說，作畫，沒有不是信手

描來，即成妙品的。柳亞子在蘇玄瑛新傳上稱曼殊：

績事精妙奇特，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零縑斷楮，非食煙火人所能及。小詩悽艷絕倫。說部及尋常筆札，都無世俗塵土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歟。

曼殊只是三十多歲的人，為什麼任何種文體都能得出很高的造詣？要解釋這個謎，我們除了拿天才二字來說明外，還要把原因歸到作者具有獨特的人格個性上去。曼殊的作品，無論詩文小說或繪畫，大概都是表現他自己的。因為他具有了偉大的美麗的人格和個性，故無論用幾句什麼通常的文字寫出來，都能不依傍門戶，都能曼殊化、都能顯示出曼殊的風格，所以好。

若用比較的批評來欣賞曼殊的作品，則所作詩尤能表現曼殊的個性，而可以代表其最高的文藝價值。王德鍾作燕子龕遺詩序稱曼殊的詩簡直『可以徂百代，』其言曰：

所為詩蒨麗綿眇，其神則蹇裳湘渚，幽幽蘭馨；其韻則天外雲璈，如往而復；極其神化之境，蓋如羚羊挂角而弗可迹也。曠觀海內，清艷明雋之才，若曼殊者，殊未有

西焉。

曼殊自稱其所詩，單就無題詩而言，已有三百首之多。惜皆亡失。今所傳者，七絕最繁，其佳者直可追蹤唐人，居王德鍾之誇飾而無愧。今舉幾首爲例：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本事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尚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煙鎖石城。

——有懷

萬戶千門盡劫灰，
吳姬含笑踏青來。
今日已無天下色，
莫牽麋鹿上蘇台。

——吳門依易生韻

年華風柳共飄蕭，
酒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
悄無人處學吹簫。

——吳門依易生韻

胭脂湖畔紫騮驕，
流水棲鴉認小橋。
為向芭蕉問消息，

朝朝紅淚欲成潮。

——東居雜詩

誰憐一闋斷腸詞，
搖落秋懷祇自知。
况是異鄉兼日暮，
疎鐘紅葉墜相思。

——東居雜詩

秋風海上已黃昏，
獨向遺編弔拜輪。
詞客飄蓬君與我，
可能異域爲招魂！

——題拜輪集

曼殊的詩，不僅是王德鍾這樣傾倒，近代的文人沒有一個不加以讚美的。茲再舉幾

家的批評於下：

黃沛功說：『不知者謂其詩哀艷淫冶，放蕩不羈，豈衲所宜有；其知者以爲寄託綿邈，情致紆迴。純祖香草美人遺意，疑屈子後身也。』（燕子龕詩序）

傅熊湘說：『曼殊天才清逸，又深習內典，出其餘事爲詩，故自超曠絕俗，非必若塵土下士，勞勞於楮墨間也。』（燕子龕詩跋）

馮印雪稱其詩：『文情並麗，踵武楚騷，得香草美人之意。』（燕子龕詩序）

章父稱其詩：『松風水月，未可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燕子龕詩跋）

周瘦鵑稱其詩：『嚼蕊吹香，幽艷獨絕。』（紫羅蘭外集）

熊潤桐稱其詩：『全以眞誠的態度，寫燕婉的幽懷，不染輕薄的習氣，不落香奩的窠臼，最是抒情詩中上乘的作品。』（蘇曼殊及其燕子龕詩）

高旭說：『曼殊詩，其哀在心，其艷在骨，而筆下尤有奇趣，定庵一流人也。』（願無盡廬詩話）

于右任說：『曼殊詩格高超，在靈明境中。』（獨樹齋筆記）

郁達夫說：『他的詩是出於定庵，而又加上一脈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詞很纖巧，擇韻很清諧，使人讀下去能感到一種快味。』（雜評曼殊的作品）

柳亞子說：『他的作詩，全不用心做作，可是自然而然的非常優美，給讀者一種雋永輕清的味道，給讀者種種深刻的印象，使讀者誦讀過他的詩後不會忘記。我想把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一詩來批評曼殊的詩是最好了。……他的詩個個人知道是好，却不能說出他好在什麼地方。就我想來，他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文辭的自然，音節的和諧。總之，是最好在他自然的流露。』（蘇曼殊之我觀）

有了上面這許多美好的評語，已經夠恭維曼殊了。其實，曼殊的作品，不但詩歌如此，他的小說散文及信札，都是和詩歌一樣的作風，都是信手把筆，而寫來輕快流麗，哀豔淒絕，這眞非凡人所能爲了。小說太長，不便舉例，茲選錄其與某君書來做例子：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謹拜登受，感結在心，罔有揖

替。所約弗克應赴。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雞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矚衰柳微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泚，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明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顧望晻靄，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剎，締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鐵署，明春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一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目，知狂放如故。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曼殊的譯詩，也是很膾炙人口的。郁達夫氏甚且說：『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

。」他最喜歡拜輪的詩，所譯也以拜輪詩爲最多最好。張定璜在他的蘇曼殊與拜輪及雪萊一文中有云：

拜輪詩畢竟只有曼殊可以譯。翻譯是沒有的事，除非有兩個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樣是天才的藝術家。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藝術家翻譯別的一個藝術家，反是一個藝術家那瞬間和別的一個藝術家過同一個生活，用別一種形式，在那兒創造。唯有曼殊可以創造拜輪詩。他的前後所處的舊制度雖失了精神但還存軀殼，新生活剛有了萌芽但還沒作蕊花的時代，他們的多難的境遇，他們爲自由而戰爲改革而戰的熱情，他們那浪漫的漂蕩的詩思，最後他們那悲慘的結局，這些都令人想到，唯曼殊可以創造拜輪詩。

這一段話說得很好，我們對於曼殊的譯詩除了讚賞外，更沒有什麼其他的說頭了。至於曼殊的畫，他精神風格與他文藝作品可以說完全相同，讀者可自去賞鑑，我也不願在這兒說外行話了。

羅芳洲二一，九，六。於上海。

曼殊的戒牒問題

柳亞子

在民十八（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一號上，有我的「蘇曼殊年譜後記」一文，是民十七（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寫定的。內容是講到我在蕭紉秋處看見他所藏曼殊遺物，中有廣州府雷峯海雲寺戒牒一種。戒牒的原文，已印入民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北新書局出版的「曼殊遺蹟」中，但有很奇怪的兩點：第一，曼殊是香山縣蘇傑生的兒子，現已考定，而戒牒上寫着的却是「南雄州始興縣趙氏子」；第二，曼殊生於一八八四年卽舊曆甲申年，居覺生蕭紉秋及其從弟蘇維騄均能證明（維騄說是甲申年舊曆八月十日生，而蔡哲夫却以爲八月廿一日生，見其所撰題曼殊贈黃妃塔華嚴經殘石拓本一文內），而戒牒上說是「生於乙酉年十一月初三日酉時」，相差一年。我在當時，因爲沒法解決，所以只能認爲是曼殊的自弄玄虛。但後來到民十八年看見秦效魯和陸丹林的文章，纔知道這戒牒原不是曼殊自己的。現在雖已事隔十年，但忽然「心血來潮」起來，特寫此文，以代更正。

秦效魯在「紀曼殊并留亞子」一文內說：「甲辰夏，余赴長沙，任實業學堂教務監督，與黃廑午立華興會，謀舉義。夏秋間，曼殊突然至，問其別後事情，渠謂去冬別後溯長江入蜀，祝髮於某寺，竊度牒而逃」。度牒當然就是戒牒。「所謂溯長江入蜀」，顯然是曼殊的玄虛，因為和下文所引陸丹林述所聞於陳少白先生的紀載不合，並且我們也從沒有聽見說曼殊入蜀的事情。但「竊度牒而逃」，恰和少白先生所講的相合，可說是千眞萬確的了。陸丹林在「記曼殊出家及欲槍殺康有為事」一文內說：「憶光緒癸卯年，曼殊從日來港，寄寓陳少白先生處。陳氏與孫總理鄭士良等，同為吾國革命之先知先覺，亦今日老黨員中之魯殿靈光者也。斯時陳主辦香港中國日報，報為革命黨機關報之鼻祖，兼主持黨務軍事之進行機關。曼殊以馮君自由之介，抵港即居於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戶，食宿之餘，鮮與人語。居數月，忽告陳先生，謂決意出家為僧，欲往省拜師受戒。陳察其素性堅僻，無可挽留，乃送數十金，以資其行。去數月，復回，則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藍布長坎肩。詢其情況，自言：出門後，茫無所如，既而囊金欲盡，相識者荐往惠州某廟落髮，廟為破廟，主持只一老僧，即其師也。井臼躬操，餘無他人

，且貧無隔宿糧，日恃化緣爲活。曼殊到後，則代其師下山沿門募化錢米，日以爲常，惟地方貧瘠，所得每每不足以果腹。曼殊知不可久留，一日乘其師他往，遂竊其已故師兄之度牒，及其師僅存之銀洋二角以逃。步行至省城，乘輪船抵香港，銀洋二角，僅足以充船費，路上不食已三日矣」。此處所謂「光緒癸卯年」，恰是「甲辰」的「去冬」，年份相合。從日來港，當然就是從日本到上海，住國民日日報社，再從上海到香港的簡略紀載。不過，文中兩個數月，恐怕少白先生有記憶錯誤之處。因爲據我們所知道，曼殊離開上海，已在癸卯年舊歷十月十三日國民日日報社解散以後。又據曼殊從弟蘇維騄和我的通信，知道甲辰年舊歷正月二十七日曼殊的同鄉簡世錩在香港新福源棧遇到曼殊，此時已在曼殊由惠州破廟逃回香港中國日報社，幷欲槍斃康有爲而被陳先生所阻的以後了。從離開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到惠州破廟落髮。再從惠州逃回香港，中間不過一百多天，則前後斷不能有兩個「數月」的時間，一定是陳先生記憶有誤吧！但，「竊度牒而逃」，陸文與秦文完全一致。幷且陸文講得更詳細，說明是「竊其已故師兄之度牒」，則牒文上面的「南雄始興縣趙氏子」，當然是師兄的姓氏的籍貫，而「生於乙酉年十一

月初三日酉時」，也當然是師兄的年齡，一切都無問題了。這樣，「在新會縣慧龍寺投贊初師剃度，今詣廣州府雷峯海雲寺戒壇，於癸卯冬月十三日巳時受沙彌十戒，於本年冬月十五日巳時受比丘具戒，於本年冬月十七日巳時受菩薩大戒」的，實在都是那俗家是南雄州始興縣趙氏子，而法名博經字遺凡的這位師兄。至於曼殊自己，是在惠州破廟中落髮的，連廟的名稱，和本師的法號，現在都無從查考了。此外有可以注意的，曼殊雖然沒有在雷峯海雲寺受過戒，但他的朋友李一民所撰「曼殊遺聞」中，却說他在南洋噠班時，曾因龔稱生的請求而把受戒的情形現身說法過，以致翌日左小臂上受戒處的疤痕盡行紅腫起來。還有他的實業學堂學生黃夢遼（鈞）在所撰「書曼殊大師」文中也說：「師以其皈依照片示余，蓋攝於越南某寺者，袒右肩，坐大樹下，臂間疤痕，隱約可辨」。（按：此照片在民廿二（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開華書局發行的普及版蘇曼殊全集上登載過，照片係從懷甯鄧繩侯先生的令嗣以蟄處借來的；自然，臂間的疤痕，印在書上是看不清楚的了。以蟄當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照片由鄭桐蓀借來，後即還去）。曼殊到過越南與否，我們現在找不到證據。但「畫跋」上說「甲辰由暹羅之錫蘭」；而秦

效魯文中在「竊度牒而逃」下，也接着說他「雲遊西藏印度緬甸暹羅各國」。此印度疑即錫蘭，而西藏則恐怕又是玄廬了。兩處都沒有提起到過越南，但越南離暹羅不遠，也許曼殊就在這時候去過。要是黃夢蘧沒有把錫蘭或是暹羅誤記作越南，則曼殊也許眞的在越南受戒了。夢蘧文在「臂間疤痕隱約可辨」下，又說：「與此土爇頂，燃灼其腦者，其制有異」。此敎語大可研究。因爲照他的意思講來，中國僧人受戒的疤痕在頭上，而越南僧人受戒的疤痕則在臂間的。把李一民和黃夢蘧兩篇文章中所講的話聯繫起來，不是可以證明曼殊確曾受過戒，但地點並不在中國嗎？受戒雖是事實，但現在所保存在蕭紉秋處的戒牒，却並不是他自己所有，而從已故的師兄處偸來的。那末「潮音跋」「斷鴻零雁記」以及燕子龕隨筆中關於出家受戒的時間和地點，當然都更是胡說亂道不足憑信了。我們從前把這些來建立他的年譜系統，眞是上了他的大當。

我在「蘇曼殊年譜後記」一文中說過：「我們明明知道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的記載，移花接木的地方很多，但倘然把他的假託推翻，而建設不起眞正的系統來，恰是萬分爲難的事情」。現在好了，自從我在民十七年起（就在「蘇曼殊年譜後記」，脫稿以後

）訖民十八年十一月止的一年零兩個月中間，陸續和曼殊的從弟蘇維驗，異母兄蘇曉亭（河合氏的親生子），姪兒蘇紹賢，同學老友馮自由，張文渭諸人通信的結果，又加以秦效魯先生（秦名毓鎏，江蘇無錫人，同盟會老黨員，歿於民廿六（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是曼殊初期的朋友）。和陳少白先生的證明，差不多曼殊血統問題及其少年時代記載系統，完全建設起來，而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的玄虛，也可以不推而自倒了。這些，我在民二十（一九三一）年六月寫定的「重訂蘇曼殊年表」和民廿一（一九三二）年九月寫成的「蘇曼殊傳略」內（兩文並見上海開華書局普及版蘇曼殊全集），都已交代明白。不過，我在民十七年十二月校完北新本曼殊全集第五册時所寫的「校後雜記」中，曾發願要編寫的「曼殊餘集」，則因人事的麻煩，腦病的糾纏，至今還僅鈔成正文的全部和附錄的一小部份。原來，正文已全數編入開華普及版蘇曼殊全集中間，就是不出版，也並無可惜。倒是附錄中間，包含着曼殊的朋友，學生，崇拜者，研究者所寫的東西，在百篇以外，現在零星草稿，只保存在我的篋笥中間，而沒有發表，這眞使我抱憾無窮了。這裏，把我所認爲比較重要的三十多篇詩文的題目，開列在後面，就作爲本文

的結束吧（已見開華書及版蘇曼殊全作者不錄）。

（1）記曼殊非賓亞子——秦毓鎏

（2）記曼殊出家及欲槍殺康有爲事——陸丹林

（3）曼殊片語——俞　鍔

（4）曼殊逸事——諸宗元

（5）書雪娘——諸宗元

（6）曼殊軼事——陳去病

（7）曼殊軼事——程演生

（8）曼殊上人軼事——陸靈素

（9）曼殊上人軼事——陸張卓

（10）曼殊大師軼事——陳果夫

（11）曼殊雜記——伍仲文

（12）曼殊遺文——李一民

（13）曼殊遺稿——邵元冲

（14）燕語——沈燕謀

（15）紀蘇曼殊——姚錫鈞

（16）記曼殊大師——應 時

（17）書蘇曼殊——平智礎

（18）書尹維峻女士——平智礎

（19）書曼殊大師——黃 鈞

（20）紅牆東畔之蘇曼殊——朱文鑫

（21）蘇曼殊之怪性——文 濤

（22）讀曼殊餘記——陳 復

（23）蘇曼殊血統問題——溫廣漢

（24）曼殊上人——姜可生

（25）廣東的大詩僧曼殊大師——柳無忌

(26)題蘇元瑛贋稿——章炳麟

(27)題蕭紉秋藏曼殊畫稿——楊庶堪

(28)題曼殊贈師梨詩選——黃侃

(29)題曼殊贈黃妃塔華嚴經殘石拓本——張傾城

(30)前題——蔡哲夫

(31)曼殊偕陳君仲甫過訪屈園旋又將歸省日本頻行留贈玉影郵片厚意可感離懷並深賦此奉酬兼致謝云——烏目山僧

(32)曼殊示寂條逾十稔追念舊遊心懷惻悒秋夕孤坐倣本事詩體會當於明聖湖邊呼曼殊之名酹酒焚之耳——葉楚傖

廿八，十，十六，上海。

馮自由「蘇曼殊之眞面目」箋註

柳亞子

馮自由先生是曼殊的總角同窗，十年前我考證曼殊血統的時候，他替我介紹了曼

殊的表兄林紫垣，又由紫垣的指示而直接及間接找到曼殊堂弟蘇維騄，異母兄蘇煦亭，學友張文渭諸人的地址。我和他們通訊的結果，纔把曼殊血統和家世，完全弄清楚了。後來，馮先生在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五日上海出版的逸經半月刊第二十一期上，發表了『蘇曼殊之眞面目』一文。關於曼殊血統及其他問題，大體無誤，但中間亦不免有疏漏之處。孤島蟄居，晏窗展卷，輒仿裴松之註陳壽三國志例，爲之箋註。馮先生是當代有名的歷史家，著作自當傳之後世，想來不以我爲吹毛求疵吧。

〔曼殊之本名〕蘇曼殊幼名子穀，無字，在本家及大同學校，早稻田大學，青年會（留學界最初之革命團體）均用此名。其親屬及學友除此名外，餘無所知。「元瑛」之號，乃削髮後添製，殆與曼殊二字同，非其本名也。亞子初根據曼殊所撰「潮音跋」及說部「斷鴻零雁記」，遽定爲始名宗之助，小字三郎。該說部固曼殊之一種游戲筆墨，不足爲據。若認虛構爲實錄，則施耐庵可稱宋江，曹雪芹可名寶玉，無是理也。至曼殊於披剃後自號「元瑛」，或謂其取義於紅樓夢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蓋余嘗見曼殊居東京時，向友借閱紅樓夢，手不釋卷，後有此稱，其殆以擺脫塵緣自命歟。

據蘇維騷告訴我，曼殊譜名戩，號子穀，小字三郎。曼殊父傑生生三子，譜名都是單名。第一子蘇焯，號子煊，別號煦亭，長妾河合氏出。第二子蘇焜，早殤，正室黃氏出。第三子蘇戩，就是曼殊。戩是譜名，又是乳名，但後來却不大應用。傑生次妾陳氏稱曼殊為「亞戩」；曼殊的同鄉同學張文渭與柳亞子書，則說他的老庶母稱曼殊做「阿戩」。廣東人喜歡叫人家阿某，又作亞某，阿與亞應該是一音之轉吧。曼殊在大同學校和早稻田大學的名字是蘇子穀，但據劉三講，在成城學校時，已改名為蘇湜了。至三郎之稱，維騷也承認的。他說，曼殊是傑生的第三子，他們當時在日本，他的養母河合氏又是日本人，所以就沿日俗呼作三郎。這樣，三郎確是曼殊的小名或小字，所以他在一九一一年即民國前一年辛亥與柳亞子馬君武書，後署「三郎伏枕上言」；而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壬子與蔡哲夫黃晦聞書，又說「有信乞寄上海望平街太平洋報柳亞盧轉交三郎」。這恐怕不是施耐庵和曹雪芹所可以比例的吧。

「曼殊之父母」曼殊父名傑生，香山縣人，在橫濱山下町三十二番英商茶行任買辦，性任俠，好施與。甲午中日之戰，旅橫濱華工多擬歸國，而缺於資斧，傑生輒解囊力助，

人多德之。吾國僑日工商無論挈婦居日與否，大都好與日婦同居。此粵語謂之「包日本婆」，其初月給數元爲報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後尤爲密切，更無權利條件可言，亦無所謂嫁娶，特橫濱唐人街之一種習慣而已。有使其本籍妻妾與日婦同寓者，亦有以一人而同時納數日婦者，均能相安無事，絕少勃谿，遠非吾國有妻妾之家庭所能企及。傑生居日既久，自難免俗。曼殊之母，卽從此種習慣而與傑生同居者也。母曰亞仙，傑生與其戚屬咸以此稱之。亞子謂其母姓河合，似亦語出說部，實無左證。亞仙生曼殊後十一年，而中日戰起，傑生乃攜曼殊母子還粵。逾四年，傑生家道中落，遂使母子東渡，依其親屬林氏以居，時曼殊年僅十四，某氏謂曼殊於十三歲前已披剃爲僧，凡通歐洲詞學及英語，均不足信。又己亥（一八九九年）曼殊十六歲，在橫濱大同學校讀書時，教員陳蔭農嘗因某事語乙級學生曰：「汝等誰爲相子（Ainoko）者舉手」。於是舉手者過半，曼殊亦在其中之一人。日語相子，卽華語混血兒或雜種之謂，旅日華僑咸稱華父日母之混血兒曰相子，曼殊固直認不諱。或者不察，妄斷曼殊爲日再醮婦之油瓶兒，豈不冤哉？

曼殊父傑生名勝，一名仁章，又名朝英，傑生是他的號。他生於一八四五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六二年即同治元年壬戌十八歲赴日本橫濱經營商業。一八八二年即光緒八年壬午任萬隆茶行買辦，一八九二年即光緒十八年壬辰舊歷十月二十日因營業失敗歸國。馮先生說傑生「性任俠，好施與」是對的。蘇照亭也說他「生平樂善好施，西京大火災，曾捐項千元，得神奈川縣獎狀，中日人士，咸知其名」。但馮先生說甲午中日之戰，橫濱華工欲歸不得，傑生解囊相助，則不可信。因為傑生早於甲午前二年壬辰歸國了。曼殊的生母，是一個日本鄉間女子，在傑生處當下女的。傑生因她胸有紅痣，說依相法應生貴子，便向她下手。她是一八八三年即光緒九年癸未到傑生處的，只有十八歲，明年便生下了曼殊。這個女子的姓名，據傑生次妾陳氏說不知道，因為當時大家只稱她為「賀哈嫁」。十年前我託人問訊在上海研究日語的專家馮次行君，據他去打聽許多日本人的結果，都說「賀哈嫁」是「才若」（オワカ）的譯音，而「才若」又是「若子名」（ワカエサマ）的略稱。這樣，曼殊的生母，大概是叫若子吧。若子和傑生的苟合，傑生家中人是不曉得的。這時候，傑生正室黃氏在香山縣瀝

溪鄉，其長妾河合氏和次妾陳氏則都在日本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地萬隆茶行內，與傑生同住。傑生把若子的肚皮弄大了，怕人家知道，叫她託言辭工而去，實際上則在外面租屋另住。一八八四年即光緒十年甲申舊歷八月十日，曼殊出生了。不到三個月，那位若子便和傑生脫離關係，遠到鄉下去，不再來橫濱。傑生纔把曼殊領還家去，交給河合氏撫養。後來曼殊長大了，河合氏嚴守祕密，不把眞相告訴他，所以他只知自己是河合氏所生，而沒有知道若子的一段故事。以上這些情形，是傑生次妾陳氏告訴蘇維驟，而蘇維驟寫信對我講的。林紫垣也有些知道，因爲十年前紫垣在天津中原公司當經理，而陳氏最小的女婿李晉庠就是紫垣的助手。所以他說阿仙是煦亭生母，幷非曼殊生母。至於曼殊的異母兄，也就是河合親生的兒子蘇煦亭，則並不曉得這一件事情。當曼殊出生時，煦亭只有十歲，又遠在瀝溪老家，自然無從知道這一個祕密了。所以他反對陳氏所說，以爲都是她揑造的謠言，而自己却確認是曼殊的同母兄呢。關於河合氏，馮先生說她叫亞仙，那是對的。她單名一個仙字，家中人叫她阿仙，或是亞仙，陳氏則說她叫活仙，大概都是一音之轉。姓河合是有左證的，蘇煦亭便承認

她的生母姓河合而名仙。天義報第五期上，有她的「曼殊畫譜序」，自署河合氏，那當然不會是小說的寓言吧。只有陳氏說她姓藤，則不可解了。曼殊三歲時，傑生正室黃氏來橫濱，與傑生及河合氏，陳氏同居。後來，曼殊六歲隨嫡母黃氏歸瀝溪，七歲入鄉塾讀書，到九歲那年，傑生和陳氏也歸國了。河合氏則留居日本，遷到橫濱雲緒町一丁目五十二番地。據說事先已與傑生絕緣，是陳氏挑唆的結果呢。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傑生偕陳氏赴上海，曼殊時年十二歲，仍留瀝溪老家。明年舊歷二月，曼殊隨姑母蘇彩屏，姑丈陳猷墀到上海，與傑生及陳氏同住，從師學習中西文。又明年舊歷三月，傑生父瑞文生病，傑生從上海還瀝溪。舊歷十月二十日，瑞文去世。陳氏領了幾個女兒也去奔喪去了。只把曼殊丟在上海，寄居在姑母那兒。由傑生的世好陳仲譜幫助學費，繼續求學。又明年是一八九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曼殊十五歲，隨表兄林紫垣赴日本橫濱，是年即入大同學校。這和馮先生所說：「亞仙生曼殊十一年，而中日戰起，傑生乃攜曼殊母子返粵；逾年，傑生家道中落，遂使母子東渡，依其親屬林氏以居，時曼殊年僅十四」云云，顯然不同了。河合氏以一八七三年

即同治十二年癸酉二十五歲來歸傑生，明年生煦亭，一八七七年即光緒三年丁丑攜煦亭返瀝溪，一八七九年即光緒五年己卯還橫濱，煦亭仍留瀝溪。河合氏並沒有和曼殊同返瀝溪過。至於馮先生所說，傑生因家道中落而使曼殊母子東渡，在情理上講起來，怕也不甚可通吧。

〔曼殊之親屬〕曼殊有族兄同維翰，號墨齋，同肄業於橫濱大同學校。曼殊負笈東京；墨齋亦專攻師範，故曼殊之於同輩親屬，與墨齋爲最暱。墨齋後返粵，歷任教職，頗有聲於學界，民元後以病身故。又其女兄適同邑楊耀垣，楊亦大同學校學生，現在上海緝稅局服務。又有姨父曰林北泉，姑父曰林紫垣，均在橫濱經商。北泉以營業失利南遊印度，現況不詳。紫垣後任上海東亞旅館經理，旋至天津創設中原公司。今日能詳道曼殊家世者，僅林楊二人耳。

傑生父瑞文名仕昌，以經營進出口業起家。生子五人，長朝英即傑生，次朝暉號德生，妻林氏出；三朝佐號明生，四朝宗號鏞甫，五朝勳，妾容氏出。德生鏞甫和朝勳都不在了。女一人，彩屏，亦容氏出。德生爲傑生同母弟，有子四人，長維春，一

名海，號懷亮，別號靜波，生於一八七七年即光緒三年丁丑，卒於一九一三年即民國二年癸丑舊歷七月二十九日，年三十七歲。曼殊十四歲在上海時，陳氏返瀝溪，僅留棉胎與曼殊作被，適維春自日本返粵過滬，聞之不忍，爲另購氈被。返粵後又以大義指斥陳氏，陳氏又以匆促返鄉爲推託。一九一二年卽民國元年壬子舊歷四月，維春從青島到上海，曾訪曼殊於太平洋報社，傾談甚久。到舊歷八月初，再偕胞弟維驗同訪曼殊，則曼殊已去日本了。維春弟維翰，爲德生次子，一名康鎮，號墨齋，生於一八八三年卽光緒九年癸未，卒於一九一六年卽民國五年丙辰舊歷正月初三日，年三十四歲。維翰與曼殊同學於大同學校，一九〇二年卽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同赴東京，曼殊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維翰則入高等師範學校；過從仍密。明年曼殊被林紫垣遣送歸國，維翰和張文渭冒雨去送。一九一二年卽民國元年壬子舊歷正月，曼殊由南洋歸國過香港，維翰在香山縣前山行政所服務，卽往香港會曼殊，同攝影作紀念。時曼殊旅費將罄，維翰由友人陳賡虞借款五百元接濟，曼殊始得買舟往上海，足以證明兩人的交誼深切了。維翰弟維鏘，一名鏗，號澄波，爲德生第三子，生於一八八八年卽光

緒十四年戊子，十年前我和維騄通信時代還健在。維騄是維鏘的弟弟，也就是德生的第四個兒子，一名康駷，號懷彥，生於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他比曼殊小十一歲，沒有看見過曼殊，但他和傑生次妾陳氏頗接近，所以十年前我和他通信時，對於曼殊許多問題，他都能夠答復我。後來通信中斷了，但我常常想念着他，去歲因日人騷擾中山及沿海一帶，我更關心於維騄及其他曼殊遺族的安全，曾託老友孫仲瑛兄設法打聽。後據中山縣第五區區長沈毓南君寫給縣政府秘書伍頌沂君的信說：「瀝溪係本區所屬，原名白勤岡，在古鶴鄉沿車路隔兩站即至，舊屬下恭都，居民僅百餘家。蘇詩人故居在該鄉蘇家巷，未列門牌。家中尚有胞叔明生，從弟維騄，庶母陳氏，寡嫂陳氏，姪媳黃氏，及一三齡女冉匡。其餘胞兄懷煜，胞姪紹賢，均於數年前物故。現在從弟維騄，年四十餘，安居無恙」。這信中沒有提及維鏘，不知何故。明生生於一八七八年即光緒四年戊寅，到去年一九三九年即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已有六十二歲的高齡了。「庶母陳氏」，就是傑生次妾，生於一八六八年即同治七年戊辰，到去年爲七十二歲，依然健在，眞是難得：陳氏和河合氏是寃家，聽說曼殊幼時，她的對

待也不大好。但曼殊身後的血統問題，她却是惟一的證人，我總希望最後勝利完成時，她還能保持康健，而我能夠親自去中山訪問她一次，一定還有很寶貴的珍聞可以發現吧。「胞兄懷熤」，一定就是煦亭；「胞侄紹賢」，則是煦亭的兒子。煦亭父子十年前都在日本經營商業，我都和他們通過信，不想現在都已物故了。煦亭生於一八七五年即光緒元年乙亥，到去年一九三九年不過六十五歲，紹賢則生於一九〇六年即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到去年只有三十四歲；而均於數年前物故，眞是可惜。「寡嫂陳氏」，當然是煦亭的夫人；「姪媳黃氏」，是紹賢的夫人；「三齡女冉任」，即是紹賢的女兒了。煦亭有女紹瓊，一九二九年即民國十八年己巳十六歲在日本自殺，她喜歡文學，尤嗜讀曼殊遺集，她的死是非常可惜的。現在，傑生的血系繼承者，男性已經沒有，女性而還在家裏的，也只有那三歲女小孩呢。煦亭爲河合氏親子，一八七五年即光緒元年乙亥出世於日本橫濱的，三歲隨河合氏歸瀝溪拜見祖父母和嫡母黃氏。五歲那一年，河合氏從瀝溪還橫濱，煦亭仍留在瀝溪，由嫡母黃氏撫養。十六歲訂婚，二十歲成婚。直到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十一歲時，始由瀝溪再至橫濱，習商於表叔

林北泉處，與河合氏重行晤見。曼殊是六歲還瀝溪時開始認識那位長兄煦亭的，中間相處了六七年。煦亭到橫濱的第四年，曼殊也來橫濱，再與煦亭相見，因曼殊食宿於林紫垣家中，煦亭則在林北泉處，北泉與紫垣，雖是叔姪，並不同居。又曼殊進大同學校攻習學問，而煦亭在林北泉處助理商務，商學異途，所以相敍的時間就很少了，雖然在橫濱也有四年的相處。一九〇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曼殊十八歲尚在大同學校，煦亭是年是廿七歲了，由橫濱返瀝溪，據說從此就沒有和曼殊再行見面過。明年，煦亭廿八歲，再至日本，開始在神戶經營商業，曼殊則赴東京進早稻田大學預科去了。煦亭小時和河合氏共同居處，不滿五個年頭。從五歲河合氏返日本起到二十歲成婚以前，完全在嫡母黃氏撫養之下。所以，煦亭雖然是河合氏所生，而其親子之關係，則嫡母反比親母爲密切。傑生去世以後，黃氏於一九〇八年即光緒卅四年戊申赴日本神戶，就住在煦亭的家中，至一九二三年即民國十二年癸亥陽歷九月十一日歿於神戶，年七十六歲。河合氏則始終在橫濱，和煦亭甚少見面，不過函信來往而已。一九二三年即民國十二年癸亥陽歷九月一日，日本橫濱大地震，她也做了遇難的犧牲，

年七十五歲。河合氏只生煦亭一人。黃氏生一子一女，子名蘇焜，早殤。女名蘇燕，適南屏鄉容某。她生於一八七二年卽同治十一年壬申，到一九〇七年卽光緒三十六年丁未就去世了。陳氏生五女：長梘齡，適北山鄉楊耀垣；次梘年，適果稻綠村楊善初；三惠芬，適梅溪鄉陳介卿；四名齊，早殤；五惠珊，適茅灣鄉李晉庠。這些女孩子都比曼殊小。梘齡在姊妹中算最大，是一八八六年卽光緒十二年丙戌出生的，比曼殊小兩歲，是曼殊的妹妹。所以楊耀垣是曼殊的妹婿而並非姊婿，馮先生說曼殊女兄適楊耀垣，是弄錯了。我在十年前也曾因紫垣的指示，和耀垣通過信。他還信說，對於曼殊的事情，他不大淸楚，現在發信到瀝溪和神戶兩處去問，等得到消息後再告訴我。但後來，他始終沒有消息呢。馮先生又說曼殊有姨父林北泉，姑父林紫垣，這些親屬的關係都是錯誤的。林北泉是傑生母親林氏的姪子，和傑生同輩，曼殊叫他做表叔。紫垣則是林氏的姪孫，北泉的姪子，比傑生小一輩，曼殊叫他做表兄。並非姨父和姑父的關係。這些，十年前紫垣寫給馮先生的信上都講淸楚的，大概馮先生忘記了吧。

〔曼殊之學歷〕曼殊十四歲前在何校讀書，不詳。十五歲時橫濱華僑初設大同學校，余

及曼殊均於開幕之日入學。校分甲乙二級：甲級所設爲中英文二科；乙級所授爲中文一科。曼殊屬乙級，與五、六、七舍弟同班。己亥余轉學東京，曼殊至庚子（一九〇〇年）春始升學甲級，兼習英文，余感李自重亦與同班。辛丑（一九〇一年）以其親屬林氏之助，與學友張文渭同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因林氏祇月助十元，僅敷下宿屋膳宿兩費，乃刻苦自勵，遷於最低廉之下宿屋，所食白飯和以石灰，日本最窮苦學生始居之。曼殊竟安之若素，不以爲苦。每夜爲省火油費，竟不燃燈。同寓者詰之，則應曰：「余之課本，日間已熟讀，燃燈奚爲」。其勤儉有如此者。壬寅林氏津貼忽告中斷，曼殊大窘。適清公使汪大燮有許各省優秀學生改充公費之舉。曼殊賴橫濱僑商保送，轉學於振武學校（成城學校改名），習初級陸軍，始得免於廢學。是年冬余因事歸國，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始東渡。時軍國民教育會已告解散，曼殊告余謂已決計返粵有所活動。某氏記載謂曼殊十五歲在早稻田習政治三年，及十七歲在成城學校學陸軍八月，多與年齡事實不符。證以余說，真相自白。

馮先生說曼殊十五歲入橫濱大同學校是對的。但曼殊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

則是一九〇二年卽光緒二十八年壬寅的事情，而並非一九〇一年辛卯的事情；這有曼殊學友張文渭可以證明。文渭和曼殊，先是大同學校的同學。中間文渭曾轉學神戶同文學校，到一九〇二年曼殊在大同學校畢業，升學早稻田，文渭亦同時入早稻田，又與曼殊同學，所以是不會弄錯的。文渭還證明曼殊這年是十九歲呢。改入成城學校是一九〇三年卽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年事，這是亡友劉三從前告訴我的。劉三和曼殊就在成城學校同學，又是一位可靠的證人了。供給學費的親屬林氏就是林紫垣；據張文渭說，紫垣性吝，所以曼殊的經濟狀態是很苦的。淸公使汪大燮助以官費事見潮音跋，但曼殊舊友秦效魯(毓鎏)則不信有此事，且以爲一九〇三年時汪大燮只是留學生監督，並非公使，無支配官費的權力。孫伯醇則謂據曼殊自己告訴他，汪與傑生是親戚；所以幫忙。那末，倘然照效魯所講，汪氏並無支配官費的權力，也許他自己個人對曼殊幫助一些學費，亦頗在情理之中。不過，我始終承認這時候的曼殊，在經濟方面，並不能脫離林紫垣的關係。所以後來曼殊加入拒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爲紫垣所反對，終於只好忍痛離日返國。我想，倘然汪大燮眞有充足的公費供給曼殊，曼殊又

何至於被林紫垣遣送歸國呢？

〔曼殊之文藝〕曼殊在大同學校二年，性質殊鈍，文理欠通，絕未露其頭角。該校於文學上祇間採用昭明文選之論文書啓爲課本，於詩賦詞章概未講授，以致出身該校，鮮有文學見稱者。曼殊轉學東京刻苦攻讀之年，正留學界繙譯書籍風起雲湧之日，若學生稍通文理，即譯書自給。曼殊獨以短於國學，既不能爭雄士林，復無以取給學費，其困苦可知矣。然其作畫之天才，則早已活現於大同學校時代。彼之繪術本無師授，間作小品餽其學友，下筆挺秀，見者咸爲稱異。彼與舍弟同級，余得其作品於舍弟，始知其能。及後同寓東京，則從未見其執筆作畫。迨丙午（一九〇六年）民報特刊之「天討」出世，所作陳元孝題石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老辣精工，有同名宿，令人驚嘆不已　此才謂非出天授不可也。考曼殊之用力於詩及古文辭，當在壬寅青年會成立以後，蓋曼殊初至東京之年，所往還者不過三數同鄉學生，嗣加入青年會，漸與各省豪俊遊，於是文思大進，一日千里，迨遁跡佛門，兼旁通佛典，思想玄妙，迥非吳下阿蒙之比矣。其文字始見於上海國民日日報，尋而詩文並茂，名滿天下。誰復知彼於大同學校時代，尙混沌未

繫之小兒耶。

民報臨時增刊「天討」，出版於一九〇七年即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陽歷四月二十五日，馮先生說它出版於一九〇六年丙午，是弄錯了一年。「天討」上曼殊畫共五幅：一爲獵狐圖；二爲岳鄂王夜遊池州翠微亭圖；三爲徐中山王泛舟莫愁湖圖；四爲陳元孝題奇石壁圖；五爲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五幅均不署曼殊名，但筆跡是一樣的，又都有太炎的題字。所以馮先生既然能夠證明後面兩幅爲曼殊手筆，則前面三幅也不應該遺漏吧。至於圖名的歧異，那是無關大體的小節目了。

〔曼殊與革命黨〕曼殊於壬寅前，尚未萌革命思想，故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發起，余未敢約其署名。及壬寅秋，葉瀾，秦毓鎏，張繼，董鴻禕，周宏業及余等取少年意大利之義發起組織青年會，宣言以實行民族主義爲宗旨，發起人多屬早稻田大學學生，余遂介紹曼殊入會　曼殊至爲樂從。是爲曼殊與革命團體發生關係之開始。翌年（癸卯）俄佔東三省，青年會會員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留日學界羣起和之，卒爲清使館干涉而止。時曼殊忽動歸思，向余求一介紹書至香港見陳少白，余應之，曼殊抵港，下榻中國日報館

。其父傑生早年在鄉已爲曼殊聘婦，聞子歸自日本，遂至港訪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遠避而不見。少白以爲天性涼薄，力勸其從父歸鄉，曼殊乃不告而行，莫知所往。數月復至港，則已削髮爲僧，易名曼殊矣。旋至上海與諸志士遊，會國民日日報出版，乃在報中任撰小品文字。自是奔往蘇州、長沙、蕪湖、江甯各地，迭任教職，所往還者類爲革命豪俊，南京陸軍標統趙聲其尤著者也。丙午復至東京，與章太炎及劉申叔夫婦同居。時民報增刊紀念號，以天討爲名，曼殊因作陳元孝題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以贈。劉申叔刊天義報，曼殊亦有作品。余至民元秋始重晤曼殊於上海太平洋報，計期不相見已九年矣。

曼殊於一九〇三年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曾赴香港下榻中國日報館是事實。但他是從日本先到上海的，並非直往香港，蘇維駿張文渭都可以證明。從上海去蘇州，担任吳中公學社教授。又從蘇州還上海，担任國民日日報繙譯。發表「嗚呼廣東人」，「女傑郭耳縵」兩文及小說「慘世界」於國民日日報。報館解散後，與章行嚴，陳獨秀、何梅士租屋同住。欲離滬他適，怕他們阻止，因趁章陳外出的機會，借看戲爲名，把

梅士騙到戲院裏，却自己還來，偷了行嚴三十塊錢，上香港找陳少白去了。在香港中國日報住下不久，又嫌苦悶，遂去惠州破寺削髮爲僧。這些都是一九〇三年癸卯的事情。到明年一九〇四年即光緒三十年甲辰舊曆正月，又從惠州破廟偷了已故師兄俗家南雄州始興縣趙氏子，法名博經字這凡的度牒，逃還香港。是年上半年到過上海，訪青年會舊友葉清漪（瀾）於國學社，又過歷暹羅，錫蘭等處。舊曆六月到長沙，主講實業學堂。是年華興會謀在長沙起義，曼殊雖未與聞，但會中主要人物如黃克強、楊篤生、秦效魯、張溥泉等，都是實業學堂的同事，且和曼殊往來頗密切的。一九〇五年即光緒卅一年乙巳，上半年仍在長沙實業學堂，暑假中至上海，重晤秦效魯。下半年到南京主講陸軍小學，與劉三同事，始識趙伯先。一九〇六年即光緒卅二年丙午，上半年再至長沙，主講明德學堂。繼至蕪湖，主講皖江中學。暑假中曾至上海及日本。開學後，仍赴皖江中學，但至舊曆八月下旬，即偕陶煥卿，龔味蓀離蕪過滬，九月初四日又同赴杭州。陶龔都是光復會的主要人物，同時又參加同盟會，這便看得出曼殊與革命黨的交誼了。九月初九日由杭州返滬，住愛國女學校。十月中遷居八仙橋鼎

吉里四號夏寓，就是國豐會江蘇分會的機關部。十一月二十三日去溫州一轉，旋返滬渡舊歲。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舊歷元旦。偕劉申叔夫婦東渡。自正月至五月，與章太炎同住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在「天討」上發表畫幅，就在此時。六月間，遷居小川區久堅町天義報社，與劉申叔夫婦同住。此時，又有圖畫和作品在天義報上發表了。馮先生以為創髮在前，參加國民日日報在後，而到蘇州教授吳中公學社却在參加國民日日報之後，那是錯誤的。與章太炎，劉申叔同居都是一九〇七年丁未的事情，馮先生以為在一九〇六年丙午，亦非是。還有，傑生在世時，始終並未為曼殊聘婦，這有蘇維驤和蘇煦亭先後來信，可以證明。傑生赴香港探訪曼殊，曼殊避匿不見，亦非事實。倘有其事，維驤通信中何以始終沒有講過呢？維驤只說，一九〇四年即光緒三十年甲辰舊歷正月二十七日，曼殊在香港，偶至新福利源棧，為鄉人簡世錩所見。世錩歸告傑生，時傑生已病重，託世錩即午赴港，勸曼殊歸，曼殊以囊空不願。到舊歷正月二十九日，傑生便去世了，享年六十歲。曼殊從此沒有還家去過。曼殊不肯還家的原因，大概他和傑生親子之情，本來不甚濃厚，傑生又和河合

氏絕緣，而曼殊是認河合氏爲其生身之母的，自然更多隱痛了。維琴却說，曼殊因爲和革命黨來往的關係，怕連累家族，所以避家若浼，這當然是有一部分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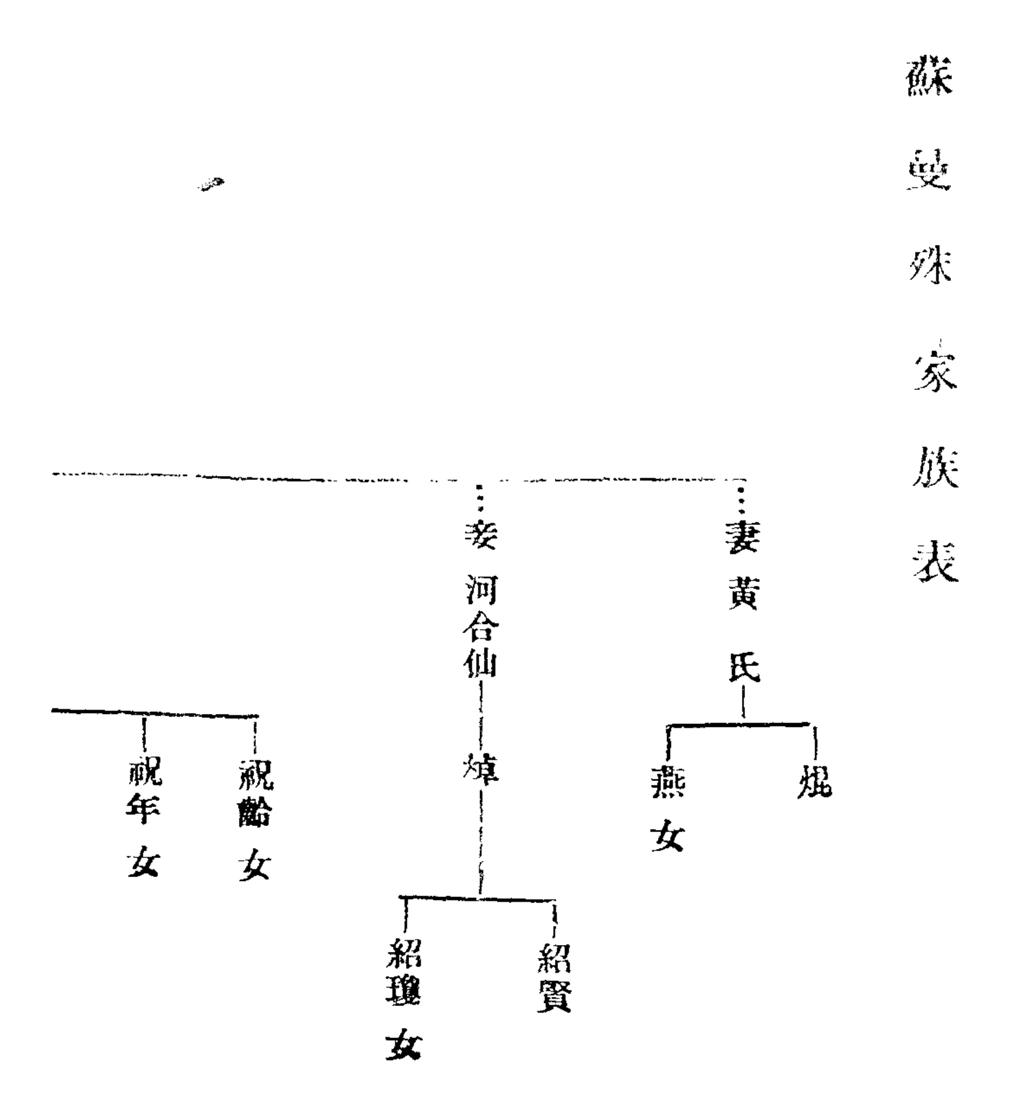
〔曼殊之軼事〕曼殊少年軼事甚夥，除上述外，余都忘之。據亡友林廣塵所談，曼殊與劉申叔夫婦同寓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時，偶患精神病。有一夜，忽一絲不掛，赤身闖入劉室，手指洋油燈大罵，劉夫婦咸莫名其妙。又居滬時，如遇行囊稍豐，即喜居外國飯店，謂一月不住外國飯店，即覺身體不適。此種癖好，在興中會員尤列亦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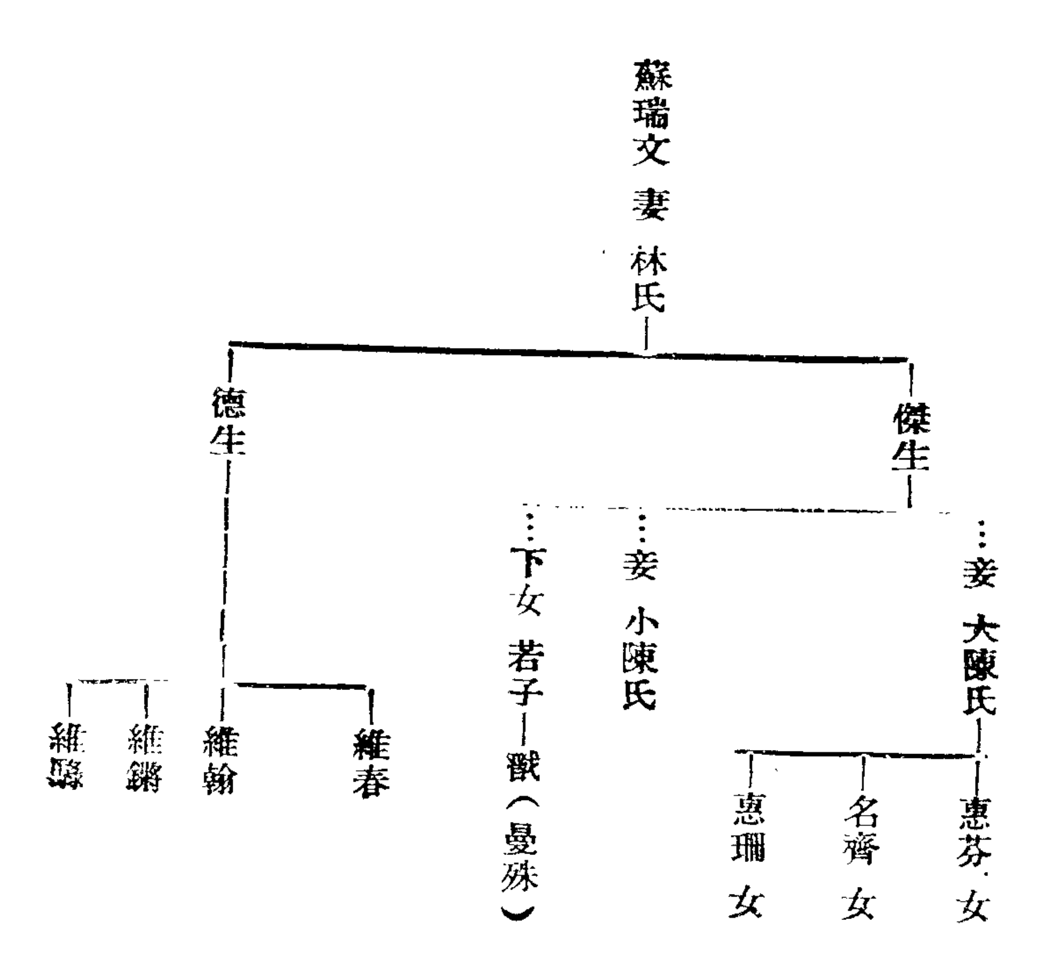
曼殊患精神病事，我覺得是可以相信的。地點說在牛込區新小川町，這是民報社的地址，和我上面所講曼殊與劉申叔夫婦同住於小石川區久堅町天義報社的紀載不合。不過，曼殊是一九〇七年丁未舊曆元旦和劉申叔夫婦回去東京的，此時太炎已在民報社，而天義報則尚未出版。或者，那年舊曆自正月至五月間，曼殊與申叔夫婦都住在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和太炎同居，這在事實上是可能的。到六七月間，天義報亦出版了，申叔夫婦纔獨立門戶，從新小川町搬到久堅町，而曼殊也跟了出去。這樣，曼殊患精神病倘在是年上半年，自然有在新小川町的可能了。我何以相信曼殊患

精神病並非謠言呢？第一，林廣塵是黃花崗首義的重要人物，當然不會打誑語，第二，曼殊確有精神變態的徵象。例如，斷鴻零雁記和潮音跋的日本血統說，就害我上過大當。馮先生在開華書局普及版曼殊全集行世以後來寫此文，還不免斷斷於駁斥。其意若曰，柳亞子是太荒唐了，如此的胡說八道。其實呢，斷鴻零雁記是小說，自然可以說我當初不應該輕於相信。但那篇潮音跋却並非小說呀！曼殊在潮音跋中清清楚楚地承認自己完全是日本血統，并且承認了一個所謂「王父忠郎」。但照他平時的言論，他又是極端地和華厭日的，決不會憑空以承認日本血統爲光榮。那末，這篇潮音跋，要說它不是曼殊精神病發作的時候所做，和一絲不掛闖入劉申叔夫婦房間內手指洋油燈大罵是同一的作風，我實在不能再替曼殊作圓滿的解釋了。好像有西洋人說過，有許多天才的人都是有精神病的，拿破崙和俾斯麥便是很好的例子，那末，曼殊本來已爲舉世公認的天才，說他有精神病也不算侮辱於他吧。質之馮先生，以爲如何？

二十九年一月卅日夜上海

蘇曼殊家族表




蘇瑞文 妻 林氏
傑生
德生
妾 大陳氏
妾 小陳氏
下女 若子
惠芬 女
名齊 女
惠珊 女
戩（曼殊）
維春
維翰
維鏘
維騄

編輯後記

正風出版社主人陳汝言先生，來舍訪問，約我編輯一部曼殊的集子。我忽然想起今年正好是曼殊逝世二十五週年；距父親與我爲北新書局編的曼殊全集，亦已匆匆有十五年。曼殊雖死，曼殊却在精神上未死，在文壇上不朽。因爲他的作品流傳着，受到千萬讀者的愛好，讚美，欣賞，不知打動着多少有情人的心絃。在此一二十年中，各種曼殊的集子陸續出版，就是北新本亦是一版再版，銷行數萬册之多，差不多打破了一切普通書籍的銷售記錄，譽爲出版界的空前盛況。但是，現在在抗戰的後方，他的遺集已不再流傳，僅偶爾在友人案頭與舊書舖內，可以看到。這對於曼殊的愛好者實在是一件遺憾。因此，當重印曼殊遺著的建議提出時，我欣然地接受了。這顆文壇上的慧星已隕落有二十五年了，他是一個世紀末的鬼才，一個舊時代將逝去的迴光返照，我們不能不紀念他，我們就編印這部紀念集來表示我們對他的遺念。

回憶十餘年前我與父親初編北新版曼殊全集的情形。我知道曼殊，始於他送我的那尊小的金佛像，那是他從南國遨遊歸來的紀念物。當時我年幼，祇聽得家人說，這是父親的一個和尙朋友送來的。後來年紀大些，我起始讀王德鍾編的燕子龕遺詩，這册書由父親出錢印行，以送給曼殊的友好，當時家中尙藏着許多本。我亦漸漸讀斷鴻零雁記及曼殊的其他說部。但是最引起我興趣的，是曼殊的潮音。那册書的印工及紙張均稱上乘，精雅美觀，而裏邊的英文詩及曼殊的譯詩，我更是愛讀。那時我在上海梵王渡讀書，對於自己的英文程度，自命甚高，新文學的蓬勃的潮流，尤使我醉心於白話詩及繙譯。於是我就把潮音內的拜輪詩，譯成最時髦的新詩，就是沒有韻沒有規律充滿了「了」，「吧」，「的」的自由詩，以與曼殊的古雅的舊詩相比並，自以爲做到了「信」的繙譯條件。潮音後半部西班牙雪鴻女士手抄的英吉利閨秀詩選，我也曾從其中繙譯了好多首。有時我望向書首的那幅和尙像出神着。這個和尙是怎樣的人呢，他究竟還有些別的什麼作品？爲解答這兩個問題，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就起始藉着父親的幫忙，做着我們所謂的蘇曼殊研究了。這工作有意想不到的麻煩，意想不到的興趣。我們時常從許多舊書，舊

雜誌，舊報紙，舊信，舊文件中，發現出許多新鮮的材料。父親的磨劍室以藏松陵文獻著名，但是其他的舊東西亦不少，在此中我們流汗發掘着，因爲這是在暑假。稿子集齊了，卷帙浩繁的一千五六百頁左右的五册全集，都由父親一手親筆抄繕。這不能不算是一件鉅大的工作。我的責任是加新式標點，因爲這是與歐化有關係的；爲了更歐化些，我們還主張用橫行排印，譯詩均附原文。這時我已進北平淸華學校，在語絲上發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有關曼殊的文字，頗引起一般的注意。同時，我們復倣宋精印蘇曼殊詩集，交北新書局代售，這是我與北新發生關係的起頭。後來，我編的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曼殊遺著兩種，均先後由北新出版。關於後書，有一段最使我高興的故事。當時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搜集散佚的曼殊遺著，因此我曾在北平報上及語絲上刊登徵求廣告，這本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不料，隔了幾日，忽然收到遠遠地從貴州寄來的一份載有嶺海幽光錄及娑羅海濱遯蹟記的民報。自此該二部曼殊逸著乃得重行流傳。這是我們當時所做的最大的功績。此外關於曼殊的詩，文，書信，我們都有新的發現，尤以雜文及書信爲多；小說方面，則確證焚劍及絳紗二記爲曼殊所作；而北新版曼殊全集自此遂爲

曼殊作品之定本。此後無論任何人編印曼殊集子，無有不以我們的全集爲原本，——編者所能做到的，祇是把此集改頭換面，移花接木，玩個新的花樣而已。最可笑的，我的新式標點，也居然風行一時，成爲此後曼殊作品的標準標點。

有一件事我們做錯了，給曼殊開了一個大玩笑，——實在，這玩笑也是他自己給自己開的。讀文學者好從小說中找出作家自傳的成份。塊肉餘生記中有幾分的迭更司，紅樓夢中有幾分的曹雪芹，於是，問題是，斷鴻零雁記中有幾分的蘇曼殊？這時正是胡適之先生的考據時期，有考據癖的父親，及我，就向斷鴻零雁記進攻，以期找出曼殊生平的蛛絲馬跡。湊巧，在父親的舊書稿中發現了一篇署名日本僧飛錫所做的潮音跋。這篇跋是曼殊手書寄給父親的，但在潮音中沒有刊出，外邊亦從未見過，眞是一件珍貴新奇的文稿，而牠與我們在斷鴻零雁記中所猜臆的，竟在大體上巧相吻合！曼殊在文章及書信中，屢說自己的身世有難言之恫，現在不是這疑竇可以明白了嗎？於是，父親做蘇玄瑛新傳，我做蘇曼殊年譜，都把曼殊視爲完全的日本血統，他幼年的生活，都依照了潮音跋所記載的。曼殊好弄玄虛，使我們墮入彀中。不過，實際上曼殊自己亦不知道自己

的身世，我們當時所臆度的，也是曼殊自己所猜疑的，因此他把來寓在說部的虛構中，又思借飛錫的名字來敍述出，但終於把跋删掉了，祇把原稿丟在父親那裏。無論如何，我們這種關於曼殊身世的新說，引起了許多讀者對於此事的關切，與研討，但總無滿意的解答。最後，還是由於父親的考據癖與求眞的精神，獲得了與曼殊親屬直接通信的機會，於是這椿奇案，乃得水落石出。在這方面，曼殊的表兄林紫垣先生，從弟蘇維騄先生，兄子蘇紹賢先生的幫忙最大。從此後，曼殊爲純粹日本血統之奇寃乃得昭雪，使曼殊的愛好者得以大快。我們知道了許多曼殊自己都不知道的有關他身世的事情！關於曼殊的血統，有如關於他的作品，現在也可有一定論了。這是曼殊研究中一件最重要的成績，而我們也可以此將功贖罪了。

曼殊全集的抄錄，標點，與整理，足足的費了一年多的工夫。當時因爲已與北新發生關係，北新的主人李小峯先生又是一位曼殊的欽佩者，所以就把全集交給了他。他答應要把牠印得精美一些。於是，在民國十六年我離國前把全部稿子送去，了却一件鉅大的工作。除了我們自己所費的心血外，曼殊的朋友都曾幫了不少的忙，給我們搜集材料

，提供意見，後來這許多來往的信札我們均擇要編入全集的二大册附錄內。在該書印行時，黃晦聞，沈尹默二先生給牠題字，爲牠增光，盛意十分可感。談到編輯的報酬，我們共從北新取到國幣二百五十元，以及書若干册，分贈友好。此後全集的暢銷，獲利的祇是書局，與我們無關。這個聲明可以答覆朋友們關於這件事的詢問。十六年夏我離平至日省父，秋間渡太平洋赴美，一去五載，與曼殊的研究就從此隔絕了。以後的工作都由父親主持着。我祇知道他曾印行曼殊遺蹟一册，亦北新出版。後又編開華書局本蘇曼殊全集，以補北新版之不足。此外，關於曼殊血統與蘇氏親屬的通信，亦是他一人做的；他還陸續在刊物上撰文發表這件事的眞相，於是曼殊的身世乃得大白。他又曾搜集在全集出版後所得的材料，成一部曼殊餘集，書成而七七抗戰起，未得付印。這稿子現在還保存在上海的寓所中，將來是否會遺失則不得而知了！

現在，在抗戰的大後方，我們的手頭都沒有一點關於曼殊的重要材料，連一部北新或開華版的全集也沒有找得。因此，在最初編輯這部紀念集的時候，我不免有點躊躇。但好在此次並非重編全集，本書的出版祇是紀念性質，所以我就把手頭所有的羅芳州先

生編的蘇曼殊遺著作爲藍本，略加增訂，并把他寫的蘇曼殊的生平及其作品編入附錄內，表示不敢掠美之意。他的原文中關於曼殊的生平係根據我從前所編的年譜，現在已完全推翻，與事實不符，但爲存眞起見，并使讀者知道當時曾有這樣的一種假說，我並沒有把牠删改，——這工作祇好留待作者自己。至於因歷年來父親孜孜不倦所搜得的有關曼殊身世的材料，及其結論，可在父親根據文公直先生原作重行修訂的蘇曼殊年譜中找到。不過在這方面的疑問仍極多，尤其關於年月等細小的節目，無法明確地考出，所以這篇重訂的年譜一定尚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錯誤，還得留待日後的考訂。同時我們希望在這部紀念集出版後，曼殊生前的友好及死後的景慕者，均能惠然錫與鴻文巨著，共同來追念這位劃時代的詩人，表示我們後死者的一點敬意。（賜文請逕寄書局轉交）。這樣，在本書再版時可以編成一個特輯附在後面，好給這部書增加光榮。

當編輯北新本全集的時候，雖然大部份的工作是父親擔任的，但決定仍由我負編者的名義。不過，後來當稿子送交書局印行時，忽然變爲父親的名字了。這大概是因爲父親的名聲比我大些。這次呢，經我們商量的結果，還是由我來編，因爲我與書局主人近

在一起，接洽比較方便些。不論如何，先後兩次都是我們的合作，而還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我想，將來在抗戰結束後仍需要一部最完善的全集，比北新及開華本更精印，更完備。至於我自己，我爲曼殊許下三件大願心：一、爲斷鴻零雁記作一英譯（已有梁社乾譯本，商務出版），使曼殊的著作得以流傳國外；二、竟曼殊未完成的志願，把印度詩劇沙恭達羅譯成中文（曼殊是否已將此劇譯出，不得而知），但恐怕我祇能從英文轉譯了；三、編一部蘇曼殊傳——這是一件最困難的工作，因爲非但需要時間，而且還得到各處搜集當地的耳聞目見的材料，還得從當時的各種書籍雜誌尋找有關時代與社會背景的文件，非窮年累月所不能成功的。是的，這一切都太艱鉅了！我們暫且以二十五年爲期，等待著曼殊圓寂五十週年紀念的時候吧。

此書編印時，蒙葉楚傖先生爲親筆題耑，郝景盛，范存忠，陳汝言諸先生借給曼殊的集子，都非常感激，在此一併致謝。

柳無忌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日重慶沙坪壩